
神鵰侠侶
金庸

神雕侠侣（三）

金庸

简介

南宋末年，江南少年杨过自小父母双亡，被父亲生前结义兄弟、江湖上有名的大侠郭靖夫妻收养，杨过个性倔强，脾气顽劣，为郭靖妻子黄蓉所不容，无奈之下，郭靖唯有将杨过送到天下道教正宗的全真教去学武。

全真教教规森严，天性叛逆的杨过偏生又拜了心地狭窄的小人为师，在教中吃尽苦头，忍无可忍，终于逃出全真教，被追打之下慌不择路，逃进了活死人墓。

活死人墓中隐居一位少女，名叫小龙女，从小在活死人墓中长大，武功高强，却不谙世事，她收留杨过，并收他为徒，师徒二人在墓中一起练武、一起长大，渐生情愫，只不过，不谙世事的两人却都不知道这就是世间至纯至真的爱情。

全真教道士尹志平迷恋小龙女美色，不能自持，趁着小龙女穴道被点时将其奸污，小龙女误以为是杨过，与杨过发生误会，愤而离开活死人墓，独自闯荡江湖。

杨过懵然无知，四处寻找小龙女，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，遇上别的女子，从别的女孩对自己的情愫中，杨过才恍然明白小龙女对自己的感情，终于明白了爱情的味道。

因为蒙古铁骑即将南下，中原武林大会，要结盟对抗蒙古人，却被蒙古国师金轮国师前来挑战，郭靖等人等难以匹敌，关键时刻，小龙女和杨过无意中卷入纷争，打败金轮国师。

郭靖等人佩服感谢小龙女，更为杨过骄傲，郭靖甚至要将自己亲生女郭芙许配杨过，但是杨过却说要娶小龙女为妻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大惊：宋朝礼教森严，师徒通婚乃是大逆不道！二人爱情不能为这世俗所容。

小龙女知道自己和杨过的爱情让杨过被众人唾弃，为了杨过能够被郭靖等人接受，她黯然离去，后来练功时因思念杨过走火入魔，却被绝情谷主所救，绝情谷主也被小龙女深深迷住，要娶她为妻，心如死灰的小龙女答应了。

就在小龙女出嫁前夕，杨过找到了绝情谷中来，二人相逢，顿时爱情之火不可遏制，小龙女知道杨过对自己的感情始终未变，于是拒绝了绝情谷主的婚约，绝情谷主情急之下，用绝情谷独有的“情花”刺伤杨过，唯一能够解毒的办法，就是谷中特有的绝情丹。

绝情谷主原本想以此胁迫二人，没有想到，却引出了自己的元配妻子：原来谷主当年将自己妻子裘千尺推下山崖，裘千尺一直没死，要找自己丈夫报仇，她趁机铲除了谷主，但是却没有给杨过解药：她要杨过杀了郭靖夫妻，给自己报仇，自己才会给他解药。

在此之前，杨过在找寻小龙女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父亲的死亡真相：原来自己父亲竟然是被郭靖夫妻杀死！其实当年杨过父亲勾结奸人，卖国求荣，郭靖出于国家大义，不得已大义灭亲。但是杀父之仇让杨过根本不计其余，一心要杀死郭靖为自己父亲报仇。于是他毫不迟疑答应下来。

蒙古大军围攻襄阳，郭靖带领各方援军守住襄阳城，由于他的武功卓绝和领导才能，成为了襄阳城的中流砥柱，挡住了蒙古大军。杨过原本怀着杀死郭靖的心态而来，却在接触的过程中被郭靖的凛然大义和开阔襟怀感染，最后，在关键时刻不仅没有杀郭靖，反而在千军万马之中救了郭靖。

郭靖女儿郭芙误会杨过，一剑砍去了他一支胳膊，杨过断臂昏迷，醒来时机缘巧合，偶遇前辈高人遗留的一只神雕，并在神雕帮助下，练成一身神功。

此时小龙女发现了当时自己是被甄志丙奸污，千里追杀甄志丙，被全真教几大高手联手一击，打成重伤，杨过赶来，出手救了小龙女，小龙女已经是奄奄一息，内伤太重，无法医治……

杨过给弥留之际的小龙女穿上新娘的凤冠霞帔，二人成亲。后两人赶到绝情谷，几经争斗终于得到绝情丹，但杨过却因小龙女伤重不治而弃丹不食，小龙女自知伤重不治，怕杨过伤心陪自己一起死，于是在绝壁下留书：十六年后相会。自己毅然跳进了万丈深渊！

杨过醒来，发现小龙女不在，一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众人为了安慰杨过，说是小龙女被一个世外高人带走，十六年后会回来跟他相见。杨过将信将疑，决定等待小龙女十六年。

十六年后，杨过已经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大侠，因为他总是带着那只神雕，江湖上都称之为“神雕侠”，虽然名满江湖，杨过却一直深居简出，默默等待着和小龙女重逢的日子。 而郭靖黄蓉的二女儿——郭襄已经长大成人，并与“神雕侠”结缘。

在和小龙女分手十六年后，杨过来到当时小龙女刻字的地方，守候了整整一天一夜，小龙女没有出现，杨过知道小龙女不会再出现，自己十六年的守候不过是一场空，在一夜之间，鬓发尽白！杨过绝望，纵身跳入万丈深渊！

在深渊水下，杨过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游过通道，他找到了在这里隐居了十六年的小龙女！原来小龙女也是投崖未死，无意中进入这个洞天福地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出去，于是一直在谷底隐居，二人十六年后重逢，无限欣喜……

杨过带着小龙女离开深渊，前往襄阳。此时的襄阳已经被蒙古大军围攻十六年，蒙古皇帝御驾亲征，要攻下襄阳。眼看襄阳就要失守时，神雕侠侣翩然出现，杨过以高强武功，万军之中杀死蒙古皇帝，蒙古大军顿时崩溃，解了襄阳十六年的围困。

经此一役，神雕侠侣天下扬名，杨过却带着小龙女悄然隐退，回到了活死人墓中，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，只留下神雕侠侣的传奇在世间流传……



第二十一回　襄阳鏖兵

杨过正想拔出匕首，忽听得窗外有人轻轻弹了三下，急忙闭目不动。

郭靖便即惊醒，坐起身来，问道：“蓉儿么？可有紧急军情？”窗外却再无声音。郭靖见杨过睡得鼻息调匀，心想他好容易睡着了，别再惊醒了他，于是轻轻下床，推门出房，只见黄蓉站在天井中招手。郭靖走近身去，低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黄蓉不答，拉着他手走到后院，四下瞧了瞧，这才说道：“你和过儿的对答，我在窗外都听见啦。他不怀好意，你知道么？”郭靖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什么不怀好意？”黄蓉道：“我听他言中之意，早在疑心咱俩害死了他爹爹。”郭靖道：“他或许确有疑心，但我已答允将他父亲逝世的情由详细说给他知道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当真要毫不隐瞒的说给他听？”

郭靖道：“他父亲死得这么惨，我心中一直自责。杨康兄弟虽然误入歧途，但咱们也没好好劝他，没想法子挽救。”黄蓉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可救的？我只恨杀他不早，否则你那几位师父又何致命丧桃花岛上？”郭靖想到这桩恨事，不禁长长叹了口气。

黄蓉道：“朱大哥叫芙儿来跟我说，这次过儿来到襄阳，神气中很透着点儿古怪，又说你和他同榻而眠。我担心有何意外，一直守在你窗下。我瞧还是别跟他睡在一房的好，须知人心难测，而他父亲……总是因为一掌拍在我肩头，这才中毒而死。”郭靖道：“那可不能说是你害死他的啊。”黄蓉道：“既然你我均有杀他之心，结果他也因我而死，那么是否咱们亲自下手。也没多大分别。”郭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你说得对。那么我还是不跟他明言的为是。蓉儿，你累了半夜，快回房休息罢。过了今晚，明日我搬到军营中睡。”

他知爱妻识见智计胜己百倍，虽不信杨过对己怀有恶意，但她既如此说，也便遵依，于是伸手扶着她腰，慢慢走向内堂，说道：“过儿奋力夺回武林盟主之位，于国家大事上是非分明；两次救你和芙儿，全不顾自身安危，这等侠义心肠，他父亲如何能比？”黄蓉点头道：“这样的少年本是十分难得，但他心中有两个死结难解，一是他父亲的死因，一是跟他师父的私情。唉，我好容易说得龙姑娘离他而去，可是过儿神通广大，不知怎地又找到了她。

瞧他师徒俩的神情，此后是万万分拆不开的了。”郭靖默然半晌，忽道：“蓉儿，你比过儿更加神通广大，怎生想个法子，好歹要救他不致误入歧途。”

黄蓉叹了口气道：“别说过儿的事我没法子，就连咱们大小姐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。靖哥哥，我心中只有一个你，你心中也只有一个我。可是咱们的姑娘却不像爹娘，心里同时有两个少年郎君，对武家哥儿俩竟是不分轩轾。这教做父母的可有多为难。”

郭靖送黄蓉入房，等她上床睡好，替她盖好了被，坐在床边，握住她手，脸露微笑。近月来二人都为军国之事劳碌，夫妻之间难得能如此安安静静的相聚片刻。二人相对不语，心中甚感安适。

黄蓉握着丈夫的手，将他手背轻轻在自己面颊上摩擦，低声道：“靖哥哥，咱们这第二个孩子，你给取个名字。”郭靖笑道：“你明知我不成，又来取笑我啦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总是说自己不成。靖哥哥，普天下男子之中，真没第二个胜得过你呢。”这两句话说得情意深挚，极是恳切。

郭靖俯下头来，在爱妻脸上轻轻一吻，道：“若是男孩，咱们叫他作郭破虏，若是女孩呢？”想了一会，摇头笑道：“我想不出，你给取个名字罢。”

黄蓉道：“丘处机道长给你取这个‘靖’字，是叫你不忘靖康之耻。现下金国方灭，蒙古铁蹄又压境而来，孩子是在襄阳生的，就让她叫作郭襄，好使她日后记得，自己是生于这兵荒马乱的围城之中。”

郭靖道："好啊，但盼这女孩儿将来别像她姐姐那么淘气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让父母操心。"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"若是操心得了，那也罢了，就只……"叹了口气，道："我好生盼望是个男孩儿，好让郭门有后。"郭靖抚摸她头发，说道："男孩儿、女孩儿不都一样？快睡罢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"

给她拢了拢被窝，吹灭烛火，转身回房，见杨过睡得兀自香甜，鼓交三更，于是上床又睡。

哪知他夫妻俩在后院中这番对答，都教杨过隐身在屏门之后听了个清楚。郭靖黄蓉走入内堂，杨过仍是站着出神，反来复去的只是想着黄蓉那几句话："我只恨杀他不早……他父亲一掌拍在我肩头，这才中毒而死……你我均有杀他之心，结果他也因我而死。"心想："我父因他二人而死，那是千真万确、再无可疑的了。这黄蓉好生奸滑，对我已然起疑，今晚我若不下手，只怕再无如此良机。"当下回房静卧，等郭靖回来。

郭靖揭被盖好，听得杨过微微发出鼾声，心道："这孩子这时睡得真好。"

于是轻轻着枕，只怕惊醒了他。过了片刻，正要朦胧睡去，忽觉杨过缓缓翻了个身，但他翻身之际鼾声仍是不停。郭靖一怔："任谁梦中翻身，必停打鼾。这孩子呼吸异常，难道他练内功时运逆了气么？这岔子可不小。"却全没想到杨过是假装睡熟。

杨过缓缓又翻了个身，见郭靖仍无知觉，于是继续发出低微鼾声，一面走下床来。原来初时他想在被窝中伸手过去行刺，但觉相距过近，极是危险，倘若郭靖临死之际反击一掌，只恐自己也难逃性命，便想坐起之后出刀，总是忌惮对方武功太强，于是决意先行下床，一刀刺中郭靖要害，立即破窗跃出，又怕自己鼾声一停，使郭靖在睡梦中感到有异，因是一面下床，一面假装打鼾。

这么一来，郭靖更是给他弄得满腔胡涂，心想："这孩子莫非得了梦游离魂之症？我若此时出声，他一惊之下，气息逆冲丹田，立时走火入魔。"

于是一动也不敢动，侧耳静听他的动静。

杨过从怀中缓缓拔出匕首，右手平胸而握，一步步走到床前，突然举臂运劲，挺刀正要刺出，只听得郭靖说道："过儿，你做什么恶梦了？"

杨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双足一点，反身破窗而出。他去得快，郭靖追得更快，他人未落地，只觉双臂一紧，已被郭靖两手抓住。杨过万念俱灰，知道自己武功远非其敌，抗拒也是无用，当下闭目不语。

郭靖抱了他跃回房中，将他放在床上，搬他双腿盘坐，两手垂于丹田之前，正是玄门练气的姿式。杨过又恨又怕："不知他要用什么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"突然间想起了小龙女，深吸一口气，要待纵声大呼："姑姑，我已失手被擒，你赶快逃命。"

郭靖见他突然急速运气，更误会他是练内功岔了气道，心想，"当此这危急之际只能缓缓吞吐，如此大呼大吸，大有危害。"忙出掌按住了他小腹。

杨过丹田被郭靖运浑厚内劲按住，竟然叫不出声，心中挂念着小龙女的安危，只急得面红耳赤，急想挣扎，苦干丹田被按，全身受制，竟然动弹不得。

郭靖缓缓的道："过儿，你练功太急，这叫做欲速则不达，快别乱动，我来助你顺气归源。"杨过一怔，不明他其意何指，但觉一团暖气从他掌心渐渐传入自己丹田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又听郭靖道："你缓缓吐气，让这股暖气从水分到建里，经巨阙、鸠尾，到玉堂、华盖，先通了任脉，不必去理会别的经脉。"

杨过听了这几句话，又觉到他正在以内功助已通脉，一转念间已请到了八九分，暗叫："惭愧！原来他只道我练功走火入魔，以致行为狂悖。"当下暗运内息，故意四下冲走，横奔直撞，似乎难以克制。郭靖心中担忧，掌心内力加强，将他四下游走的乱气收束在一处。杨过索性力求逼真，他此时内功造诣已自不浅，体中内息狂走之时，郭靖一时却也不易对付，直花了半个时辰，才将他逆行的气息尽数归顺。

这番冲荡，杨过固然累得有气无力，郭靖也是极感疲困，二人一齐打坐，直到天明，方始复元。郭靖微笑道："过儿，好了吗？想不到你的内力已有如此造诣，险些连我也照护不了。"杨过知他为了救助自己，不惜大耗功力，不禁感动，说道："多谢郭伯伯救护，侄儿昨晚险些闹成了四肢残废。"

郭靖心道："你昨晚昏乱之中，竟要提刀杀我，幸好你自己不知，否则宁不自愧？"他只怕杨过知晓此事后过意不去，于是岔开话题，说道："你随我到城外走走，瞧一下四城的防务。"杨过应道："是！"

二人各乘一匹战马，并骑出城。郭靖道："过儿，全真派内功是天下内功正宗，进境虽慢，却绝不出岔子。各家各派的武功你都可涉猎，但内功还是以专修玄门功夫为宜。待敌兵退后，我再与你共同好好研习。"杨过道："昨晚我走火之事，你可千万别跟郭伯母说，她知道后定要笑我，说我学了龙姑姑旁门左道的功夫，以致累得伯伯辛苦一场。"郭靖道："我自然不说。

其实龙姑娘的功夫也非旁门左道，那是你自己胡思乱想，未得澄虑守一之故。"杨过料知此事只要给黄蓉获悉，立时便识破真相，听郭靖答应不说，心中大安。

二人纵马城西，见有一条小溪横出山下。郭靖道："这条溪水虽小，却是大大有名，名叫檀溪。"杨过"啊"了一声，道："我听人说过三国故事，刘皇叔跃马过檀溪，原来这溪水便在此处。"

郭靖道："刘备当年所乘之马。名叫的卢，相马者说能妨主，哪知这的卢竟跃过溪水，逃脱追兵，救了刘皇叔的性命。"说到此处，不禁想起了杨过之父杨康，喟然叹道："其实世人也均与这的卢马一般，为善即善，为恶即恶，好人恶人又哪里有一定的？分别只在心中一念之差而已。"

杨过心下一凛，斜目望郭靖时，见他神色间殊有伤感之意，显然不是出言讥刺自己，心想："你这话虽然不错，但什么是善？什么是恶？你夫妻俩暗中害死我父，难道也是善么？当真是大言炎炎，不知羞惭。"他对郭靖事事佩服，但一想到父亲死于他夫妻手下，总是不自禁的胸间横生恶念。

二人策马行了一阵，到得一座小山之上，升崖远眺，但见汉水浩浩南流，四郊遍野都是难民，拖男带女的涌向襄阳。郭靖伸鞭指着难民人流，说道："蒙古兵定是在四乡加紧屠戮，令我百姓流离失所，实堪痛恨。"

从山上望下去，见道旁有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一行大字："唐工部郎杜甫故里。"杨过道："襄阳城真了不起，原来这位大诗人的故乡便在此处。"

郭靖扬鞭吟道："大城铁不如，小城万丈余……连云列战格，飞鸟不能逾。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都？……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"

杨过听他吟得慷慨激昂，跟着念道："胡来但自守，岂复忧西部？艰难奋长戟，万古用一夫。郭伯伯，这几句诗真好，是杜甫做的么？"郭靖道："是啊，前几日你郭伯母和我谈论襄阳城守，想到了杜甫这首诗。她写了出来给我看。我很爱这诗，只是记心不好，读了几十遍，也只记下这几句。你想中国文士人人都会做诗，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，自是因他忧国爱民之故。"

杨过道："你说'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'，那么文武虽然不同，道理却是一般的。"郭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，很是欢喜，说道："经书文章，我是一点也不懂，但想人生在世，便是做个贩夫走卒，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，那就是真好汉、真豪杰了。"

杨过问道："郭伯怕，你说襄阳守得住吗？"郭靖沉吟良久，手指西方郁郁苍苍的丘陵树木，说道："襄阳古往今来最了不起的人物，自然是诸葛亮。此去以西二十里的隆中，便是他当年耕田隐居的地方。诸葛亮治国安民的才略，我们粗人也懂不了。他曾说只知道'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'，至于最后成功失败，他也看不透了。我与你郭伯母谈论襄阳守得住、守不住，谈到后来，也总只是'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'这八个字。"

说话之间，忽见城门口的难民回头奔跑，但后面的人流还是继续前涌，一时之间，襄阳城外大哭小叫，乱成一团。

郭靖吃了一惊，道："干么守兵不开城门，放百姓进城？"忙纵马急奔面前，一口气驰到城外，只见一排守兵弯弓搭箭，指着难民。郭靖大叫："你们干什么？快开城门。"守将见是郭靖，忙打开城门，放他与杨过进城。郭靖道："众百姓惨受蒙古兵屠戮，怎不让他们进来？"守将道："吕大帅说难民中混有蒙古奸细，千万不能放进城来，否则为祸不小。"

郭靖大声喝道："便有一两个奸细，岂能因此误了数千百姓的性命？快快开城。"郭靖守城已久，屡立奇功，威望早著，虽无官职，但他的号令守将不敢不从，只得开城，同时命人飞报安抚使吕文德。

众百姓扶老携幼，涌入城来，堪堪将完，突见远处尘头大起，蒙古军自北来攻。宋兵分别散开，隐身城垛之后守御。只见城下敌军之前，当先一大群人衣衫褴褛，手执棍棒，并无一件真正军器，乱糟糟不成行列，齐声叫道："城上不要放箭，我们都是大宋百姓！"蒙古精兵铁骑却躲在百姓之后。

自成吉思汗以来，蒙古军攻城，总是驱赶敌国百姓先行，守兵只要手软罢射，蒙古兵随即跟上。此法既能屠戮敌国百姓，又可动摇敌兵军心，可说是一举两得，残暴毒辣，往往得收奇效。郭靖久在蒙古军中，自然深知其法，但要破解，却是苦无良策。只见蒙古精兵持枪执刀，驱逼宋民上城。众百姓越行越近，最先头的已爬上云梯。

襄阳安抚使吕文德骑了一匹青马，四城巡视，眼见情势危急，下令道："守城要紧，放箭！"众兵箭如雨下，惨叫声中，众百姓纷纷中箭跌倒，其余的百姓回头便走。蒙古兵一刀砍去个首级，一枪刺出个窟窿，逼着众百姓攻城。

杨过站在郭靖身旁，见到这般惨状，气愤难当，只听吕文德叫道："放箭！"又是一排羽箭射了下去。郭靖大叫："使不得，莫错杀了好人！"吕文德道："如此危急，便是好人，也只得错杀了。"郭靖叫道："不，好人怎能错杀？"

杨过心中一动，暗念："莫错杀了好人！好人怎能错杀？"

郭靖叫道："丐帮兄弟和各位武林朋友，大家跟我来！"说着奔下城头。

杨过跟了下来。郭靖道："你昨晚练气伤身，今日千万不能用力，在城头上给我掠阵罢。"杨过见蒙古兵屠戮汉人，真是当他们猪狗不如，本想随郭靖下去大杀一阵，听了他这话，心中一怔，又不能直说昨晚其实并非练功走火，只得回上城头。

郭靖率领众人，大开西门，冲了出去，迂回攻向蒙古军侧翼。在众百姓之后押队的蒙古军当即分兵来敌。郭靖所率领的大半是丐帮好手，另有一小半是各地来投的忠义之士，齐声呐喊，奋勇当先，两军相交，即有百余名蒙古兵被砍下马来。跟见这队蒙古千人队抵挡不住，斜刺里又冲到一个千人队，挥动长刀，冲刺劈杀。蒙古军是百战之师，猛勇剽悍，郭靖所率壮士虽然身有武艺，一时之间却也不易取胜。被逼攻城的众百姓见蒙古军专心厮杀，不再逼攻，发一声喊，四下逃散。

只听得东边号角声响，马蹄奔腾，两个蒙古千人队疾冲而至，接着西边又有两个千人队驰来，将郭靖等一群人围在核心。

吕文德在城头见到蒙古兵这等威势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，哪敢分兵去救？

杨过站在城头观战，心中反复念着郭靖那两句话："莫错杀了好人！好人怎能错杀？"眼见他身陷重围，心想："城头本来只须不断放箭，射死一些百姓，蒙古兵便无法攻上。郭伯伯眼下身遭危难，全是为了不肯错杀好人而起。这些百姓与他素不相识，绝无渊源，他尚且舍命相救，他又何以要害死我爹爹？"

眼望着城下的惨烈厮杀，心中的念头却只是绕着这个难解之谜打转："他和我爹爹义结金兰，交情自不寻常，但终于下手害他，难道我爹爹真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么？"他自小想像父亲仁侠慷慨，英俊勇武，乃是天下一等一的好男儿，突然要他承认父亲是个坏人，实是万万不能。可是在他内心深处，早已隐约觉得父亲远远不及郭伯伯，只是以前每当甫动此念，立即强自压抑，此刻却不由得他不想此节了。

这时城下喊声动天地，郭靖一干人左冲右突，始终杀不出重围。朱子柳率领一队人马，武氏兄弟与郭芙另行率领一队人马，均欲出城接应，只听得号角声急，蒙古又有四个千人队冲到城门之前。忽必烈用兵果然非同寻常，只待城中开门接应，四队精兵便一拥而入。吕文德瞧得心惊肉跳，大声传令："不许开城！"又命两百名刀斧手严守城门之旁，有敢开启城门者立斩。大将王坚领弓弩手在城头不住放箭。

城内城外乱成一团，杨过心中也是诸般念头互相交战，一时盼望郭靖就此陷没在乱军之中，一时又望他杀退敌军。突见蒙古军阵势乱了，数千骑兵如潮水般向两旁溃退，郭靖手持长矛，纵马驰出，身后壮汉结成方阵，冲杀而前。这方阵甚是严整，片刻间已冲到城门口，郭靖回转马头，亲自殿后，长矛起处，接连七八名蒙古将官挑下马来。蒙古兵将一时不敢逼近。

吕文德对郭靖倚若长城，见他脱险，心中大喜，忙叫："开城！只可小开，千万不能大开！"当下城门开了三四尺，仅容一骑，众壮汉陆续奔进城来。蒙古中军黄旗招动，两队军马分自左右冲到。吕文德大叫："郭靖兄弟，快进城！咱们不等旁人了。"郭靖见部属未曾尽数脱险，那肯先行入城，反而回马上前，刺杀了两名冲得最近的蒙古勇士。

但大军既动，犹如潮水一般，郭靖虽武艺精深，一人之力，又怎抵挡得了大军冲击？朱子柳在城头见情势危急，忙垂下一根长索，叫道："郭兄弟，抓住了。"郭靖一回头，见最后一名丐帮兄弟已经入城，却有十余名蒙古兵跟着冲进城门。城门旁的刀斧手一面抵敌，一面用力关门，两尺厚的铁门缓缓合拢。郭靖大喝一声，挺矛刺死了一名蒙古十夫长，纵身跃起，拉住了长索。朱子柳奋力拉扯，郭靖登时向上升了丈许。

蒙古军督战的万夫长大喝："放箭！"霎时之间千弩齐发。郭靖上跃之际早已防到此着，扯下长袍下襟，右手拉索，左手将袍子在身前舞得犹如一块大盾牌，劲力贯袍，将羽箭尽皆挡开，只是他所乘的坐骑却在城门前连中数百枝长箭，竟如刺猬一般。朱子柳双手交替，将郭靖越拉越高。

眼见他身子离城头尚有二丈，蒙古军中突然转出一个高瘦和尚，身披黄色袈裟，正是金轮法王。他从一名蒙古军官手中接过铁弓长箭，拉满了弦，搭上狼牙雕翎，心知郭靖与朱子柳都武艺深湛，倘若射向人身，定被挡开，当下右手一松，羽箭离弦，向长索中节射去。这一招甚是毒辣，羽箭离郭朱二人均有一丈上下，二人无法相挡。金轮法王尚怕二人突出奇法破解，一箭既出，又分向朱子柳与郭靖各射一箭。第一箭啪的一声，将长索断成两截，第二第三箭势挟劲风，续向朱郭二人射到。

长索既断，郭靖身子一沉，那第二箭自是射他不着。朱子柳但觉手上一轻，叫声："不好！"羽箭已到面门。这一箭劲急异常，发射者显是内力极为深厚，此刻城头上站满了人，朱子柳心知若是低头闪避，这箭定须伤了身后之人，当下左手伸出二指，看准长箭来势，在箭杆上一拨，那箭斜斜的落下城头去了。

郭靖一觉绳索断截，暗暗吃惊，跌下城去虽然不致受伤，但在这千军万马包围之中，如何杀得出去？此时敌军逼近城门，我军若是开城接应，敌军定然乘机抢门。危急之中不及细想，左足在城墙上一点，身子斗然拔高丈余，右足跟着在城墙上一点，再升高了丈余。这路"上天梯"的高深武功当世会者极少，即令有人练就，每一步也只上升得二三尺而已，他这般在光溜溜的城墙上踏步而上，一步便跃上丈许，武功之高，的是惊世骇俗。霎时之间，城上城下寂静无声，数万道目光尽皆注视在他身上。

金轮法王暗暗骇异，知道这"上天梯"功夫全凭提一口气跃上，只消中间略有打岔，令他一口气松了，第三步便不能再行窜上，当下弯弓搭箭，又是一箭向郭靖背心射去。

箭去如风，城上城下众军齐叫："休得放箭！"两军见郭靖武功惊人，个个钦服，均盼他就此纵上城头。蒙古兵虽是敌人，却也崇敬英雄好汉，突见有人暗箭加害，无不愤慨。

郭靖听得背后长箭来势凌厉，暗叫："罢了！"只得回手将箭拨开。两军数万人见他背后犹似生了眼睛一般，这一箭偷袭竟然伤他不得，齐声喝彩。

但就在震天响的彩声之中，郭靖身子已微微向下一沉，距城头虽只数尺，却再也窜不上去了。

当两军激战之际，杨过心中也似有两军交战一般，眼见郭靖身遭危难，他上升下降，再上再落，这两下起伏只片刻间之事，杨过心中却已转了几次念头："他是我杀父仇人，我杀他不杀？救他不救？"当郭靖使"上天梯"功夫将上城头之际，杨过便想凌空发掌击落，郭靖在半空

无所借力，定然身受重伤，堕下城去。他稍一迟疑，郭靖已被法王发箭阻挠，无法纵上。杨过心中乱成一团，突然间左手拉住朱子柳手中半截绳素，扑下城去，右手已抓住了郭靖的手臂。

这一下奇变陡生，但朱子柳随机应变，快捷异常，当即双臂使劲，先将绳索向下微微一沉，随即劲运双臂，急甩过顶。杨过与郭靖二人在半空中划了个圆圈，就如两头大鸟般飞在半空。城上城下兵将数万，无不瞧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。

郭靖身在半空，心想连受这番僧袭击，未能还手，岂非输于他了？望见金轮法王又是一箭射来，左足一踏上城头，立即从守军手中抢过弓箭，猿臂伸屈，长箭飞出，对准金轮法王发来的那箭射去，半空中双箭相交，将法王来箭劈为两截。法王刚呆得一呆，突然疾风劲急，铮的一响，手中铁弓又已断折。要知法王与郭靖的武功虽在伯仲之间，但郭靖自幼在蒙古受神箭手哲别传授，再加上精湛内力，弓箭之技，天下无双，法王自是瞠乎其后。他连珠三箭，第一箭劈箭，第二箭断弓，第三箭却对准了忽必烈的大纛射去。

这大纛迎风招展，在千军万马之中显得十分威武，猛地里一箭射来，旗索断绝，忽必烈的黄旗立时滑了下来。城上城下两军又是齐声发喊。

忽必烈见郭靖如此威武，己军士气已沮，当即传令退军。

郭靖站在城头，但见蒙古军军形整肃，后退时井然有序，先行者不躁，殿后者不惧，不禁叹了一日长气，心想：“蒙古精兵，实非我积弱之宋军可敌。”想起国事，不由得忧从中来，浓眉双蹙。朱子柳、杨过等见他扬威于敌阵之中，耀武于万众之前，但竟没半点骄色，心下无不深佩。

忽必烈退军数十里，途中默思破城之策，心想有郭靖在彼，襄阳果是难克。法王道：“殿下亲眼所见，若非杨过那小子出手救援，郭靖今日性命不保。老衲早知那杨过是个反复无常之徒。”忽必烈道：“不然！料那杨过是要手刃郭靖，为父报仇，不愿假手于人。我瞧他为人飞扬勇决，并非深沉险诈之小人。”法王不以为然，但不敢反驳，只道：“但愿如殿下所料。”

蒙古兵退，襄阳城转危为安。安抚使吕文德兴高采烈，又在元帅府大张筵席庆功，这一次杨过也被请为席中上宾。众人对他飞身相救郭靖时出手迅捷、奋不顾身，无不交口大赞。武氏兄弟坐在另席旁座，见杨过一到立时建功，不免心生妒意，又怕经此一役，郭靖感他相救之德，更要将女儿许配于他。两兄弟一言不发，只喝闷酒。

筵席过后，一行人回到郭靖府中。黄蓉请杨过到内堂相见，温言嘉赞。

杨过逊谢。郭靖道：“过儿，适才你使力强猛，胸口可有隐隐作痛么？”他担心杨过昨晚走火之余，今日城头使力狠了，只恐伤了内脏。

杨过怕黄蓉追问情由，瞧出破绽，忙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随即岔开话题，道：“郭伯伯，你这飞跃上城的功夫，那真是独步武林了。”郭靖微笑道：“这功夫我搁下已久，数年没练了，不免生疏，这才出了乱子。”其实昨晚他若非运用真力助杨过意守丹田，以致大耗元气，那么使“上天梯”功夫之际，即使有法王射箭阻挠，也难为不了他。但他于此节自然不提，只道：“当年丹阳子马道长在蒙古传我这功夫，想不到竟用于今日。你若喜欢，这功夫过几天我便传你。”

黄蓉见杨过神情恍惚，说话之际每每若有所思，他今日奋力相救郭靖乃万目共睹，自是更无可疑，但终究放心不下，说道：“靖哥哥，今晚我不大舒服，你在这儿照看一下。”郭靖点头答应，向杨过说道：“过儿，今日累了，你早些回去休息罢。”

杨过辞别两人，独自回房，耳听得更楼上鼓交二更，坐在桌前，望着忽明忽暗的烛火，心中杂念丛生，忽听得门上剥啄一声，一个女子声音在门外说道：“没睡么？”正是小龙女的声音。杨过大喜，一跃而起，打开了房门，只见小龙女穿着淡绿色衫子，俏生生的站在门外。杨过道：“姑姑，有什么事？”小龙女笑说道：“我想来瞧瞧你。”杨过握住了她手，柔声道：“我也正想着你呢。”

两人并肩慢慢走向花园。园中花木扶疏，幽香扑鼻。小龙女望了望天上半边月亮，道：“你非亲手杀他不可么？时日无多了呢。”杨过忙在她耳边低声道：“此间耳目众多，别提此事。”小龙女痴痴的望着他，说道：“等到月亮圆了，那便是十八日之期的尽头。”

杨过矍然而惊，屈指一算，与裘千尺别来已有九日，若不在一二日内杀了郭靖夫妇，毒发之前便不能赶回绝情谷了。他幽幽叹了口气，与小龙女并坐在一块太湖石上。两人相对无语，柔情渐浓，灵犀互通，浑忘了仇杀战阵之事。

过了良久，忽听假山外传来脚步之声，有两个人隔着花丛走近。

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：“你再逼我，干脆拿剑在我脖子上一抹，也就是了，免得我零碎受苦。”一个男人声音气愤愤的道：“哼，你三心两意，我就不知道么？这姓杨的小子一到襄阳，便在人前大大露脸。你从前说过的话。哪里还再放在心上？”听声音正是郭芙和武修文。小龙女向杨过装个鬼脸，意谓你到处惹下情丝，害得不少姑娘为你烦恼。

杨过一笑，拉她靠近自己，微微摇手，叫她不可作声，且听他二人说些什么。

郭芙一听武修文这几句话，登时大为恼怒，提高了声音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咱们从前的话就算白说。我一个人走得远远地，永远不见杨过，咱们也永远别见面了。”只听衣衫噗的一响，想是武修文拉住了郭芙的衣袖，而她用力一摔。她话中怒意更增，说道：“你拉拉扯扯的干什么？

人家露脸不露脸，干我什么事？我爹娘便将我终身许配于他，我宁可死了，也决不从。爹爹若是迫得我紧，我会逃得远远的。杨过这小子自小就飞扬跋扈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我偏就没瞧在眼里。爹爹当他是宝贝，哼，我看他就不是好人。”武修文忙道：“是啊，是啊。先前算我瞎疑心，芙妹你千万别生气。以后我再这样，教我不得好死，来生变个乌龟大王八。”语音中喜气洋溢。郭芙噗哧一笑。

杨过与小龙女相视一笑，一个意思说：“你瞧，人家将我损得这样。”

另一个意思说：“原来我先前想错了，我心中欢喜你，旁人却是情有别钟。”

听郭芙语意，对武修文虽是一时呵责，一时使小性儿，将他播弄得俯头帖耳、颠三倒四，但心中对他实是大有柔情。

只听武修文道：“师母是最疼你的，你日也求，夜也求，缠着她不放。

只要师母答应你不嫁那姓杨的，师父决没话说。”郭芙道：“哼，你知道什么？爹虽肯听妈的话，但遇上大事，妈是从不违拗爹爹的。”武修文叹道：“你对我也是这般，那就好了。”

但听得啪的一响，武修文“啊”的一声叫痛，急道：“怎么又动手打人？”

郭芙道：“谁叫你说便宜话儿？我不嫁杨过，可也不能嫁你这小猴儿。”武修文道：“好啊，你今晚终于吐露了心事，你不肯做我媳妇，却肯做我嫂子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……”气急败坏，下面的话说不出来了。

郭芙语声忽转温柔，说道：“小武哥哥，你对我好，已说了一千遍一万遍，我自早知道你是真心。你哥哥虽然一遍也没说过，可我也知他对我是一片痴情。不管我许了谁，你哥儿俩总有一个要伤心的。你体贴我，爱惜我，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为难么？”

武敦儒、武修文自小没爹娘照顾，兄弟俩向来友爱甚笃，但近年来两人都痴恋郭芙，不由得互相有了心病。武修文心中一急，竟自掉下泪来。郭芙取出手帕，掷了给他，叹道：“小武哥哥，咱们自小一块儿长大，我敬重你哥哥，可是跟你说话却更加投缘些。对你哥儿俩，我实在没半点偏心。你今日定要逼我清清楚楚说一句，倘若你做了我，该怎么说呢？”武修文道：“我不知道。我只跟你说，若是你嫁了旁人，我便不能活了。”

郭芙道：“好啦，今晚别再说了。爹爹今日跟敌人性命相搏，咱们却在园子中说这些没要紧的话，若是给爹爹听到了，大家都讨个没趣。小武哥哥，我跟你说，你想要讨我爹娘欢心，于么不多立战功？整日价缠在我身旁，岂不让我爹娘看轻了？”武修文跳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对，我去刺杀忽必烈，解了襄阳之围，那时你许不许我？”郭芙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立了这等大功，我便想不许你，只怕也不能呢。但那忽必烈身旁有多少护卫之士？单是一个金轮法王，就连爹爹也未必胜得了。快别胡思乱想了，乖乖的去睡罢。”

武修文向着郭芙俊俏的脸孔恋恋不舍的望了几眼，说道：“好，那你也早些睡罢。”他转身走了几步，忽又停步回头，问道：“芙妹，你

今晚做梦不做？”郭芙笑道：“我怎知道？”武修文道：“若是做梦，你猜会梦到什么？”郭芙微笑道：“我多半会梦见一只小猴儿。”武修文大喜，跳跳跃跃的去了。

小龙女与杨过在花丛后听他二人情话绵绵，不禁相对微笑，均想他二人一个痴恋苦缠，一个心意不定，比起自己两人的一往情深、死而无悔，心中的满足喜乐实是远远不及。

武修文去后，郭芙独自坐在石凳上，望着月亮呆呆出神，隔了良久，长叹了一声。忽然对面假山后转出一人，说道：“芙妹，你叹什么气？”正是武敦儒。杨过与小龙女都微微一惊，想是他早已在彼，尚比自己二人先到，否则他过来时不能不知。

郭芙微嗔道：“你就总是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我跟你弟弟说的话，你全部听见了，是不是？”武敦儒点点头，站在郭芙对面，和她离得远远的，但眼光中却充满了眷恋之情。两人相对不语，过了好一阵，郭芙道：“你要跟我说什么？”武敦儒道：“没什么。我不说你也知道。”说着慢慢转身，缓缓走开。

郭芙望着武敦儒的背影，见他在假山之后走远，竟是一次也没回头，心想：“不论是大武还是小武，世间倘若只有一人，岂不是好？”深深叹了口气，独自回房。

杨过待她走远，笑问：“倘若你是她，便嫁哪一个？”小龙女侧头想了一阵，道：“嫁你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不算。郭姑娘半点也不欢喜我。我说倘若你是她，二武兄弟之中你嫁哪一个？”小龙女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中拿二武来相互比较，终于又道：“我还是嫁你。”杨过又是好笑，又是感激，伸臂将她搂在怀里，柔声道：“旁人那么三心二意，我的姑姑却只爱我一人。”

二人相倚相偎，满心愉乐的直坐到天明。

眼见朝墩东升，二人仍是不愿分开。忽见一名家丁匆匆走来，向二人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郭爷请杨大爷快去，有要事相商。”

杨过见他神情紧急，心知必有要事，当即与小龙女别过，随那仆人走向内堂。那仆人道：“我到处都找过了，原来杨爷在园子里赏花。”杨过道：“郭大爷等了我很久么？”那仆人低声道：“两位武少爷忽然不知去了哪里，郭大爷和郭夫人都着急得很，郭姑娘已哭了几次啦！”杨过一怔，已知其理：“武家哥儿俩为了争娶师妹，均想建立奇功，定是出城行刺忽必烈去了。”

匆匆来到内堂，只见黄蓉穿着宽衫，坐在一旁，容色憔悴，郭靖不停的来回走动，郭芙红着双目，泫然欲位。桌上放着两柄长剑。

郭靖一见杨过，忙道：“过儿，你可知武家兄弟俩到敌营去干什么？”

杨过向郭芙望了一眼道：“两位武兄到敌营去了么？”郭靖道：“不错，你们小兄弟之间无话不说，你事先可曾瞧出一些端倪？”杨过道：“小侄没曾留心。两位武兄也没跟我说过什么。料来两位武兄定是见城困难解，心中忧急，想到敌营去刺杀蒙古大将，若是得手，倒是奇功一件。”

郭靖叹了口气，指着桌上的两把剑，道：“便算存心不错，可是太过不自量力，兵刃部给人家缴下，送了回来啦。”

这一着颇出杨过意料之外，他早猜到武氏兄弟此去必难得逞，以他二人的武功智慧，焉能在法王、尹克西、潇湘子等人手下讨得了好去？却想不到只几个时辰之间，二人的兵器也给送了回来。郭靖拿起压在双剑之下的，一封书信，交给杨过，与黄蓉对望一眼，两人部摇了摇头。杨过打开书信，见信上写道：“大蒙古国第一护国法师金轮法王书奉襄阳城郭大侠尊前：昨宵夜猎，邂逅贤徒武氏昆仲，常言名门必出高弟，诚不我欺。老衲久慕大侠风采，神驰想像，盖有年矣。日前大胜关英雄宴上一会，匆匆未及深谈，兹特移书，谨邀大驾。军营促膝，杯酒共欢，得聆教益，洵足乐也。尊驾一至，即令贤徒归报平安如何？”

信中语气谦谨，似乎只是请郭靖过去谈谈，但其意显是以武氏兄弟为质，要等郭靖到来方能放人。郭靖等他看完了信，道：“如何？”

杨过早已算到：“郭伯母智谋胜我十倍，我若有妙策，她岂能不知？她邀我来此相商，唯一用意，便是要我和姑姑伴同郭伯伯前去敌营。郭伯伯到得蒙古军营，法王、潇湘子等合力纵能败他，但要杀他擒他，却也未必能够。

有我和姑姑二人相助，他自能设法脱身。”随即想到：“但若我和姑姑突然倒戈，一来出其不意，二来强弱之势更是悬殊，那时伤他可算得易如反掌。

我即令不忍亲手加害，假手于法王诸人取他性命，岂不大妙？”于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郭伯伯，我和师父陪你问去便是。郭伯母见过我和师父联剑打败金轮法王，三人同去，敌人未必留得下咱们。”

郭靖大喜，笑道：“你的聪明伶俐，除了你郭伯母之外，旁人再也难及。你郭伯母之意也正如此。”

杨过心道：“黄蓉啊黄蓉，你聪明一世，今日也要在我手下栽个筋斗。”

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便去。我和师父扮作你的随身僮儿，更显得你单刀赴会的英雄气概。”

郭靖道，“好！”转头向黄蓉道：“蓉儿，你不用担心，有过儿和龙姑娘相伴，便是龙潭虎穴，我们三人也能平安归来。”他一整衣衫，说道：“相请龙姑娘。”

黄蓉摇头道：“不，我意思只要过儿一人和你同去。龙姑娘是个花朵般的闺女，咱们不能让她涉险，我要留她在这儿相陪。”

杨过一怔，立即会意：“郭伯母果有防我之心，她是要留姑姑在此为质，好教我不敢有甚异动。我如定要姑姑同往，只有更增其疑。”当下并不言语。

郭靖却道：“龙姑娘剑术精妙，倘能同行，大得臂助。”黄蓉懒懒的道：“你的破虏、襄儿，就快出世啦，有龙姑娘守着。我好放心些。”郭靖忙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真胡涂了。过儿，咱们走罢。”杨过道：“让我跟姑姑说一声。”

黄蓉道：“回头我告知她便是，你爷儿俩去敌营走一趟，半天即回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杨过心想与黄蓉斗智，处处落于下风，但郭靖诚朴老实，决不是自己对手，同去蒙古军中后对付了他，再回来相救小龙女不迟，于是略一结束，随同郭靖出城。

郭靖骑的是汗血宝马，杨过乘了黄毛瘦马，两匹马脚力均快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抵达蒙古大营。

忽必烈听报郭靖竟然来到，又惊又喜，忙叫请进帐来。

郭靖走进大帐，只见一位少年王爷居中而坐，方面大耳，两目深陷，不由得一怔：“此人竟与他父亲拖雷一模一样。”想起少年时与拖雷情深义重，此时却已阴阳相隔，不禁眼眶一红，险些儿掉下泪来。

忽必烈下座相迎，一揖到地，说道：“先王在日，时常言及郭靖叔叔英雄大义，小侄仰慕无已，日来得睹尊颜，实慰生平之愿。”郭靖还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拖雷安答和我情逾骨肉，我幼时母子俩托庇成吉思汗麾下，极仗令尊照拂。令尊英年，如日方中，不意忽尔谢世，令人恩之神伤。”忽必烈见他言辞恳挚，动了真情，心中也自伤感，当即与潇湘子、尹克西等一一引见，请郭靖上座。

杨过侍立在郭靖身后，假装与诸人不识。法王等不知他此番随来是何用意，见他不理睬各人，也均不与他说话。马光佐却大声道：“杨兄……”下面一个“弟”字还未出口，尹克西在他大腿上狠狠捏了一把。马光佐“啊哟”一声，叫道：“干什么？”尹克西转过了头不理。马光佐不知是谁捏他，口中唠唠叨叨骂人，便忘了与杨过招呼。

郭靖坐下后饮了一杯马乳酒，不见武氏兄弟，正要动问，忽必烈已向左右吩咐：“快请两位武爷。”左右卫士应命而出。推了武敦儒、武修文进帐。

两人手足都被用牛筋绑得结结实实，双足之间的牛筋长不逾尺，迈不开步子，只能慢慢的挨着过来。二武见到师父，满脸羞惭，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都低下了头再也不敢抬起。

他兄弟俩贪功冒进，不告而行，闯出这样一个大乱子，郭靖本来十分恼怒，但见他二人衣衫凌乱，身有血污，显是经过一番剧斗才失手被

擒，又见二人给绑得如此狼狈，不禁由怒转怜，心想他二人虽然冒失，却也是一片为国为民之心，于是温言说道，“武学之士，一生之中必受无数折磨、无数挫败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忽必烈假意怪责左右，斥道：“我命你们好好款待两位武爷，怎地竟如此无礼？快快松绑。”左右连声称是，伸手去解二人绑缚。但那牛筋绑缚之后，再浇水淋湿，深陷肌肤，一时解不下来。郭靖走下座去，拉住武敦儒胸前的牛筋两端，轻轻往外一分，波的一响，牛筋登时崩断，跟着又扯断了武修文身上的绑缚。这一手功夫瞧来轻描淡写，殊不足道，其实却非极深厚的内功莫办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等相互望了一眼，均暗赞他武功了得。

忽必烈道：“快取酒来，给两位武爷赔罪。”

郭靖心下盘算，今日此行，决不能善罢，少时定有一番恶战，二武若不早走，不免要分心照顾，当下向众人作了个四方揖，朗声道：“小徒冒昧无状，承王爷及各位教诲，兄弟这里谢过了。”转头向武氏兄弟道：“你们先回去告知师母，说我会见故人之子，略叙契阔，稍待即归。”武修文道：“师父，你……”他昨晚行刺不成，为潇湘子所擒，知道敌营中果然高手如云，不由得担心郭靖的安危。郭靖将手一挥，道：“快些走罢！你们禀报吕安抚，请他严守城关，不论有何变故，总之不可开城，以防敌军偷袭。”这几句话说得神威凛然，要叫忽必烈等人知道，即令自己有何不测，襄阳城决不降敌。

武氏兄弟见师父亲自涉险相救，又是感激，又是自悔，当下不敢多言，拜别师父，自行回城。

忽必烈笑道：“两位贤徒前来行刺小侄，郭叔父谅必不知。”郭靖点头道：“我事先未及知悉，小儿辈不知天高地厚，胡闹得紧。”忽必烈道：“是啊，想我与郭叔父相交三世，郭叔父念及故人之情，必不出此。”郭靖正色道：“那却不然，公义当前，私交为轻。昔日拖雷安答领军来攻襄阳，我曾起意行刺义兄，以退敌军，适逢成吉思汗病重，蒙古军退，这才全了我金兰之义。古人大义灭亲，亲尚可灭，何况友朋？”

这几句话侃侃而谈，法王、尹克西等均是相顾变色。杨过胸口一震，心道：“是了，刺杀义兄义弟，原是他的拿手好戏，不知我父当年有何失误，致遭他毒手。郭靖啊郭靖，岂难道你一生之中，从未做过任何错事么？”想到此处，一股怨毒又在胸中渐渐升起。

忽必烈却全无温色，含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郭叔父何以又说两位贤徒胡闹？”郭靖道：“想他二人学艺未成，不自量力，贸然行刺，岂能成功？他二人失陷不打紧，却教你多了一层防备之心，后人再来行刺，那便大大不易了。”忽必烈哈哈大笑，心想：“久闻郭靖忠厚质朴，口齿迟钝，哪知他辞锋竟是极为锐利。”其实郭靖只是心中想到什么，口中便说什么，只因心中想得通达，言辞便显凌厉。法王等见他孤身一人，赤手空拳而在蒙古千军万马之中，居然毫无惧色，这股气概便非己所能及，无不钦服。

忽必烈见郭靖气宇轩昂，不自禁的喜爱，心想若能将此人罗致麾下，胜于得了十座襄阳城，说道：“郭叔父，赵宋无道，君昏民困，好佞当朝，忠良含冤，我这话可不错罢！”郭靖道：“不错，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，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。”众人又都一怔，万料不到他竟会直言指斥宋朝君臣。忽必烈道：“是啊，郭叔父是当世大大的英雄好汉，却又何苦为昏君奸臣卖命？”

郭靖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“郭某纵然不肖，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？只是心愤蒙古残暴，侵我疆土，杀我同胞，郭某满腔热血，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。”

忽必烈伸手在案上一拍，道：“这话说得好，大家敬郭叔父一碗。”说着举起碗来，将马酒乳一饮而尽。随侍众人暗暗焦急，均怕忽必烈顾念先世交情，又被郭靖言辞打动，竟将他放归，再要擒他可就难了，但见忽必烈举碗，也只得各自陪饮了一碗。左右卫士在各人碗中又斟满了酒。

忽必烈道：“贵邦有一位老夫子曾道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这话当真有理。想天下者，天下人之天下也，唯有德者居之。我大蒙古朝政清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各得其所。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疾苦之中，无人能解其倒悬，这才吊民伐罪，挥军南征，不惮烦劳。这番心意与郭叔父全无二致，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了。来，咱们再来干一碗。”说着又举碗饮干。

法王等举碗放到口边。郭靖大袖一挥，劲风过去，呛啷啷一阵响处，众人的酒碗尽数摔在地下，跌得粉碎。郭靖大声怒道：“住了！你蒙古兵侵宋以来，残民以逞，白骨为墟，血流成河。我大宋百姓家破人亡，不知有多少性命送在你蒙古兵刀箭之下，说什么吊民伐罪，解民倒悬？”

这一下拂袖虽然来得极是突兀，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但法王等人人身负绝艺，竟然被他打落酒碗，均觉脸上无光，一齐站起身来，只待忽必烈发作，立时上前动手。

哪知忽必烈仰天长笑，说道：“郭叔父英雄无敌，我蒙古兵将提及，无不钦仰，今日亲眼得见，果真名下无虚。小王不才，不敢伤了先父之义，今日只叙旧情，不谈国事如何？”郭靖拱手道：“拖雷有子，气度宽宏，蒙古诸王无一能及，他日必膺国家重任。我有良言奉告，不知能蒙垂听否？”忽必烈道：“愿听叔父教诲。”

郭靖叉手说道：“我南朝地广人多，崇尚气节。俊彦之士，所在多有，自古以来，从不屈膝异族。蒙古纵然一时疆界逞快，日后定被逐回漠北，那时元气大伤，悔之无及，愿王爷三思。”忽必烈笑道：“多谢明教。”郭靖听他这四字说得言不由衷，说道：“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忽必烈将手一拱，说道：“送客。”

法王等相顾愕然，一齐望着忽必烈，均想：“好容易鱼儿入网，岂能纵虎归山？”但忽必烈客客气气的送郭靖出帐，众人也不便动手。

郭靖大踏步出帐，心中暗想：“这忽必烈举措不凡，果是劲敌。”向杨过使个眼色，加快脚步，走向坐骑之旁。

突然旁边抢出八名蒙古大汉，当先一人说道：“你是郭靖么？你在襄阳城头伤了我不少兄弟，今日竟到我蒙古军营来耀武扬威。王爷放你走，我们却容你不得。”一声吆喝，八名大汉同时拥上，各使蒙古摔交手法，十六只手抓向郭靖。

摔交勾打之术，蒙古人原是天下无双，这八名大汉更是蒙古军中一等一的好手，忽必烈特地埋伏在帐外擒拿郭靖。但郭靖幼时在蒙古长大，骑射摔交自小精熟，眼见八人抓到，双手连伸，右腿勾扫，霎时之间，四人被他抓住摔出丈余，另四人被他勾扫倒地。他使的正是蒙古人正宗摔交之术，只是有了上乘武功为底，手脚上劲力大得异乎寻常，那八名大汉如何能敌？忽必烈王帐外驻着一个亲兵千人队，一千名官兵个个精擅摔交，见郭靖手法利落，一举将八名军中好手同时摔倒，神技从所未见，不约而同的齐声喝彩。

郭靖向众军一抱拳，除下帽子转了个圈子。这是蒙古人摔交获胜后向观众答谢的礼节，众官兵更是欢声雷动。那八名大汉爬起身来，望着郭靖呆呆发怔，不知该纵身又上呢，还是就此罢手？

郭靖向杨过道：“走罢！”只听得号角声此起彼伏，四下里千人队来往奔驰，原来忽必烈调动军马，已将郭杨二人团团围困。郭靖暗暗吃惊，心想：“我二人纵有通天本领，怎能逃出这军马重围？想不到忽必烈对付我一人，竟如此兴师动众。”他怕杨过胆怯，脸上神色自如，说道：“我二人马快，只管疾冲，先过去夺两面盾牌来，以防敌军乱箭射马。”又在他耳边低声道：“先向南冲，随即回马向北。”

杨过一怔：“襄阳在南，何以向北？”随即会意：“啊，是了，忽必烈军马必集于南，防他逃归襄阳，北边定然空虚。先南后北，冲他一个出其不意，措手不及，便可乘机突围。我当如何阻住他才好？”

杨过心念甫动，只见忽必烈王帐中窜出几条人影，几个起落，已拦住去路，跟着呜呜之声大作，一个铜轮一个铁轮往两匹坐骑飞到，正是法王出手阻挡二人脱身。郭靖见双轮飞来之势极为刚猛，不敢伸手去接，头一低，双手在两匹坐骑的颈中一按，两匹马前足跪下，铜铁双轮刚好在马头上掠过，在空中打了一个转，回到了法王手中。就这样微一耽搁，尼摩星与尹克西已奔到二人身前，法王与潇湘子跟着赶到，四人团团围住。

金轮法王、潇湘子等均是一流高手，与人动手，决不肯自堕身份，倚多为胜，但郭靖武功实在太强，每人又均想得那“蒙古第二勇士”的封号，只怕给旁人抢了头筹，但见白刃闪动，黄光耀眼，四人手中均已执了兵刃。法王所持是个金轮，尹克西手执一条镶珠嵌玉的黄金软鞭，潇湘子拿着一条哭丧棒模样的杆棒，尼摩星的兵刃最怪，是一条铁铸的灵蛇短鞭，在他手臂上盘旋吞吐，宛似一条活蛇。

郭靖眼看四人奔跑身形和取兵刃的手法，四人中似以尹克西较弱，当即双掌拍出，击向潇湘子面门。潇湘子杆棒一立，棒端向他掌心点来。郭靖见杆棒上白索缠绕，棒头拖着一条麻绳，便如是孝子手中所执的哭丧棒，心想此人武功深湛，所用兵刃怪模怪样，必有特异之处，当下右手回转，一招“神龙摆尾”，已抓住了尹克西的金鞭。尹克西待要抖鞭回击，鞭梢已入敌手，当即顺着对方一扯之势，和身向郭靖扑去，左手中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。

这一招以攻为守，乃是十八小擒拿手的绝招。

郭靖叫道：“好！”双手同施擒拿，右手仍是抓住金鞭不放，左手径来夺他匕首。这时右手夺他右手兵刃，左手夺他左手兵刃，双手已成交叉之势尹克西满拟这一匕首刺出，敌人非成脱金鞭而闪避匕首不可，岂知他连匕首也要一并夺去。

就在这时，法王的金轮和潇湘子的杆棒已同时攻到。郭靖一扯金龙鞭不下，大喝一声，一股罡气自金鞭上传了过去。尹克西胸口犹如被大铁锤重重一击，眼前金星乱舞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郭靖已放脱金鞭，回手招架。尹克西自知受伤不轻，慢慢退开，在地下盘膝而坐，气运丹田，忍住鲜血不再喷出。

法下与潇湘子、尼摩星见郭靖一上手就将尹克西打伤，都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，喜的是少了一人抢那“蒙古第一勇士”的头衔，惧的是郭靖如此厉害，只怕自己也折在他手里。当下三人不敢冒进，严密守注门户。

郭靖见招拆招，细察潇湘子和尼摩星的两件奇特兵刃。那哭丧棒显是精钢打就，但除了沉重坚实之外，一时之间也瞧不出异处。尼摩星的蛇形兵器却甚是古怪，活脱是条头呈三角的毒蛇，蛇身柔软屈折，当是无数细小铁球镶成，蛇头蛇尾均具锋锐尖刺，最厉害的是捉摸不定蛇身何时弯曲，蛇头蛇尾指向何方，但见那铁蛇短鞭在尼摩星手中忽而上跃飞舞，忽而盘旋打滚，变幻百端，灵动万状。郭靖当年见过欧阳锋蛇杖的招数，杖上怪蛇乃是真蛇，兼之剧毒无比，尼摩星的蛇形兵刃纵然厉害，究是死物，出招收招之际定有规矩可寻，因此心中最忌惮的仍是金轮法王。

四人拆得数招，突听一人虎吼连连，大踏步而至，魁梧奇伟，宛似一座肉山，正是马光佐到了。他手挺一根又粗又长的熟铜棍，在尼摩星身后往郭靖头顶砸了下去。四位高手激斗正酣，各人严守门户，绝无半点空隙，郭靖的掌风、法王的金轮、潇湘子的杆棒、尼摩星的铁蛇来往交错，织成了一道力网，马光佐这一棍砸将下去，给四人合组的力网一撞，虽然无声无息，熟铜棍猛地反弹上来。他一觉不对，大喝一声，劲贯双臂，硬生生将铜棍在半空止住，饶是如此，双手虎口已震得鲜血长流。他高声大叫：“邪门，邪门！”

手上加力，更进刚劲，猛击而下。

法王与他正面相对，料得他这一棍击下，吃到的苦头更大，只是微微冷笑。杨过在侧瞧得明白，知他膂力虽强，武功却连郭靖的一成也及不上，出手一味刚猛，若是与郭靖天下阳刚之至的“降龙十八掌”正面相撞，哪里还有生路？便算郭靖不下毒手，给法王、尼摩星等的兵刃扫上了一些，也非受伤不可，他爱这浑人心地质朴，又曾数次回护自己，眼见他这一棍击下，定然遭殃，大叫：“马光佐，看剑！”君子剑出手，往他后心刺去。

马光佐一呆，铜棍停在半空，愕然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干么跟我动手？”

杨过骂道：“你这浑人，在这儿瞎搅甚么？快给我回去！”长剑颤动，连刺数剑，只刺得马光佐手忙脚乱，不住倒退。杨过长剑急刺，迫得他一步步退后。马光佐腿长脚大，一步足足抵得常人二步，退得十余步，已离郭靖等甚远。他见眼前剑光闪烁，全力抵御都是有所不及，更无余暇去想杨过何以忽然对己施展辣手。

杨过等他又退数步，收剑指地，低声道：“马大哥，我救了你一命，你知不知道？”马光佐大声道：“什么？”杨过低声道：“你说话小声些，别让他们听见了。”马光佐瞪眼道：“为什么？我不怕这个郭靖。”这两句话仍是声音响亮，于他不过是平常语气，在常人却已似叫喊一般。杨过道：“好，那你别说话，只听我说。”马光佐倒真听话，点了点头。杨过道：“那郭靖会使妖法，口中一念咒语，便能取人首级，你还是走得远远的好。”马光佐睁大了铜铃般的眼睛，将信将疑。

杨过有心要救他性命，心知若说郭靖武功了得，他必不肯服输，但说他会使妖法，这浑人多半会信，又道：“你一棍打他的头，棍子没撞上什么，却反弹上来，这岂不古怪？那卖珠宝的胡人武功很厉害，怎么一上手便给他伤了？”马光佐信了七八成，又点了点头，却向法王、潇湘子等望了一眼。

杨过猜到他心中想些什么，说道：“那大和尚会画符，他送了给僵尸鬼和黑矮子，身上佩了这符，便不怕妖法。大和尚有没给你？”马光佐愤愤的道：“没有啊。”杨过道：“是啊，这贼秃不够朋友，也没给我，回头咱们跟他算帐。”马光佐大声道：“不错，那咱们怎么办？”杨过道：“咱们袖手旁观，离开得越远越好。”

马光佐道：“杨兄弟你是好人，多亏你跟我说。”收起熟铜棍，遥望郭靖等四人相斗。

郭靖此时所施展的正是武林绝学“降龙十八掌”。法王等三人紧紧围住，心想他内力便再深厚，掌力如此凌厉，必难持久。岂知郭靖近二十年来勤练“九阴真经”，初时真力还不显露，数十招后，降龙十八掌的劲力忽强忽弱，忽吞忽吐，从至刚之中竟生出至柔的妙用，那已是洪七公当年所领悟不到的神功，以此抵挡三大高手的兵刃，非但丝毫不落下风，而且乘隙反扑，越斗越是挥洒自如。

杨过在旁观斗，惊佩无已，他也曾在古墓中练过“九阴真经”，只是乏人指点，不知真经的神奇竟至于斯。他以真经功诀印证郭靖掌法，登时悟到了不少极深奥的拳理，心中默默记习，一时忘了身上负着血海深仇，立意要将郭靖置于死地。

金轮法王的武功与郭靖本在伯仲之间，郭靖虽然屡得奇遇，但法王比大了二十岁年纪，也即多了二十年的功力，二人若是单打独斗，非到千招之外，难分胜败，再加上潇湘子和尼摩星两个一流好手相助，法王本来不难取胜，只是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实在威力太强，兼之他在掌法之中杂以全真教天罡北斗阵的阵法，斗到分际，身形穿插来去，一个人竟似化身为七人一般；又因他一上来便将尹克西打伤，这一下先声夺人，敌对的三人先求自保，不敢放手攻击，是以虽然以三敌一，也只打了个平手。

又拆数十招，法王的金轮渐渐显出威力，尼摩星的铁蛇也是攻势渐盛。

郭靖暗感焦躁：“如此缠斗下去，我终究要抵敌不住。过儿和那大个儿到那边相斗，那大个儿武功平平，这会儿该当已料理了他。须得尽快跟过儿会合，共谋脱身。”四人全力拚搏，目光不敢有瞬息旁顾，杨过与马光佐在十余丈外观斗，郭靖等四人均无暇顾及。

忽听得怪啸一声，潇湘子双脚僵直，一窜数尺，从半空中将哭丧棒点将下来。郭靖侧身避过，突觉眼前一暗，哭丧棒的棒端喷出一股黑烟，鼻中登时闻到一股腥臭之气，头脑微微一晕。他暗叫不好，知道棒中藏有毒物，忙拔步倒退。潇湘子见他明明已闻到自己棒中的剧毒，竟然并不晕倒，不禁大异，暗想：“便是狮虎猛兽，遇到我棒中的蟾蜍毒砂也得晕倒，他居然若无其事，这可奇了。”当下二次窜起，又挥毒砂棒临空点落。

当年潇湘子在湖南荒山中练功，曾见一只蟾蜍躲在破棺之后口喷毒砂，将一条大蟒蛇毒倒，心有所悟，于是捕捉蟾蜍，取其毒液，炼制而成毒砂，藏于哭丧棒中。棒尾装有机括。手指一按，毒砂便激喷而出，发射时纵跃窜高，毒砂威力更增。这毒砂棒在遇到巨蟒猛兽时曾经用过，当者立晕，岂知郭靖内力深厚，竟能强抗剧毒。

法王与尼摩星便在郭靖之侧，虽非首当其冲，但闻到少些，已是胸口烦恶欲呕，忙窜跃远离。潇湘子鼻中早已塞有解药，在黑气中直穿而前，挥棒追击。郭靖一掌“见龙在田”往他僵直的膝盖上击去。潇湘子收棒挡格，未及发毒，身子已被掌力推得飘开五尺。

郭靖斜过身子，却见尼摩星的铁蛇递近身来，当下一掌“潜龙勿用”击出。尼摩星忙横过铁蛇，右手握蛇尾，左手执蛇头，在胸口一挡，岂知郭靖这一掌之力却是在出掌之处的四周，掌心虽对准他的胸口，他胸口竟是毫不受力，尼摩星一挡挡了个空，情知不妙，面门与小腹上已感到掌力，总算他身子矮小，行动敏捷，急忙往地下一扑，随即几个小筋斗，就似个大皮球般滚了开去。

郭靖见有隙可乘，叫道：“过儿，咱们去罢！”向空旷处跃出数步。金轮法王见他脱出包围，飞窜赶来。郭靖身后与蒙古兵将相距已不过数丈，十余枝长矛指向他背心。郭靖双臂一振，架开长矛，反手抓住两名军士向法王投去，叫道：“接住了！”法王如伸手接住，这么一延

缓，势必给郭靖走得更远，当即侧过左肩一撞，两名军士飞出丈余，金轮猛往郭靖背上砸去。

郭靖情知只要还得一招，立时给他缠住，数招一过，尼摩星与潇湘子又跟着攻上，那时想脱身又得大费周章，当即夺过两枝长矛向后戳出。他脚下竟没片刻停留，背上又如长了眼睛一般，一矛刺向法王右肩，一矛刺向他胸口，准头劲力，绝无分毫减色。法王暗暗喝彩，金轮横砸，喀喀两声，双矛齐断，看郭靖时，却已钻入了蒙古军阵中。

蒙古军奉忽必烈将令，在帐外排得密密层层，务要生擒郭靖，此时给他抢入阵来，众兵将擒他不得，伤他不能，只听得刀枪撞击，叱喝叫嚷，反而阻住了法王等三人的追击。

郭靖藏身军马之中，犹如入了密林，反比旷地上更易脱身。他几个起伏，奔到一个百夫长马前，伸手将他拉下马来，随即跃上马背，在众军中东冲西突，斗然间绕出阵后，放马急奔，口中长哨。那汗血宝马站在远处，听得主人招呼，如风驰至。

杨过远立观望，突见汗血宝马疾驰而前，奔向郭靖，暗叫："不妙！"

心想郭靖只要一乘上宝马，忽必烈便是尽集天下精兵也追他不上了。情急之下，猛地大叫："啊哟，痛死我也！"摇摇晃晃的似欲摔跌，随即低声向马光佐道："别说话，快走开！越远越好。"他那一声大叫运了丹田之气，虽在众军杂乱之中，郭靖必能听见，料得他听见后定然来救，马光佐倘若在旁，说不定给他一掌送了性命。马光佐很肯听杨过的话，虽不明白他用意，还是撒开长腿，向王帐狂奔。

郭靖听得杨过的叫声，果然大是忧急，不等红马奔到，立刻回过马头，又冲入阵，向杨过站立之处驰来。法王念头一转，已明杨过用意，让郭靖在身边掠过，不加阻拦，却回身挡住了他的退路。

郭靖驰到杨过身前，急叫："过儿，怎么啦！"杨过假意摇晃身子，说道，"那大汉不是我敌手，但不知怎的，我一运真力，一股气走逆了，丹田中痛如刀绞。"这番谎话全无破绽，马光佐武功平常，只出手砸了一棍，郭靖已然看出，杨过如说给马光佐打伤，不免令他生疑，但说运力出了岔子，外表上却决计瞧不出。何况前一晚郭靖误认杨过练功走火，此时激斗之下旧伤复发，事极平常。郭靖眼见他左手按住小腹，额上全是大汗，伤势甚是不轻，忙道："你伏在我背上，我负你出去。"杨过假意道："郭伯伯你快走，小侄性命无足重轻，你却是襄阳的干城。合郡军民，尽皆寄望于你。"郭靖道："你为我而来，岂能撇下你不顾？快快伏上。"

杨过犹自迟疑，郭靖双腿蹲下，将他拉着伏在自己背上。就在此时，抢来的那匹马接连中箭，长声哀鸣，倒毙于地。郭靖一生经历过无数凶险，情势越危急，越是鼓足勇气，沉着应　付，说道："过儿，别怕，咱们定须冲杀出去。"长身站起，径往北冲。

此时法王、尼摩星、潇湘子又已攻到身前，郭靖眼瞧四周军马云集，比适才围得更加紧了。王帐前大纛之下，忽必烈手持酒碗，与一个和尚站着指指点点的观战，显见胜算在握，神情极是得意。

郭靖大喝一声，负着杨过向忽必烈扑去，只三四个起伏，已窜到他身前。

左右卫护亲兵大惊，十余人挺着长刀长矛上前阻拦。郭靖掌风虎虎，当者披靡，一名亲兵被他掌力扫得向外跌开，只须再抢前数步，掌力便可及忽必烈之身。众亲兵舍命来挡，又怎敌得住郭靖的神勇？法王眼见危急，金轮飞出，往郭靖头顶撞去。郭靖低头让过，脚下丝毫不停。

杨过心想："倘若他拿住了忽必烈，蒙古人投鼠忌器，势必放他脱身。

我再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"稍一迟疑，终于又问一句："郭伯伯，我爹爹当真罪大恶极，你非杀他不可么？"郭靖一怔，此时哪里还有余暇细想，顺口答道："他认贼作父，叛国害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"

杨过道："好！"更无半点迟疑，提起君子剑，对准他后颈便插了下去。

突然眼前白影闪动，一棒挥来，将他长剑挡开。杨过顺手粘引，御开对方棒力，看清楚这棒是潇湘子所发，心下诧异："我剑刺郭靖，何以你反而阻挡？"但随即省悟："啊，是了，郭靖若是死在我剑下，那蒙古第一勇士之号便归于我。嘿嘿，你这僵尸哪知我是为父报仇，这区区世间虚名，岂放在心上？"他疾出数剑，将潇湘子的哭丧棒逼开，回剑又向郭靖背心刺落。潇湘子仍是挥棒挡开。

此时郭靖正以掌力与法王的金轮、尼摩星的铁蛇周旋，哪知杨过在自己背后捣鬼，只道他正奋力与潇湘子相斗，说道："小心他棒中放毒。"法王与尼摩星在郭靖对面，却瞧得明白，眼见杨过已可得手，却两次被潇湘子挡开，齐声喝道："潇湘子，你干什么？"

潇湘子阴恻恻的一笑，猛地挥棒击向郭靖，郭靖侧身避过。杨过第三次欲再下毒手，潇湘子又伸棒架开他的长剑。郭靖挂念杨过身上有伤，怕他挡不住哭丧棒，回过左掌往滞湘子胸口疾拍。潇湘子忙退开数步。

此时杨过无人拦阻，挥剑又向郭靖颈中刺落。哪知潇湘子生怕杨过得手，一退即进，哭丧棒疾点杨过后心要穴，要他不得不先救自身。郭靖右掌正与法王各以上乘内力相比拚，却发觉自己与杨过同时遇险，他不救自己，先护杨过，左掌"神龙摆尾"，砰的一声，击中杆棒，只震得潇湘子全身发烧，一张白森森的脸登时通红。

但便在此时，尼摩星着地滚进，铁蛇挺上，蛇头已触到郭靖左胁。郭靖全身内劲有七成正在对付金轮法王，三成震开潇湘子的杆棒，全无余力抵御铁蛇，危急中左胁斗然向后缩了半尺，总算避过了敌招最厉害的锋芒，但铁蛇蛇头还是刺入他胁中数寸。

郭靖一运气，肌肉回弹，铁蛇进势受阻，难再深入，跟着飞起左腿，将尼摩星踢了个筋斗。尼摩星眼见铁蛇刺中要害，这一招定然送了郭靖性命，"蒙古第一勇士"的荣号已经稳稳到手，大喜之下，万料不到敌人竟有败中求胜的厉害功夫，这一腿正中胸口，喀喇一响，三根肋骨齐断。

这一边潇湘子和尼摩星同时挫败，法王却乘虚而入，掌力疾催。郭靖左胁气门已破，再也抵挡不住，只觉一股大力排山倒海般压至，再行硬拚，非命丧当场不可，只得卸去掌力，以本身二十余年上乘内功强接了这一招，身子连晃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他命虽垂危，还是顾念杨过，叫道："过儿，快去抢马，我给你挡住敌人。"

杨过眼见他拚命救护自己，胸口热血上涌，哪里还念旧恶？心想郭伯伯义薄云天，我若不以一命报他一命，真是枉在人世了。当即从他背上跃下，将君子剑舞成一团剑花，护住了郭靖，势如疯虎，招招都是拚命。法王与潇湘子一呆，叫道："杨过，你干什么？"杨过不答，刷的一剑向法王刺去，剑尖颤动，又向潇湘子回刺。两人见他双目通红，神情大异，不由得退开两步，都料他要抢那"蒙古第一勇士"的名号，要独占击杀郭靖之功。

郭靖道："过儿快别理我，自己逃命要紧。"杨过只道："郭伯伯，是我害了你，今日我和你死在一起。"剑光霍霍，只是护着郭靖，竟不顾及自己安危。

法王与潇湘子提起兵刃，一齐攻向郭靖身前。但杨过剑招灵动，竟逼得二人近不了身。蒙古数千军马四下里围住，呼声震动天地，眼望着三人激斗。

郭靖连声催杨过快逃，却见他一味维护自己，又是焦心，又是感激，触动内伤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双膝一软，坐倒在地。

尼摩星断了三根肋骨，仍是强忍疼痛，提着铁蛇慢慢走近，想来刺杀郭靖。杨过狂刺数剑，俯身将郭靖负在背上，向外猛冲。他武功本就不及法王，这时负着郭靖怎能支持？又斗数合，嗤的一声，左臂被金轮划破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



第二十二回　危城女婴

郭靖与杨过眼见无幸，蒙占军马忽地纷纷散开，一个年老跛子左手撑着铁拐，右手舞动铁锤，冲杀进来，叫道：“杨公子快向外闯，我给你断后。”

杨过百忙中一瞥，认得是桃花岛弟子铁匠冯默风，甚觉诧异，激斗之际，也无暇去细想这人如何会突然到来。

原来冯默风被蒙古人征入军中，打造修整兵器，已暗中刺杀了蒙古兵的一名千夫长、一名百夫长。他下手隐秘，未被发觉。这日听得呐喊声响，在高处望见郭靖、杨过被围，当下杀入解救。他那大铁锤舞得风声呼呼，当者立毙，登时给他杀出一条血路。

杨过心中一喜，挥剑抢出，但法王金轮转动，将他剑招和冯默风的铁锤同时接过，只有当潇湘子哭丧棒向郭靖背上递去之时，法王才放松杨过，让他回剑相救。但若他的轮子砸向郭靖，潇湘子也必运杆棒架开。若非他二人争功，杨过虽然舍命死战，郭靖亦早已丧命，忽必烈当日许下“蒙古第一勇士”的荣号，本盼人人奋勇，岂知各人互相牵制，反生大弊，这也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了。

但郭靖的性命虽保于一时，蒙古军却已在四周布得犹如铜墙铁壁一般。

法王与潇湘子着着争先。尼摩星咬牙忍痛，也是寻瑕抵隙，东一下西一下的使着阴毒招数。

这时郭靖与杨过在万军之中已斗了大半个时辰，日光微偏，法王舞动金轮，招数突变，当的一下，与杨过长剑相交。君子剑乃削铁如泥的利刃，金轮登则被削出了一道缺口。法王乘势向前一送，轮子随伴着一股极强的劲风压将过来。杨过只怕伤到郭靖，不敢侧身闪避，回剑相挡，金轮微斜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右手下臂又被轮口划伤，伤口虽然不深，但划破了血脉，鲜血迸流，数招之间，只觉腿臂渐渐发软，力气愈来愈弱，敌人攻势正急，哪能缓出手来裹伤止血？

冯默风铁锤急挥，奋力抢上救援，但法王左手一掌接着一掌拍到，令他只有招架之功，若非竭尽全力，连自保也已难能。潇湘子眼见有便宜可捡，挥棒将尼摩星铁蛇震开，猛地跃起，杆棒向郭靖当头点下，便要施放毒砂。

杨过大惊，危急中左手长出，抓住了杆棒棒头，右手中长剑顺势刺出。

此时他全身门户大开，法王只要轻轻一轮，立时便可送了他性命，但法王有意要借他之手逐开潇湘子，挥掌逼开冯默风，伸手便向郭靖背上抓去，要将他生擒活捉，立下奇功。潇湘子没料想杨过竟会拼命胡来，身未落地，杆棒已被抓住，半空中使不出力气，眼前白光闪动，剑尖已刺到了胸口，这一来形格势禁，只得撤手放棒，身子向后一仰，保住了性命。

冯默风锤拐齐施，往法王背心急砸。法王回轮挡开，当当两响，震得冯默风双手虎口齐裂，左掌往郭靖背心抓去。冯默风虎吼一声，抛去锤拐，双手自法王背后伸前，牢牢抱住了他身子，两人翻倒在地。法王大怒，挥掌击在他肩头，只震得他五脏六腑犹如倒翻一般。冯默风在军中眼见蒙古军残忍暴虐、驱民攻打襄阳，又眼见郭靖奋力死战，击退敌军，他与郭靖素不相识，更不知他是师门快婿，但知此人一死，只怕襄阳难保，是以立定了主意，宁教自己身受千刀之苦，亦要救郭靖出险。法王出掌快捷无伦，啪啪啪几下，登时打得冯默风筋折骨断，内脏重伤，然他双手始终不放，十指深深陷入法王胸口肌肉。

蒙古众兵将本来围着观斗，只道法王等定能成功，是以均不插手，突见法王倒地，潇湘子退开，当下一拥而上。

当此情势，纵然郭靖身上无伤，他与杨过二人武功再强，焉能敌得住同时拥到的千百兵将？杨过暗叹：“罢了，罢了！”挥动潇湘子的杆棒乱打，突然间波的一声轻响，棒端喷出一股黑烟，身前十余名蒙古兵将给毒烟一薰，登时摔倒。原来他拿着哭丧棒乱挥乱打，无意中触动机括，喷出棒中所藏的蟾蜍毒砂。

杨过微微一怔，立时省悟，负着郭靖大踏步往前，只见蒙古兵将如潮水般涌至，他一按机括，黑烟喷出，又是十余名军卒中毒倒地。蒙古兵将虽然善战，但人人奉神信鬼，眼见他杆棒一挥，黑烟喷出，即有十余人倒地而死，齐声发喊："他棒上有妖法，快快躲避！"忽必烈的近卫亲兵勇悍绝伦，念着王爷军令如山，虽然眼见危险，还是扑上擒拿。杨过杆棒一点，黑烟喷出，又毒倒了十余人。

他撮唇作哨，黄马迈开长腿，飞驰而至。杨过奋力将郭靖拥上马背，只感手足酸软，再也无力上马，只得伸手在马臀上轻轻一拍，叫道："马儿，马儿，快快走罢！"黄马甚有灵性，见主人无力上马，竟是仰头长嘶，不肯发足。杨过眼见蒙古军又从四下里渐渐逼至，心想杆棒上毒砂虽然厉害，总有放尽之时，提起剑来要往马臀上一刺催其急走，总是不忍，大叫："马儿快走！"伸杆棒往马臀戳去。他战得脱力，杆棒伸出去准头偏了，这一下竟戳在郭靖腿上。郭靖本已昏昏沉沉，突然被杆棒一戳，睁开眼来，当即俯身拉住杨过胸口，将他提上马背。黄马长声欢嘶，纵蹄疾驰。

但听得号角急鸣，此起彼落，郭靖纵声低啸，汗血宝马跟着奔来，大队蒙古军马却也急冲追至。红马奔在黄马之旁，不住往郭靖身上挨擦。杨过知道黄马虽是骏物，毕竟不如红马远甚，当下猛吸一口气，抱住郭靖，一齐跃上红马。就在此时，只听得背后呜呜声响，金轮急飞而至。杨过心中一痛："冯铁匠死在法王手下了。"心念甫动，金轮越响越近，杨过低伏马背，只盼金轮从背上掠过，但听声音甚低，竟是来削红马马足。

原来法王将冯默风打死，站起身来，见郭靖与杨过已纵身上马，追之不及，当即掷出金轮，准头却定得甚低。他算到若以金轮打死杨过，红马仍会负了郭靖逃走，只有削断马足，方能建功。

杨过听得金轮渐渐追近，只得回剑去挡，明知自己气力耗尽，这一剑绝难挡架得住，但实迫处此，也只得尽力而为，眼见轮子距马足已不过两尺，呜呜之声，响得惊心动魄，他垂剑护住马腿，岂知红马一发了性，越奔越快，过得瞬息，金轮与马足相距仍有两尺，并未飞近。杨过大喜，知道金轮来势只有渐渐减弱，果然一刹那间，轮子距马足已有三尺，接着四尺、五尺，越离越远，终于当的一声，掉在地下。

杨过正自大喜，猛听得身后一声哀嘶，只见黄马肚腹中箭，跪倒在地，双眼望着主人，不尽恋恋之意。杨过心中一酸，不禁掉下泪来。

红马追风逐电、迅如流星，片刻间已将追兵远远抛在后面。杨过抱住郭靖，问道："郭伯伯，你怎样？"郭靖"嗯"了一声。杨过探他的鼻息，只觉得呼吸粗重，知道一时无碍，心头一宽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昏昏沉沉的伏在马背上，任由红马奔驰。突见前面又有无数军马来擒郭靖，当即挥动长剑，大叫："莫伤了我郭伯伯！"左右乱刺乱削，眼前一团模糊，只见东一张脸，西一个人，舞了一阵剑，终于撞下马来。他还在大叫："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是我不好，别伤了郭伯伯。"蓦地里天旋地转，人事不省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才悠悠醒转，他大叫："郭伯伯，郭伯伯，你怎样？别伤了郭伯伯！"身旁一人柔声道："过儿，你放心，郭伯伯将养一会儿便好。"杨过回过头来，见是黄蓉，脸上满是感激神色。她身后一人泪光莹莹，爱怜横溢的凝视着他，却是小龙女。杨过惊叫："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给蒙古人擒住了？快逃，快逃，别理我。"

小龙女低声道："过儿，你回来啦，别怕。咱们都是平平安安的在襄阳。"

杨过叹了口长气，但觉四肢百骸软洋洋的一无所依，当即又闭上了眼。

黄蓉道："他已醒转，不碍事了，你在这儿陪着他。"小龙女答应了，双眼始终望着杨过。黄蓉站起身来，正要走出房门，突听屋顶上喀的一声轻响，脸色微变，左掌一挥，灭了烛火。

杨过眼见蓦地一黑，一惊坐起。他受的只是外伤，只因流血多了，兼之恶战脱力，是以晕去，但此刻已将养了半日，黄蓉给他服了桃花岛秘制的疗伤灵药九花玉露丸，他年轻体健，已是好了大半，惊觉屋顶有警，立时振奋，便要起身御敌。小龙女挡在他的身前，抽出悬在床头的君子剑，低声道："过儿别动，我在这儿守着。"

只听得屋顶上有人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"小可前来下书，岂难道南朝礼节是暗中接见宾客么？倘若有何见不得人之事，小可少待再来如何？"听口音却是法王的弟子霍都王子。黄蓉道："南朝礼节，因人而施，于光天化日之时，接待光明正大之贵客；于烛灭星沉之夜，会晤鬼鬼祟祟之恶客。"霍都登时语塞，轻轻跃下庭中，说道："书信一通，送呈郭靖郭大侠。"黄蓉打开房门，说道："请进来罢。"

霍都见房内黑沉沉地，不敢举步便进，站在房门外道："书信在此，便请取去。"黄蓉道："自称宾客，何不进屋？"霍都冷笑道："君子不处危地，须防暗箭伤人。"黄蓉道："世间岂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？"霍都脸上一热，心想这黄帮主口齿好生厉害，与她舌战定难得占上风，不如藏拙，当下一言不发，双目凝视房门，双手递出书信。

黄蓉挥出竹棒，倏地点向他的面门。霍都吓了一跳，忙向后跃开数尺，但觉手中已空，那通书信不知去向。原来黄蓉将棒端在信上一搭，乘他后跃之时，已使粘劲将信粘了过来。她分娩在即，肚腹隆起，不愿再见外客，是以始终不与敌人朝相。霍都一惊之下，大为气馁，入城的一番锐气登时消折了八九分，大声道："信已送到，明晚再见罢！"

黄蓉心想："这襄阳城由得你直进直出，岂非轻视我城中无人？"顺手拿起桌上茶壶，向外一抖，一壶新泡的热茶自壶嘴中如一条线般射了出去。

霍都早自全神戒备，只怕房中发出暗器，但这茶水射出去时无声无息，不似一般暗器先有风声，待得警觉，颈中、胸口、右手都已溅到茶水，只觉热辣辣的烫人，一惊之下，"啊哟"一声叫了出来，急忙向旁闪避。黄蓉站在门边，乘他立足未定，竹棒伸出，施展打狗棒法的"绊"字诀，腾的一下，将他绊了一交。霍都纵身上跃，但那"绊"字棒法乃是一棒快似一棒，第一棒若能避过，立时躲开，方能设法挡架第二棒，现下一棒即被绊倒，爬起身来想要挡过第二棒，真是谈何容易？但觉得脚下犹如陷入了泥沼，又似缠在无数藤枝之中，一交摔倒，爬起来又是一交摔倒。

霍都的武功原本不弱，若与黄蓉正式动手，虽然终须输她一筹，但亦不致一上手便给摔得如此狼狈，只因身上斗然被泼热茶，只道是中了极厉害的剧毒药水，料想此番性命难保，稍停毒水发作起来，不知肌肤将烂得如何惨法，正当惊魂不定之际，黄蓉突然袭击，第一棒既已受挫，第二棒更无还手余地，黑暗中只摔得鼻青目肿。

这时武氏兄弟已闻声赶至。黄蓉喝道："将这小贼擒下了！"

霍都情急智生，知道只要纵身站起，定是接着又被绊倒，当下"哎哟"一声大叫，假装摔得甚重，躺在地下，不再爬起。武氏兄弟双双扑下，去按他身子。霍都的铁骨折扇忽地伸出，哒哒两下，已点了两人腿上穴道，将二人身子同时推出，挡住黄蓉竹棒，飞身跃起，已自上了墙头，双手一拱，叫道："黄帮主，好厉害的棒法，好脓包的徒弟！"

黄蓉笑道："你身上既中毒水，旁人岂能再伸手触你了？"霍都一听，只吓得心胆俱裂："这毒水烫人肌肤，又带着一股茶叶之气，不知是何等厉害古怪的药物？"黄蓉猜度他的心意，说道："你中了剧毒，可是连毒水的名儿也不知道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谅来难以瞑目。好罢，说给你听那也不妨，这毒水叫作子午见骨茶。"

霍都喃喃的道："子午见骨茶？"黄蓉道："不错，只要肌肤上中了一滴，全身溃烂见骨，子不过午，午不过子，你还有六个时辰可活，快快回去罢。"

霍都素知丐帮黄帮主武功既强、智谋计策更是人所难侧，她父亲黄药师所学渊博之极，名字都叫作"药师"，自是精于药理，以她聪明才智与家传之学，调制这子午见骨药茶自是易如反掌，一时呆在墙头，不知该当回去挨命，还是低头求她赐予解药。

黄蓉知道霍都实非蠢人，毒水之说，只能愚他一时，时刻长了，必被瞧出破绽，说道："我与你本来无冤无仇，你若非言语无礼，也不致在自送了性命。"霍都从这几句话中听出一线生机，当下再也顾不得甚么身份骨气，跃下墙头，一躬到地，说道："小人无礼，求黄帮主恕罪。"黄蓉隐身门后，手指轻弹，弹出一颗九花土露丸，说道："急速服下罢。"霍都伸手接过，这是救命的仙丹，哪敢怠慢，急忙送人口中，只觉一股清香直透入丹田，全身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当下又是一躬.说道，"谢黄帮主赐药！"这时他气焰全消，缓缓倒退，直至墙边，这才翻墙而出，急速出城去了。

黄蓉见他远离，微微叹息，解开武氏兄弟的穴道，想起霍都那两句话：“好厉害的棒法，好脓包的徒弟。”虽然以计挫敌，心中殊无得意之情，她以打狗棒法绊跌霍都，使的固是巧劲，但也己牵得腹中隐隐作痛，当下坐在椅上，调息半晌。

小龙女点亮烛火。黄蓉打开来信，只见信上写道：“蒙古第一护国法师金轮法王致候郭大侠足下：适才在顾，得仰风采，实慰平生，原期秉烛夜谈，岂料青眼难屈，何老衲之不足承教若斯，竟来去之匆匆也？古人言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，悠悠我心，思君良深。明日回拜，祈勿拒人于千里之外也。”

黄蓉吃了一惊，将信交给杨过与小龙女看了，说道：“襄阳城墙虽坚，却挡不住武林高手，你郭伯伯身受重伤，我又使不出力气，眼见敌人大举来袭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杨过道：“郭伯伯……”小龙女向他横了一眼，目光中大有责备之意。

杨过知道她怪自己不顾性命相救郭靖，登时住口不言。黄蓉心中起疑，又问：“龙姑娘，过儿身子亦未痊愈，咱们只能依靠你与朱子柳大哥拒敌了。”

小龙女自来不会作伪，想到甚么，便说甚么，淡淡的道：“我只护着过儿一人，旁人死活可不和我相干。”

黄蓉更感奇怪，不便多说甚么，向杨过道，“郭伯伯言道，此番全仗你出力。”杨过想起自己几次三番要害郭靖，心中惭愧，道：“小侄无能，致累郭伯伯重伤。”黄蓉道：“你好好休息罢，敌人来攻之时，咱们若是不能力敌，即用智取。”转头向小龙女说道：“龙姑娘，你来，我跟你说句话。”

小龙女踌躇道：“他……”自杨过回进襄阳之后，小龙女守在他床前一直寸步不离，听黄蓉叫她出去，生怕杨过又受损伤。黄蓉道：“敌人既说明日来攻，今晚定然无事。我跟你说的话，与过儿有关。”小龙女点点头，低声嘱咐杨过小心提防，才跟黄蓉出房。

黄蓉带她到自己卧室，掩上了门，说道：“龙姑娘，你想杀我夫妇，是不是？”

小龙女虽然生性真纯，却绝非傻子，她立意要杀郭靖夫妇以救杨过性命，黄蓉若用言语盘套，她焉能吐露实情，但黄蓉摸准了她的性格，竟尔单刀直入的问了出来。小龙女一怔，支支吾吾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你们待我这样好，我干么……干么要杀你们？”黄蓉见她脸生红晕，更料得准了，说道：“你不用瞒我，我早知道啦。过儿说我夫妇害死了他爹爹，要杀我夫妇二人报仇。你心爱过儿，便要助他完成这番心愿。”

小龙女给她说中，无法谎言欺骗，义道杨过已露了口风，半晌不语，叹了日气道：“我便是不懂。”黄蓉道：“不懂甚么？”小龙女道：“过儿今日却又何以舍命救助郭大爷回来？他和金轮法王他们约好，是要一齐下手杀死郭大爷的。”

黄蓉一听之下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，她虽猜到杨过心存歹念，却绝未料到他竟致与蒙古人勾结，当下不动声色，装作早已明白一切，道：“想是他见郭大爷对他推心置腹，义气深重，到得临头，却又不忍下手。”

小龙女点点头，凄然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也没甚么可说的。他既然宁可不要自己性命，也只由得他罢啦，我早知道他是世上最好的好人，甘愿自己死了，也不肯伤害仇人。”

黄蓉于倏忽之间，脑中转了几个念头，却推详不出她这几句话是何用意，但见她神色之间甚是凄苦，顺口慰道：“过儿的杀父之仇，中间另有曲折，咱们日后慢慢跟他说明。他受伤不重，将养几日，也便好了，你不用难过。”

小龙女向她怔怔的望了一会儿，突然两串眼泪如珍珠断线般滚下来，硬咽道：“他……他只有七日之命了，还……还说甚么将养几日？”黄蓉一惊，忙问：“甚么七日之命？你快说，咱们定有救他之法。”

小龙女缓缓摇头，但终于将绝情谷中之事说了出来，杨过怎样中了情花之毒，裘千尺怎地给他只服半枚绝情丹，怎地限他在十八日中杀了他夫妇二人回报才给他服另半枚，又说那情花剧毒发作时如何痛楚，世间又如何只有那半枚绝情丹才能救得杨过性命。

黄蓉越听越是惊奇，万想不到裘千丈、裘千仞兄弟竟还有一个妹子裘千尺，以致酿成了这等祸端。

小龙女述毕原委，说道：“他尚有七日之命，便是今晚杀了你夫妇，也未必能赶回绝情谷了，我更要害你夫妇作甚？我只是要救过儿，至于他父仇甚么的，全不放在心上。”

黄蓉初时只道杨过心藏祸胎，纯是为报父仇，岂知中间尚有这许多曲折，如此说来，他力护郭靖，实如自戕，这般舍己为人的仁侠之心当真万分难得。

她缓缓站起，在室中彷惶来去，饶是她智计绝伦，处此困境，苦无善策，想到再过几个时辰，敌方高手便大举来袭，自己虽安慰杨过说：“不能力敌，便当智取。”可是如何智取？如何智取？

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是深爱杨过。黄蓉的心儿却分作了两半，一半给了丈夫，一半给了女儿，只想：“如何能教靖哥哥与芙儿平安。”斗地转念：“过儿能舍身为人，我岂便不能？”当下转身慨然说道：“龙姑娘，我有一策能救得过儿性命，你可肯依从么？”小龙女大喜之下，全身发颤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便是要我死……唉，死又算得甚么，便是比死再难十倍……我……我都……”黄蓉道：“好，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可千万不能泄漏，连过儿也不能说给他知道，否则便不灵了。”小龙女连声答应。黄蓉道：“明日你和过儿联手保护郭大爷，待危机一过，我便将我首级给你，让过儿骑了汗血宝马，赶去换那绝情丹便是。”

小龙女一怔，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黄蓉柔声道：“你爱过儿，胜于自己的性命，是不是？只要他平安无恙，你自己便死了也是快乐的，是不是？”

小龙女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怎知道？”黄蓉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因我爱自己丈夫也是如你这般。你没孩儿，不知做母亲的心爱子女，不逊于夫妻情义。

我只求你保护我丈夫女儿平安，别的我还希罕甚么？”

小龙女沉吟不答。黄蓉又道：“若非你与过儿联手，便不能打退金轮法王。过儿曾数次舍命救我夫妇，我便一次也救他不得？那汗血宝马日行千里，不到三日，便能赶到绝情谷。我跟你说，那裘千丈与过儿的父亲全是我一人所伤，跟郭大爷绝无干系。裘千尺见了我的首级，纵然心犹未足，也不能不将解药给了过儿。此后二人如能为国出力，为民御敌，那自然最好，否则便在深山幽谷中避世隐居，我也是一般感激。”

这番话说得明明白白，除此之外，确无第二条路可走。小龙女近日来一直在想如何杀了郭靖、黄蓉，好救杨过的性命，但此时听黄蓉亲口说出这番话来，心中又觉万分过意不去，只是不住摇头，道：“那不成，那不成！”

黄蓉还待解释，忽听郭芙在门外叫道：“妈，妈，你在哪儿？”语声甚是惶急。黄蓉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芙儿，甚么事？”郭芙推门而进，也不理小龙女便在旁边，当即扑在母亲怀里，叫道：“妈，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……”

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黄蓉皱眉道：“又怎么啦？”郭芙硬咽道，“他……他哥儿俩，到城外打架去啦。”

黄蓉大怒，厉声道：“打甚么架？他兄弟俩自己打自己么？”郭芙极少见母亲如此发怒，不禁甚是害怕，颤声道：“是啊，我叫他们别打，可是他们甚么也不听，说……说要拚个你死我活。他们……他们说只回来一个，输了的便是不死，也不回来见……见我。”

黄蓉越听越怒，心想大敌当前，满城军民性命只在呼吸之间，这兄弟俩还为了争一个姑娘竟尔自相残杀。她怒气冲动胎息，登时痛得额头见汗，低沉着声音道：“定是你在中间捣乱，你跟我详详细细的说，不许隐瞒半点。”

郭芙向小龙女瞧了一眼，脸上微微晕红，叫了声：“妈！”

小龙女记挂杨过，无心听她述说二武相争之事，转身而出，又去陪伴杨过，一路心中默默琢磨黄蓉适才的言语。

郭芙等小龙女出房，说道：“妈，他们到蒙古营中行刺忽必烈，失手被擒，累得爹爹身受重伤，全是女儿不好，这回事女儿再不跟你说，

爹妈不是白疼我了么？”于是将武氏兄弟如何同时向她讨好、她如何教他们去立功杀敌以定取舍等情说了。黄蓉满腔气恼，却又发作不出来，只是向她恨恨的白了一眼。

郭芙道：“妈，你教我怎么办呢，他哥儿俩各有各的好处，我怎能说多欢喜谁一些儿？我教他们杀敌立功，那不正合了爹爹和你的心意么？谁教他们这般没用，一过去便让人家拿住了？”黄蓉啐道：“二武的武功不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郭芙道：“那杨过呢？他又大不了他们几岁，怎地又斗法王又闯敌营，从来也不让人家拿住？”

黄蓉知道女儿自小给自己娇纵惯了，她便是明知错了，也要强辞夺理的辩解，于是也不追问过去之事，说道：“放回来也就是了，干么又到城外去打架？”郭芙道：“妈，是你不好，只因为你说他们是好脓包的徒弟。”

黄蓉一怔，道：“我几时说过了？”郭芙道：“我听大武哥哥和小武哥哥说，适才霍都来下战书，你叫他们擒他，反给点了穴道，你便怪他们脓包。”

黄蓉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艺不如人，那有甚么法子？‘好脓包的徒弟’这句话，是霍部说的。”郭芙道：“那便是了，你不跟霍都争辩，就是默认。他二兄弟愤愤不平，说啊说的，二人争执起来，一个埋怨哥哥擒拿霍部时出手太慢，另一个说兄弟挡在身前，碍手碍脚。二人越吵越凶，终于拔剑动手。我说：‘你们在襄阳城里打架，给人瞧见了，却成甚么样子？再说爹爹身上负伤，你们气恼了他，我永世也不会再向你哥儿俩瞧上一眼。’他们就说：‘好，咱们到城外打去。’”

黄蓉沉吟片刻，恨恨的道：“眼前千头万绪，这些事我也理不了。他们爱闹，由得他们闹去罢。”郭芙搂着她脖子道：”妈，若是二人中间有了损伤，那怎生是好？”黄蓉怒道：“他们若是杀敌受伤，才要咱们牵挂。他们同胞手足，自己打自己，死了才是活该。”郭芙见母亲神色严厉，与平时纵容自己的情状大异，不敢多说，掩面奔出。

这时天将黎明，窗上已现白色。黄蓉独处室中，虽然恼怒武氏兄弟，但从小养育他们长大，总是悬念，想起来日大难，不禁掉下泪来，又记着郭靖的伤势，于是到他房中探望。

只见郭靖盘膝坐在床上静静运功，脸色虽然苍白，气息却甚调匀，知道只要休养数日，便能痊愈，当此情景，不禁想起少年时两人同在临安府牛家村密室疗伤的往事。

郭靖缓缓睁开眼来，见妻子脸有泪痕，嘴角边却带着微笑，说道：“蓉儿，你知道我的伤势不碍事，又何必担心？倒是你须得好好休息要紧。”黄蓉笑道：“是了。这几天腹中动得厉害，你的郭破虏还是郭襄，就要见爹爹啦。”她怕郭靖担心，于是霍都下战书与武氏兄弟出城之事自是绝口不提。

郭靖道：“你叫二武加紧巡视守城，敌人知我受伤，只怕乘机前来袭击。”

黄蓉点头答应。郭靖又道：“过儿的伤势怎样啦？”

黄蓉还未回答，只听得房外脚步声响，杨过的声音接口道：“郭伯伯，我只是外伤，服了郭伯母的九花玉露丸，全不当他一回事。”

说着推门进来，说道：“我已到城头上去瞧了一周，众弟兄都是斗志高扬，只是武家兄弟……”黄蓉一声咳嗽，向他使个眼色，杨过当即会意，说道：“武家兄弟说，你为他们身受重伤，敌人若是来袭，必当死战，方能报答你老人家的恩德。”郭靖叹道：“经此一役，他兄弟俩也该长了一智，别把天下事瞧得太过容易了。”杨过道：“郭伯母，姑姑没跟你在一起么？”黄蓉道：“我跟她说了一会子话，想是她回去睡啦。自你受伤之后，她还没合过眼呢。”

杨过“嗯”了一声，心想她与黄蓉说话之后，必来告知，只是她回来时，恰好自己到城头巡视去了。原来他初进襄阳，一心一意要刺杀郭靖夫妇，但一经共处数日，见他二人赤心为国，事事奋不顾身，已是大为感动，待在蒙古营中一战，郭靖舍命救护自己，这才死心塌地的将杀他之心尽数抛却，反过来决意竭力以报。他自知再过七日，情花之毒便发，索性一切置之度外，在这七日之中做一两件好事，也不在了一世为人。他也料得到郭靖既受重伤，敌军必乘虚来攻，是以力气稍复，即到城头察看防务。

这时牵记着小龙女，正要去寻她，忽听十余丈外屋顶上一人纵声长笑，跟着铮铮两声大响，金铁交鸣，正是金轮法王到了。

郭靖脸色微变，顺手一拉黄蓉，想将她藏于自己身后。黄蓉低声道：“靖哥哥，襄阳城要紧，还是你我的情爱要紧？是你身子要紧，还是我的身子要紧？”

郭靖放开了黄蓉的手，说道：“对，国事为重！”黄蓉取出竹棒，拦在门口，心想自己适才与小龙女所说的那番话，她尚未转告杨过，不知他要出手御敌，还是要乘人之危，既报私仇、又取解药？此人心性浮动，善恶难知，如真反戈相向，那便大事去矣，是以虽然横棒守在门口，眼光却望着杨过。

郭靖夫妇适才短短对答的两句话，听在杨过耳中，却宛如轰天霹雳般惊心动魄。他决意相助郭靖，也只是为他大仁大义所感，还是一死以报知己的想法，此时突听到“国事为重”四字，又记起郭靖日前在襄阳城外所说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、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那几句话，心胸间斗然开朗，眼见他夫妻俩相互情义深重，然而临到危难之际；处处以国为先，自己却念念不忘父仇私怨、念念不忘与小龙女两人的情爱，几时有一分想到国家大事？

有一分想到天下百姓的疾苦？相形之下，真是卑鄙极了。

霎时之间，幼时黄蓉在桃花岛上教他读书，那些“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”

的语句，在脑海间变得清晰异常，不由得又是汗颜无地，又是志气高昂。眼见强敌来袭，生死存亡系乎一线，许多平时从来没想到、从来不理会的念头，这时突然间领悟得透沏无比。他心志一高，似乎全身都高大起来，脸上神采焕发，宛似换了一个人一般。

他心中所转念头虽多，其实只是一瞬间之事。黄蓉见他脸色自迷惘而羞愧，自激动而凝定，却不知他所思何事，忽听他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！”一声清啸，拔出君子剑抢到门口。

金轮法王双手各执一轮，站在屋顶边上，笑道：“杨兄弟，你东歪西倒，朝三暮四，成了反复小人，这滋味可好得很啊？”

若在昔日，杨过听了此言定然大怒，但此时他思路澄澈，心境清明，暗道：“你这话说得不错，时至今日，我心意方坚。此后活到一百岁也好，再活一个时辰也好，我是永远不会反复的了。”笑道：“法王，你这话挺对，不知怎地鬼迷上了身，我竟助着郭靖逃了回来。他一到襄阳，便不知藏身何处，我再也找他不到了，正自后悔烦恼。你可知他在哪里么？”说着跃上屋顶，站在他身前数尺之地。

法王斜眼相睨，心想这小子诡计多端，不知此言是真是假，笑道：“若是找到了他，那便怎地？”杨过道：“我提手便是一剑。”法王道：“哼，你敢刺他？”杨过道：“谁说刺他？”法王愕然道，“那你刺谁？”

嗤的一响，君子剑势挟劲风，向他左胁刺去，杨过同时笑道：“自然刺你！”他在笑谈之中斗然刺出一剑，招数固极凌厉，又是出其不意的近身突袭，法王只要武功稍差，若与尼摩星、潇湘子等人相仿，这一剑已自送了他的性命，总算他变招迅捷，危急中运劲左臂，向外疾掠，挡开了剑锋。但君子剑何等锐利，他手臂上还是给剑刃划了一道长长口子，深入近寸，鲜血长流。

法王虽知杨过狡黠，却也万料不到他竟会在此时突然出招，以致一入襄阳便即受伤，折了锐气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右手金轮呼呼两响，连攻两招，同时左手银轮也递了过去。杨过一步不退，敌来三招，他也还了三剑，笑道：“我在蒙古军中受你金轮之伤，此刻才还得一剑。我这剑上有些古怪，你知不知道？”法王银轮连连抢攻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甚么古怪？”杨过笑道：“这古怪须怪不得我。”法王道：“花言巧语，无耻狡童！甚么怪不得你？”杨过洋洋得意，说道：“我这剑从绝情谷中得来。公孙止擅用毒药，日后你若侥幸中毒不死，那便去找他算帐罢。”

法王暗暗吃惊，心想莫非那公孙老儿在剑锋上喂了毒药？惊疑不定，出招稍缓。其实剑上何尝有毒？杨过想起黄蓉以热茶吓倒霍都，自知武功不是法王敌手，于是乘机以言语扰敌心神，眼见一言生效，当下凝神守御，得空便还一招，总要使他缓不出手来裹伤。法王左臂伤势虽不

甚重，但血流不止，便算剑上无毒，时候一长，力气也必大减，心想眼前情势，利在速战，于是催动双轮，急攻猛打。

杨过知他心意，挥动长剑，守得严密异常。法王双轮上的劲力越来越大，猛地里金轮上击，银轮横扫，杨过眼见抵挡不住，当即纵跃逃开。法王撕下衣襟待要裹伤，杨过却又挺剑急刺。如此来回数次，法王计上心来，待他远跃避开之际，自己同时后跃，跟着银轮掷出，教杨过不得不再向后退，如此两人之间相距远了，待得杨过再度攻上，他已乘这瞬息之间，将撕下的衣襟在左臂上一绕，包住了伤处，又觉伤口只是疼痛，并无麻痒之感，看来剑上有毒多半是假，心中为之一宽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得东南角上乒乒乓乓之声大作，兵刃相互撞击。杨过放眼望去，见小龙女手舞长剑，正自力战潇湘子与尼摩星两人。潇湘子的哭丧棒在蒙古战阵中被杨过夺去，杨过昏迷中早不知抛在何处，此刻他手中又持一棒，形状与先前所使的一模一样，只不知其中是否藏有毒砂。杨过心想郭靖夫妇就在下面房中，若被法王发觉，为祸不小，该当将他引得越远越好，但此事必须不露丝毫痕迹，否则弄巧反拙，叫道：“姑姑莫慌，我来助你！”

几个纵跃，抢到尼摩星身后，挺剑向他刺去。

法王中了杨过暗算，自是极为恼怒，但想此行的主旨是刺杀郭靖，这狡童一剑之仇日后再报不迟，于是纵声大叫：“郭靖郭大侠，老衲来访，你怎地不见客人？”他叫了几声，四下无人答应，只西北方传来一阵阵吆喝呼斗，正是他两个弟子达尔巴和霍都在围攻朱子柳。眼见杨过、小龙女与潇湘子、尼摩星一时胜败难分，屋下人声渐杂，却是守城的兵将得知有人来袭，纷纷赶来捉拿奸细。法王心想这些军士不会高来高去，自是奈何不了自己，但人手一多，终是碍手碍脚，于是又高声叫道：“郭靖啊郭靖，枉为你一世英名，何以今日竟做了缩头乌龟？”

他连声叫阵，要激郭靖出来，到后来越骂越厉害，始终不见郭靖影踪，心想：“襄阳数万户人家，怎知他躲在何处？此人甘心受辱，一等养好了伤，再要杀他便难了。”微一沉吟，毒计登生，当即跃下屋顶，寻到后院的柴草堆，取出火刀火石，纵起火来，东跃西窜，连点了四五处火头，才回到屋顶，心想火势一大，不怕你不从屋里出来。

杨过虽与潇湘子二人接战，但眼光时时望向法王，突见他纵火烧屋，郭靖居室南北两处都冒上了烟焰，心中一惊，险些给尼摩星的铁蛇扫中胸口，急忙缩胸避开。若非尼摩星先一日给郭靖打断肋骨，此番为了争功才拚命前来，这一记毒招杨过非受重伤不可。杨过暗叫：“好险！”又想：“郭伯伯受伤沉重，郭伯母临盆在即，这番大火一起，两人若不出屋，必受火困，但如逃出屋来，正是撞见金轮贼秃。”当下顾不得小龙女以一人而敌两大高手，向潇湘子急刺两剑，跃下屋顶，冒烟突火，来寻郭靖夫妇。

只见黄蓉坐在郭靖床边，窗中一阵阵浓烟冲了进来。郭靖闭目运功，黄蓉双眉微蹙，脸上却是神色自若，见杨过进来，只微微一笑。杨过见二人毫不惊慌，心下略定，一转念间，已想到一计，低声道：“我去引开敌人，你快扶郭伯伯去安稳所在暂避。”说着伸手轻轻揭下郭靖头顶帽子，越窗而出。

黄蓉一怔，不知他捣甚么鬼，眼见烟火渐渐逼近，伸手扶住郭靖，说道：“咱们换个地方。”手上刚欲用劲，突然间腹中一阵剧痛，不由得“哎唷”一声，又坐回床边，心中大恨：“小鬼头儿，不迟不早，偏要在这当口出世，那不是存心来害爹娘的性命？”她产期本来尚有数日，只因连日惊动胎息，竟催得孩子提前出生了。

杨过一出窗口，但见四下里兵卒高声叫嚷，有的提桶救火，有的向屋顶放箭，有的在地下挥动长刀、双脚乱跳的喝骂。他跃向一名灰衣小兵身后，伸手点了他穴道，将郭靖的帽子往他头上一罩，随即将他负在背上，提剑舞动剑花，跃上屋顶。

此时潇湘子、尼摩星双战小龙女，达尔巴、霍都合斗朱子柳，均已大占上风。金轮法王却将两个轮子逼住了郭芙，双轮利口不住在她脸边划来划去，相距不过数寸，只是喝问她父母的所在。郭芙头发散乱，手中长剑的剑头已被金轮砸断，兀自咬紧牙关恶斗，对法王的问话宛似不闻，心中恼怒异常：“大武小武若不去自相残杀，此时我们三人联手，何惧这个贼秃？”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好，你们两个只管争去，不论是谁胜了，回来只见到我的尸首罢啦！”法王奇道：“你说甚么？郭靖到底是在哪里？”

他正在等郭芙回答，突见杨过负着一人向西北方急逃，他背上那人一动也不动，自是郭靖，当即撇下郭芙，发脚追去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达尔巴、霍都四人见到，也都抛下对手，随后赶去。朱子柳不敢怠慢，追去助杨过护卫郭靖。

杨过上屋之时，奔过小龙女身旁，向她使个眼色，微微一笑，神气甚是诡异。小龙女知他又在行诈，只是猜不透他安排下甚么计策，眼见敌人势大，甚是放心不下，便要一同追去相助，忽听得屋下“哇哇”几声，传出婴儿啼哭之声。郭芙喜道：“妈妈生了弟弟啦！”一跃下地。小龙女好奇心起，又想杨过智计多端，这一笑之中似是显占上风，且去瞧瞧黄蓉的孩儿再说，于是跟着进屋。

金轮法王提气急追，距杨过越来越近，心下大喜，暗想：“这一次瞧你还能逃出我的手掌？”见他背负那人头上帽子正是郭靖昨日所戴，自是郭靖无疑。

杨过所学的古墓派轻功可说天下无双，虽然背上负人，但想到多走一步，郭伯伯便离危险远一步。他没命价狂奔，法王一时倒也追他不上。杨过在屋顶奔驰一阵，听得背后脚步声渐近，于是跃下地来，在小巷中东钻西躲，大兜圈子，竟与法王捉起迷藏来。

杨过的轻功虽然稍胜法王一筹，毕竟背上负了人，若在平原旷野之间，早给赶上，但他尽拣阴暗曲折的里巷东躲西藏，法王始终追他不上。两人兜得几个圈子，潇湘子、尼摩星与朱子柳三人也已先后到来。

法王向尼摩星道：“尼摩兄，你守在这巷日，我进去赶那兔崽子出来。”

尼摩星怪眼一翻，喝道：“我干么要听你号令？”法王心想这天竺矮子不可理喻，跃上墙头，放眼四望，只见杨过负着郭靖正缩在墙角喘气。他心下大喜，悄悄从墙头掩近，正要跃下擒拿，杨过突然大叫一声，跳起身来，钻入了烟雾之中，登时失了影踪。

法王纵火本是要逼郭靖逃出，但这时到处烟焰弥漫，反而不易找人了，正自东张西望，忽听达尔巴大叫：“在这里啦！”法王寻声跟去，只见达尔巴挥动黄金杵，正与杨过相斗。法王纵身面前，先截住了杨过的退路。杨过向前疾冲，一晃身便门到了达尔巴身旁。便在此时，法王银轮已然掷出。

银轮来势如风，杨过不及闪避，嗤的一声，已掠过郭靖肩头，在他背上深深划了一道口子。法王大喜，叫声：“着！”哪知杨过不理郭靖死活，仍是放步急奔。

杨过冲出巷头，只听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道：“小子，投降了罢！”正是潇湘子手执杆棒，拦在巷口。此时杨过前无退路，后有追兵，抬头一望，墙头上黑漆一团，却是尼摩星站着。杨过纵身跳上墙头，尼摩星怪蛇当头击下，要逼他回入巷中。杨过心想拖延已久，郭靖与黄蓉此时定已脱险，反手抓起背上那小兵往尼摩星手中一送，叫道：“郭靖给你！”

尼摩星惊喜交集，只道杨过反反复复，突又倒戈投降，却将一件大功劳送到自己手中，当即伸手抱住。杨过飞脚狠踢，正中他臀部，将他踢下墙头。

尼摩星大声欢叫：“我捉到了郭靖的，我是蒙古国第一大勇士的！”潇湘子和达尔巴焉肯让他独占功劳，前来争夺。三人分别拉注那小兵的手足用力拉扯，三人全是力大异常，只这么一扯，将那小兵拉成了三截。他头上帽子落下，三人看清楚原来不是郭靖，登时呆在当地，半晌做声不得。

法王见杨过撇下郭靖而逃，早知其中必有蹊跷，并不上前争夺，见三人突然呆住，哼了一声，骂道：“呆鸟！”径自又去追赶杨过，心想今日便拿不到郭靖，只要杀了这反复奸诈的小子，也就不在了来襄阳一遭。

但此时杨过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却又往何处追寻？法王微一沉吟，已自想到：“杨过这兔崽子背了个假郭靖，费这么大的力气奔逃，自是要引得我瞎追一场。郭靖却必在我先前纵火之处附近。他既使奸计，我也便将计就计，引他过来。”当下径往火头最盛处奔去。

杨过躲在一家人家的屋檐下察看动静，见法王又迅速奔回郭靖的住所。

他不知郭靖是否已然逃远，心中挂虑，于是悄悄跟随。只见法王奔到那大屋附近，向下跃落，叫道：“好郭靖，原来你在此处，快跟老和尚走罢！”杨过大惊，正要跟着跃下，只听得乒乒乓乓的兵刃相交，又听法王大喝：“郭靖，快快投降，罢！”跟着金铁撞击之声连续不绝。

杨过眼珠子一滚，暗笑："臭贼秃，险些上了你的鬼当，可笑你弄巧成拙，假装甚么兵器撞击。郭伯伯伤成这个样子，怎能用兵刃跟你过招？又怎能如此乒乒乓乓的打个不休？你想骗我出来，我偏躲在这儿瞧你捣鬼。"

忽听得法王大声叫道："杨过，这次你总死了罢！"杨过一奇："甚么这次我死了？"随即会意："他引不出我，便想引得郭伯伯冲出来救我。"

只听法王哈哈笑道："杨过啊杨过，你今日将小命送在我手里，也算是活该。"

他一言方毕，突然烟雾中白影晃动，一个少女窜了出来，挺剑向法王扑去。杨过叫道："姑姑，我在这儿！"但法王已挥动轮子将小龙女截住。原来法王大叫大嚷，显得杨过遭逢危难，小龙女听到后情切关心，冲出来动手。

杨过仗剑上前，和小龙女相对一笑，使出"玉女素心剑法"，将法工裹在剑光之中，法王暗暗叫苦："这番惹祸上身，却教他二人双剑合壁。"四下里热气蒸腾，火柱烟梁，纷纷跌落。

法王奋力挥轮挡开两人双剑，急往西北角上退却。杨过叫道："今日不容他再逃，务须诛了这个祸根。"长剑颤动，身随剑起，刺向法王后心。法王自上次在"玉女素心剑法"下铩羽，潜心思索，钻研出一套对付这剑法的武功，只是想对方双剑合壁，奥妙无方，两人心灵合一，成为一个四腿四臂的武学高手，是否真能破解，殊无把握，此时形势危急，顾不得自己这套"五轮大转"尚有许多漏洞，只得一试，于是探手怀中，呛啷啷一阵响亮，空中飞起三只轮子，手中却仍是各握一轮。这金银铜铁铅五轮轻重不同，大小有异，他随接随掷，轮子出来时忽正忽歪。

杨过与小龙女登感眼花缭乱，心下暗惊。杨过向左刺出两剑，身往右靠，小龙女立时会意，手中淑女剑向右连刺，脚步顺势移动，往杨过身侧靠近。

两人见敌招太怪，不敢即攻，要先守紧门户，瞧清楚敌人招术的路子，再谋反击。

法王五轮运转如飞，但见两人剑气纵横，结成一道光网，五轮合起来的威力虽强，却攻不进剑光之中，暗叹："瞧我这五轮齐施，还是奈何不了两个小鬼的双剑合壁。"正自气馁，小龙女怀中突然"哇哇"两声，发出婴儿的啼哭。这一来不但法王大吃一惊，连杨过也是诧异无比，三人一呆之下，手下招数均自缓了。

小龙女左手在怀中轻拍，说道："小宝宝莫哭，你瞧我打退老和尚。"

哪知婴儿越哭越是厉害。杨过低声道："郭伯母的？"小龙女点点头，向法王刺了一剑。

法王横金轮挡柱，他没听清楚杨过的问话，一时想不透小龙女怀抱一个婴儿作甚，但想她身上多了累赘，剑法势必威力大减，当下催动金轮，猛向小龙女攻击。

杨过连出数剑，将他的攻势接了过去，侧头问道："郭伯伯、郭伯母部好么？"小龙女道："黄帮主扶住郭大爷从火窟中逃走……"当的一响，她架开法王左手铜轮，又道："当时情势危急，大梁快摔下来啦，我在床上抢了这女孩儿……"杨过向法王右腿横削一剑，解开了他推向小龙女的铅轮，说道："是女孩儿？"他想郭靖已生了一个女儿，这次该生男孩，哪知又是一个女儿，颇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小龙女点头道："是女孩儿，你快接去……"

说着左手伸到怀中，想把婴孩取出交给杨过。

但婴儿哭叫声中，法王攻势渐猛，三个轮子在头顶呼呼转动，俟机下击，手中双轮更是凌厉。杨过竭尽全力也只勉强挡住，哪里还能缓手去接婴儿？

小龙女叫道："你快抱了孩儿，骑汗血宝马到……"当当两响，法王双轮攻得二人连遇凶险，小龙女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。这时他二人心中所想各自不同，玉女素心剑法的威力竟然施展不出。

杨过心想只有自己接过婴儿，小龙女才不致分神失手，于是慢慢靠向她身旁。小龙女也正要将婴儿交给杨过，二人心意合一，霎时间双剑锋芒陡长，法上被迫得退开两步。小龙女左手将婴儿送了过来，杨过正要伸手去接，倏地黑影闪动，铁轮斜飞而至，砸向婴儿。小龙女怕婴儿受伤，左手松开婴儿，手掌翻起，往铁轮上抓去。那铁轮来势威猛，轮子边缘锋利逾于刀刃，但小龙女手上带着金丝手套，手掌与铁轮相接，立即顺势向外一推，再以斜劲消去轮于急转之势，向上微托，抓了下来，正是四两拨千斤的妙用。

就在此时，杨过已将婴儿接过，见小龙女抓住铁轮，叫了声："好！"

法王这轮子若是向小龙女直砸，她原是抓之不住，只因准头向着婴儿.她才侧拿得手。小龙女一拿到轮子，甚是高兴，但脸上仍是冷冰冰地，蓦地里学着法王的招式，举起铁轮往敌人砸去，要来一个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

法王又惊又愧，五轮既失其一，这"五轮大转"登时破了。他索性收回两轮，手中只剩金银二轮，横砍直击，威力又增。

杨过左手抱了孩子，道："咱们先杀了这贼秃，其余慢慢再说。"小龙女道："好！"左手持铁轮挡在胸口，与杨过双剑齐攻。她手中多了一厉害武器，又少了婴儿的拖累，本该威力倍增，岂知数招之下，与杨过的剑法格格不入，竟尔难以合璧。她越打越惊，不知何以如此。却不知"玉女素心剑法"的妙诣，纯在使剑者两情欢悦，心中全无渣滓，此时双剑之中多了一个铁轮，就如一对情侣之间插进了第三者，波折横生，如何再能意念相通？如何能化你心为我心？两人一时之间均未悟到此节，又斗数合，竟比两人各自力战尚要多了一番窒滞。小龙女大急，道："今日斗他不过了，你快抱婴儿到绝情谷……"

杨过心念一动，已明白了她用意：此时若骑汗血宝马出城，七日之内定能赶到绝情谷，他虽不能携去郭靖、黄蓉的首级，但带去了二人的女儿，对裘千尺说郭靖夫妻痛失爱女，定会找上绝情谷来，那时自可设法报仇。当此情境，裘千尺势必心甘情愿的交出半枚丹药来。待得身上剧毒既解，可再奋力救此幼女出险。这缓兵之计，料想裘千尺不得不受。若在两日之前，杨过对此举自是毫不迟疑，但他此时对郭靖赤心为国之心钦佩已极，实不愿为了自己而使他女儿遭遇凶险，这时夺他幼女送往绝情谷，无论如何是乘人之危，非大丈夫所当为，因此微一沉吟，便道："姑姑，这不成！"

小龙女急道，"你……你……"她只说了两个"你"字，嗤的一响，左肩衣服已被法王金轮划破。杨过道："如此作为，我怎对得起郭伯伯？有何面目使这手中之剑？"说着将君子剑一举。他心意忽变，小龙女原不知情，她全心全意只求解救杨过身上之毒，听他说既要对得起杀父仇人，又要做一个有德君子，不禁错愕异常。二人所思既左，手上剑法更是难于相互呼应。

法王乘势踏上，手臂微曲，一记时锤击在杨过左肩。

杨过只觉半身一麻，抱着的婴儿脱手落下。他三人在屋顶恶斗，婴儿一离杨过怀抱，径往地下摔落。杨过与小龙女齐声惊叫，想要跃落相救，哪里还来得及？

法王听了二人断断续续的对答，已知这婴儿是郭靖、黄蓉之女，心想便拿不着郭靖，携走他女儿为质，再逼他降服，岂不是奇功一件？眼见情势危急，右手一挥，金轮飞出，刚好托在婴儿的襁褓之下。

金轮离地五尺，平平飞去，将婴儿托在轮上。三人齐从屋顶纵落，要去抢那轮子。杨过站得最近，眼见金轮越飞越低，不久便要落地，当即右足在地下一点，一个打滚，要垫身金轮之下，连轮和人一并抱住，使婴儿不受半点损伤。突见一只手臂从旁伸过，抓住了金轮，连着婴儿抱了过去。那人随即转身便奔。

杨过翻身站起，法王与小龙女已抢到他身边。小龙女叫道："是我师姊。"

杨过见那人身披淡黄道袍，右手执着拂尘，正是李莫愁的背影，不知如何，此人竟会在这当口来到襄阳，心想此人生性乖张，出手毒辣无比，这幼女落在她的手中，哪里还会有甚么好下场？当下提气疾追。

小龙女大叫："师姊，师姊，这婴儿大有干连，你抱去作甚？"李莫愁并不回头，遥遥答道，"我古墓派代代都是处女，你却连孩子也生

下了，好不识羞！”小龙女道：”不是我的孩儿啊。你快还我。”她连叫数声，中气一松，登时落后十余丈。眼见李莫愁等三人向北而去，当即追了下去。

这时城中兵马来去，到处是呼号喝令之声，或督率救人，或搜捕奸细。

小龙女一概不闻不见，堪堪奔到城墙边，只见鲁有脚领着一批丐帮的帮众正在北门巡视，以防敌人乘着城中火起前来攻城，他一见小龙女，忙问：“龙姑娘，黄帮主与郭大侠安好罢？”小龙女不答他的问话，反问道：“可见到杨公子和金轮法王？可见到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？”鲁有脚向城外一指，道：“三人都跳下城头去了。”

小龙女一怔，心想城墙如是之高，武功再强跳下去也得折手断脚，怎么三人都跳下了？正待询问，一瞥眼见一名丐帮弟子牵着郭靖的汗血宝马正在刷毛，心中一凛：“过儿便算夺得婴儿，若无这匹宝马，怎能及时赶到绝情谷去？”一个箭步上前，拉住了马缰，转头向鲁有脚道：“我有要事出城去，急需此马一用。”

鲁有脚只记挂着黄蓉与郭靖二人，又问：“黄帮主与郭大侠可安好吗？”

小龙女翻身上马，道：“他二人安好。黄帮主刚生的婴儿却给那女人抢了去，我非去夺回不可。”鲁有脚一惊，忙喝令开城。

城门只开数尺，吊桥尚未放落，小龙女已纵马出城。汗血宝马神骏非凡，后腿一撑，已如腾云驾雾般跃过了护城河。城头众兵将见了，齐声喝彩。

小龙女出得城来，只见两名军士血肉模糊的死在城墙角下，另有一匹战马也摔得腿断头裂，放眼远望，但见苍苍群山，莽莽平野，怎知这三人到了何处。她愁急无计，拍着宝马的颈道：“马儿啊马儿，我是去救你幼主，快快带我去罢！”那马也不知是否真懂她的言语，昂头长嘶，放开四蹄，泼刺刺往东北方奔去。

原来杨过与法王追赶李莫愁，直追上了城头，均想城墙极高，她已无退路，必可就此截住。哪知李莫愁一上城头，顺手抓过一名军士，便往城下掷去，跟着向下跳落。待那军士与地面将触未触之际，她左足在军士背上一点，已将下落的急势消去，身子向前纵出，轻飘飘的着地，竟连怀中的婴儿亦未震动，那军士却已颈折骨断，哼都没哼一声，已然毙命。

法王暗骂：”好厉害的女人！”依样葫芦，也掷了一名军士下城，跟着跃落。

杨过要以旁人来作自己的垫脚石，实是有所不忍，眼见时机紧迫，心念一动，发掌将一匹战马推出城头，不待战马落地。飞身跃在马背，那马摔得骨骼粉碎，他却安然跃下，跟在法王之后追去。他先一日在蒙古军营中大战，破法王的轮子割伤两处，虽无大碍，但流血甚多，身子疲软，这日又苦战多时，实已支撑不住，然想到郭靖的幼女不论落在李莫愁或法王手中都是凶多吉少，虽觉心跳渐剧，还是仗剑急追。

这三人本来脚程均快，但李莫愁手中多了一婴儿，法王臂受剑伤，剑上到底是否有毒毕竟捉摸不准，时时担心创口毒发，不敢发力，因此每人奔跑都已不及往时迅捷，待得奔出数里，襄阳城早已远远抛在背后，三人仍是分别相距十余丈，法王追不上李莫愁，杨过也追不上法王。

李莫愁再奔得一阵，见前面丘陵起伏，再行数里便入丛山。于是加快脚步，只要入了山谷，便易于隐蔽脱身。她虽听小龙女说这不是她的孩子，但见杨过舍命死追，料来定是他与小龙女的孽种无疑，只要挟持婴儿在手，不怕她不拿师门秘传“玉女心经”来换。

三人渐奔渐高，四下里树木深密，山道崎岖。法王心想再不截住，只怕被她藏入丛林幽峡之内，那就难以找寻。他从未与李莫愁动过手，但见她轻功了得，实是个劲敌，自己五轮已失其二，原不想飞轮出手，但见情势紧迫，不能再行犹豫迁延，于是大声喝道：“兀那婆娘，快放下孩儿，饶你性命，再不听话，可莫怪大和尚无情了。”李莫愁格格娇笑，脚下却更加快了。法王右臂挥动，呼呼风响，银轮卷成一道白虹，向她身后袭到。

李莫愁听得敌轮来势凌厉，不敢置之不理，只得转身挥动拂尘，待要往轮上拂去，蓦见轮于急转，银光刺眼，拂尘苦是搭上了只怕立即便断，于是斜身闪跃，避开了轮子的正击。法王抢上两步，铜轮出手，这一次先向外飞，再以收势向里回砸。李莫愁仍是不敢硬接，倒退三步，纤腰一折，以上乘轻功避了开去。但这么一进一退，与法王相距已不逾三丈。法王左手接过银轮，右手铅轮向她左肩砸下。

李莫愁拂尘斜挥，化作万点金针，往法王眼中洒将下来。法王铅轮上抛，挡开了她这一招，右手接住回飞而至的铜轮。双手互交，银铜两轮碰撞，当的一响，只震得山谷间回声不绝，这时左手的银轮已交在右手，右手的铜轮已交在左手，双轮移位之际，杀着齐施。李莫愁斗逢大敌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想不到这高瘦和尚膂力固然沉厚，出招尤是迅捷，当下展开生平所学，奋力应战。

两人甫拆数招，杨过已然赶到，他站在圈外数丈之地旁观，一面调匀呼吸，俟机抢夺婴儿。只见二人越斗越快，三轮飞舞之中，一柄拂尘上下翻腾。

说到武功内力，法王均胜一筹，何况李莫愁手中又抱着一个婴儿，按理不到百招，她已非败不可。哪知她初时护着婴儿，生怕受法王利轮伤害，但每见轮子临近婴儿身子，他反而急速收招，微一沉吟，已然省悟：”这贼秃要抢孩子，自是不愿伤她性命。”以她狠毒的心性，自然不顾旁人死活，既看破了法王的心思，每当他疾施杀着、自己不易抵挡之时，便即举婴儿护住要害。这样一来，婴儿非但不是累赘，反成为一面威力极大的盾牌，只须举起婴儿一挡，法王再凶再狠的绝招也即收回。

法王连攻数轮，都被李莫愁以婴儿挡开，杨过瞧得心中大急，二人中哪一个只要手上劲力稍大了半分，如何不送了婴儿的小命？正想上前抢夺，只见法王右手银轮倏地自外向内回砸，左手铜轮跟着平推出去，这一来，两轮势成环抱，将李莫愁围在双臂之间。李莫愁脸上微微一红，啐了一口，暗骂贼秃这一招不合出家人的庄严身份，当下拂尘后挥，架开银轮，左手举婴儿护在胸前。法王当双手环抱之时，早已算就了后着，左手松指，铜轮突然向上斜飞，砸向她的面门。

这轮子和她相距不过尺许，忽地飞出，来势又劲急异常，实是不易招架，总算李莫愁一生纵横江湖，大小数百战，临敌经历实比法王丰富得多，危急中身子向后一仰，双脚牢牢钉在地下，拂尘却还攻敌肩。法王右肩疾缩，拂尘掠肩而过，仍有几根帚丝拂中了肩头。他左掌既空，顺势在李莫愁左臂上斩落。李莫愁手臂登时酸麻无力，低呼一声：“啊哟！”纵身跃起，但觉手中已空，婴儿已被法王抢去。

法王正自大喜，突听得身旁风响，杨过和身扑上，已夺过了婴儿，在地下一个打滚，长剑舞成一道光网，护住身后，跟着翻身站起，长剑一招“顺水推舟”，阻住两个敌人近身。原来他见婴儿入了法王之手，心知只要迟得片刻，再要抢回那便千难万难，乘着他抱持未稳之际，不顾性命的扑上，一举奏功。婴儿在三人手中轮转，只一瞬间之事。

李莫愁喝彩：“小杨过，这一手耍得可俊！”法王大怒，双轮一击，声若龙吟，悠悠不绝，左手袍袖挥处，右手轮子向杨过递出。杨过长剑虚刺，转身欲逃，忽听得身后风响，却是李莫愁挥拂尘挡住了去路，笑道：“杨过别走！且斗斗这大和尚再说。”杨过眼见法王的铜轮已递到身前不逾半尺，只得还剑招架。

二人连日鏖战，于对方功力招数，都是心中明明白白，一出手均是以快打快，但见二人身形晃动，三道白光上下飞舞，转瞬间拆了二十余招。李莫愁暗暗惊异：“怎地相隔并无多日，这小子武功已练到了如此地步？”

其实杨过武功固然颇有长进，一半也因自知性命不久，为了报答郭靖养育之恩，决意死拚，遇到险招之时常不自救，却以险招还险招，逼得法王只好变招。然杨过不顾自己性命，却须顾到婴儿的安全，哪肯如李莫愁这般以婴儿掩蔽自己要害？虽见法王与李莫愁相斗之时招数避开婴儿，但想到这是郭靖之女，实是半点不敢冒险大意，只因处处护着婴儿，时刻稍长，便被法王逼得险象环生。

法王见李莫愁不顾婴儿，招数便尽力避开婴儿身子，但见杨过唯恐伤害于她，两个轮子便攻向婴儿的多而攻向他本人的反少。这一来，杨过更是手忙脚乱，抵挡不住，大声叫道：“李师伯，你快助我打退秃贼，别的慢慢再说不迟。”

法王向李莫愁望了一眼，见她闲立微笑，竟是隔山观虎斗，两不相助，心中大惑不解：“小龙女也叫他师姊，这女人的确是他师怕，何以又不出手相助？其中必有诡计？须得尽快伤了这小子，抢过婴儿。”当下手上加劲，更逼得杨过左支右绌，难以招架。

李莫愁知道法王不会伤害婴儿，不管杨过如何大叫求助，只是不理，双手负在背后，意态甚是闲适。

又斗一阵，杨过胸口隐隐生疼，知道自己内力不及对方，如此蛮打实是无法持久，多时不听到婴儿哭泣，只怕有失，百忙中低头向婴儿望了一眼，只见她一张小脸眉清目秀，模样甚是娇美，正睁着两只黑漆漆的眼珠凝视自己。杨过素来与郭芙不睦，但对怀中这个幼女心头忽起异样之感：“我此刻为她死拚，若是天幸救得她性命，七日之后我便死了，日后她长到她姊姊那般年纪，不知可会记得我否？”激情冲动之下，心头一酸，险些掉下泪来。

李莫愁在旁眼见他势穷力竭，转瞬间便要丧于双轮之下，要待上前相助，但随即想到：“这小子武功大进，正好假手和尚除他，否则日后便不可复制。”于是仍然袖手不动。

三人中法王武功最强，李莫愁最毒，但论到诡计多端，却推杨过。他一阵伤心过了，随即筹思脱身之策，心想：“郭伯母当年讲三国故事，说道其时曹魏最强，蜀汉抗曹，须联孙权。”李莫愁既不肯相助自己，只有自己去助李莫愁了，当下刷刷两剑，挡住了法王，疾退两步，突将婴儿递给李莫愁，说道：“给你！”

这一着大出李莫愁意料之外，一时不明他的用意，顺手将婴儿接过。杨过叫道：“李师伯，快抱了孩子逃走，让我挡住贼秃！”奋力刺出两剑，教法王欺不近身来。李莫愁心道：“原来他想我总还顾念师门之谊，不致伤了孩子，危急中递了给我，那真是再妙不过。”她哪想到这是杨过嫁祸的恶计，刚提步要走，法王回过手臂，银轮砸出，竟是舍却杨过，击向她后心。这一招来得好快，她身形甫动，银轮已如影随形的击到。李莫愁无奈，只得回过拂尘挡架。

杨过见计已售，登时松了一口气，他顾念婴儿，却不肯如李莫愁般袖手旁观，以待二人斗个两败俱伤，才出来收渔人之利，呼吸稍一调匀，立即提剑攻向法王。

这时红日中天，密林中仍有片片阳光透射进来，杨过精神一振，长剑更是使得得心应手，只听得当的一响，铜轮被君子剑削去了一片。法王暗暗心惊，出招却越见凌厉。杨过斗地心生一计，叫道：“李师伯，你小心和尚这个轮子，被我削破的口子上染有剧毒，莫给他扫上了。”李莫愁问道：“为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我这剑上所喂毒药甚是厉害！”

适才法王被杨过长剑刺伤，一直在担心剑上有毒，但久战之后，伤口上并无异感，也就放心，此时听他一提，不由得心中一震：“公孙止为人险诈，只怕剑上果然有毒。”想到此处，登时气便馁了。

李莫愁拂尘猛地挥出，叫道：“过儿，用毒剑刺这和尚。”伸手一扬，似有暗器射出。法王舞轮护住胸前，李莫愁这一下却是虚张声势，她见法王如此武功，料想冰魄银针也射他不中，只阻得他一阻，已脱出双轮威力的笼罩。

金轮法王虽然疑心杨过剑上有毒，但伤口既不麻痒，亦不肿胀，实不愿此番徒劳往返，落得个负伤而归，见李莫愁逃走，立即拔步急追。

杨过心想如此打打追追，不知如何了局，令这初生婴儿在旷野中经受风寒，便算救回，只怕也难以养活，只有合二人之力先将法王击退，再筹良策，大声叫道：“李师伯，不用走啦！这贼秃身中剧毒，活不多久了。”叫声甫毕，只见李莫愁向前急窜，钻进了山边的一个洞中。

法王一呆，不敢便即闯入。杨过不知李莫愁抢那婴儿何用，生怕她忽下毒手，他早已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，当即长剑护胸，冲了进去，眼见银光闪动，当即挥剑将三枚冰魄银针打落，叫道：“李师伯，是我！”洞中黑漆一团，但他双目能暗中见物，见李莫愁左手抱着孩子，右手又扣着几枚银针，他为显得并无敌意，转身向外，说道：“咱们联手先退贼秃。”仗剑守在洞口。

法王料想二人一时不敢冲出，于是盘膝坐在洞侧，解开衣衫，检视伤口，见剑伤处血色殷红，殊无中毒之象，伸手按去，伤口微微疼痛，再潜运内功一转，四肢百骸没半分窒滞，心中又喜又怒，喜的是杨过剑上无毒，怒的是竟尔受了这小子之骗，白白担心半日。瞧那山洞时，见洞口长草掩映，入口处仅容一人，自己身躯高大，若是贸然冲入，转折不便，只怕受了洞内两人的暗算。

一时正无善策，忽听得山坡后一人怪声叫道：“大和尚，你在这里干么？”

语声正是天竺矮子尼摩星。法王仍是瞧定洞口，说道：“三只兔儿钻进了洞里，我要赶他们出来。”

尼摩星在襄阳城混闹一场，无功而退，在回归军营途中，远远望见法王的银铜铅三轮在空中飞旋，知他正与人动手，于是认明了方向过来，见法王全神贯注瞧着山洞，心中一喜，问道：“郭靖逃进了洞里么？”法王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一只雄兔，一只雌兔，还有只小兔。”尼摩星更是欢喜，道：“啊，除了郭靖夫妇，还有杨过小子的。”法王由得他自说自话，不予理睬，四下一瞧，已有计较，伸手拾些枯枝枯草堆在洞口，打火点燃。是时西南风正劲，一阵阵浓烟立时往洞中涌入。

当法王堆积枯柴之时，杨过已知其计，对李莫愁低声道：“我去瞧瞧这山洞是否另有出口。”于是向内走去，走了七八丈，山洞已到尽头，回过头来低声道：“李师伯，他们用烟薰，你说怎么办？”李莫愁心想硬冲决计摆脱不了了法王，躲在这里自然亦非了局，当真不济之时，只有丢下婴儿独自脱身，这和尚和自己无冤无仇，他志在婴儿，那时自也不会苦缠，因此并不惊慌，只是微微冷笑。

过不多时，山洞中浓烟越进越多，杨李二人闭住呼吸，一时尚可无碍，那婴儿却又哭又咳。李莫愁冷笑道：“你心疼么？”杨过怀抱着这女婴一番舍生忘死的恶斗，心中已对她生了怜惜之情，听她哭得厉害，道：“让我抱抱！”伸出双手，走近两步。李莫愁拂尘刷的一下，向他的手臂挥去，喝道：“别走近我！你不怕冰魄银针吗？”

杨过向后跃开，听了“冰魄银针”四字，忽地生出一个念头，想起幼时与她初次相遇，只将银针在手中握了片刻，即已身中剧毒，当下撕一片衣襟包住右手，走到洞口拾起李莫愁适才射他的三枚银针，针尾向下，将银针插入土中，只余一寸针尖留在土外，再洒上少些沙土，掩住针尖的光亮。此时洞口堆满了柴草，又是浓烟满洞，他弓身插针，法工与尼摩星全未瞧见。

杨过布置已毕，退身回来，低声道：“我已有退敌之计，你哄着孩子别哭。”于是大声叫道：“好极了，山洞后面有出口，咱们快走！”声音中充满了欢喜之情。李莫愁一怔，还道山洞后面真有出路。杨过将口俯到她耳畔低声说道：“假的，我要叫贼秃上当。”

法王与尼摩星听得杨过这般欢叫，一愕之下，但听得洞中寂然无声，婴儿的哭喊也渐渐隐去，哪想得到是杨过以袍袖盖在婴儿脸上，只道他真的从洞后逸出。尼摩星不加细想，立即飞身绕到山坡之后去阻截。法王却心思细密，凝神一听，婴儿的哭喊只是低沉细微，却非渐渐远去，知道又是杨过使诈，想骗他到山坡之后，便抱了孩子从洞口冲出，不禁暗暗冷笑：“这小小的调虎离山之计，也想在老和尚面前行使。”于是躲在洞侧，提起银铜两轮，只待杨过出来。

杨过叫道：“李师伯，那贼秃走了，咱们并肩往外。”忽又低声道：“咱们同时惊呼，诱他进洞。”李莫愁不明杨过要使何等诡计，但素知这小子极是狡猾，自己便曾吃过他不少大亏，他既然安排下妙策，谅必使得，好在婴儿抱在自己手中，只要先驱退法王，不怕他不拿“玉女心经”来换孩子，于是点了点头。

两人齐声大叫“啊哟！”杨过假装受伤甚重，大声呻吟，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如何对我下此毒手？”随即低声道：“你装作性命不保。”李莫愁怒道：“好，我今日……虽然死在你手里，却教你这小贼……也活不成。”说到后来，语声断续，已是上气不接下气。

法王在洞口听了大喜，心想这二人为了争夺婴儿，还未出洞，却已自相残杀起来，看来已斗得两败俱伤。他生怕婴儿连带送命，那便不能挟制郭靖，当即拨开柴草，抢进洞去，只跨得两步，突觉左脚底微微一痛。

他应变奇速，不待踏实，立即右足使劲，倒跃出洞，左足落地时小腿一麻，竟然险些摔倒。以他的深厚内功，即使给人连砍数刀，纵跃时也不致站立不稳，心念一转之下，已知足底心被剧毒之物刺中，正要拉丁鞋袜察看，尼摩星已从山坡转回，叫道：“小子骗人的，山后出口没有的，洞里郭靖和老婆还是的。”法王住手不再脱鞋，脸上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你所料不错，但洞内并无声息，想来他们都给烟火黛得昏过去了。”

尼摩星大喜，心想这番生擒郭靖之功终于落在自己手上，他也不想法王何以不抢此功劳，舞动铁蛇护住身前要害，从洞口直钻出去。杨过这三枚银针倒插在当路之处，不论来人步子大小如何，都非踏中一枚不可。尼摩星身矮步短，走得又快，右脚一脚踏中银针，一痛之下未及缩步，左脚又踏上了另一枚针尖。天竺国天气炎热，国人向来赤足，尼摩星也不穿鞋，虽然脚底板练得厚如牛皮，但那冰魄银针何等锐利，早已刺入寸许，他生性勇悍，小小受伤毫不在意，挥铁蛇在地下一扫，察觉前面地下再无倒刺，正要继续进内活捉郭靖和老婆的，猛地里两腿麻

软，站立不稳，一交摔倒。才知针刺上的毒性厉害非凡，急忙连滚带爬的冲出洞来。只见法王除去鞋袜，捧着一只肿胀黝黑的左腿，正在运气阻毒上升。

尼摩星大怒，喝道：“坏贼秃，你明明中毒受伤，干么不跟我说，让我也上当的？”法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上一当，你也上一当，这才两不吃亏啊。”尼摩星怒气勃发，不可遏制，大声怒骂：“我，郭靖也不要拿了，尼摩星，坏和尚，今日拚个死样活气的！”他双足已使不出半点力气，左手在地下一撑，和身向法王扑去，右手铁蛇往他头顶击落。法王举铜轮挡开铁蛇，随即横过手臂，一个时锤撞出。尼摩星身在半空，难以闪避，法王这一招又是来势迅捷，竟被他一锤打中肩头。

尼摩星虽然筋骨坚厚，却也给打得剧痛攻心，他狂怒之下，也不顾自己的死活，扑将上去，牢牢抱住了法王，张口便咬，一口正咬在对方颈下的“气舍穴”上。若在平时，以法王如此武功，如何能让他欺近抱住？即令抱住了，又如何能给他咬中颈下的大穴？但此时法王知道脚底所中毒针实是非同小可，全身内力都在与毒气相抗，硬逼着不令毒气冲过大腿与小腿之间的“曲泉穴”，只要严守此关，最多是废去一只小腿，还不致送了性命，是以当尼摩星扑上来之时，他已变成内力全失，只以外功与他相抗。尼摩星却是全力施为，一咬住对方穴道，牙齿再不放松。

法王伸出右足一钩，尼摩星双足早无力气，向前扑出，两人一齐跌翻在地。法王伸手想将他扯开，但大穴被制，手上力道已大为减弱，却哪里拉得动？只得回手扣住他后颈“大椎穴”，以防他下毒手制自己死命。两人本来都是一流高手，但中毒之后近身搏斗，却如泼皮无赖蛮打硬拚一般，已是全然不顾身份。

两人在地下翻翻滚滚，渐渐滚近山谷边的断崖之旁。法王瞧得明白，大声叫道：“快放手，你再进一步，两个儿都跌得粉身碎骨。”

但尼摩星此时已失去了理性，他不运气与毒气相抗，内力比法王深厚的多，用力前推，法王竟是抵挡不住。眼见距离崖边已不过数尺，下面便是深谷，法王情急智生，大叫：“郭靖来了！”尼摩星一凛，问道：“哪里的？”

他这三个字一说，口一张，登时放开了法王的穴道。法王气贯左掌，呼的一声，向前击出。尼摩星知道上当，低头避开，弯腰前撞。

法王这一掌本是要逼使尼摩星向后闪避，但他忘了对方双足中毒，早已不听使唤，哪里还能向后退跃？但见他不后反前，一惊之下，两人又已纠缠在一起，突觉身下一空，两人齐往山谷中直掉下去。

李莫愁见杨过奇计成功，暗暗佩服这小子果然了得，听得二人在外喝骂殴斗，知道已无危险，拔步便要出洞，猛听得法王与尼摩星二人齐声惊呼，声音甚是怪异。这正是他二人掉下山崖之时所发，但那断崖与山洞相隔十丈开外，又被一片山石挡住，从洞中瞧不见外面情景，不知二人如此大叫为了何事。李莫愁道：“喂，小子，他们干甚么啊？”杨过却也料想不到二人竟会跌落山谷，沉吟道：“那贼秃狡猾得紧，咱们假装相斗受伤，只怕他们依样葫芦，骗咱们出去。”

李莫愁心想不错，低声道：“嗯，他定是想骗我出去，夺我解药。”缓缓走向洞口，想要探首出洞窥视。杨过道：“小心地下银针。”话一出口，便即后悔：“又何必好意提醒这女魔头？”

李莫愁一惊，急忙缩步。这时洞口烟火已熄，洞中又是黑漆一团，她不能如杨过一般暗中见物，不知三枚银针插在何处，若是贸然举步，十九也要踏上。她虽有解药，但针上剧毒厉害异常，治疗时固然要受一番痛苦，而且脚上受到针刺，杨过定然乘机攻击，便缓不出于来疗毒，只怕这条性命便要送在自己的毒针之下了，说道：“你快将针拔去，咱们呆在这儿干么？”杨过道：“稍待片刻，让他二人毒发而死，慢慢出去不迟。”李莫愁哼了一声，她对杨过实在大是忌惮，与他同处在这暗洞之中，刻刻都是危机，自己武功已未必能够胜他，智计更是不及，当下低头沉思出洞之策。

这时洞外一片寂静，洞内二人也是各想各的心思，默不作声。突然之间，那婴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她出世以来从未吃过一口奶，此时自是饿了。

李莫愁冷笑道：“师妹呢？她连自己孩子饿死也不理么？”杨过道：“谁说是姑姑的孩子，这是郭靖郭大侠的女儿。”李莫愁道：“哼，你用郭大侠的名头来吓我，我便怕了么？若是别人的孩子，料你也不会这般抢夺，这自是你们师徒俩的孽种。”

杨过大怒，喝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决意要娶姑姑的。但我们尚未成亲，何来孩子？你嘴里放干净些。”李莫愁又是冷笑一声，撇嘴道：“你要我口里干净些，还不如自己与师父的行止干净些。”杨过一生对小龙女敬若天人，哪容她如此污蔑，心中更是恼怒，大声道：“我师父冰清玉洁，你可莫胡言乱语。”李莫愁道：“好一个冰清玉洁，就可惜臂上的守宫砂褪了。”

刷的一声，杨过挺剑向她当胸刺去，喝道：“你骂我不要紧，但你出言辱我师父，今日跟你拚了。”刷刷刷连环三剑。他剑法既妙，双眼又瞧得清楚，李莫愁全赖听风辨器之术招架，虽然不失厘毫，但数招之后已是险象环生，总算杨过顾念着孩子，只怕剑底过于厉害，她便对孩子猛下毒手，因此并未施展杀着。

二人在洞中交拆十余招，那婴儿忽地一声哭叫，随即良久没了声息。

杨过大惊，立即收剑，颤声道：“你伤了孩子么？”李莫愁见他对孩子如此关怀，更认定是他的亲生孩儿，说道，“现下还没死，但你如不听我吩咐，你道我没胆子捏死这小鬼头么？”杨过打了个寒战，素知她杀人不眨眼，别说弄死一个初生婴儿，只消稍有怨毒，便能将人家杀得满门鸡犬不留，说道：“你是我师伯，只要你不辱骂我师父，我自然听你吩咐。”李莫愁听他口气软了，心知只要婴儿在自己手中，他便无法相抗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不骂你师父，你就听我的话。现下你出去瞧瞧，那两人的毒发作得怎样了。”

杨过依言出洞，四下一瞧，不见法王与尼摩星的影踪，他怕法王诡计多端，躲在隐避之处，挥剑在左近树丛长草等处斩刺一阵，不见有人隐藏，回洞说道：“两人都不在啦，想是中毒之后，吓得远远逃走了。”

李莫愁道：“哼，中了我银针之毒，便算逃走，又怎逃得远？你将洞口的针拔掉，放在我面前。”杨过听婴儿啼哭不止，心想也该出去找些甚么给孩子吃，于是仍用衣襟裹手，拔出银针，还给了她。

李莫愁将三枚银针放入针囊，拔步往外便走。杨过跟了出来，问道：“你将孩子抱到哪里去？”李莫愁道：“回我自己家去。”杨过急道：“你要孩子干么？她又不是你生的。”李莫愁双颊一红，随即沉脸道：“你胡说甚么？

你送我古墓派的玉女心经来，我便将孩子还你，管教不损了她一根毫毛。”

说罢展开轻功，疾向北行。

杨过跟在她身后，叫道：“你先得给她吃奶啊。”李莫愁回过身来，满脸通红，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怎地没上没下，说话讨我便宜？”杨过奇道：“咦，我怎地讨你便宜了？孩子没奶吃，岂不饿死了？”李莫愁道：“我是个守身如玉的处女，怎会有奶给你这小鬼吃？”杨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师伯，我是说要你找些奶给孩子吃啊，又不是要你自己……”

李莫愁听了，忍不住一笑，她守身不嫁，一生在刀剑丛中出入，于这养育婴儿之事实是一窍不通，沉吟道：“却到哪里找奶去？给她吃饭成不成？”

杨过道：“你瞧她有没有牙齿？”李莫愁往婴儿口中一张，摇头道：“半颗也没有？”杨过道：“咱们到乡村中去找个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女人，要她给这婴儿吃个饱，岂不是好？”李莫愁喜道：“你果然是满腹智谋。”

两人登上山丘四望，遥见西边山墩中有炊烟升起。两人脚程好快，片刻间已奔近一个小村落。襄阳附近久经烽火，大路旁的村庄市镇尽已被蒙古铁蹄毁成白地，只有在这般荒谷僻壤之间尚有少些山民聚居。

李莫愁逐户推门查看，找到第四间农舍，只见一个少妇抱着一个岁余孩子正在喂奶。李莫愁大喜，一把将她怀中孩子抓起往炕上一丢，将女婴塞在她怀里，说道：“孩子饿了，你喂她吃饱罢。”

那少妇的儿子给摔在炕上，手足乱舞，大声哭喊。那少妇爱惜儿子，忙伸手抱起。杨过见那少妇袒着胸膛，立即转身向外，却听得李莫愁

喝道："我叫你喂我的孩子吃奶，你没听见么？谁教你抱自己儿子了？"但听得砰的一响，杨过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，只见那农家孩子已被摔在墙脚之下，满头鲜血，不知死活。那少妇急痛攻心，放下郭靖之女，扑上去抱住自己儿子，连哭带叫。李莫愁大怒，拂尘一起，往少妇背上击落。

杨过忙伸剑架开，心想："天下哪有如此横蛮女子？"口中却道："李师伯，你若将她打死了，死人可没有奶。"李莫愁怒道："我是为你的孩子好，你反来多管闲事！"杨过心道："这明明不是我的孩子，你却口口声声说是我的。但若真是我的，那又怎能说我多管闲事？"当下陪笑道："这孩子饿得紧了，快让她吃奶是正经。"说着伸手到炕上去抱婴儿。李莫愁举起拂尘，挡住他手，叫道："你敢抢孩子么？"杨过退后一步，笑道："好，好！我不抱便是。"

李莫愁将女婴抱起，正要再送到那少妇怀中，转过身来，那少妇已不知去向，原来她乘着两人争执，已抱了儿子悄悄从后门溜走。李莫愁怒气勃发，直冲出门，但见那少妇抱着婴儿正自向前狂奔。李莫愁哼了一声，纵身而起，拂尘搂头击下，风声过去，那农妇母子两人登时脑骨碎裂，尸横当地。她再去寻人喂奶，村中却惟有男人。李莫愁怒气越盛，胡乱杀了几人，到灶下取了火种，在农家的茅草屋上纵火焚烧，连点了几处火头，这才快步出村。

杨过见她出手凶狠若此，暗自叹息，不即不离的跟在她身后。二人一声不作，在山野间走了数十里，那婴儿哭得倦了，在李莫愁怀中沉沉睡去。

正行之间，李莫愁突然"咦"的一声，停住脚步，只见两只花斑小豹正自厮打嬉戏。她踏上一步，要将小豹踢开，突然旁边草丛中呜的一声大吼，眼前一花，一只金钱大豹扑了出来。她吃了一惊，挫步向左跃开。那大豹立即转身又扑，举拿来抓。李莫愁举起拂尘，刷的一声，击在豹子双目之间。

那豹痛得呜呜狂吼，更是凶性大发，露出白森森的一口利齿，蹲伏在地，两只碧油油的眼睛瞧定了敌人，俟机进扑。

李莫愁左手微扬，两枚银针电射而出，分击花豹双目。杨过叫道，"且慢！"挥长剑将银针打下，就在此时，那豹子也已纵身而起，高跃丈余，从半空中扑将下来。杨过也飞身窜起，先舞长剑又砸飞了李莫愁的两枚银针，跟着右拳砰的一声，击在花豹颈后椎骨之上。那花豹吃痛，大吼一声，落地后随即跳起，向杨过扑来。杨过侧身避开，左掌击出，这一掌中含了五成内力，那花豹被他击得一个筋斗向后翻出。

李莫愁心中奇怪，自己两枚银针早已可制花豹死命，何以他既出手救豹，却又费这么大力气和豹子打斗？只见他左一掌，右一掌，打得豹子跌倒爬起，爬起跌倒，狼狈不堪，但每一掌却又避开豹子的要害之处，只听那猛兽吼叫之声越来越低，十余掌吃过，花豹再也受不住了，转身纵上了山坡。杨过早已防到它要逃走，预拟扯住它尾巴拉将转来，岂知那豹威风尽失，尾巴垂下，挟在后腿之间，一拉竟尔拉了个空。他正待施展轻功追去，只见那豹于跃出数丈，回身呜呜而叫，招呼两头小豹逃走。杨过心念一动，双手伸出，抓住两头小豹的头颈，一手一只，高高提起。

那母豹爱子心切，眼见幼豹被擒，顾不得自己性命，又向杨过扑来。杨过将两头小豹往李莫愁一掷，叫道："抓住了，可别弄死。"身随声起，跃得比豹子更高，他看准了从半空中落将下来，正好骑在豹子背上，抓住豹子双耳往下力掀。那豹子出力挣扎，但全身要害受制，一张巨口没入沙土之中。

杨过叫道："李师伯，你快用树皮结两条绳索，将它四条腿缚住。"李莫愁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没空陪你玩儿，"转身欲走。杨过急道："谁玩了？这豹子有奶啊！"李莫愁登时省悟，心中大喜，笑道："亏你想得出。"当即撕下十余条树皮，匆匆搓成几条绳索，先将豹子的巨口牢牢缚住，再把它前腿后腿分别绑定。

杨过拍拍身上灰尘，微笑站起。那豹子动弹不得，目光中露出恐惧之色。

杨过抚摸一下它头顶，笑道："咱们请你做一会儿乳娘，不会伤害你性命。"

李莫愁抱起婴儿，凑到花豹的乳房之上。婴儿早已饿得不堪，张开小口便吃。

那母豹乳汁甚多，不多时婴儿便已吃饱，闭眼睡去。

李莫愁与杨过望着她吃奶睡着，眼光始终没离开她娇美的小脸，只见她睡熟之后脸上微微露出笑容，两人心中喜悦，相顾一笑。

这一笑之下，两人本来存着的相互戒备之心登时去了大半。李莫愁脸上充满温柔之色，口中低声哼着歌儿，一手轻拍，抱起婴儿。杨过找些软草，在树荫下一块大石上做了个窝儿，说道："你放她在这儿睡罢！"李莫愁忙做个手势，命他不可大声惊醒了孩子。杨过伸伸舌头，做个鬼脸，眼见孩子睡得甚是宁静，不禁呼了一口长气，回头只见两头小豹正钻在母豹怀中吃奶。

四下里花香浮动，和风拂衣，杀气尽消，人兽相安。

杨过在这数日中经历了无数变故，直到此时才略感心情舒泰，但身边一旁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，一旁是只凶恶巨兽，也可算得奇异之极了。

李莫愁坐在婴儿身边，缓缓挥动拂尘，替她驱赶林中的蚊虫。这拂尘底下杀人无算，武林中人士见到无不惊心动魄，此时却是她生平第一次用来做件慈爱的善事。杨过见她凝望着婴儿，脸上有时微笑，有时愁苦，忽尔激动，忽尔平和，想是心中正自思潮起伏，念起生平之事。杨过不明她的身世，只曾听程英和陆无双约略说过一些，想她行事如此狠毒偏激，必因经历过一番极大的困苦，自己一直恨她恼她，此时不由得微生怜悯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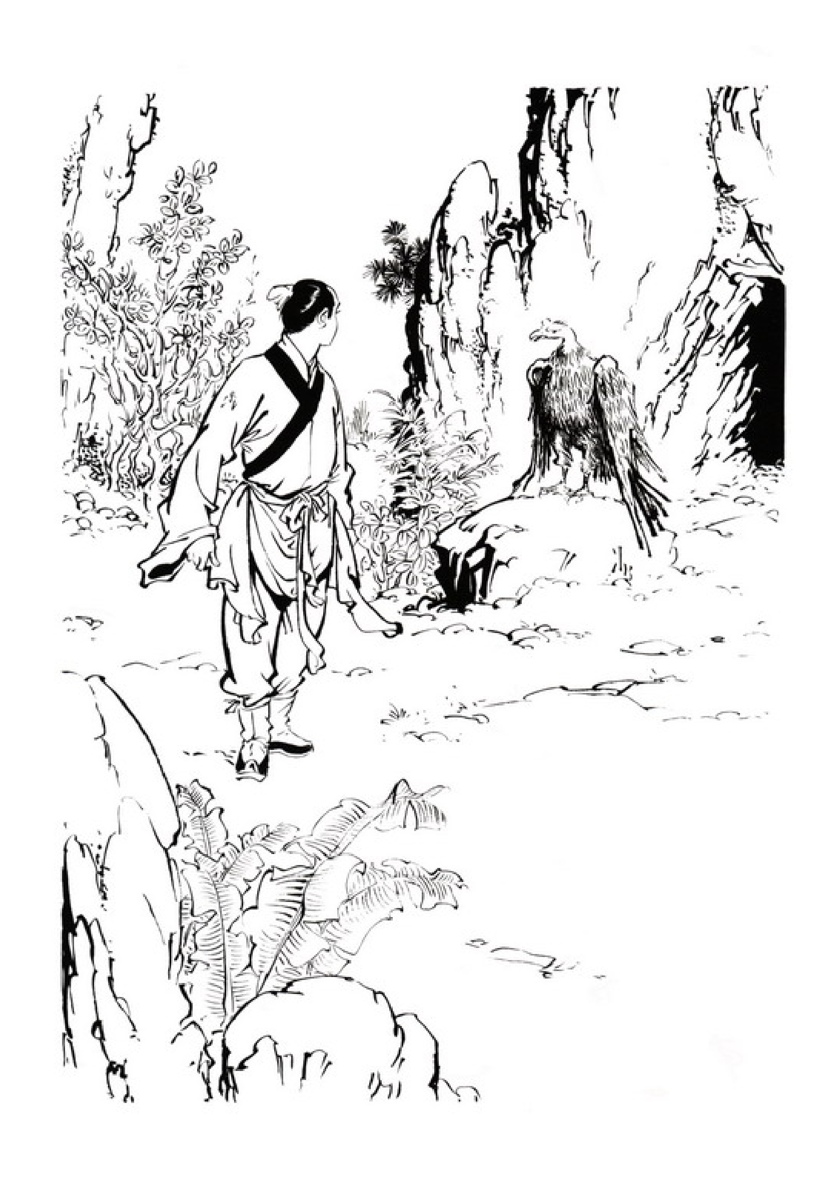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良久，李莫愁抬起头来，与杨过目光一接，心中微微一怔，轻声道："天快黑了，今晚怎么办？"杨过四下一望，道："咱们又不能带了这位大乳娘走路，且找个山洞住宿一宵，明日再定行止。"李莫愁点了点头。

杨过前后左右找寻，发见了一个勉可容身的山洞，当下找些软草，在洞中铺了一大一小两个床位，说道："李师伯，你歇一会儿，我去弄些吃的。"

转过山坡去找寻野味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打了三只山兔，捧了十多个野果回来。

他放开豹子嘴上绳索，喂它吃了一只山兔，再拾枯草残枝生了堆火，将余下两只山兔烤了与李莫愁分吃，说道："李师伯，你安睡罢，我在洞外给你守夜。"取出长绳缚在两株大树之间，凌空而卧。

这本是古墓派练功的心法，李莫愁看了自亦不以为意。她除了有时与弟子洪凌波同行之外，一生独往独来，今晚与杨过为伴，他竟服侍得自己舒舒服服，与昔日独处荒野的情景大不相同，不禁暗自又叹了口气。



第二十三回　手足情仇

杨过睡到中夜，忽然听得西北方传来一阵阵雕鸣，声音微带嘶哑，但激越苍凉，气势甚豪。他好奇心起，轻轻从绳上跃下，循声寻去。但听那鸣声时作时歇，比之桃花岛上双雕的鸣声远为洪亮。他渐行渐低，走进了一个山谷，这时雕鸣声已在身前不远，他放轻脚步，悄悄拨开树丛一张，不由得大感诧异。

眼前赫然是一头大雕，那雕身形甚巨，比人还高，形貌丑陋之极，全身羽毛疏疏落落，似是被人拔去了一大半似的，毛色黄黑，显得甚是肮脏，模样与桃花岛上的双雕倒也有五分相似，丑俊却是天差地远。这丑雕钩嘴弯曲，头顶生着个血红的大肉瘤，世上鸟类千万，从未见过如此古拙雄奇的猛禽。

但见这雕迈着大步来去，双腿奇粗，有时伸出羽翼，却又甚短，不知如何飞翔，只是高视阔步，自有一番威武气概。

那雕叫了一会，只听得左近籁籁声响，月光下五色斑斓，四条毒蛇一齐如箭般向丑雕飞射过去。那丑雕弯喙转头，连啄四下，将四条毒蛇一一啄死，出嘴部位之准，行动之疾，直如武林中一流高手。这连毙四蛇的神技，只将杨过瞧得目瞪口呆，桥舌不下，霎时之间，先前轻视好笑之心，变成了惊诧叹服之意。只见那丑雕张开大口，将一条毒蛇吞在腹中。杨过心想：“将这头丑雕捉去，跟郭芙的双雕比上一比，却也不输于她。”正在转念如何捕捉，突然闻到一股腥臭之气，显有大蛇之类毒物来到邻近。

丑雕昂起头来，哇哇哇连叫三声，似向敌人挑战。只听得呼的一声巨响，对面大树上倒悬下一条碗口粗细的三角头巨蟒，猛向丑雕扑去。丑雕毫不退避，反而迎上前去，倏地弯嘴疾伸，已将毒蟒的右眼啄瞎。那雕头颈又短又粗，似乎转动不便，但电伸电缩，杨过眼光虽然敏锐，也没瞧清楚它如何啄瞎毒蟒的眼珠。

毒蟒失了右眼，剧痛难当，张开大口，啪的一声，咬住了丑雕头顶的血瘤。这一下杨过出其不意，不禁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毒蟒一击成功，一条两丈长的身子突从树顶跌落，在丑雕身上绕了几匝，眼见丑雕已是性命难保。

杨过不愿丑雕为毒蛇所害，当即纵身而出，拔剑往蛇身上斩去，突然间那雕右翅疾展，在杨过右臂上一拍，力道奇猛。杨过出其不意，君子剑脱手，飞出数丈。杨过正惊奇间，只见那雕伸嘴在蟒身上连啄数下，每一啄下去便有蟒血激喷而出。杨过心想：“难道你有必胜把握，不愿我插手相助？”

毒蟒愈盘愈紧，丑雕毛羽贲张，竭力相抗。眼见那雕似乎不支，杨过拾起一块大石，往巨蟒身上不住砸打。那巨蟒身子略松，丑雕头颈急伸，又将毒蟒的左眼啄瞎。毒蟒张开巨口，四下乱咬，这时它双眼已盲，哪里咬得中甚么，丑雕双爪揿住蛇头七寸，按在土中，一面又以尖椽在蟒头戳啄。眼见这巨雕天生神力，那毒蟒全身扭曲，翻腾挥舞，蛇头始终难以动弹，过了良久，终于僵直而死。

丑雕仰起头来，高鸣三声，接着转头向着杨过，柔声低呼。

杨过听它鸣声之中甚有友善之意，于是慢慢走近，笑道：“雕兄，你神力惊人，佩服佩服。”丑雕低声鸣叫，缓步走到杨过身边，伸出翅膀在他肩头轻轻拍了几下。杨过见这雕如此通灵，心中大喜，也伸手抚抚它的背脊。

丑雕低鸣数声，咬住杨过的衣角扯了几扯，随即放开，大踏步便行。杨过知它必有用意，便跟随在后。丑雕足步迅捷异常，在山石草丛之中行走疾如奔马，杨过施展轻身功夫这才追上，心中暗自惊佩。那雕愈行愈低，直走入一个深谷之中。又行良久，来到一个大山洞前，丑雕在山洞前点了三下头，叫了三声，回头望着杨过。

杨过见它似是向洞中行礼，心想：“洞中定是住着甚么前辈高人，这巨雕自是他养驯了的，这却不可少了礼数。”于是在洞前跪倒，拜了

几拜，说道："弟子杨过叩见前辈，请恕擅闯洞麻之罪。"待了片刻，洞中并无回答。

那雕拉了他的衣角，踏步便入。眼见洞中黑黝黝地，不知当真是住着武林奇士，还是甚么山魈木怪，他心中惴惴，但生死早置度外，便跟随进洞。

这洞其实甚浅，行不到三丈，已抵尽头，洞中除了一张石桌、一张石凳之外更无别物。丑雕向洞角叫了几声，杨过见洞角有一堆乱石高起，极似一个坟墓，心想："看来这是一位奇人的埋骨之所，只可惜雕儿不会说话，无法告我此人身世。"一抬头，见洞壁上似乎写得有字，只是尘封苔蔽，黑暗中瞧不清楚。打火点燃了一根枯枝，伸手抹去洞壁上的青苔，果然现出三行字来，字迹笔划甚细，入石却是极深，显是用极锋利的兵刃划成。看那三行字道："纵横江湖三十余载，杀尽仇寇，败尽英雄，天下更无抗手，无可奈何，惟隐居深谷，以雕为友。呜呼，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诚寂寥难堪也。"

下面落款是："剑魔独孤求败。"

杨过将这三行字反来复去的念了几遍，既惊且佩，亦体会到了其中的寂寞难堪之意，心想这位前辈奇士只因世上无敌，只得在深谷隐居，则武功之深湛精妙，实不知到了何等地步。此人号称"剑魔"，自是运剑若神，名字叫作"求败"，想是走遍天下欲寻一胜己之人，始终未能如愿，终于在此处郁郁以没，缅怀前辈风烈，不禁神往。

低回良久，举着点燃的枯枝，在洞中察看了一周，再找不到另外遗迹，那个石堆的坟墓上也无其他标记，料是这位一代奇人死后，是神雕衔石堆在他尸身之上。

他出了一会神，对这位前辈异人越来越是仰慕，不自禁的在石墓之前跪拜，拜了四拜。那神雕见他对石墓礼数甚恭，似乎心中欢喜，伸出翅膀又在他肩头轻拍几下。

杨过心想："这位独孤前辈的遗言之中称雕为友，然则此雕虽是畜生，却是我的前辈，我称它为雕兄，确不为过。"于是说道："雕兄，咱们邂逅相逢，也算有缘，我这便要走。你愿在此陪伴独孤前辈的坟墓呢，还是与我同行？"神雕啼鸣几声，算是回答。杨过却不懂其意，眼见它站在石墓之旁不走，心想："武林各位前辈从未提到过独孤求败其人，那么他至少也是六七十年之前的人物。这神雕在此久居，心恋故地，自是不能随我而去的了。"

伸臂搂住神雕脖子，与它亲热了一阵，这才出洞。

他生平除与小龙女相互依恋之外，并无一个知己友好，这时与神雕相遇，虽是一人一禽，不知如何竟是十分投缘，出洞后颇有点恋恋不舍，走几步便回头一望。他每一回头，神雕总是啼鸣一声相答，虽然相隔十数丈外，在黑暗中神雕仍是瞧得清清楚楚，见杨过一回头便答以一啼鸣，无一或爽。

杨过突然间胸间热血上涌，大声说道："雕兄啊雕兄，小弟命不久长，待郭伯伯幼女之事了结，我和姑姑最后话别，便重来此处，得埋骨于独孤大侠之侧，也不枉此身了。"说着躬身一揖，大踏步便行。

他记挂郭靖幼女的安危，拾回君子剑后，急奔回向山洞。刚到洞口，只听得李莫愁道："你到哪里去啦？这儿有个孤魂野鬼，未来往往的哭个不停，惹厌得紧。"杨过道："哪里有甚么鬼怪？"语声未毕，便听远远传来号陶大哭之声。

杨过吃了一惊，低声道，"李师怕，你照料着孩子，让我求对付他。"

只听得哭声渐近，有人边哭边叫："我好惨啊，我好惨啊！妻子给人害死了，两个儿子却要互相拚个你死我活。"杨过探头张望，星光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大汉正自掩面大哭，不住打着圈子疾走，衣衫破烂，面目却瞧不清楚。

李莫愁啐了一口，道："原来是个疯子，快逐走他，莫吵醒了孩子。"

但听得那汉子又哭叫起来："这世上我就只两个儿子，他们偏要自相残杀，我这老头儿还活着干么？"一面叫嚷，一面大放悲声。杨过心中一动："莫非是他？"缓步出洞，朗声道："这位可是武老前辈么？"

那人荒郊夜哭，为的是心中悲恸莫可抑制，想不到此处竟然有人，当即止住哭声，厉声喝道："你是谁？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干么？"

杨过抱拳道："小人杨过，前辈可是姓武，尊号上三下通么？"

这人正是武氏兄弟的父亲武三通，他在嘉兴府为李莫愁银针所伤，晕死过去，待得悠悠醒转，只见妻子武三娘伏在地上，正自吮吸他左腿上伤口中的毒血。他吃了一惊，叫道："三娘，针上剧毒厉害无比，如何吸得？"忙将她推开。武三娘往地上吐了一日毒血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黑血已经转红，不碍事了。"武三通见她两边脸颊尽成紫黑之色，不由得大惊，颤声道："三娘，你……你……"武三娘舍身为丈夫疗毒，自知即死，抚着两个儿子的头，低声道："你和我成亲后一直郁郁不乐，当初大错铸成，无可挽回。只求你抚养两个孩儿长大成人，要他们终身友爱和睦……"话未说完，已撒手长逝。

武三通大恸之下，登时疯病又发，见两个儿子伏在母亲尸身上痛哭，他头脑中却空空洞洞地甚么也不知道了，就此扬长自去。

如此疯疯癫癫的在江湖上混了数年，时日渐久，疯病倒也慢慢痊愈了。

泗水渔隐参与大胜关英雄大会之后回山，与几个武林朋友结伴同行，闲谈中听他们说起有这样一个人物，模样似与师弟武三通相像，转辗寻访，终于和他相遇。

武三通听得两个爱子已然长成，大喜之下，便来襄阳探视，到达之时，适逢金轮法王大闹襄阳，郭靖负伤，黄蓉新产。他与朱子柳及郭芙晤面之后，得知两个儿子竟尔阋墙而斗，想起妻子临死时的遗言，伤心无已，急忙追出城来，经过一座破庙时听到庙中有兵刃相交之声，进去一看，正是武敦儒与武修文在持剑相斗。他与二子相别已久，二子长大成人，原已不识，但眼见二人右手使剑，左手各以一阳指指法互点，当即上前喝止。

武氏兄弟重逢父亲，喜极而位，然一提到郭芙，兄弟俩却谁也不肯退让。

武三通不论怒骂斥责，或是温言劝谕，要他二人息了对郭芙的爱念，却始终难以成功。武氏兄弟在父亲面前不敢相互露出敌意，但只要他走开数步，便又争吵起来。当晚两兄弟悄悄约定，半夜里到这荒山中来决一胜败。武三通偷听到了二人言语，悲愤无已，抢先赶到二人约定之处，要阻止二子相斗。

她越想越是难过，不由得在荒野中放声悲号。

武三通正当心神激荡之际，突见一个少年从山洞中走了出来，不禁大生敌意，喝道："你是谁？怎知我的名字？"杨过听他自承，说道："武老伯，小侄杨过，从前与敦儒、修文二兄曾同在桃花岛郭大侠府上寄居，对老伯威名一直仰慕得紧。"

武三通点了点头，道："你在这儿干么？啊，是了，敦儒与修文要在此处比武，你是作公证人来着。哼哼，你既是他们知交，怎不设法劝阻？反而推波助澜，好瞧瞧热闹，那算得是甚么朋友？"说到后来，竟是声色俱厉，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杨过身上，口中喝骂，脚下踏步上前，举起巨掌，便要教训这大亏友道的小子。

杨过见他虬髯戟张，神威凛凛，心想没来由的何必和他动手，退开两步，陪笑道："小侄不知二位武兄要来比武，老伯不可错怪了人。"武三通喝道："还要花言巧语？你若事先不知，何以到了这里？世界这么大，却偏偏来到这荒山穷谷？"杨过心想此人不可理喻，何况与他在这荒僻之地相遇，确也甚是凑巧，一时不知如何解释。

武三通见他迟疑，料定这小子不是好人，他年轻时情场失意，每见到俊秀的少年便觉厌憎，心念一动，"这小子未必便识得我两个孩儿，鬼鬼祟祟的躲在这儿，定是另有诡计。"狂怒下更不多想，提起右掌便往杨过肩头拍下。杨过身子一闪，武三通右掌落空，当即弯过左臂，一记时锤撞了过去。

杨过见他出招劲力沉厚，不敢怠慢，斜身移步，又避过一招。武三通叫道："好小子，轻功倒是了得，亮剑动手罢！"

就在此时，洞中婴儿忽然醒来，哭了几声。杨过心念一动：“他与李莫愁有杀妻大仇，只要一照面，非拚个你死我活不可。两人动上手便是绝招杀着，我未必能护得住婴儿。”于是笑道：“武老伯，小侄是晚辈，怎敢和你动手？但你定要疑心我不是好人，那也无法。这样罢，我让你再发三招。你若打我不死，便请立时离开此地如何？”

武三通大怒，喝道：“小子狂妄，适才我掌底留情，未下杀手，你便敢轻视于我么？”右手食指倏地伸出，使的竟然便是“一阳指”。他数十年苦练，功力深厚。杨过只见他食指晃动，来势虽缓，自己上半身正面大穴却已全在他一指笼罩之下，竟不知他要点的是哪一处穴道，正因不知他点向何处，九处大穴皆有中指之虞，当即伸出中指往他食指上一弹，使的正是黄药师所授“弹指神通”功夫。

“弹指神通”与“一阳指”齐名数十年，原是各擅胜场，但杨过功力既浅，所学为时极暂，学后又未尽心钻研苦练，哪及得上武三通数十年的专心一致？两指相触，杨过只觉右臂一震，全身发热，腾腾腾退出五六步，才勉强拿住桩子，不致摔倒。

武三通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小子果然在桃花岛住过。”一来碍着黄药师的面于，二来见他小小年纪，居然挡住了自己生平绝技，心起爱才之意，喝道：“第二指又来了，挡不住便不用挡，莫要震坏内脏，我不伤你性命便是。”说着抢上数步，又是一指点出，这次却是指向杨过小腹。

这一指所盖罩的要穴更广，肚腹间冲脉十二大穴，自幽门、通谷，下至中注、四满，直抵横骨、会阴，尽处于这一指威力之下。杨过见来势甚疾，如再以“弹指神通”功夫抵挡，只怕不但手指断折，还得如他所云内脏也得震伤，当下急使一招“琴心暗通”，嗤的一声轻响，君子剑出鞘，护在肚腹之前二寸。武三通手指将及剑刃，急忙缩回，跟着第三指又出。这一指迅如闪电，直指杨过眉心，料想他决计不及抽剑回护。杨过见来指奇速，绝难化解，危急中使出“九阴真经”中的功夫，飕的一声，倏地矮身从武三通胯下钻了过去。这一招虽然迅捷，毕竟姿式狼狈，抑且大夫身份，好在他是小辈，在长辈胯下钻下也没甚么。

武三通“啊哟”一声也来不及呼出，只觉对方手掌在自己左肩轻轻一拍，跟着听得杨过笑道：“武老伯，你第三指好厉害。”他一怔之下，垂手退开，惨然道：“嘿嘿，当真英雄出少年，老头儿不中用啦。”

杨过忙还剑入鞘，躬身道：“小侄这一招避得太也难看，倘若当真比武，小侄已然输了。”武三通心中略感舒畅，叹道：“那也不然，你刚才如在我背后一剑，我这条老命便不在了。你这招当真机伶，似我这种老粗，原斗不过聪明伶俐的娃儿们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忽听远处足步声响，有两人并肩而来。杨过一拉武三通的袖子，隐身在一片树丛之后。只听脚步声渐近，来的果然是武敦儒、武修文两兄弟。

武修文停住脚步，四下一望，道：“大哥，此处地势空旷，便在这儿罢。”

武敦儒道：“好！”他不喜多言，刷的一声，抽出了长剑。武修文却不抽剑，说道，“大哥，今日相斗，我若不敌，你便不杀我，做兄弟的也不能再活在世上。那手报母仇、奉养老父、爱护芙妹这三件大事，大哥你便得一肩儿挑了。”武三通听到此处，心中一酸，落下了两滴眼泪。

武敦儒道：“彼此心照，何必多言？你如胜我，也是一样。”说着举剑立个门户。武修文仍不拔剑，走上几步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我自幼丧母，老父远离，哥儿俩相依为命，从未争吵半句，今日到这地步，大哥你不怪兄弟罢？”

武敦儒说道：“兄弟，这是天数使然，你我都做不了主。”武修文道：“不论谁死谁活，终身决不能泄漏半点风声，以免爹爹和芙妹难过。”武敦儒点点头。握住了武修文的左手。兄弟俩黯然相对，良久无语。

武三通见兄弟二人言语间友爱深笃，心下大慰，正要跃将出去，喝斥决不可做这胡涂蠢事，忽听两兄弟同时叫道：“好，来罢！”同时后跃。武修文一伸手，长剑亮出，刷刷刷连刺三剑，星光下白刃如飞，出手迅捷异常。

武敦儒一一架开，第三招回挡反挑，跟着还了两剑，每一招都刺向武修文的要害。武三通心中突的一下大跳，却见武修文闪身斜跃，轻轻易易的避了开去。

荒谷之中，只听得双剑撞击，连绵不绝，两兄弟竟是性命相扑，出手毫不容情，只将武三通瞧得又是担心，又是难过，两个都是他爱若性命的亲儿，自幼来便无半点偏袒，眼见二人出剑招招狠辣，纵然对付强仇亦不过如是，斗将下去，二人中必有一伤。此时他若现身喝止，二人自必立时罢手。但今日不斗，明日仍将拚个你死我活，总不能时时刻刻跟在二子身边，寸步不离的防范。他越瞧越是痛心，想起自己身世之惨，不由得泪如雨下。

杨过幼时与二武兄弟有隙，其后重逢，相互间仍是颇存芥蒂。他生性偏激，度量殊非宽宏，见二武相斗，初时颇存幸灾乐祸之念，但见武三通哭得伤心，想起自己命不久长，善念登起：“我一生没做过甚么于人有益之事，死了以后，姑姑自然伤心，但此外念着我的，也不过是程英、陆无双、公孙绿萼等寥寥几个红颜知己而已。今日何不做桩好事，教这位老伯终身记着我的好处？”心念既决，将嘴唇凑到武三通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武老伯，小侄已有一计，可令两位令郎罢斗。”

武三通心中一震，回过头来，脸上老泪纵横，眼中满是感激之色，但兀自将信将疑，实不知他有何妙法能解开这个死结。杨过低声道：“只是得罪了两令郎，老伯可莫见怪。”

武三通紧紧抓住他的双手，心意激动，说不出话来。他年轻时不知情爱滋味；娶妻是奉了父母之命，其后为情孽牵缠，难以排遣，但自丧妻之后，感念妻子舍身救命的深恩，对何沅君的痴情已渐淡漠，老来爱子弥笃，只要两个儿子平安和睦，纵然送了自己性命，也所甘愿。此刻于绝境之中突然听到杨过这几句话，真如忽逢救苦救难的菩萨一般。

杨过见了他的神色，心中不禁一酸：“我爹爹若是尚在人世，亦必如此爱我。”低声道：“你千万不可给他们发觉，否则我的计策不灵。”

这时武氏兄弟越打越激烈，使的都是越女剑法。这是当年江南七怪中韩小莹一脉所传，两人自幼至大，也不知已一同练过几千百次，但这次性命相搏，却不能有半招差错，与平时拆招大不相同。武修文矫捷轻灵，纵前跃后，不住的找隙进击。武敦儒严守门户，偶然还刺一剑，却是招式狠辣，劲力沉雄。

杨过瞧了一阵，心想：“郭伯伯武功之强，冠绝当时，但他传授徒儿似乎未得其法，武氏兄弟又资质平平，看来郭伯伯武功的二成也未学到。”突然纵声长笑，缓步而出。

武氏兄弟大吃一惊，分别向后跃开，按剑而视，待认清是杨过，齐声喝道，“你来这儿干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你们又在这儿干么？”武修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兄弟俩中夜无事，练练剑法。”杨过心道：“究竟小武机警，这当儿随口说谎，居然行若无事。”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练剑居然练到不顾性命，嘿嘿，用功啊用功？”武敦儒怒道：“你走开些，我兄弟的事不用你管。”

杨过冷笑道：“倘若真是练功用功，我自然管不着。可是你们出招之际，心中尽想着我的芙妹，我不管谁管？”武氏兄弟听到“我的芙妹”四字，心中震动，不由自主的都是长剑一颤。武修文厉声道：“你胡说八道甚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芙妹是郭伯伯、郭伯母的亲生女儿不是？婚姻大事须凭父母之命是不是？郭伯伯早将芙妹的终身许配于我，你们又非不知，却私自在这里斗剑，争夺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哥儿俩当我杨过是人不是？”

这番话说得声色俱厉，武氏兄弟登时语塞。他们确知郭靖一向有意招杨过为婿，只是黄蓉与郭芙却对他不喜，这时突然给他说中心事，兄弟俩相顾看了一眼，不知如何对答。还是武修文有急智，冷笑道：“哼，未过门的妻子？亏你说得出口这婚事有媒妁之言没有？你行过聘没有？下过文定没有？”杨过冷笑道：“好啊，那么你哥儿俩倒是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了。”

宋时最重礼法，婚姻大事非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不可。武氏兄弟本拟两人决了胜败之后，败者自尽，胜者向郭芙求婚，那时她无所选择，自必允可，然后再一同向郭靖夫妇求恳，不料竟有一个杨过来横加插手。武修文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师父有意将芙妹许配于你，这话说不定也是有的。可是师母却有意许我兄弟之中一人。眼下咱们三人均是一般，谁都没有名份，日后芙妹的终身属谁，却难说得很呢。”杨过仰头向天，哈哈大笑。

武修文见他大笑不止，只不说话，怒道：“你笑甚么？难道我的话错了？”

杨过笑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郭伯伯固然欢喜我，郭伯母却更加欢喜我，你两兄弟哪能与我相比？”武修文道：“哼，你信口开河，有谁信了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哈哈，我何必胡说？郭伯母私下早就许了我啦，否则我怎肯如此出力的救我岳父岳母？这都是瞧在我那芙妹份上啊。你说，你师母亲口答应过你们没有？”

二武惶然相顾，心想师母当真从未有过确切言语，连言外之意也未露过半分，莫非真的许了这小子？两人本要拚个你死我活，此时斗然杀出一个强敌，兄弟俩敌忾同仇，不禁互相靠近了一步。

杨过曾偷听到郭芙和他兄弟俩的说话，有意要激得他二人对己生妒，于是笑吟吟的道：“芙妹曾对我言道：两位武家哥哥缠得她好紧，她无可推托，只好说两个都欢喜。哈哈，世上哪有一个好女子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？我那芙妹端庄贞淑，更加决无此理。我跟你们实说了罢，两个都欢喜，便是一个都不欢喜。”当下学着郭芙那晚的语气，娇声细气的道：“小武哥哥，你体贴我，爱惜我，你便不知我心中可有多为难么？大武哥哥，你总是这么阴阳怪气的，你要跟我说甚么？”

武氏兄弟勃然变色。这几句话是郭芙分别向两人所说，当时并无第三人在，若非她自己转述，杨过焉能得知？二人心中痛如刀绞，想起郭芙始终不肯许婚，原来竟是为此。

杨过见了二人神色，知道计已得售，正色说道：“总而言之，芙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日后我和她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相敬如宾，子孙绵绵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身后发出幽幽一声长叹，竟是小龙女的声音。杨过脱口叫道：“姑姑！”却不闻应声，随即省悟是山洞中的李莫愁所发，此人决不可与武氏父子照面，便大声道，“你哥儿俩自作多情，枉自惹人耻笑。瞧在我岳父岳母的脸上，此事我也不来计较。你们好好回到襄阳，去助我岳父岳母守城，方是正事。”口口声声的竟将郭靖夫妇称作了“岳父、岳母”。

武氏兄弟神色沮丧，伸手互握。武修文惨然道：“好，杨大哥，祝你和郭师妹福……福寿无疆。我兄弟俩远走天涯，世上算是没我们两兄弟了。”

说着两人一齐转身。

杨过暗暗喜欢，心想他二人已然恨极了我，又必定深恨郭芙，但两兄弟此后自然友爱深挚，终如其老父所愿。

武三通躲在树丛之后，听杨过一番言语将两个爱儿说得不再相斗，心中大喜，眼见两子携手远去，忍不住叫道：“文儿，儒儿，咱们一块儿走。”

二武听到父亲呼喝，一怔之下，齐声叫道：“爹爹。”武三通向杨过深深一揖，说道：“杨兄弟，你的恩情厚意，老夫终身感念。”杨过不禁皱眉，心想这话怎能在二武之前吐露，待要乱以他语，武修文已然起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小子所说，未必是真。”武敦儒不擅言辞，机敏却绝不亚于乃弟，朝父亲望了一眼，转向兄弟，点了点头。

武三通见事情要糟，忙道：“别错会了意，我可没叫杨家兄弟来劝你们。”

武氏兄弟本来不过略有疑心，听了父亲这几句欲盖弥彰的话，登时想起杨过素来与郭芙不睦，他与小龙女又情意深笃，适才所言多半不确。武修文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一齐回襄阳去，亲口向芙妹问个明白。”武敦儒道：“好！旁人花言巧语，咱们须不能上当。”武修文道：“爹爹，你也去襄阳罢。师父师母是你旧交，你见见他们去。”武三通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满脸胀得通红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要待摆出为父尊严对二子呵斥责骂，又怕他们当面唯唯答应，背着自己却又去拚个你死我活。

杨过冷笑道：“武二哥，‘芙妹’两字，岂是你叫得的？从今而后，这两字非但不许你出口，连心中也不许想。”武修文怒道：“好啊，天下竟有如此蛮不讲理之人？‘芙妹’两字，我已叫了七八年，不但今天要叫，日后也要叫。芙妹，芙妹，我的芙妹……”突然啪的一下，左颊上给杨过结结实实打了一记耳光。

武修文跃开两步，横持长剑，低沉着嗓子道：“好，姓杨的，咱们有多年没打架了。”

武三通喝道：“文儿，好端端的打甚么架？”杨过转过头去，正色道：“武老伯，你到底帮谁？”按着常理，武三通自是相帮　儿子，但杨过这番出头，明明是为了阻止他兄弟俩自相残杀，不由得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杨过道：“这样罢，你安安稳稳的坐在这里。我不会伤他们性命，料他们也伤不了我，你只管瞧热闹便是。”他年纪比武三通小得多，但说出话来，武三通不由自主的听从，于是依言坐在石上。

杨过拔出君子剑，寒光挥动，擦的一声响，将身旁一株大松树斩为两截，左掌推出，大松树上半截倒在一旁，切口之处，平整光滑。武氏兄弟见他宝剑如此锋锐，不禁相顾失色。杨过还剑入鞘，笑道：“此剑岂为对付两位而用？”顺手折了一根树枝，拉去枝叶，成为一根三尺来长的木棒，说道：“我说岳母对我偏心，你们两位定不肯信。这样罢，我只用这根木棒，你们两位用剑齐上。你们既可用我岳父岳母所传武功，也可用你们朱师叔所传的一阳指，我却只用岳母所授的武功，只要我用错了一招别门别派的功夫，便算我输了。”

二武本来忌惮他武功了得，当日见他两次恶斗金轮法王，招数怪异，自己识都不识，但此时听他口口声声“岳父岳母”，似乎郭芙已当真嫁了他一般，心中如何不气？何况他傲慢托大，既说以一敌二，用木棒对利剑，还说限使黄蓉私下传授的武艺，两兄弟心想自己连占三项便宜，若再不胜，也是没脸再活在世上了。

武敦儒终觉如此胜之不武，摇了摇头，刚想说话，武修文已抢着道：“好，这是你自高自大，可不是我兄弟要叨你的光。若你错用了一招全真派或是古墓派的武功，那便如何？”心想你这小子武功虽强，不过强在从全真派与古墓派学得了上乘功夫，当在桃花岛之际，你给我兄弟俩打得亡命而逃，又有甚么了不起？是以用这番言语来挤兑于他。

杨过道：“咱们此刻比武，不为往时旧怨，也不为今日新恨，．乃是为芙妹而斗。倘若我输了，我只要再向她看上一眼，再跟她说一句话，我便是猪狗不如的无耻之徒。但若你们输了呢？”这几句话自是逼得他兄弟俩非跟着说不可。事当此际，武修文只得道：“咱们兄弟俩输了，也永不再见芙妹之面。”杨过向武敦儒道：“你呢？”武敦儒怒道：“咱兄弟同心一意，岂有异言？”杨过笑道：“好，你们今日输了，倘若不守信约，那便是猪狗不如的无耻之徒，是也不是？”武修文道：“不错。你也一样。看招罢！”说着长剑挺出，往杨过腿上刺去。武敦儒同时出剑，却挡在杨过左侧，只一招间，便成左右夹攻之势。

杨过径向前跃，叫道：“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两兄弟联手，果然厉害。”武敦儒提剑又上，杨过举着木棒，只是东闪西避，并不还手，说道：“‘妻子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衣服破，尚可缝，手足断，不可续！’这首诗你们听见过么？”武修文喝道：“你罗唆些甚么？师母私下传你的功夫，怎地不施展出来？”武敦儒一声不响，只是催动剑力。

杨过道：“好，小心着，我岳母亲手所授的精妙功夫这就来了！”说着木棒上翻下绊，使个打狗棒法中的“绊”字诀，左手手指伸出，虚点武敦儒的穴道。武敦儒向后闪避，武修文“哎”的一声叫，已被木棒绊了一交。

武敦儒见兄弟失利，长剑疾刺，急攻杨过。杨过道：“不错，同胞手足，有难同当。”木棒晃动，霎眼之间竟已转到他身后，啪的一声，在他臀上抽了一下。他这木棒似是慢吞吞的转动，但所出之处全是对方意料不及的部位，打狗棒法变幻无方，端的是鬼神莫测。武敦儒吃了这棒虽不疼痛，但显是输了一招，惧意暗生。武修文跃起身来，叫道：“这是打狗棒法，哪里是师母暗中相授？明明是师母传授鲁长老之时，咱们一起在旁瞧见的，你偷学几招，算得甚么？”杨过木棒伸出，啪的一下，又绊了他一交，这一次却是教他向前直扑。武敦儒长剑横削，护住了兄弟。

杨过待武修文爬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咱们一齐瞧见，何以我会使，你却不会？我岳母跟鲁长老说的只是口诀，招数却是我岳母暗中传我的。连我的芙妹也不会，你们如何懂得？”

武修文不知他曾有异遇，当洪七公与欧阳锋比拚之时曾将招数说给他听，心想他这话多半不假，否则何以他一闻口诀即能使棒，自己却半点不解，但兀自强辩：“这是因为各人品格不同了。这棒法唯丐帮帮主可使，咱们无意之中听见，未有师母之命，岂能偷学？只有卑鄙小人才

牢牢记住了。你不知羞耻，徒惹旁人耻笑。”

杨过哈哈大笑，木棒虚晃，啪啪两声，在二人背上各抽一记。武氏兄弟急忙后跃，满脸胀得通红。杨过笑道：“此刻既无对证，我虽用打狗棒法胜了，你们仍是心服口不服。好罢，我另使一门我岳母暗中所授的功夫，给你们见识见识。”他瞧瞧大武，又瞧瞧小武，问道：“我岳母的武功，是何人所授？”武修文怒道：“你再不要脸，岳母长岳母短的，咱们不跟你说话啦。”

杨过一笑，道：“那又何必如此小气？好，我问你，你师母拜洪老帮主为师之前，武功传自何人？”武修文道：“我师母乃桃花岛黄岛主之女，武功是黄岛主嫡传，天下谁不知闻？”杨过道：“不错。你们在桃花岛居住多年，可知黄岛主的绝技是甚么功夫？”武修文道：“黄岛主博大精深，文才武略，无所不通，无所谓绝技不绝技。”杨过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以剑而论，黄岛主使的是甚么剑法？”武修文道：“你何必明知故问？黄岛主玉箫剑法独步武林，名震天下，江湖上无人不知。”

杨过道：“你们见过黄岛主没有？”武修文道：“黄岛主云游天下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师父、师母也找他老人家不着，咱们小辈的焉能有缘拜见？”杨过道：“那他老人家的玉箫剑法，你们是没有见过的了？”武修文冷笑道：“那一年黄岛主生日，师母设宴遥祝，宴后曾使过一次，咱兄弟俩与芙妹倒是亲眼得见的。那时杨兄已到全真教另投明师去了。”杨过笑道：“不错，后来我岳母……好好，后来你师母暗中却把玉箫剑法传于我了。”

武氏兄弟相顾一眼，均是不信，心想当年杨过虽曾拜黄蓉为师，但知师母只是教他读书，并未传授武功，因之在桃花岛上相斗，他不是自己兄弟敌手，最后打伤武修文那一推，听柯公公说乃是西毒欧阳锋的蛤蟆功。想那玉箫剑法繁复奥妙，郭芙虽是师母的独生爱女，迄今亦未得传授。杨过自终南山归来，每次与师母相见，均是匆匆数面即便分手，就算师母有心传他剑法，也未必有此余暇。

杨过木棒轻摆，叫道：“瞧着，这是‘萧史乘龙’！”以棒作剑，倏地伸出，噗的一声轻响，武敦儒右胸早着。木棒若是换作利剑，这一剑穿胸而过，他早已性命不保了。

武修文见机得快，长剑疾出，攻向杨过右胁，终究还是慢了一步，杨过木棒回转，忽地刺向他的右股。这一招后发而先至，武修文剑尖未及对方身体，手腕先得被棒端刺中，长剑便非脱手不可。他急忙收剑变招，缩腕回剑，左腿踢出，杨过的木棒却已刺向武敦儒肩头，身随棒去，寓守于攻，对武修文这一腿竟是不避而避。武修文一脚踢空，武敦儒却已情势紧迫，疾挥长剑严守门户，才不让木棒刺中了身子。

数招之间，二武已是手忙脚乱，拚命守御还有不及，哪有余暇挥剑去削断他的木棒？杨过口中叫出招数：“山外清音，金声玉振，凤曲长鸣，响隔楼台，棹歌中流……”木棒连刺，潇洒自如，着着都是攻势，一招不待二武化解开去，第二招第三招已连绵而至。他东刺一棒，西削一招，迫得二武并肩力抗，竟尔不敢相离半步。二武当时看黄蓉使这剑法，瞧过便算，只道这些俊雅花俏的招数只是为舞剑而用，怎想得到其中竟有如许妙用。听他所叫的招数，似乎当日黄蓉确也说过，二人剑上受制，固极窘迫，心中却更是难过，深信杨过这门玉箫剑法确是黄蓉亲传。怎想得到杨过与黄药师曾相聚多日，得他亲自指点玉箫剑法与弹指神通两门绝技？

杨过见二人神色惨然，微感不忍，但想好事做到底，送佛送上西，今日若不将他二人打得服服贴贴，永不敢再见郭芙之面，那么两兄弟日后定要再为她恶斗，直至二人中有一个送命为止。有道是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，既要奏刀治病，非让病人吃些苦头不可，当下催动剑法，着着进迫，竟是一招也不放松。二武愈斗愈惊，但见棒影晃动，自己周身要害似已全在他棒端笼罩之下，只得咬紧牙关，拚命抵御。

二武所学的越女剑本来也是一门极厉害的剑法，只是二人火候未到，郭靖又口齿拙劣，不善将剑法中精微奥妙之处详加指点。因此他兄弟若与一般江湖好手较量，取胜固已有余，在杨过木棒之下却是破绽百出，不知其可。

杨过的玉箫剑法本来也未学好，只是他武功比二武高得太多，何况二武心中伤痛，急怒交加，不免出手更乱。

杨过不使杀着，却将内力慢慢传到棒上。二武斗了一阵，只觉对方手里这根树枝中竟有一股极强吸力，牵引得双剑歪歪斜斜，一剑明明是向对方刺出，但剑尖所指，不是偏左，便是刺到了右边。木棒上牵引之力越来越强，到后来两兄弟几成互斗。武敦儒刺向杨过的一招往往险些中了兄弟，而武修文向杨过削去的一剑，也令兄长竭尽全力，方能化解。

杨过长笑一声，叫道：“玉箫剑法精妙之处，尚不止此，小心了！”笃的一响，木棒与大武长剑相交，但碰到的是剑面，木棒丝毫无损。武敦儒立感一股极大的粘力向外拉扯，长剑几欲脱手，急忙运力回夺。杨过木棒顺势斜推，连武修文的长剑也已粘住，跟着向下压落，双剑剑头一齐着地。武氏兄弟奋力回抽，刚有些微松动，杨过左脚跨前，已踏住了两柄长剑，木棒倏起，棒端在二武咽喉中分别轻轻一点，笑道：“服了吗？”

这木棒若是换作利刃，两人喉头早已割断，就算是这根本棒，只要他手上劲力稍大，两人也非受重伤不可。二武脸如死灰，黯然不语。杨过抬起左脚，向后退开三步，见两兄弟神情狼狈，想起幼时受他们殴打折辱，今日始得扬眉吐气，脸上不自禁现出得意神色。

二武此时更无丝毫怀疑，确信杨过果得黄蓉传了绝技，但自幼痴恋郭芙，若如此一战，即便永不再与她相见，终是心有不甘，又觉适才斗剑之时，一上来即被对方抢了先着，此后一路手忙脚乱的招架，师授武艺连一成也没使上，新练成的一阳指更无施展之机。武修文突然喝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要是就此罢手，活在世上还有甚么味儿？不如跟他拚了！”武敦儒心中一凛，叫道：“是！”两人挺剑抢攻，更不守御自身要害，招招均是攻势。

如此一变招，果然威力大盛，二人只攻不守，拚着性命丧在杨过棒下，也要与他斗个同归于尽。杨过木棒指向二人要害，二武竟是全然不理，右手使剑，左手将一阳指的手法使将出来，各以平生绝学，要取敌人性命。杨过笑道：“好，如此相斗，才有点味儿！”索性抛去木棒，在二人剑锋之间穿来插去。二武越打越狠，却始终刺他不着。

武三通旁观三人动手，一时盼望杨过得胜，好让两个儿子息了对郭芙之心，然见二子迭遇险招，又不免盼他二人打败杨过，心情起伏，动荡无已。

猛听得杨过一声清啸，伸指各在二人剑上一弹，铮铮两声，两柄长剑向天飞出。杨过纵身而出，将双剑分别抄在手中，笑道：“这弹指神通功夫，也是我岳母传的！”

到此地步，武氏兄弟自知若再与他相斗，徒然自取其辱。杨过倒转双剑，轻掷过去，拱手道：“多有得罪。”武修文接过长剑，惨然道：“是了，我永不再见芙妹便是。”说着横过长剑，便往颈中刎去。武敦儒与兄弟的心意无异，同时横剑自刎。杨过一惊，飞纵而前，铮铮两响，又伸指弹上双剑。

两柄长剑向外翻出，剑刃相交，当的一声，两剑同时断折。

就在此时，武三通也已急跃而前，一手一把，揪住二人的后颈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二人为了一个女子，便要自残性命，真是枉为男子汉了。”

武修文抬起头来，惨然道：“爹，你……你不也是为了一个女子……而伤心一辈子么？我……”话未说完，星光下只见父亲脸上泪痕斑斑，显是心中伤痛已极，猛想起兄弟互斗，实是大伤老父之情，哇的一声，竟哭了出来。

武三通手一松，将他搂在怀内，左手却抱住了武敦儒，父子三人搂作一团。

武敦儒想起自己对郭芙一片真情，哪想到她暗中竟与杨过要好，连师母也瞒过自己兄弟，将生平绝技传了她心目中的快婿，看来旁人皆是假心假意，只有父子兄弟之情才是真的，伏在父亲怀内，不由得也哭了出来。

杨过生性飞扬跳脱，此举存心虽善，却也弄得武氏兄弟狼狈万状，眼见他父子三人互相爱怜，他心中大为得意，暗想我虽命不久长，总算临死之前做了一桩好事。

只听武三通道：“傻孩子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姓郭的女孩子对你们既无真心，又何必牵挂于她？咱父子眼前的第一件大事，却是甚么？”武修文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要报妈妈的大仇。”武三通厉声道：“是啊！咱父子便是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那赤练魔头李莫愁。”

杨过一惊，心道：“快些引开他们三人，这话给李师伯听见了可大大不妙。”他心念甫动，只听得山洞中李莫愁冷笑道：“又何必走遍天

涯海角？李莫愁在此恭候多时。”说着从洞走了出来，只见她左手抱婴儿，右手持拂尘，凉风拂衣，神情潇洒。

武氏父子万想不到这魔头竟会在此时此地现身，武三通大吼一声，扑了上去。武敦儒与武修文长剑已折，各自拾起半截断剑，上前左右夹击。杨过大叫：“四位且莫动手，听在下一言。”武三通红了眼睛，叫道：“杨兄弟，先杀了这魔头再说。”话说之时，左掌右指已连施三下杀着，武氏兄弟剑刃虽断，但近身而攻，半截断剑便如匕首相似，也是威力不小。

杨过知他们身有血仇，决不肯听自己片言劝解便此罢手，只是生怕误伤了婴儿，叫道，“李师伯，你将孩子给我抱着。”

武三通一怔，退开两步，问道：“你怎地叫她师伯？”李莫愁笑道，“乖师侄，你攻这疯子的后路，孩子我自抱着。”她接了武三通三招，觉他功力大进，与当年在嘉兴府动手时已颇不相同，而武氏兄弟也非庸手，三人舍命抢攻，颇感不易对付，是以故意叫杨过“乖师侄”，好分三人之心。武三通果然中计，叫道：“儒儿、文儿，你们提防那姓杨的，我独个儿跟这魔头拚了。”杨过垂手退开，说道：“我两不相助，但你们千万不可伤了孩子。”

武三通见他退开，心下稍宽，催动掌力，着着进逼。李莫愁舞动拂尘抵御，说道：“两位小武公子，适才见你们行事，也算得是多情种子，不似那些无情无义的薄幸男人可恶。瞧在这 个份上，今日饶你们不死，给我快快去罢！”武修文怒道：“贼贱人，你这狼心狗肺的恶婆娘，凭甚么说多情不多情？”说着欺身直上，狠招连发。李莫愁怒道：“臭小子不知好歹！”拂尘转动，自内向外，一个个圈子滚将出来。二武的断剑与她拂尘一碰，只觉胸口剧震，断剑险些脱手。武三通呼的一掌劈去，李莫愁回过拂尘抵挡，这才解了二武之围。

杨过慢慢走到李莫愁身后，只待她招数中稍有空隙，立即扑上抢她怀中婴儿。但武氏父子大呼酣斗，逼得李莫愁挥动拂尘护住了全身，竟是丝毫找不到破绽，眼见武氏父子出手全无顾忌，招数中丝毫没有要避开孩子之意，若有差失，如何对得住郭靖夫妇？他大声叫道：“李师伯，孩子给我！”抢将上去。挥掌震开拂尘，便去抢夺婴儿。

这时李莫愁身处四人之间，前后左右全是敌人，已缓不出手来与他争夺，但若就此让他将孩子抢去，也是不甘，厉声喝道：“你敢来抢？我手臂一紧，瞧孩子活是不活？”杨过一愣，哪敢上前？

李莫愁如此心神微分，武三通左掌猛拍，掌底夹指，右手食指已点中了她腰间。李莫愁登时半身酸麻，一个踉跄，几欲跌倒，却便此乘势飞足踢去武敦儒手中断剑，拂尘猛向武修文挥落。武三通抓住武修文后心往后急扯，才使他避过了这追魂夺命的一拂。李莫愁受伤不轻，拂尘连挥，夺路进了山洞。

武三通大喜，叫道：“贼贱人中了我一指，今日已难逃性命。”武氏兄弟手挺断剑，便要冲进洞去。武三通道：“且慢，小心贱人的毒针，咱们在此守住，且想个妥善之策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听得山洞中一声大吼，扑出一头豹子。

这头猛兽突如其来，武三通父子三人都大吃一惊，只一怔之间，银光闪动，豹子肚腹之下蓦地里射出几枚银针。这一下更是万万料想不到，总算武三通武功深湛，应变迅捷，危急中纵身跃起，银针从足底扫过，但听武氏兄弟齐呼“啊哟”，只吓得他一颗心怦怦乱跳，却见李莫愁从豹腹下翻将上来，骑在豹背，拂尘插在颈后衣领之中，左手抱着婴儿，右手揪住豹颈，纵声长笑。那豹子连窜数下，已跃入了山涧。

这一着却也大出杨过意料之外，他眼见豹子远走，急步赶去，叫道：“李师伯……”武三通见两个爱儿倒地不起，忧心如焚，伸手抱住杨过，叫道：“今日我跟你拚了。”杨过毫没防备，给他抱个正着，急道：“快放手！我要抢孩子回来！”武三通道：“好好好，咱们大伙儿一块死了干净。”杨过急使小擒拿想扳开他手指。武三通惶急之余，又有些疯疯癫癫，武功却丝毫未失，左手牢牢抱住他腰，右手勾封扣锁，竟也以小擒拿手对拆。

杨过见李莫愁骑在豹上已走得影踪不见，再也追赶不上，叹道：“你抱住我干么？救他们的伤要紧啊。”武三通喜道：“是，是！这毒针之伤，你能救么？”说着放开了他腰。

杨过俯身看武氏兄弟时，只见两枚银针一中武敦儒左肩，一中武修文右腿，便在这片刻之间，毒性延展，二人已呼吸低沉，昏迷不醒。杨过在武敦儒袍子上撕下一块绸片，裹住针尾，分别将两枚银针拔出。武三通急问：“你有解药没有？有解药没有？”杨过眼见二武中毒难救，黯然摇头。

武三通父子情深，心如刀绞，想起妻子为自己吮毒而死，突然扑到武修文身上，伸嘴凑往他腿上伤口。杨过大惊，叫道：“使不得！”顺手一指，点中了他背上的“大椎穴”。武三通不防，登时摔倒，动弹不得，眼睁睁望着两个爱儿，脸颊上泪水滚滚而下。

杨过心念一动：“再过五日，我身上的情花剧毒便发，在这世上多活五日，少活五日，实在没甚么分别。武氏兄弟人品平平，但这位武老伯却是至性至情之人，和我心意相合，他一生不幸，罢罢罢，我舍却五日之命，让他父子团圆，以慰他老怀便了。”于是伸嘴到武修文腿上给他吸出毒质，吐出几口毒水之后，又给武敦儒吮吸。

武三通在旁瞧着，心中感激莫名，苦于被点中了穴道，无法与他一齐吮吸毒液。杨过在二武伤口上轮流吸了一阵，口中只觉苦味渐转咸味，头脑却越来越觉晕眩，知道自己中毒已深，再用力吸了几口，吐出毒汁，眼前一黑，登时晕倒在地。

此后良久良久没有知觉，渐渐的眼前晃来晃去似有许多模糊人影，要待瞧个明白，却越瞧越胡涂，也不知再过多少时候，这才睁开眼来，只见武三通满脸喜色的望着自己，叫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！”突然跪倒在地，咚咚咚咚的磕了十几个响头，说道：“杨兄弟，你……你救了我……我两个孩儿，也救了我这条老命。”爬起身来，又扑到一个人跟前，向他磕头，叫道：“多谢师叔，多谢师叔。”

杨过向那人望去，见他颜面黝黑，高鼻深目，形貌与尼摩星有些相像，短发鬈曲，一片雪白，年纪已老。杨过只知武三通是一灯大师的弟子，却不知他尚有一个天竺国人的师叔，待要坐起，却觉半点使不出力道，向四下一看，原来已睡在床上，正是在襄阳自己住过的室中，这才知自己未死，还可与小龙女再见一面，不禁出声而呼：“姑姑，姑姑！”

一人走到床边，伸手轻轻按在他的额上，说道：“过儿，好好休息，你姑姑有事出城去了。”却是郭靖。杨过见他伤势已好，心中大慰，但随即想起：“郭伯伯伤势复原，须得七日七夜之功，难道我这番昏晕，竟已过了多日？可是我身上情花之毒却又如何不发？”一愕之下，脑中迷糊，又昏睡过去。

待得再次醒转，已是夜晚，床前点着一枝红烛，武三通仍是坐在床头，目不转睛的望着自己。杨过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武老伯，我没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两位武兄都安好罢？”武三通热泪盈眶，只是点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杨过生平从未受过别人如此感激，很是不好意思，于是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咱们怎地回襄阳来的？”武三通伸袖拭了拭眼泪，说道：“我朱师弟受你师父龙姑娘之托，送汗血宝马到荒谷中来给你，瞧见咱们四人都倒在地下，这才赶紧救回城来。”杨过奇道：“我师父怎知我在那荒谷之中？她又有甚么要事，分身不开，要请朱老伯送马给我？”武三通摇头道：“我回城之后，也没与龙姑娘遇着。朱师弟说她年纪轻轻，武功却是出神入化，可惜这次我无缘拜见。唉，少年英雄如此了得，我跟朱师弟说，咱们的年纪都是活在狗身上了。”

杨过听他夸奖小龙女，语意诚恳，心中甚是喜欢，按年纪而论，武三通便要做小龙女的父亲也是绰绰有余，但话中竟用了“拜见”两字，自是因其徒而敬其师了。杨过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小侄之伤……”只说了四个字，武三通抢着道：“杨兄弟，武林中有人遇到危难，互相援手虽是常事，但加你这般舍已救人，救的又是从前大大得罪过你的我两个小儿，这般大仁大义之事，除了我师父之外，再也无人做得……”杨过不住摇头，叫他别说下去了。

武三通不理，续道：“我若叫恩公，谅你也不肯答应。但你如再称我老伯，那你分明是瞧我武三通不起了。”杨过性子爽快，向来不拘小节，他心中既以小龙女为妻，凡是不守礼俗、倒乱称呼之事，无不乐从，于是欣然道：“好，我叫你作武大哥便是。只是见了两位令郎，倒有些不便称呼了。”武三通道：“称呼甚么？他们的小命是你所救，便给你做牛做马也是应该的。”杨过道：“武大哥，你不用多谢我。我身上中了情花剧毒，本就难以活命，为两位令郎吮毒，丝毫没甚么了不起。”

武三通摇头道：“杨兄弟，话不是这么说。别说你身上之毒未必真的难治，便算确实无药可救，凡人多活一时便好一时，纵是片刻之命，也决计难舍。世上并无长生之人，就算武功通天，到头来终究要死，然则何以人人仍是乐生恶死呢？”

杨过笑了笑，问道："咱们回到襄阳有几日啦？"武三通道："到今天已是第七日。"杨过脸现迷茫之色，道："据理我已该毒发而死，怎地尚活在世上，也真奇了。"武三通喜道："我那师叔是天竺国神僧，治伤疗毒，算得天下第一。昔年我师父误服了郭夫人送来的毒药，便是他给治好的。我这就请他去。"说着兴冲冲的出房。

杨过心头一喜："莫非当我昏晕之时，那位天竺神僧给我服了甚么灵丹妙药，竟连情花的剧毒也化解了。唉，不知姑姑到了何处？她若得悉我能不死，真不知该有多快活呢！"想到缠绵之处，心头一荡，胸口突然如被大铁锤猛击一记，剧痛难当，忍不住大叫一声。自服了裘千尺所给的半枚丹药之后，迄未经历过如此难当的大痛，想是半枚丹药的药性已过，而身上的毒性却未驱除，当下紧紧抓住胸口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，片刻间便已满头大汗。

正痛得死去活来之际，忽听得门外有人口宣佛号："南无阿弥陀佛！"

那天竺僧双手合十，走了进来。武三通跟在后面，眼见杨过神情狼狈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："杨兄弟，你怎么啦？"转头向天竺僧道："师叔，他毒发了，快给他服解药！"天竺僧不懂他说话，走过去替杨过按脉。武三通道："是了！"忙去请师弟朱子柳过来。朱子柳精通梵文内典，只他一人能与天竺僧交谈，于是过来传译。

杨过凝神半晌，疼痛渐消，将中毒的情由对天竺僧说了。天竺僧细细问了情花的形状，大感惊异，说道："这情花是上古异卉，早已绝种。佛典中言道：当日情花害人无数，文殊师利菩萨以大智慧力化去，世间再无流传。

岂知中土尚有留存。老衲从未见过此花，实不知其毒性如何化解。"说着脸上深有怜悯之色。武三通待朱子柳译完天竺僧的话，连叫："师叔慈悲！师叔慈悲！"

天竺僧双手合十，念了声："阿弥陀佛！"闭目垂眉，低头沉思。室中一片寂静，谁也不敢开口。过了良久，天竺僧睁开眼来，说道："杨居士为我两个师侄孙吮毒，依那冰魄银针上的毒性，只要吮得数口，立时毙命，但杨居士至今健在，而情花之毒到期发作，亦未致命。莫非以毒攻毒，两般剧毒相侵相克，杨居士反得善果么？"朱子柳连连点头，译了这番话，杨过也觉甚有道理。

天竺僧又道："常言道善有善报，杨居士舍身为人，真乃莫大慈悲，此毒必当有解。"武三通听了朱子柳传译，大喜跃起，叫道："便请师叔赶快施救。"天竺僧道："老衲须得往绝情谷走一遭。"杨过等三人均是一呆，心想此去绝情谷路程不近，一去一回，耽搁时刻不少。天竺僧道："老衲须当亲眼见到情花，验其毒性，方能设法配制解药。老衲回返之前，杨居士务须不动丝毫情思绮念，否则疼痛一次比一次厉害。若是伤了真元，可就不能相救了。"

杨过尚未答应，武三通大声道："师弟，咱们齐去绝情谷，逼那老乞婆交出解药。"朱子柳当日为霍都所伤，蒙杨过用计取得解药，心中早存相报之念，说道："正是，咱们护送师叔同去，是咱哥儿俩强取也好，是师叔配制也好，总得把解药取来。"

师兄弟俩说得兴高采烈，天竺僧却呆呆望着杨过，眉间深有忧色。



第二十四回　意乱情迷

杨过见天竺僧淡碧色的眸子中发出异光，嘴角边颇有凄苦悲悯之意，料想自身剧毒难愈，以致这位疗毒圣手也竟为之束手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师有何言语，请说不妨。”天竺僧道：“这情花的祸害与一般毒物全不相同。

毒与情结，害与心通。我瞧居士情根深种，与那毒物牵缠纠结，极难解脱，纵使得了绝情谷的半枚丹药，也未必便能清除。但若居士挥慧剑，斩情丝，这毒不药自解。我们上绝情谷去，不过是各尽本力，十之八九，却须居士自为。”杨过心想：“要我绝了对姑姑情意，又何必活在世上？还不如让我毒发而死的干净。”口中只得称谢：“多谢大师指点。”他本想请武三通等不必到绝情谷去徒劳跋涉，但想这干人义气深重，决不肯听，说了也是枉然。

武三通笑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安心静养，决没错儿。咱们明日一早动身，尽快回来，待驱除了你的病根子，得痛痛快快喝你和郭姑娘的一杯喜酒。”

杨过一怔，但想此事一时三刻也说不清楚，只得随口答应了，见三人辞出，掩上了门，便又闭目而卧。

这一睡又是几个时辰，醒转时但听得啼鸟鸣喧，已是黎明。杨过数日不食，腹中饥饿，见床头放着四碟美点，伸手便取过几块糕饼来吃，吃得两块，忽听门上有剥啄之声，接着呀的一声，房门轻轻推开。

这时床头红烛尚剩着一寸来长，兀自未灭，杨过见进来那人身穿淡红衫子，俏脸含怒，竟是郭芙。杨过一呆，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好早。”郭芙哼了一声，却不答话，在床前的椅上一坐，秀眉微竖，睁着一双大眼怒视着他，隔了良久，仍是一句话不说。

杨过给她瞧得心中不安，微笑道：“郭伯伯要你来吩咐我甚么话么？”

郭芙说道：“不是！”杨过连碰了两个钉子，若在往日，早已翻身向着里床，不再理睬，但此刻见她神色有异，猜不透她大清早到自己房中来为了何事，又问：“郭伯母产后平安，已大好了罢？”郭芙脸上更似罩了一层寒霜，冷冷的道：“我妈妈好不好，也用不着你关心。”

这世上除了小龙女外，杨过从不肯对人有丝毫退让，今日竟给她如此奚落，不由得傲气渐生，心道：“你父亲是郭大侠，母亲是黄帮主，便了不起么？”当下也哼了一声，郭芙道：“你哼甚么？”杨过不理，又哼了一声。

郭芙大声道：“我问你哼甚么？”杨过心中好笑：“毕竟女孩儿家沉不住气，我这么哼得两声，便自急了。”说道：“我身子不舒服，哼两声便好过些。”

郭芙怒道：“口是心非，胡说八道，成天生安白造，当真是卑鄙小人。”

杨过给她夹头夹脑一顿臭骂，心念一动：“莫非我哄骗武氏兄弟的言语给她知道了？”见她虽然生气，但容颜娇美，不由得见之生怜。他性儿中生来带着三分风流，忍不住笑道：“郭姑娘，你是怪我跟武家兄弟说的这番话么？”郭芙低沉着声音道：“你跟他们说些甚么了？亲口招认给我听听。”

杨过笑道：“我是为了他们好，免得他们亲兄弟拚个你死我活，伤了老父之心。这些话是武老伯跟你说的，是不是？”

郭芙道：“武老伯一见我就跟我道喜，把你夸到了天上去啦。我……我……女孩儿家清清白白的名声，能任你乱说得的么？”说到这里，语声哽咽，两道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。

杨过低头不语，心中好生后悔，那晚逞一时口舌之快，对武氏兄弟越说越得意，却没想到已糟蹋了郭芙的名声，总是自己言语轻薄，闯出这场祸来，倒是不易收拾。

郭芙见他低头不语，更是恼恨，哭道："武老伯说道，大武哥哥、小武哥哥两人打你不过，给你逼得从此不敢再来见我，这话可是真的么？"杨过暗暗叹气："武三通这人也真不知轻重，这些话又何必说给她听？"当下无可隐瞒，只得点了点头，说道："我胡说八道，确是不该，但我实无歹意，请你见谅。"郭芙擦了擦眼泪，怒道："昨晚的话，那又为了甚么？"杨过一怔，道："昨晚甚么话？"郭芙道："武老伯说，待治好你病后，要喝你……

你和我的喜酒，你干么仍不知羞的答应？"杨过暗叫："糟糕，糟糕！原来昨晚这几句话也给她听去了。"只得辩道："那时我昏昏沉沉的，没听清楚武老伯说些甚么。"

郭芙瞧出他是撒谎，大声道："你说我妈妈暗中教你武功，看中了你，要招你作女婿，有这等事么？"杨过给她问得满脸通红，大是狼狈，心想："与郭姑娘说笑，不过给人说一声轻薄无赖，反正我本就不是正人君子，那也罢了。但我谎言郭伯母暗中授艺，此事却可大可小，万万不能让郭伯母知晓。"忙道："郭姑娘，这都怪我出言不慎，请你遮掩则个，别让你爹爹妈妈知道。"郭芙冷笑道："你既还怕爹爹，怎敢捏造谎言，辱我母亲？"杨过忙道："我对伯母决无不敬之意，当时我一意要武家兄弟绝念死心，以致说话不知轻重……"

郭芙自幼与武氏兄弟青梅竹马一齐长大，对两兄弟均有情意，得知杨过骗得二人对自己死了心，永远不再见面，这份怒气如何再能抑制？又大声问道："这些事慢慢再跟你算帐。我妹妹呢？你把她抱到哪里去啦？"

杨过道："是啊，快情郭伯伯过来，我正要跟他说。"郭芙道："我爹爹出城找妹妹去啦。你……你这无耻小人，竟想拿我妹妹去换解药。好啊，你的性命值钱，我妹妹的性命便不值钱。"杨过一直暗自惭愧，但听她说到婴儿之事，心中却是无愧天地，朗声道："我一心一意要夺回令妹，交于你爹娘之手，若说以她去换解药，杨过绝无此心。"郭芙道："那么我妹妹呢？她到哪儿去啦？"杨过道："是给李莫愁抢了去，我夺不回来，好生有愧。

只要我气力回复，一时不死，立时便去找寻。"

郭芙冷笑道："这李莫愁是你师伯，是不是？你们本来一齐躲在山洞之中，是不是？"杨过道："不错，她虽是我师伯，可是素来和我师父不睦。"

郭芙道："哼，不和不睦？她怎地又会听你的话，抱了我妹妹去给你换解药？"

杨过一跳坐起，怒道："郭姑娘你可别瞎说，我杨过为人虽不足道，焉有此意？"郭芙道："好个'焉有此意'！是你师父亲口说的，难道会假？"杨过道："我师父说甚么了？"

郭芙站直身子，伸手指着他鼻子，怒容满面的道："你师父亲口跟朱伯伯说，你与李莫愁同在那荒谷之中，请朱伯伯将我爹爹的汗血宝马送去借给你，好让你抱我妹妹赶到绝情谷去……"杨过惊疑不定，插口道："不错，我师父确有此意，要我将你妹妹先行送去，得到那半枚绝情丹服了再说，但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也不致害了你妹妹……"郭芙抢着道："我妹妹生下来不到一天，你就去交给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还说不致害了我妹妹。你这狼心狗肺的恶贼！你幼时孤苦伶仃，我爹妈如何待你？若非收养你在桃花岛上，养你成人，你焉有今日？哪知道你恩将仇报，勾引外敌，乘着我爹爹妈妈身子不好，竟将我妹妹抢了去……"她越骂越凶，杨过一时之间哪能辩白？中毒后身子尚弱，又气又急之下，咕咚一声，倒在床上，竟自晕了过去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他方自悠悠醒转。郭芙冷冷的凝目而视，说道："想不到你竟还有一丝羞耻之心，自己也知如此居心，难容于天地之间了罢？"当真是颜若冰寒，辞如刀利。杨过长叹一声，说道："我倘真有此心，何不抱了你妹妹，便上绝情谷去？"郭芙道："你身上毒发，行走不得，这才请你师伯去啊。嘿嘿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我听你师父跟朱伯伯一说，便将汗血宝马藏了起来，叫你师徒俩的好计难以得逞……"杨过道："好好，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，我也不必多辩。我师父呢？她到哪里去啦？"

郭芙脸上微微一红，道："这才叫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你师父也不是好人。"

杨过大怒，坐起身来，说道："你骂我辱我，瞧在你爹娘脸上，我也不来跟你计较。你却怎敢说我师父？"郭芙道："呸！你师父便怎么了？谁教她不正不经的瞎说。"杨过心道："姑姑清澹雅致，身上便似没半分人间烟火气息，如何能口出俗言？"于是也呸了一声，道："多半是你自己心邪，将我师父好好一句话听歪了。"

郭芙本来不想转述小龙女之言，这时给他一激，忍不住怒火又冲上心口，说道："她说：'郭姑娘，过儿心地纯善，他一生孤苦，你要好好待他。'又说：'你们原是天生……天生……一对！你叫他忘了我罢，我一点也不怪他。'她又将一柄宝剑给了我，说甚么那是淑女剑，和你的君子剑正是……正是一对儿。这不是胡说八道是甚么？"她又羞又怒，将小龙女那几句情意深挚、凄然欲绝的话转述出来，语气却已迥然不同。

杨过每听一句，心中就如猛中一椎，脑海中一片迷惘，不知小龙女何以有此番言语，过了一会，听得郭芙话已说完，缓缓抬起头来，眼中忽发异光，喝道："你撒谎骗人，我师父怎会说这些话？那淑女剑呢？你拿不出来，便是骗人！"郭芙冷笑一声，手腕一翻，从背后取出一柄长剑，剑身乌黑，正是那柄从绝情谷中得来的淑女剑。

杨过满腔失望，急得口不择言，叫道："谁要与你配成一对儿？这剑明明是我师父的，你偷了她的，你偷了她的！"

郭芙自幼生性骄纵，连父母也容让她三分，武氏兄弟更是千依百顺，趋奉唯谨，哪里受得这样的重话？她转述小龙女的说话，只因杨过言语相激，才不得不委屈说出，岂知他竟如此回答，听这言中含意，竟似自己设成了圈套，有意嫁他，而他偏生不要。她大怒之下，手按剑柄，便待拔剑斩去，但转念一想："他对他师父如此敬重，我偏说一件事情出来，教他听了气个半死不活。"

这时她气恼已极，浑不想这番话说将出来有何恶果，刷的一响，将拔出了半尺的淑女剑往剑鞘中一送，笑嘻嘻的坐在椅上，说道："你师父相貌美丽，武功高强，果然是人间罕有，就只一件事不妥，"杨过道："甚么不妥？"

郭芙道："只可惜行止不端，跟全真教的道士们鬼鬼祟祟，暗中来往。"杨过怒道："我师父和全真教有仇，怎能跟他们暗中来往？"郭芙冷笑道："'暗中来往'这四个字，我还是说得文雅了的。有些话儿，我女孩儿家不便开口。"

杨过越听越怒，大声道："我师父冰清玉洁，你再瞎说一言半句，我扭烂了你的嘴。"郭芙眉间如聚霜雪，冷然道："不错，她做得出，我说不出。好一个冰清玉洁的姑娘，却去跟一个臭道士相好。"杨过铁青了脸，喝道："你说甚么？"

郭芙道："我亲耳听见的，难道还错得了？全真教的两名道士来拜访我爹爹，城中正自大乱，我爹妈身子不好，不能相见，就由我去招待宾客……"

杨过怒喝："那便怎地？"郭芙见他气得额头青筋暴现，双眼血红，自喜得计，说道："那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志敬，一个叫尹志平，可是有的？"杨过道："有便怎地？"郭芙淡淡一笑，说道："我吩咐下人，给他们安排了歇宿之处，也没再理会。哪知道半夜之中，一名丐帮弟子悄悄来报我知晓，说这两位道爷竟在房中拔剑相斗……"杨过哼了一声，心想尹赵二人自来不和，房中斗剑亦非奇事。

郭芙续道："我好奇心起，悄悄到窗外张望，只见两人已经收剑不斗了，但还在斗口。姓赵的说那姓尹的和你师父怎样怎样，姓尹的并不抵赖，只怪他不该大声叫嚷……"

杨过霍地揭开身上棉被，翻身坐在床沿，喝道："甚么怎样怎样？"郭芙脸上微微一红，神色颇为尴尬，道："我怎知道？难道还会是好事了？你宝贝师父自己做的事，她自己才知道。"语气之中，充满了轻蔑。杨过又气又急，心神大乱，反手一记，啪的一声，郭芙脸上中了一掌。他愤激之下，出手甚重，只打得郭芙眼前金星乱冒，半边面颊登时红肿，若非杨过病后力气不足，这一掌连牙齿也得打下几枚。

郭芙一生之中哪里受过此辱？狂怒之下，顺手拔出腰间淑女剑，便向杨过颈中刺去。

杨过打了她一掌，心想："我得罪了郭伯伯与郭伯母的爱女，这位姑娘是襄阳城中的公主，郭伯伯郭伯母纵不见怪，此处我焉能再留？"伸脚下床穿了鞋子，见郭芙一剑刺到，他冷笑一声，左手回引，右手倏地伸出，虚点轻带，已将她淑女剑夺了过来。

郭芙连败两招，怒气更增，只见床头又有一剑，抢过去一把抓起，拔出剑鞘，便往杨过头上斩落。杨过眼见寒光闪动，举起淑女剑在身前一封，哪知他昏晕七日之后出手无力，淑女剑举到胸前，手臂便软软的提不起来。郭芙剑身一斜，当的一声轻响，双剑相交，淑女剑脱手落地。

郭芙愤恨那一掌之辱，心想："你害我妹妹性命，卑鄙恶毒已极，今日便杀了你为我妹妹报仇。爹爹妈妈也不见怪。"但见他坐倒在地，再无力气抗御，只是举起右臂护在胸前，眼神中却殊无半分乞怜之色，郭芙一咬牙，手上加劲，挥剑斩落。

那日小龙女骑了汗血宝马追寻杨过与金轮法王，却走错了方向。那红马一奔出便是十余里，待得勒转马头回来再找，杨过等人更是不知去向。她心中忧急，眼见时候过去一刻，杨过的性命便多一分危险，在襄阳周围三四十里内兜圈子找寻。红马虽快，但荒谷极是隐僻，直至过了半夜，她才远远听到武三通号陶大哭之声。循声寻去，不久便听到武氏兄弟抡剑相斗，跟着又听到杨过说话。她心中大喜，生怕杨过遇上劲敌，欲待暗中相助，于是下马将红马系在树上，悄悄隐身在山石之后，观看杨过对敌。

这一偷看不打紧，只听得杨过口口声声说与郭芙早订终身，将郭芙叫作"我那未过门的妻子"，而把郭靖夫妇叫作"岳父岳母"。小龙女越听越是惊心动魄，听他说郭靖、黄蓉夫妇已招他为婿，暗中传他武艺，又见他对武氏兄弟发怒，不许他们再见郭芙。他每说一句，小龙女便如经受一次雷轰电击，心中胡涂，似乎宇宙万物于霎时之间都变过了。若是换作旁人，见杨过言行与过去大不相同，定然起疑，自会待事情过后向他问个明白，但小龙女心如水晶，澄清空明，不染片尘，于人间欺诈虚假的伎俩丝毫不知。杨过对旁人油嘴滑舌，胡说八道，对她却从不说半句戏言，因此她对杨过的言语向来无不深信。眼见武氏兄弟不敌，她自伤自怜，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。当时杨过听到叹息，脱口叫了声"姑姑"，小龙女并不答应，掩面远去。杨过还道是李莫愁所发，自己听错，也没深究。

小龙女牵了汗血宝马，独自在荒野乱走，思前想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年纪已过二十，但一生居于古墓，于世事半点不知，识见便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无异，心想："过儿既与郭姑娘定亲，自然不能再娶我了。怪不得郭大侠夫妇一再不许他和我结亲。过儿从来不跟我说，自是为了怕我伤心，唉，他待我总是很好的。"又想："他迟迟不肯下手杀郭大侠，为父报仇，当时我一点不懂，原来他全是为了郭姑娘之故，如此看来，他对郭姑娘也是情义深重之极了。我此时若牵宝马去给他，他说不定又要想起我的好处，日后与郭姑娘的婚事再起变故。我还是独自一人回到古墓去罢，这花花世界只教我心乱意烦。"

想了一阵，意念已决，虽然心如刀割，但想还是救杨过性命要紧，于是连夜驰回襄阳，托朱子柳送红马到荒谷中去交给杨过。

这时襄阳城中刺客虽已远去，但郭靖、黄蓉未曾康复，兀自乱成一团。

朱子柳文武全才，当即与鲁有脚齐心合力，负起了城防重任。正当忙乱之际，小龙女却牵了红马过来，要他去交给杨过，说甚么要杨过快到绝情谷去，以郭靖初生的幼女去换解毒灵丹，只把朱子柳听得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云。他追问几句，小龙女心神烦乱，不愿多讲，只说快去快去，迟得片刻，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。

她也不理郭芙正在朱子柳身畔，只想，"让妹妹在绝情谷去耽上几日，并无大碍，这是为了救你未婚夫婿的性命，你自然也会出力。"她提到杨过的名字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话未说得清楚，珠泪已滚滚而下，当即奔向卧室，倒在床上凄然痛哭。

朱子柳于前因丝毫不知，听了小龙女没头没脑的这几句话，怎明白她说些甚么，但"迟得片刻，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"这句话却非同小可，心想只有到那荒谷走一遭，见机行事便了。出得门来，汗血宝马已然不见，一问亲兵，说道郭姑娘已牵了去，待要找郭芙时，她却又躲得人影不见。朱子柳暗暗叹气，心想这些年轻姑娘个个难缠，不是说话不明不白，便是行事神出鬼没。

他挂念杨过的安危，另骑快马，带了几名丐帮弟子，依着小龙女所指点的途径到那荒谷察看，只见杨过与武氏兄弟一齐倒在地下，武三通正自运气冲穴，其余三人却已奄奄一息，心想"迟得片刻，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"

这话果然不错，于是急忙救回襄阳，适逢师叔天竺僧自大理到来，当即施药救治。

小龙女在床上哭了一阵，越想越是伤心，眼泪竟是不能止歇。她这一哭，衣襟全湿，伸手到腰间去取汗巾来擦眼泪，手指碰到了淑女剑，心想："我把这剑拿去给了郭姑娘，让他们配成一对儿，也是一件美事。"她痴爱杨过，不论任何对他有益之事无不甘为，于是翻身坐起，也不拭去泪痕，径自来找郭芙。

这时早已过了午夜，郭芙已然安寝，小龙女也不待人通报，掀开窗户，跃进她房中，将郭芙叫醒，便说"你们原是一对"云云，那就是郭英对杨过转述的一番话了。她将淑女剑交给了郭芙，回头便走。郭芙听得摸不到头脑，连问："你说甚么？我半点儿也不懂。"小龙女凄然不答，一跃出窗。郭芙探首窗外。忙叫："龙姑娘你回来。"却见她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小龙女低着头走进花园，一大丛玫瑰发出淡淡幽香，想起在终南山与杨过共练玉女心经时隔花接掌的情景，今日欲再如往时般师徒相处，却已不可得了。

正自发痴，忽听左首屋中传出一人的话声："你开口小龙女，闭口小龙女，有一天半日不说成不成？"小龙女吃了一惊："是谁在整天说我？"当下停步倾听，却听得另一个声音干笑数声，说道："你偏做得，我就说不得？"

先一人道："这是在人家府中，耳目众多，若是让旁人听了去，我全真教声名何在？"后一人道："嘿嘿，你居然还会想到我全真教的声名？那晚终南山玫瑰花旁，这销魂滋味……哈哈。"说到这里，只是干笑，再也不说下去了。

小龙女更是吃惊，疑心大起："难道那晚过儿跟我亲热，却让这两个道士瞧见了？"从两人语音之中，已知说话的是尹志平与赵志敬，于是悄悄走到那屋窗下，蹲着身子暗听。这时两人话声转低，但小龙女与他们相隔甚近，仍是听得清清楚楚。

只听尹志平气忿忿的道："赵师兄，你日晚不断的折磨我，到底为了甚么？"赵志敬道："你自己明白。"尹志平道："你要我干甚么？我都答应了，我只求你别再提这件事，可是你却越说越凶。是不是要我当场死在你面前？"赵志敬冷笑道，"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忍不住，不说不行。"

尹志平声音突然响了一些，说道："你道我当真不知？你是妒忌，是妒忌我那一刻做神仙的时光？"这两句话甚是古怪，赵志敬并不答话，似要冷笑，却也笑不出来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尹志平喃喃的道："不错，那晚在玫瑰丛中，她给西毒欧阳锋点中了穴道，动弹不得，终于让我偿了心愿。是啊，我不用向你抵赖，倘若我不说，你也不会知道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了，你便不断的烦扰我，折磨我……可是，可是我也不后悔，不，一点也不后悔……"

说到后来，语声温柔，就似在梦中吃语一般。

小龙女听着这些话，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，脑中便似轰轰乱响："难道是他，不是我心爱的过儿？不，不会的，决不会，他说谎，一定是过儿。"

只听得赵志敬又说起话来，语音冷酷僵硬："是啊，你自然一点也不后悔。你本来不用跟我说，可是你心中忍不住喜欢，非跟一个人说说不可。好啊，那我便天天跟你说，无时无刻不提醒你，但你怎么又怕听了呢？"突然听得墙壁上发出砰砰几声，原来是尹志平以头撞墙，说道："你说好了，都说出来好了，说得让天下人人都知道了，我也不怕……不，不，赵师兄，你要做甚么我都答应，只求你别再提了。"

小龙女一晚之间，接连听到两件心为之碎、肠为之断的大事，迷迷糊糊的站在窗下，虽然听着尹赵二人说话，但于他们言中之意一时竟然难以领会。

只听赵志敬冷笑几声，说道："咱们修道之士，一个把持不定，堕入了魔障，那便须以无上定力，斩毒龙，返空明。我不住提那小龙女的名字，是要你习听而厌，由厌而憎。这是助你修练的一番美意啊。"尹志平低声道："她是天仙化身，我怎能厌她憎她？"突然提高声音说道："哼，你不用说得好听，你的恶毒心肠，难道我会不知？你一定对我妒忌，二来心恨杨过，要揭穿这件事情，教他师徒二人终身遗恨。"

小龙女听到"杨过"两字，心中突的一跳，低低的道："杨过，杨过。"

说到这名字的时候，不自禁的感到一阵柔情蜜意，她盼望尹赵二人不住的谈论杨过，只要有人说着他的名字，她就说不出的欢喜。

只听赵志敬也提高了声音，恨恨的道："我若不令这小杂种好好吃一番苦头，难消心头之恨，哼哼，只是……"尹志平道："只是他武功大强，你我不是他的敌手，是不是？"赵志敬道："那也未必，他一手旁门左道的邪派武功，何足为奇？但教撞在我手里，哼哼！咱们全真派玄门武功是天下武术正宗，还会怕这小子？尹师弟，你好好瞧着，我不会让他舒舒服服的送命，不是坏了他两个招子，便是断了他双手，教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时让你的小龙女姑娘在旁瞧着，那也有趣得紧啊。"

小龙女打了个寒噤，若在平时，她早已破窗而入，一剑一个的送了二人性命，但此时懊闷欲绝，只觉全身酸软无力，四肢难动。

又听尹志平冷笑道："你这叫做一厢情愿。咱们的玄门正宗，未必就及得上人家的旁门左道。"赵志敬怒骂："狗东西，全真教的叛徒！你与那小龙女有了苟且之事，连人家的武功也赞到天上去啦！"尹志平连日受辱，此时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"你骂我甚么？须知做人不可赶尽杀绝！"

赵志敬自恃对方的把柄落在自己手里，只要在重阳宫中宣扬出来，前任掌教马师伯、现任掌教丘师伯非将他处死不可，是以一直对他侮辱百端，而尹志平确也始终不敢反抗，这时听他竟然出言不逊，心想若不将他制得服服贴贴，自己的大计便难以成功，当下踏上一步，反手便是一掌。

尹志平没料他竟会动手，急忙低头，啪的一响，这一掌重重的打在他后颈之中，身子一晃，险些儿跌倒。他狂怒之下，抽出长剑，挺剑刺出。赵志敬侧身避过，冷笑道："好啊，你居然有胆子跟我动手。"说着便拔剑还击。

尹志平低沉着嗓子道："给你这般日夜折磨，左右也是个死，不如今日让你杀了，倒也干脆。"说着催动剑招，着着进逼。他是丘处机的首徒，武功与赵志敬各有所长。两人所学招数全然相同，一动上手原是不易分出高下，但他郁积在心，此时只求拚个同归于尽，赵志敬却另有重大图谋，决不肯伤他性命，是以二三十招一过，赵志敬已给逼到了屋角之中，大处下风。

他二人在屋中乒乒乓乓的斗剑，早有丐帮弟子去报知了郭芙。她急忙披衣赶来，见小龙女站在窗下，叫了她一声："龙姑娘！"小龙女呆呆出神，竟是听而不闻。郭芙好奇心起，不即进屋，也在窗下一站，只听得赵志敬伸剑左拦右架，口中却在不干不净的讥嘲笑骂，竟是语语都侵涉到小龙女身上。

郭芙听得屋内两人越说越不成话，不便再站在窗下，一扭头待要走开，却见小龙女仍是呆呆的站着，似对二人的污言秽语丝毫不以为意，心中大是奇怪，低声问道："他们的话可是真的？"小龙女茫然点了点头，道："我不知道，也许……也许是真的。"郭芙顿起轻蔑之心，哼了一声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尹赵二道在激斗之际，也已听到房外有人说话，当的一响，两柄长剑一交，便即分开，齐声问道："是谁？"小龙女缓缓的道："是我。"尹志平全身打个寒战，颤声道："你是谁？"小龙女道："小龙女！"

这三字一出口，不但尹志平呆若木鸡，连赵志敬也是如同身入冰窟。那日大胜关英雄宴上，只一招便给她掌按前胸，受了重伤，此后将养多日方愈，跟她动手，实无招架余地。他万料不到小龙女竟也会在襄阳城中，适才自己这番言语十九均已给她听见，一时之间吓得魂飞魄散，只想："怎生逃命才好？"

尹志平心情异常，却没想到逃命，伸手推开了窗子。只见窗外花丛之旁，俏生生、凄冷冷的站着一个白衣少女，正是自己日思夜想、魂牵梦索，当世艳极无双的小龙女！

尹志平痴痴的道："是你？"小龙女道："不错，是我。你们适才说的话，句句都是真的？"尹志平点头道："是真的！你杀了我罢！"说着倒转长剑，从窗中递了出去。小龙女目发异光，心中凄苦到了极处，悲愤到了极处，只觉便是杀一千个、杀一万个人，自己也已不是个清白的姑娘，永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深爱杨过，眼见长剑递来，却不伸手去接，只是茫然向尹赵二人望了一眼，实是打不定主意。

赵志敬瞧出了便宜，心想这女子神智失常，只怕是疯了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伸手挽住了尹志平的胳臂，狞笑道："快走，快走，她舍不得杀你呢！"用力一拉，抢步出门。尹志平早已魂不守舍，全身没了力气，给他一拉，踉踉跄跄的跟了出去。赵志敬展开轻功，提气急奔。尹志平起初由他拉着，奔出数丈后，自身的轻功也施展出来。两人投师学艺还均在郭靖之前，这一发力，顷刻间便奔到东城城门边。

城门旁有十多名丐帮弟子随着两队官兵巡逻。领头的丐帮弟子认得尹赵二人，知他们是全真高士，论辈份还是郭靖的师兄，听赵志敬说有要事急欲出城，好在此时城外并无敌军来攻，当即下令开城。城门开得刚可容身，尹赵二人一跃便到了城外。领头的丐帮弟子赞道："好俊的轻身功夫！"待要闭城，眼前突然白影一闪，似有甚么人出了城。他大吃一惊，问道："甚么？"

那人影早已不见。他纵到城门口向外望时，此时天甫黎明，六七丈外便朦朦胧胧的瞧不清楚，哪里瞧到有人？他回身询问，旁人均说没瞧见甚么。他揉了揉双眼，暗骂："见鬼！"看来是连日辛劳，眼睛花了。

尹赵二人不敢停步，直奔出数里才放慢脚步。赵志敬伸袖抹去额头淋漓大汗，叫道："好险，好险！"回头向来路一看，不由得双膝酸软，险些摔倒，原来身后十余丈外，一个白衣少女站定了脚步，呆呆的望着自己，却不是小龙女是谁？赵志敬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，"啊"的一声，脱口大呼，只道早已将她抛得无影无踪，哪知她始终跟随在后，只是她足下无声，自己竟然毫没知觉，当下拉住尹志平的手臂提气狂奔。

他一口气奔出十余丈，回头再望，只见小龙女仍然不即不离的跟随在后，相距三四丈远近。赵志敬六神无主，掉头又跑，他却不敢时时向后返视，因每一回顾，心中多一次惊恐，双腿渐渐无力，说道："尹师弟，她此时若要杀死咱们二人，可说易如反掌，她定是另有奸恶阴谋。"尹志平惘然道："甚么另有奸恶阴谋？"赵志敬道："我猜想她是要擒住咱们，在天下英雄之前指斥你的丑行，打得我全真派从此抬不起头来。"尹志平心中一凛，他此时对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倘若小龙女提剑要杀，决不反抗，但他自幼投在丘处机门下，师恩深重，威震天下的全真派若是由己而败，却是万万不可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背脊上全都凉了，当下腿下加劲，与赵志敬并肩飞奔。

两人只拣荒野无路之处奔去，有时忍不住回头一瞧，总见小龙女跟在数丈之外。古墓派轻功天下无双，小龙女追踪二人可说毫不费力，只是她遇上了这等大事，实不知如何处置才是，只好跟随在后，不容二人远离。

尹赵二人本就心慌意乱，但见小龙女如影随形的跟着，不免将她的用意越猜越恶，惊惧与时俱增，从清晨奔到中午，又自中午奔到午后未刻，四五个时辰急奔下来，饶是二人内力深厚，也已支持不住，气喘吁吁，脚步踉跄，比先前慢了一倍尚且不止。此时烈日当空，天气炎热，两人自里至外全身都已汗湿。又跑一阵，两人又饥又渴，眼见前面有一条小溪，不禁都横了心："就算被她擒住，那也无法。"扑到溪边，张口狂饮溪水。

小龙女缓缓走到溪水上游，也掬上几口清水喝了。临流映照，清澈如晶的水中映出一个白衣少女，云鬓花颜，真似凌波仙子一般。小龙女心中只觉空荡荡地，伤心到了极处，反而漠然，顺手在溪边摘了一朵小花插在鬓边，望着水中倒影，痴痴的出神。

尹赵二人一面喝水，一面不住偷眼瞧她，见她似乎神游物外，已浑然忘了眼前之事，两人互相使个眼色，悄悄站起，蹑步走到小龙女背后，一步步的渐渐走远，数次回首，见她始终望着溪水，于是加快脚步，向前急走，不久便又到了大路。

两人只道这次真正脱险，哪知尹志平偶一返顾，只见小龙女又已跟在身后。尹志平脸如死灰，叫道："罢了，罢了！赵师哥，咱们反正逃不了，她要杀要剐，只索由她！"说着停住了脚步。赵志敬大怒，喝道："你是死有应得，我干么要陪着你送终？"拉着他手臂要走。尹忘平心恢意懒，不想再逃。赵志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，斗地一掌，反手打了他一记耳光。尹志平怒道："你又打我？"小龙女见两人忽又动手，大是奇怪。

就在此时，迎面驰来两骑马，马上是两名传达军令的蒙古信差。赵志敬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"抢马！咱们假装打架，别引起小龙女疑心。"当即挥掌劈去。尹志平举手挡开，还了一掌，赵志敬退了几步，两人渐渐打到大路中心，两名蒙古兵去路被阻，勒马呼叱。尹赵二人突然跃起，分别将两名蒙古兵拉下马背，掷在地下，跟着翻身上马，向北急驰。

两匹马都是良马，奔跑迅速。两人回头望时，见小龙女并未跟来，这才放心。向北驰出十余里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。赵志敬道："她见二

马向北，咱们偏偏改道往东。”缰绳向右一带，两骑马上了向东的岔道。傍晚时分，到了一个小市镇上。

二人整日奔驰，粒米未曾入口，疲耗过甚，已是饥火难熬，当即找到一家饭铺，命伙计切盘牛肉，拿三斤薄饼。赵志敬坐下后惊魂略定，想起今日之险，犹有余悸，只不知小龙女何以总是在后跟随，却不动手。尹志平脸如死灰，垂下了头，兀自魂不守舍。不久牛肉与薄饼送了上来，二人举筷便吃，忽听得饭铺外人喧马嘶，吵嚷起来，有人大声喝道：“这两匹马是谁的？怎地在此处？”呼叫声中带有蒙古口音。

赵志敬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只见一个蒙古军官带着七八名兵卒，指着尹赵二人的坐骑正自喝问。饭铺的伙计惊呆了，不住打躬作揖，连称：“军爷，大人！”

赵志敬给小龙女追逼了一日，满腔怒火正无处发泄，见有人惹上头来，当即挺身上前，大声道：“牲口是我的！干甚么？”那军官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赵志敬道：“是我自己的！关你甚么事？”此时襄阳以北全已沦入蒙古军手中，大宋百姓惨遭屠戮欺压，哪有人敢对蒙古官兵如此无礼？那蒙古军官见赵志敬身形魁梧，腰间悬剑，心中存了三分疑忌：“你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？”

赵志敬怒道：“甚么买来偷来？是道爷观中养大的。”那军官手一挥，喝道：“拿下了！”七八名兵卒各挺兵刃，围了上来。赵志敬手按剑柄，喝道：“凭甚么拿人？”那军官冷笑道：“偷马贼！当真是吃了豹子心肝，动起大营的军马来啦，你认不认？”说着披开马匹后腿的马毛，露出两个蒙古字的烙印。原来蒙古军马均有烙印，注明属于某营某部，以便辨认。赵志敬顺手从蒙古军士手中抢来，哪里知晓？此时一见，登时语塞，强辩道：“谁说是蒙古军马？我们道观中的马匹便爱烙上几个记，难道犯法了么？”

那军官大怒，心想自南下以来，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狂徒，抢上来伸手便抓向赵志敬胸口。赵志敬左手一勾，反掌抓住了他手腕，跟着右掌挥出，拿住了他背心，将他身子高高举起，在空中打了三个旋子，跟着向外一送。

那军官身不由主的飞了出去，刚好摔进了一家磁器铺子，只听乒乓、呛啷之声不绝，一座座磁器架子倒将下来，碗碟器皿纷纷跌落，那军官全身被磁器碎片割得鲜血淋漓，压在磁器堆中，那里爬得起身？众兵卒抢上来救护，搬架的搬架，扶人的扶人，再也顾不得去捉拿偷马贼了。

赵志敬哈哈大笑，回入饭铺，拿起筷子又吃。这乱子一闹，镇上家家店铺关上了门板，饭铺的顾客霎时间走得干干净净，均想蒙古军暴虐无比，此番竟有汉人殴打蒙古军官，只怕血洗全镇也是有的。赵志敬吃了几口，忽见饭铺掌柜走上前来，噗的一声，跪倒在地，连连磕头。赵志敬知他怕受牵连，一笑站起，说道：“我们也吃饱了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们马上就走。”掌柜的吓得脸如土色，更是不住的磕头。

尹志平道，“他怕咱们一走，蒙古兵问饭铺子要人。”他素来精明强干，只是对小龙女痴心狂恋，这才作事荒谬乖张，日常处事其实远胜于赵志敬，因此马钰、丘处机等均有意命他接任掌教，此时心念一转，说道：“快拿上好的酒馔来，道爷自己作事自己当，你们怕甚么了？”掌柜的喏喏连声，爬起身来，忙吩咐赶送酒馔。

那军官受伤不轻，挣扎着上了马背。赵志敬笑道：“尹师弟，今日受了一天恶气，待会须得打他们个落花流水。”尹志平哼了一声，眼见那蒙古军官带领士兵骑马走了。饭铺中众人慌成一团，精美酒食纷纷送上，堆满了一桌。

尹赵二人吃了一阵，尹志平突然站起身来，反手一掌，将在旁侍候的伙计打倒在地。掌柜的大惊，三脚两步的赶了过来，陪笑道：“这该死的小子不会侍候，道爷息怒……”话未说完。尹志平飞起左腿，轻轻将他踢倒在地。

赵志敬还道他神智兀自错乱，叫道：“尹师弟……你……”尹志平掀起旁边一张桌子，碗碟倒了一地，随即又将两名伙计打倒，顺手点了各人穴道，双手一拍，道：“待会蒙古官兵到来，见你们店中给打得这般模样，就不会迁怒你们了，懂不懂？你们自己不妨再打个头破血流。

众人恍然大悟，连称妙计。众店伴当即动手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个个衣衫撕烂，目青鼻肿。过不多时，忽听得青石板街道上马蹄声响，数乘马急驰而至。众店伴纷纷倒地，大呼小叫：“啊哟，打死人啦！”“痛啊，痛啊！”“道爷饶命！”

马蹄声到了饭铺门前果然止息，进来四名蒙古军官，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瘦的藏僧，一个又黑又矮的胡人，那胡人双腿已断，双手各撑着拐杖。蒙古军官见饭铺中乱成这等模样，皱起眉来，大声呼喝：“快拿酒饭上来，老爷们吃了便要赶路，”掌柜的一楞，心想：“原来这几个军爷是另一路的。待那挨了打的军爷领了人来，却又怎地？”正自迟疑，几名军官已挥马鞭夹头夹脑劈将过来。

那掌柜的忍着痛连声答应，苦于爬不起身，当下另有伙计上前招呼，安排席位。

那藏僧便是金轮法王，黑矮胡人自是尼摩星了。他二人那日踏中冰魄银针，在山洞外纠缠厮打，双双跌落山崖。幸好崖边生有一株大树，法王于千钧一发之际伸出左手牢牢抓住。尼摩星其时已是半昏半醒，却仍是紧抱法王身子不放。法王一瞧周遭情势，左手运劲一推，两人齐往崖下草丛中跌落，顺着斜坡骨碌碌的滚了十余丈，直到深谷之底方始停住。两人四肢头脸给山坡上的沙石荆棘擦得到处都是伤痕。

法王右手反将过来，施小擒拿手拗过尼摩星的手臂，喝道：“你到底放是不放？”尼摩星昏昏沉沉中无力反抗，给他一拗之下，左臂松开，右手却仍是抓住他的后心。法王冷笑道：“你双足中了剧毒，不思自救，胡闹些甚么？”

这两句话直如当头棒喝，尼摩星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两只小腿已肿得碗口粗细，知道若不急救，转眼便是性命难保，一咬牙，拔出插在腰间的铁蛇，喀喀两响，将两条小腿一齐砍下，登时鲜血狂喷，人也晕了过去。法王见他如此勇决，倒也好生佩服，又想他双足残废，从此不足为患，伸手点了他双腿膝弯处的“曲泉穴”及大腿上的“五里穴”，先止血流，然后取出金创药敷上创口，撕下他外衣包扎了断腿。

天竺武士大都练过睡钉板、坐刀山等等忍痛之术，尼摩星更是此中能手，他一等血止，便坐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好，你救了我的，咱们怨仇便不算的。”

法王微微苦笑，心想：“你双脚虽失，身上剧毒倒已除了，我的处境反不如你。”于是盘膝坐下运功，强将足底的毒气缓缓逼出，一个多时辰之中只逼出一小滩黑水，但已累得心跳气喘。

两人在荒谷之中将养了几日，法王以上乘内功逼出了毒质，尼摩星的伤口也不再流血，折了两段树枝作拐杖，这才出得谷来。不久与几个蒙古军官相遇，同返忽必烈大营，却在这市镇上与尹赵二人相遇。

尹志平与赵志敬见到法王，不由得相顾失色。二人在大胜关英雄大会之中曾见他显示武功，委实是惊世骇俗，又想起他两名弟子达尔巴与霍都当年进袭终南山重阳宫，连全真诸子也不易抵敌，此刻狭路相逢，心中都是栗栗危惧。二人使个眼色，便欲脱身走路。

那日英雄大会，中原豪杰与会的以千百数，尹赵识得法王，法王却不识二道。他虽见饭铺中打得人伤物碎，但此刻兵荒马乱，处处残破，也不以为意。他这次前赴襄阳，闹了个大败而归，见到忽必烈时不免脸上无光，心中只在筹思如何遮掩，见两个道士坐着吃饭，自是毫不理会。

就在此时，饭铺外突然一阵大乱，一群蒙古官兵冲了进来，一见尹赵二人，呼叱叫嚷，便来擒拿。尹志平见法王座位近门，若是向外夺路，经过他身畔，只怕他出手干预，低声说道，“从后门逃走！”伸手将一张方桌一推，忽朗朗一声响，碗碟汤水打成一地，两人跃起身来，奔向后门。

尹志平将要冲到后堂，回头一瞥，只见法王拿着酒杯，低眉沉吟，对店中这番大乱似乎视而不见，心中一喜：“他不出手便好。”突然眼前黑影一闪，那西域矮子跃了过来，左手连晃，举拐杖向尹赵肩头各击一下。尹志平与赵志敬从未见过此人，但见他身法快捷，出手悍猛，立即沉肩闪跃。尼摩星出杖落空，“咦”的一声，见这两个道士居然并非庸手，倒也有些诧异，左杖着地撑住，右手拐杖举起，自外向内回击，阻住了二人的去路。二道双剑齐出，左右分刺，要将他迫退，夺路外闯。尼摩星武功虽较尹赵二道为高，但双腿断折不久，元气大伤未复，一手挥杖与二道动手，另一拐杖必须支地，数招一过，已然不支。法王缓步上前，眼见赵志敬剑尖刺到，直指尼摩星前胸，尼摩星举杖挡架，尹志平长剑已抵他右胁。这一剑招数极是狠辣，尼摩星非弃杖后跃不可。法王大步跨上，正好尼摩星身子跃起，便伸左臂托在他臀下，将他抱了起来，右手按上他手臂。其时他拐杖与赵志敬的长剑尚未分离，法王的内力从杖上传将过去，赵志敬只觉右臂剧震，半边胸口发热，当的一声，长剑落地。

尼摩星内力不足，变招却是奇速，一见赵志敬长剑脱手，立即回转拐杖，已与尹志平长剑粘住。法王又在尼摩星臂上一按，尹志平有赵志敬前车之鉴，立即运力反击，岂知法王的内力亦刚亦柔，喀的一响，长剑断折，手中只剩下半截断剑。法王轻轻将尼摩星放下，双手外分，搭在尹赵二人肩头，笑道：“两位素不相识，何须动武？如此身手，已是中土第一流剑士，且请坐下谈谈如何？”他出手并无凌厉之态，但双手这么一搭，二道竟自闪避不了，只觉登时有千斤之力压在肩头，沉重无比，惟有急运内力相抗，哪里还敢答话？

只怕张口后内息松了，自肩至腰的骨骼都要被他压断。

这时冲进来的蒙古官兵已在四周围住，领头的将官是个千户，识得法王是蒙古护国法师，四大王忽必烈对他极为倚重，当即上前行礼，说道：“国师爷，这两个道人偷盗军马，殴打官兵，多蒙国师爷出手……”他话未说完，向尹志平连看数眼，突然问道，“这位可是尹志平尹道爷？”尹志平点了点头，却不认得那人是谁。法王将搭在他肩头的手略略一松，稍减下压之力，心想：“这两个道士不过四十岁左右，内功居然如此精纯，倒也不易。”那蒙古千户笑道：“尹道爷不认识我了么？十九年前，咱们曾一同在花刺子模沙漠中烤黄羊吃，我叫萨多。”

尹志平仔细一瞧，喜道：“啊，不错，不错！你留了大胡子，我不认得你啦！”萨多笑道：“小人东西南北奔驰了几万里，头发胡子都花白了，道爷的相貌可没大变啊。怪不得成吉思汗说你们修道之士都是神仙。”转头向法王道：“国师爷，这位道爷从前到过西域，是成吉思汗请了去的，说起来都是自己人。”法王点了点头，收手离开二人肩头。

当年成吉思汗邀请丘处机前赴西域相见，咨以长生延寿之术。丘处机万里西游，带了一十九名弟子随侍，尹志平是门下大弟子，自在其内。成吉思汗派了二百军马供奉卫护丘处机诸人。那时萨多只是一名小卒，也在这二百人之内，是以识得尹志平。他转战四方二十年，积功升为千户，不意忽然在此与他相遇，心中极是欢喜，当下命饭铺中伙计快做酒饭，自己末座相陪，对尹志平好生相敬，那盗马殴官之事自是一笑而罢。萨多询问丘处机与其余十八弟子安好，说起少年时的旧事，不由得虬髯戟张，豪态横生。

法王也曾听过丘处机的名头，知他是全真派第一高手，眼见尹赵二人武功不弱，心想全真派剑术内功果然名不虚传，自己此番幸得一出手便制了先机，否则当真动手，却也须二三十招之后方能取胜。

突然间门口人影一闪，进来一个白衣少女。法王、尼摩星、尹赵二道心中都是一凛，进来的正是小龙女。这中间只有尼摩星心无芥蒂，大声道：“绝情谷的新娘子，你好啊！”小龙女微微颔首，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坐了，对众人不再理睬，向店伴低声吩咐了几句，命他做一份口蘑素面。

尹赵二人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白，大是惴惴不安。法王也怕杨过随后而来，他生平无所畏惧，就只怕杨龙二人双剑合璧的“玉女素心剑法”。三人各怀心事，不再说话，只是大嚼饭菜。尹赵二人此时早已吃饱，但如突然默不作声，不免惹人疑心，只得吃个不停，好使嘴巴不空。

萨多却是兴高采烈，问道：“尹道长，你见过我们四王子么？”尹志平摇了摇头。萨多道：“忽必烈王爷是拖雷四王爷的第四位公子，英明仁厚，军中人人拥戴。小将正要去禀报军情，两位道爷若无要事在身，便请同去一见如何？”尹志平心不在焉，又摇了摇头。赵志敬心念一动，问法王道：“大师也是去拜见四王子么？”法王道：“是啊！四王子真乃当今人杰，两位不可不见。”赵志敬喜道：“好，我们随大师与萨多将军同去便是。”伸手桌下在尹志平腿上一拍，向他使个眼色。萨多大喜，连说：“好极，好极！”

尹志平的机智才干本来远在赵志敬之上，但一见了小龙女，登时迷迷糊糊，神不守舍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才明白赵志敬的用意，他是要借法王相护，以便逃过小龙女的追杀。

各人匆匆用罢饭菜，相偕出店，上马而行。法王见杨过并未现身，放下了心，暗想：“全真教是中原武林的一大宗派，若能笼络上了以为蒙古之助，实是奇功一件。明日见了王爷，也有个交代。”当下言语中对尹赵二人着意接纳。

此时天色渐黑，众人驰了一阵，只听背后蹄声得得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小龙女骑了一匹驴子遥遥跟随在后。法王心中发毛，暗想：“单她一人决不是我对手，何以竟敢如此大胆，跟随不舍？莫非杨过那小子在暗中埋伏么？”

他与尹赵二道初次相交，唯恐稍有挫折，堕了威风，当下只作不知。

众人驰了半夜，到了一座林中。萨多命随行军士下鞍歇马，各人坐在树底休息。只见小龙女下了驴子，与众人相隔十余丈，坐在林边。她越是行动诡秘，法王越是持重，不敢冒然出手。赵志敬见尼摩星曾与小龙女招呼，不知她与法王有何瓜葛，不敢向她多望一眼。”歇了半个时辰，众人上马再行，出得林后，只听蹄声隐隐，小龙女又自后跟来。

直至天明，小龙女始终隔开数十丈，跟随在后。

这时来到一处空旷平原，法王纵目眺望，四下里并无人影，心中毒念陡起：“我生平纵横无敌，来到中原，却接连败在小龙女和杨过那小子双剑合璧之下。今日她对我紧追不舍，定无善意，我何不出其不意的骤下杀手，将她毙了？她便有帮手赶到，也已不及救援。此女一死，世间无人再能制我。”

他心念已决，正要勒马停步，忽听得前面玎玲、玎玲的传来几下驼铃声，数里外尘头大起，一彪人马迎头奔来。

法王好生懊悔：“若知她的后援此刻方到，我早就该下手了。”忽听萨多“咦”的一声，叫道：“奇怪！”法王见对面奔来的是四头骆驼，右首第一头骆驼背上竖着一面大旗，旗杆上七丛白毛迎风飘扬，正是忽必烈的帅纛，但远远望去，骆驼背上却无人乘坐。萨多道：“王爷来了！”纵马迎上，驰到离骆驼相隔半里之外，滚鞍下马，恭恭敬敬的站在道旁。

法王心想：”既是王爷未此，可不便杀这女子了。”他自重身份，若被忽必烈见他下手杀一孤身少女，不免受其轻视，当下缓缓驰近，但见四头骆驼之间悬空坐着一人。那人白须白眉，笑容可掬，竟是周伯通。

只听他远远说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大和尚、黑矮子，咱们又在这里相会，还有这个娇娇滴滴的小姑娘也来啦。”法王心中奇怪，此人花样百出，又怎能悬空而坐？待得双方又近了些，这才看清，原来四头骆驼之间几条绳子结成一网，周伯通便坐在绳网之上。

周伯通向来不去重阳宫，与马钰、丘处机诸人也极少往来。因此尹志平与赵志敬与他并不相识。他们虽曾听师父说起过有这么一位独往独来、游戏人间的师叔祖，但久未听到他的消息，多半已不在人世，此刻相见，均未想到是他。当年嘉兴烟雨楼大战，周伯通赶到时已是浓雾漫，人人目不见物， 尹志平虽曾闻其声，却始终未见到他一面。

法王双眉微皱，心想此人武功奇妙，极不好惹，问道：“王爷在后面么？”

周伯通向后一指，笑道：“过去三四十里，便是他的王帐。大和尚，我劝你此刻还是别去为妙。”法王道：”为甚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他正在大发脾气，你这一去，只怕他要砍掉你的光头。”法王愠道：“胡说八道！王爷为甚么发脾气？”周伯通指着竖在骆驼背上的王旗，笑道：“王爷的王旗给我偷了来，他干么不发脾气？”法王一怔，问道：“你偷了王旗来干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你识得郭靖么？”法王点点头道：“怎么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他是我的结义兄弟。咱哥儿俩有十多年不见啦，我牵记得紧，这便要瞧瞧去。他在襄阳城跟蒙古人打仗，我就偷了蒙古王爷的王旗，给他送一份大礼。”

法王猛吃一惊，暗想此事可十分糟糕，襄阳城攻打不下，连王旗也给敌人抢了去，这个脸可丢得大了，非得想个法儿将旗子夺回不可。

只见周伯通一声呼喝，四头骆驼十六只蹄子翻腾而起，一阵风般向西驰去，远远绕了个圈子，这才奔回。王旗在风中张开，猎猎作响。周伯通站直身子，手握四缰，平野奔驰，大旗翻卷，宛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但见他得意非凡，奔到临近，“得儿”一声，四头骆驼登时站定，想是他手劲厉害，勒得四驼不得不听指挥。周伯通笑道：“大和尚，我这些骆驼好不好？”法王大拇指一竖，赞道：“好得很，佩服之至！”心中却在寻思如何夺回王旗。周伯通左手一挥，笑道：“大和尚、小姑娘，老顽童去也！”

尹志平与赵志敬听到“老顽童”三字，脱口呼道：“师叔祖？”一齐翻鞍下马。尹志平道：“这位是全真派的周老前辈么？”周伯通双眼骨碌碌的乱转，道：“哼，怎么？小道士快磕头罢。”

尹赵二人本要行礼，听他说话古里古怪，却不由得一怔，生怕拜错了人。

周伯通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个牛鼻子的门下？”尹志平恭恭敬敬的答道：“赵志敬是玉阳子王道长门下，弟子尹志平是长春子丘道长门下。”周伯通道，“哼，全真教的小道士一代不如一代，瞧你们也不是甚么好脚色。”突然双脚一踢，两只鞋子分向二人面门飞去。

尹志平眼看鞋子飞下来的力道并不劲急，便在脸上打中一下，也不碍事，不敢失了礼数，仍是躬身行礼，赵志敬却伸手去接。哪知两只鞋子飞到二人面前三尺之处突然折回。赵志敬一手抓空，眼见左鞋飞向右边，右鞋飞向左边，绕了一个圈子，在空中交叉而过，回到周伯通身前，周伯通伸出双脚，套进鞋中。这一下虽是游戏行径，但若非具有极深厚的内力，决不能将两只鞋子踢得如此恰到好处。金轮法王与尼摩星曾在忽必烈营帐中见过他飞戟掷人、半途而堕的把戏，这飞鞋倒回的功夫其理相同，只是踢出时足尖上加了一点回劲，因此见了也不怎么惊异。但赵志敬伸手抓了个空，却不禁大为骇服，凭他武功，便有极厉害的暗器射来，也能随手接过，百不失一，岂知一只缓缓飞来的破烂鞋子竟会抓不到手，当下再无怀疑，跟着尹志平拜倒，说道：“弟子赵志敬叩见师叔祖。”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丘处机与王处一眼界太低，尽收些不成器的弟子？罢了，罢了，谁要你们磕头？”大叫一声：“冲锋！”四头骆驼竖耳扬尾，发足便奔。

法王飞身下马，”身形晃处，已挡在骆驼前面，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双掌分别按在一头骆驼前额。四头骆驼正自向前急冲，破他这么一按，竟然倒退两步。

周伯通大怒，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要打架不成？老顽童十多年没逢对手，拳头发痒，来来来，咱们便来斗几个回合。”他生平好武，但近年来武功越练越强，要找寻对手实是艰难无比，他知法王身手了得，正可陪自己过招，说着便要下驼动手。

法王摇手道：“我生平不跟无耻之徒动手。你只管打，我决不还手。”

周伯通大怒，道：“你怎敢说我是无耻之徒？”法王道：“你明知我不在军营，便去偷盗王旗，这不是无耻么？你自知非我敌手，觑准我走开了，这才偷偷去下手。嘿嘿，周伯通，你太不要脸了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好，我是不是你敌手，咱们打一架便知。”法王摇头说道：“我说过不跟无耻之徒动手，你勉强我不来。我的拳头很有骨气，打在无耻之徒身上，拳头要发臭的，三年另六个月中，臭气不会褪去。”周伯通怒道：“依你说便怎地？”法王道：“你将王旗让我带去，今晚你再来盗，我在营中守着。不论你明抢暗偷，只要取得到手，我便佩服你是个大大的英雄好汉。”

周伯通最不能受人之激，越是难事，越是要做到，当即拔下王旗，向他掷去，叫道：“接着了，今晚我来盗便是。”法王伸手接住，旗杆入手，才知这一掷之力实是大得异乎寻常，忙运内劲相抗，但终于还是退了两步，这才拿桩站住。

四头骆驼本来发劲前冲，但被法王掌力抵住了，此时他掌力陡松，四头骆驼忽地同时跳起，跃出二丈有余，向前急奔。众人遥望周伯通的背影，并见四头骆驼越跑越远，渐渐缩成四个小黑点。

法王呆了半晌，将王旗交给萨多，说道：“走罢！”

法王心想这老顽童行事神出鬼没，人所难测，须当用何计谋，方能制胜？

在马上凝神思索，一时却无善策，偶然回顾，只见尹赵二人交头接耳，低声说话，不住回头去望小龙女，却又不敢多看，脸上大有惧色。他心念一转：“这姑娘莫非是为两个道士而来？”于是出言试探：“尹道兄，你和龙姑娘素来相识么？”尹志平脸色陡变，答应了声：“嗯。”法王更知其中大有缘故，问道：“你们得罪了她，她要寻你们晦气，是不是？这姑娘厉害得紧，你们和她作对，那可是凶多吉少啊。”他于尹龙二人之间的纠葛半点不知，只是见二道惊惶现于颜色，这才设词探问，竟是一问便中。

赵志敬乘机道：“她也得罪过大师啊，当日英雄会上，大师曾输在她的手下，此仇不可不报。”法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也知道？”赵志敬道：“此事传扬天下，武林豪杰，谁不知闻。”法王心道：“这道士倒也厉害。我欲以他制敌，他却想激得我出手助他脱困。”又想：“这两人也非平庸之辈，跟他们坦率言明，事情反而易办。”说道：“这龙姑娘要取你们性命，你们敌她不过，便想要我保护，是也不是？”

尹志平怒道：“尹某死则死耳，何须托庇于旁人？何况大师未必便能胜她。”法王见他凛然而言，绝非作伪，不禁一愣，心道：“难道我所料不对？”

一时摸不准二人心意，便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她与杨过双剑合壁，自有其厉害之处。但此时她孤身落单，我取她性命可说易如反掌。”赵志敬摇头道：“只怕未必。江湖上人人都说，大胜关英雄大会，金轮法王败于小龙女手下。”

法王笑道：“老衲养气数十年，你用言语激我，又有何用？”他听赵志敬如此说法，知他实是切盼自己与小龙女动手。当周伯通现身之前，他本想出手杀了小龙女，但此时已与周伯通订约盗旗，颇有需用尹赵二人之处，倘若杀了小龙女，便不能挟制二道了，当下意示闲暇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老衲先行一步。二位了断了龙姑娘之事，请来王爷大营过访便是。”

说着一提缰绳，纵马便行。

赵志敬大急，心想只要他一走开，小龙女赶上前来，自己师兄弟二人不知要受如何的苦刑荼毒，想起当日终南山上玉蜂蜇身之痛，不由得心胆俱裂，看来这藏僧不但武功高强，智谋也远在自己之上，眼见他径自前行，当即拍马追上，叫道：“大师且慢！小道路径不熟，相烦指引，永感大德。”

法王听了“永感大德”四字，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多半是这姓赵的得罪了龙姑娘，才怕成这样，那姓尹的却是事不关己。”说道：“那也好，待会老衲说不定也有相烦之处。”赵志敬忙道：“大师有何差遣，小道无不从命。”

法王和他并骑而行，随口问起全真教的情况，赵志敬一一说了。尹志平迷迷糊糊的跟随在后，毫没留心二人说些甚么。

法王道：”原来马道长年老静退，不问教务，听说现任掌教丘道长年纪也不小了。”赵志敬道：“是，丘师伯也已七十多岁。”法王道：“那么丘道长交卸掌教之后，该当由尊师王道长接充了。”这一言触中了赵志敬的心事，脸色微转，道：“家师也已年迈。全真六子近年来精研性命之学，掌教的俗务，多半是要交给我这个尹师弟接手。”

法王见他脸上微有悻悻之色，低声道：“我瞧这位尹道兄武功虽强，却还不及道兄，至于精明干练，更与道兄差得远了。掌教大任，该当由道兄接充才是。”这几句话赵志敬在心中已蕴藏了七八年之久，但从未宣之于口，今日给法王说了出来，不由得怨恨之情更是见于颜色。全真六子命尹志平任三代弟子之首，即已明定要他继任掌教。初时赵志敬不过心中不服，暗存妒忌，但自抓到了尹志平的把柄后，即便处心积虑的要设法夺取他这职位。尹志平污辱小龙女，实犯教中大戒，如为掌教师尊所知，势必性命难保。但赵志敬自知生性鲁莽暴躁，素来不为全真六子所喜，师兄弟也多半和他不睦，纵然尹志平身败名裂，这掌教的位子还是落不到自己身上，他一直隐忍不发，便是为此。

法王鉴貌辨色，猜中了他的心思，暗想：“我若助他争得掌教，他便死心塌地的为我所用，全真教势力庞大，信士如云，能得该教相助，于王爷南征大有好处，实是大功一件，只怕更胜于刺杀郭靖。”心中暗自筹思，不再与赵志敬交谈。

午牌时分，一行人来到忽必烈的大营。法王回头望去，只见小龙女骑着驴子站在里许之外，不再近前，心想：“有她在外，不怕这两个道士不上钩。”

众人进了王帐，忽必烈正为失旗之事大为烦恼。要知王旗是三军表率，征战之际，千军万马全随王旗进退，实是军中头等重要的物事，突然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人盗去，直如打了一个大大的败仗。他见法王携了王旗回来，心下大喜，忙起座相迎。

忽必烈雄才大略，直追乃祖成吉思汗，一听法王引见尹赵二人，说是全真教的高士，当即大加接纳，显得爱才若渴，对王旗的失而复得竟似没放在心上，吩咐摆设酒筵与二人接风。尹志平心神不定，全副心思只想着小龙女。

赵志敬却是个极重名位之人，见这位蒙古王爷竟对自己如此礼遇，不禁喜出望外。

忽必烈绝口不提法王等行刺郭靖不成之事，只是不住推崇尼摩星忠于所事，以致双腿残废，酒筵上请他坐了首位，接连与他把盏，尼摩星

自是感激知遇，心想只要他再有差遣，赴汤蹈人在所不辞，旁人瞧着也都大为心折。

酒筵过后，法王陪着尹赵二人到旁帐休息。尹志平心神交疲，倒头便睡。

法王道：“赵兄，左右无事，咱们出去走走。”两人并肩走出帐来。

赵志敬举目只见小龙女坐在远处一株大树之下，那头驴子却系在树上，不禁脸上变色。法王只作不见，再详询全真教中诸般情状。

北宋道教本只正乙一派，由山西龙虎山张天师统率。自金人侵华，宋室南渡，河北道教新创三派，是为全真、大道、太乙三教，其中全真尤盛，教中道士行侠仗义，救苦恤贫，多行善举。是时北方沦于异族，百姓痛苦不堪，眼见朝廷规复无望，黎民往往把全真教视作救星。当时有人撰文称：“中原板荡，南宋屠弱，天下豪杰之士，无所适从……重阳宗师、长春真人，超然万物之表，独以无为之教，化有力之士，靖安东华，以待明主，而为天下式”云云。当其时大河以北，全真教与丐帮的势力有时还胜过官府。赵志敬见法王待已亲厚，心下感激，当下有问必答，于本教势力分布、诸处重镇所在等情，尽皆举实以告。

两人边说边行，渐渐走到无人之处。法王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赵道长，贵教得有今日规模，实在不易。老衲无礼，却要说马、刘、丘、王诸位道长见识太是胡涂，怎能将掌教的大任传之于尹道兄呢？”赵志敬这些日来一直便在筹算，要待尹志平接任掌教之后，全真六子逐一凋逝，便逼他将掌教之位让给自己。

但他性子急躁，想起此事究属渺茫，便算成功，也不知要在多少年之后，听法王提及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又向小龙女望了一眼。

法王道：“那龙姑娘是小事，老衲举手间便即了结，实不用烦心。倒是掌教大位不可落在无能之辈手中，这方是当务之急。”赵志敬怦然心动，说道：“大师若能点明途，小道终身全凭所命。”法王双眉一扬，朗声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那可不能反悔。”赵志敬道：“这个当然。”法王道：“好，我叫你在半年之内，便当上全真教的掌教。”

赵志敬大喜，然而此事实在太难，不由得有些将信将疑。法王道：“你不信么？”赵志敬道：“我信，我信。大师妙法通神，必有善策。”法王道：“贵教和我素无瓜葛，本来谁当掌教都是一样。但不知怎的，老衲和道长一见如故，忍不住要出手相助。”赵志敬心痒相搔，不知如何称谢才好。

法王道：“咱们第一步，是要令你在教中得一强援。贵教眼下辈份最尊的是谁？”赵志敬道：“那便是今日途中遇见的周师叔祖。”法王道：“不错，他若肯出力助你，尹道长多半便不是你的对手了。”赵志敬喜道：“是啊，马师伯、丘师伯、我师父都要称他为师叔。他说出来的话，自是份量极重。但不知大师有何妙计，能令周师叔祖助我。”

法王道：“今日我和他打了赌，要他再来盗取王旗。你说他来是不来？”

赵志敬道：“那自然是要来的。”法王道：“这面王旗，今晚却不悬在旗杆之上，咱们去秘密的藏在一个安稳处所。蒙古大营中千帐万幕，周伯通便有通天彻地的能力，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寻找出来。”赵志敬道：“是啊！”心中却想：“这般打赌，未免胜之不武。”法王道：“你一定想，如此打赌，不免胜之不武。但这全是为了你啊。”赵志敬呆呆的望着他，不明其故。

法王伸手在他肩头轻轻一拍，说道：“我把藏旗的所在跟你说了，你再去悄悄告诉周伯通，让他找到王旗，岂非奇功一件？”赵志敬大喜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这定能讨得周师叔祖的欢心。”但转念一想，说道：“然则大师的打赌岂非输了？”法王道：“咱们血性汉子结交朋友，只是全心全意为人，一己的胜负荣辱，又何足道哉？”赵志敬感激莫名，连称：“大师恩德，不知何以为报。”法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在教中先得周伯通之援，我再帮你筹划计议，那时你便要推辞掌教之位，也不可得了。”说着向左首一指，道：“咱们到那边山上去瞧瞧。”

离大营里许之处有几座小山，两人片刻间已到了山前。法王道：”咱们找个山洞，把王旗藏在里面。”前两座小山光秃秃的无甚洞穴，二人接连翻了两个山头，到了第三座小山之上。这山树木茂密，洞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法王道：”此山最好。”见两株大榆树间有一山洞，洞口隐蔽，乍视之下不易见到，便道：“你记住此处，待会我将王旗藏在洞内。晚间周伯通一到，你将他引来便了。”赵志敬喏喏连声，喜悦无限，向两株大榆树狠狠瞧了几眼，心想有此为记，决计不会弄错。两人回到大营，一路上不再谈论此事。

晚饭过后，赵志敬不往逗尹志平说话。尹志平两眼发直，偶尔说上几句，也全是答非所问。天色渐黑，营中打起初更，赵志敬溜出营去，坐在一个沙丘之旁，但见骑卫来去巡视，防守得极为严密，心想：“以这般声势，便要闯入大营一步也极不易，周师叔祖居然来去自如，将王旗盗去，本领之高实是人所难测。”

只见头顶天作深蓝，宛似一座蒙古人的大帐般覆罩茫茫平野，群星闪烁，北斗七星更是闪闪生光，心想：“倘若果如法王所言，三月后我得任掌教，那时声名扬于宇内，天下三千道观、八万弟子尽数听我号令，哼哼，要取杨过那小子的性命，自然是易如反掌。”越想越是得意，站起身来，凝目眺望，隐约见小龙女仍然坐在那株大树之下，又想：“这位龙姑娘果然艳极无双，我见犹怜，也怪不得尹志平如此为她颠倒。但英雄豪杰欲任大事者，岂能为色所迷？”

正在洋洋自得之际，忽见一条黑影自西疾驰而至，在营帐间东穿西插，倏忽间已奔到了王旗的旗杆之下。那人宽袍大袖，白须飘荡，正是周伯通到了。



第二十五回　内忧外患

周伯通抬头见杆顶无旗，不禁一怔，他只道金轮法王必在四周伏下高手拦截，便可乘机打个落花流水，大畅心怀，万料不到王旗竟然不升，放眼四顾，但见千营万帐，重重叠叠，却到哪里找去？

赵志敬迎上前去，正要招呼，转念一想：“此时即行上前告知，他见好不深。要先让他遍寻不获，无可奈何，沮丧万状，那时我再说出王旗所在，他才会大大的承我之情。”于是隐身一座营帐之后，注视周伯通动静。只见他纵身而起，扑上旗杆，一手在旗杆上一撑，又已跃上数尺，双手交互连撑，迅即攀上旗杆之顶。赵志敬暗暗骇异：“周师叔祖此时就算未及百龄，也已九十，虽是修道之士，总也不免筋骨衰迈，步履维艰，但他身手如此矫捷，尤胜少年，真乃武林异事。”

周伯通跃上旗杆，游目四顾，只见施旗招展，不下数千百面，却就是没那面王旗。他恼起上来，大声叫道：“金轮法王，你把王旗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这一声叫喊中气充沛，在旷野间远远传了出去，连左首丛山之中也隐隐有回声传来。法王早已向忽必烈禀明此事，通传全军，因此军中虽然听到他呼喝，竟是寂静无声。

周伯通又叫：“法王，你再不回答，我可要骂了。”隔了半晌，仍是无人理睬。周伯通骂道：“臭金轮，狗法王，你这算甚　么英雄好汉？这是缩在乌龟洞里不敢出头啊！”

突然东边有人叫道：“老顽童，王旗在这里，有本事便来盗去。”周伯通扑下旗杆，急奔过去，喝问：“在哪里？”但那人一声叫喊之后，不再出声。周伯通望着无数营帐，竟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。

猛听得西首远远有人杀猪地大叫：“王旗在这里啊，王旗在这里啊！”

周伯通一溜烟般奔去。那人叫声不绝，但声音越来越低，周伯通只奔了一半路程，叫声便断断续续，声若游丝，终于止歇，实不知叫声发自从哪一座营帐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臭法王，你跟我捉迷藏吗？待我一把火烧了蒙古兵的大营、瞧你出不出来？”

赵志敬心想：“他倘若当真放火烧营，那可不妙？”忙纵身而出，低声道：“周师叔祖，放不得火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啊，小道士，是你！干么放不得火？”赵志敬信口胡言：“他们要故意引你放火啊。这些营帐中放满了地雷炸药，你一点火，乒乒乓乓，把你炸得尸骨无存。”周伯通吓了一跳，骂道：“这诡计倒也歹毒。”

赵志敬见他信了，心下大喜，又道，“徒孙探知他们的诡计，生怕师叔祖不察，心里急得不得了，因此守在这里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嗯，你倒好心。要不是你跟我说，老顽童岂不便炸死在这儿了？”赵志敬低声道：“徒孙还冒了大险，探得了王旗的所在，师叔祖随我来就是。”不料周伯通摇头道：“说不得，千万说不得！我若找不到，认输便是。”打赌盗旗，于他是件好玩之极的游戏，如由赵志敬指引，纵然成功，也已索然无味，这种赌赛务须光明磊落，鬼鬼祟祟实乃大忌。

赵志敬碰了个钉子，心中大急，突然想起：“他号称老顽童。脾气自然与众不同，只能诱他上钩。”便道：“师叔祖，既是如此，我可要去盗旗了，瞧是你先得手，还是我先得手。”说着展开轻身功夫，向左首群山中奔去，“奔出数丈，回头果见周伯通跟在后面。他径自奔入第三座小山，自言自语：“他们说藏在两株大榆树之间的山洞中，哪里又有两株大榆树了？”故意东张西望的找寻，却不走近法王所说的山洞。忽听得周伯通一声欢呼：“我先找到了！”向那两株大榆树之间钻了进去。

赵志敬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他盗得王旗，我这指引之功仍是少不了，何况我阻他放火，他还道真的于他有救命之恩，这比之法王的安排尤

胜一筹。”心下得意，拔足走向洞去。

猛听得周伯通一声大叫，声音极是惨厉，接着听他叫道。“毒蛇！毒蛇！”

赵志敬大吃一惊，已经踏进了洞口的右足急忙缩回，大声问道：“师叔祖！洞里有毒蛇么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不是蛇……不是蛇……”声音却已大为微弱。

这一着大出赵志敬意料之外，忙在地下拾了根枯柴，取火折点燃了向洞里照去，只见周伯通躺在地下，左手抓着一块布旗，不住挥舞招展，似是挡架甚么怪物。赵志敬惊问：“师叔祖，怎么啦？”周伯通道：“我给……给毒物……毒物……咬中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左手渐渐垂下，已无力挥动旗帜。

赵志敬见他进洞受伤，不过是顿刻之间，心想以他的武功，便是伤中要害，也不致立时不支，那是甚么毒物，竟然如此厉害？又见周伯通手中所执布旗只是一面寻常军旗，实非王旗，更是心寒：“原来那法王叫我骗他进洞，却在洞里伏下毒物害他性命。”这时只求自己逃命要紧，哪里还顾得周怕通死活，也不敢察看他伤势如何、是何毒物，将火把反手一抛，转身便逃。

火把没落到地，突在半途停住，却是有人伸手接住，只听那人说道：“连尊长竟也不顾了吗？”声音清柔，如击玉磬，白衣姗姗，正是小龙女的身形，火把照出一团亮光，映得她玉颜　娇丽，脸上却无喜怒之色。这一下吓得赵志敬脚也软了，张口结舌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、万料不到她竟在自己身后如此之近，满心想逃，便是不能举步。

其实小龙女远远监视，赵志敬一举一动全没离开她目光。他引周伯通上山，小龙女便跟在其后，周伯通自然知道，但并不理会，赵志敬却是茫然未觉。

当下小龙女举起火把，向周伯通身上照去，只见他脸上隐隐现出绿气。

她从怀中取出金丝手套戴上，提起他手臂一看，不禁心中突的一跳，只见三只酒杯口大小的蜘蛛，分别咬住了周伯通左手三根手指。

蜘蛛模样甚是怪异，全身条纹红绿相间，鲜艳到了极处，令人一见便觉惊心动魄。她知任何毒物颜色越是鲜丽，毒性便越厉害。三只蜘蛛牢牢咬住周怕通的手指，她抬起一根枯枝去挑，连挑几下均没挑脱，当即右手一扬，三枚玉蜂针射出，登时将三只蜘蛛刺死。她发针的劲力用得恰到好处，刺死蜘蛛，却没伤到周伯通皮肉。

原来这种蜘蛛叫作“彩雪蛛”，产于西藏雪山之顶，乃天下三绝毒之一。

金轮法王携之东来，有意与中原的使毒名家一较高下。那日他到襄阳行刺郭靖，没想到使毒，并未携带彩雪蛛。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银针后回到大营，恨怒之余，便取出藏放彩雪蛛的金盒放在身边，只盼再与李莫愁相遇，便请她一尝西藏毒物的滋味。也是机缘巧合，既与周伯通打赌盗旗，又遇上了这个一心想当掌教的赵志敬，便在山洞中放了一面布旗，旗中裹上三只毒蜘蛛。

这彩雪蛛一遇血肉之躯，立即扑上咬啮，非吸饱鲜血，决不放脱，毒性猛烈，无药可治，便法王自己也解救不了。他不肯贴身携带，便怕万一有甚疏虞，为祸非浅。

小龙女这玉蜂针上染有终南山上玉蜂针尾的剧毒，毒性虽不及彩雪蛛险恶，却也着实厉害，尖针入体，彩雪蛛身上自然而然的便产出了抗毒的质素。

毒蛛捕食诸般剧毒虫豸，全凭身有这等抗毒体液，才不致中毒。毒蛛的抗毒体液从口中喷出，注入周伯通血中，只喷得几下，已自毙命跌落。幸而小龙女急于救人，又见毒蛛模样难看，不敢相近，便发射暗器，歪打正着，恰好解救了这天下无药可解的剧毒。

小龙女见三只彩雪蛛毛茸茸的死在地下，红绿斑斓，仍是不禁心中发毛；又见周伯通僵卧不动，显已毙命。她对周伯通实是好生感激，常想当日若不是他将杨过引入绝情谷，自己便已与公孙止成婚，事后念及，往往全身冷汗淋漓，胆战心悸。不料他竟毙命于此，心下甚是伤感。突然之间，只见周伯通左手舞了几下，低声道：“甚么东西咬我，这么……这么厉害？”想要撑持起身，但上身只仰起尺许，复又跌倒。

小龙女见他未死，心中大喜，举火把四下察看，不再见有蜘蛛踪迹，这才放心，问道：“你没死么？”周伯通笑道：“好像还没有死透，死了一大半，活了一小半……哈哈……”他想纵声大笑，但立时手脚抽搐，笑不下去。

却听得洞外一人纵声长笑，声音刚猛，轰耳欲聋，跟着说道：“老顽童，你王旗盗到了么？今日的打赌是你胜了呢，还是我胜了？”说话的正是金轮法王。

小龙女左手在火把上一捏，火把登时熄灭，她戴有金丝手套，兵刃烈火，皆不能伤。周伯通低声道：“这场玩耍老顽童输定了，只怕性命也输了给你。

臭法王，你这毒蜘蛛是甚么家伙，这等歹毒？”这几句话悄声细语，有气没力，但法王隆隆的笑声竟自掩它不下。法王暗自骇然：”他给我的彩雪蛛咬了，居然还不死，这几句话内力深厚，非我所及。幸好中我之计，去了一个强敌。他此刻虽还不死，总之也挨不到一时三刻了。”

周伯通又道：“赵志敬小道士，你骗我来上了这个大当，吃里扒外，大不成话。你快去跟丘处机说，叫他杀了你罢！”赵志敬站在洞外，躲在法王身后，只听得毛骨悚然，暗想：“这事我岂能去跟丘师伯说？”法王笑道：“这个赵道士很好啊。咱们王爷要启禀大汗，封他作全真教掌教真人呢。”

暗想：“周怕通之死，这赵道士脱不了干系，从此终身受我挟制。此人才识平庸。也不想想周伯通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，辈份虽尊，丘处机等岂能把他的言语当真？怎能凭老顽童几句话就让你当全真教掌教？”

周伯通大怒，呸的一声。他体内毒性虽已消去大半，但彩雪蛛的剧毒绝非人所能抗，一丝一忽的微量即足以屠灭多人。周伯通真气略松，又晕了过去。

小龙女道：“金轮法王，你打不过人家，便用这种毒物害人，像不像一派宗主？快拿解药出来救治周老爷子！”

法王隔洞望见周伯通晕去，只道他毒发而毙，大是得意，暗想凭你这小小女子怎奈何得我？想起赵志敬日间言语相激，说自己曾败在她的手下，决意亲手将她擒住，显显威风，当即冲向山洞，左掌一扬，右手探出，向小龙女抓去，说道：“解药来了，好好拿着。”小龙女右手挥处，玎玲玲一阵轻响，金铃软索飞出，疾往他“期门穴”点去。

法王心想：“今日我若再擒你不到，岂不教那姓赵的道士笑话。”晃身避开金铃，探手入怀，已是双轮在手，相互撞击；当的一声巨响，震人耳鼓。

小龙女一点不中，兜转软索，倏地点他后心“大椎穴”，这一下变招极快极狠。法王跃起数尺，赞道：“如你这等功夫，女中罕见！”

两人夹洞相斗，瞬息间拆了十余招。法王倘若恃力抢攻，小龙女原是难以抵挡，但他数日前攻进山洞，足底为冰魄银针刺伤，险些送了性命，小龙女武功与李莫愁全是一路，而招数巧妙尤在李莫愁之上，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他哪肯重蹈覆辙？何况洞中尚有毒蛛，若给咬上了，非立时送命不可，是以虽然焦躁，却不冒险强攻。黑夜之中，但听得铅轮橐橐，银轮铮铮，夹着金铃玲玲之声，宛似敲击乐器。

赵志敬远远站着，听着两人的兵刃声响，心中怦怦乱跳，想起师叔祖之死虽非自己有意加害，总是卸不了罪责，这等弑尊逆长之事，于武林任何门派均是罪不容诛，倘然法王果能将小龙女杀了，自是大妙，但若竟是小龙女获胜，又或给她脱身逃走，消息自然传出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他一步步的后退，手持剑柄，身子禁不住发颤，听着双轮与金铃之声越来越密，不由得汗流浃背，湿透道袍。

法王武功虽然远胜小龙女，但轮短索长，不入山洞，终究难以取胜，转眼间已拆到六七十招，兀自制不住对方。小龙女见周伯通躺在地下一动不动，多半是没命的了，想要设法救助，却哪里缓得出手来？二人在黑暗中相斗，她目光锐敏，比法王多占了便宜，眼见法王挥轮向右斜砸，右方露出空隙，当即回转金铃软索，点向他右胁，同时左手扬动，十余玉蜂针向他上中下三盘射了过去。

这一下相距既近，玉蜂针射出时又是无声无息，法王待得发觉，玉蜂针距身已不逾尺，也亏他武功委实非同小可，危急中翻转银轮，卷住

了金铃软索，同时双足力撑，呼的一响，身子拔起丈余，十余枚玉蜂针尽数在脚底飞过。仓卒间使力过巨，身子拔高，双臂上扬，银铅双轮连着金铃软索一齐脱手飞上半空。轮声呜呜，铃声玎玎，直响上天空十余丈处。星光下但见一团灰光，一团银光，夹着一条长索激飞而上。

小龙女不待他落地，又是一把玉蜂针射出。法王身在半空， 武功再强，也是无法闪避，此时相距虽远，情势却更凶险。

但法王跃起之时，早料到敌人必会跟着进袭，双手抓住胸口衣襟向外力分，嗤的一响，长袍撕为两片，恰好玉蜂针于此时射到，他舞动两片破衣，数十枚细针尽数刺入衣中。他哈哈一笑，双足着地，抛去破衣，伸手接住了空中落下的双轮。这两次脱险，都是仗着绝顶武功加以聪明机变，于千钧一发之际逃得性命，却也因此夺得了小龙女的兵刃。

他脚一落地，立即抢到洞口，笑道："龙姑娘，你还不投降？"他生怕小龙女在洞中设伏，不敢便此走进。小龙女却不知他有所顾忌，自己兵刃既失，玉蜂针也已十去其九，只得手心里扣着一把仅余的金针，躲在洞口一旁，默不作响。

法王等了片刻，不见动静，当下心生一计，双轮交在右手，左手抬起两片破衣，突然双轮着地掷出，一前一后，抛进了山洞之内数尺，身子一晃，双足已踏在轮上，以防地下插有毒针，跟着破衣飞舞，挥成一道布障挡在身前。他两片破衣上钉了数十枚玉蜂针，已成为一件厉害兵刃，笑道："别人有狼牙棒，龙姑娘，你试试我狼牙布的厉害。"一言甫毕，突然手上一紧，半截长袍竟已被小龙女抓注。她戴着金丝手套，莫说狼牙布，便当真是狼牙棒也敢赤手来夺。

法王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急忙运劲回夺，就这么微微一顿之间，小龙女满手金针已激射而出。法王暗叫不好，情急智生，随手抓起躺在地下的周伯通在身前一挡，跟着一招"倒踩七星步"，急窜出洞。饶是他一生数经大敌，但这一次生死系于一线，也不禁吓得满手都是冷汗，远远站在洞外喘息。

那二十余枚玉蜂针尽数钉在周伯通身上。小龙女微微叹息，心想你身死之后，尸身还要受罪，不料忽听得周伯通叫道："好痛，好痛，甚么东西又来咬我？"小龙女又惊又喜，问道，"周伯通，你还没死么？"她不懂礼法，出口便是呼名道姓。

周伯通道："好像已经死了，可是又活了转来，不知是没死得透呢，还是没活得够。"小龙女道："你没死便好了，那法王好凶恶，我打他不过。"

取出吸铁石，将他身上所中的玉蜂针一枚枚的吸出。周伯通骂道："法王这狗贼真不讲道理，乘我死了还没还魂，便用这些瞧不见的细针来扎我。"小龙女不住手的跟他取针，他便不停口的骂人。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道："周伯通，这些针是我扎你的。"于是将适才激斗的经过简略说了，又问："我这玉蜂针上喂有蜂毒，你身上难不难过？"

周伯通道："舒服得很，你再扎我几下。"小龙女还道他是说笑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玉瓶，说道："这瓶玉蜂蜜可解我这金针之毒，你喝一点便好啦。"

周伯通连连摇手，说道："不，不！你这些针扎在身上很舒服，似乎正是那毒蛛的克星。"

小龙女想那老顽童又在胡说八道，但见他坚不肯服，也就不加勉强，看来这怪老头儿内功深不可测，连毒蛛也害他不死，中了玉蜂针自然也是无碍。

其实蜜蜂刺上之毒虽然毒性厉害，却能治疗多种疾病，于风湿等症更存神效，是以天下凡养蜂之人，决无风湿。但小龙女与周伯通均不明医理，不知玉蜂针以毒攻毒，竟使彩雪蛛的毒性又解了不少。

法王在洞外听得周伯通说话，竟然神完气足，宛若平时。更是骇然，暗想此人真难道是神仙不成？乘着他元气未复，须得痛下杀手结果了他，否则日后岂能再有这等良机。适才进洞不成，连银铅双轮也失陷在内，于是挥动小龙女的金铃软索，叫道："龙姑娘，我借你的兵刀使使。"用力一抖，将软索挥进洞来。他武功已臻化境，任何兵刃均能运转自如，小龙女这软索虽然怪异，但他当作软鞭来用，居然也使得虎虎生风，而且 发自远处，不怕对方以金针突袭。

小龙女童心忽起，拾起地下的银铅双轮，挣的一声互击，叫道："好，咱们便掉换了兵刃打一架。"右臂平伸推出，手臂突感酸软，竟然推不到尽头。这铅轮看来不大，份量却着实不轻，小龙女一推出便感不支，当即缩回，将双轮护在胸前。

法王瞧出便宜，突然欺上，长臂倏伸，便来抢夺双轮。小龙女退了一步，左手银轮掷出。她掷轮只是虚招，乘着那一掷之势，数十枚玉蜂针又已射出。

这些玉蜂针均是从周伯通身上起出，毒性已消了大半，便是射在身上也无大碍。法王这次早有防备，不接银轮，便即向旁跃开，数十枚玉蜂针尽数打空。

周伯通哈哈大笑，道："好，这贼秃过来，你便用小针扎他。再过一会，我元气一复，这就出去抓他来打屁股。"小龙女道："唉，我的玉蜂针都打完啦，一枚也不剩了。"周伯通一愣，搔头道："这可有点儿难搅。"他二人一老一小均是全无机心，想到甚么，口中便说了出来。

金轮法王满腹智谋，但不知周伯通和小龙女的性情，不信天下竟有人会自暴其弱，心想："你说玉蜂针打完了，我怎会上这个当？定是想诱我近前，另使古怪法道射我。"小龙女坦然直说，反使法王不敢贸然抢攻，加之他日前在山洞内中了杨过之计，想起尼摩星自断双足之惨，竟自十二分的郑重起来。

一耗两耗，天色渐明，周伯通盘膝端坐，要以上乘内功逼出体内的余毒。

可是那彩雪蛛的毒性猛恶绝伦，他每一运气。胸口便烦恶欲呕，自顶至踵，无处不是麻痒难忍，不运气却反而无事，连试三次都是如此，废然叹道："唉，老顽童这一次可不好玩了！"

法王在外偷窥，却不知他有这等难处，暗想："不好，这老头儿在运内功了！"心念一动，从怀中取出那只盛放彩雪蛛的金盒来，掀开盒盖，盒中十余只彩雪蛛蠕蠕而动，其时朝阳初异，照得盒中红绿斑斓，鲜艳夺目。法王从金盒旁取出一只犀牛角做的夹子，挟起一根蛛丝，轻轻一甩，蛛丝上带着一只彩雪蛛，粘在山洞口左首。他连挟连甩，将盒中毒蛛尽数放出，每只毒蛛带着一根蛛丝，粘满了洞口四周。盒中毒蛛久未喂食，饥饿已久，登时东垂西挂，结起一张张的蛛网，不到半个时辰，洞口已被十余张蛛网布满。

当毒蛛结网之时，小龙女和周伯通看得有趣，均未出手干预，到得后来，一个直径丈余的洞日已满是蛛网，红红绿绿的毒蛛在蛛网上来往爬动，只瞧得心烦意乱。

小龙女低声道："可惜我的玉蜂针打完了，不然一针一个，省得这些毒蜘蛛在眼前爬来爬去的讨厌。"周伯通拾起一枝枯枝，便想去搅蛛网，忽见一只大蝴蝶飞近洞口，登时被蛛网粘住。本来昆虫落入蛛网，定须挣扎良久，力大的还能毁网逃去，但这只蝴蝶躯体虽大，一碰到蛛丝立即昏迷，动也不动。小龙女心细，叫道："别动，蛛丝有毒。"周伯通吓了一跳，急忙抛下枯枝。原来法王放毒蛛封洞，并非想以这些纤细的蛛网阻住二人，倒是盼望他们出手毁网，游丝上下，免不了身上沾到一二根，剧毒便即入体。

周伯通看了一会毒蛛吃蝴蝶，又盘膝坐下，心想："反正我玄功一时不易恢复，多坐一会倒也不错。"小龙女却想，"这僵持之局不知何时方了？又不知道老顽童身上的毒性去尽没有？"问道："你运功去毒，再有一天一晚可够了么？"周伯通叹道："别说一天一晚，再有一百天一百晚也不管用。"

小龙女惊道："那怎生是好？"周伯通笑道："那贼秃若肯送饭给咱们吃，在这山洞中住上几年，也没甚么不好。"

小龙女道："他不肯送饭的。"叹了口气，道："倘若杨过在这儿，我便在这山侗中住一辈子也没甚么。"周伯通怒道："我甚么地方及不上杨过了？他还能比我强么？我陪着你又有甚么不好？"他这两句话不伦不类，小龙女却也不以为件，只淡淡一笑，道："杨过会使全真剑法，我和他双剑合壁，便能将这和尚杀得落荒而逃。"周伯通道："哼，全真剑法有甚么了不起？我难道不会使？杨过能胜得我么？"小龙女

道："我们这双剑合壁，叫作玉女素心剑法，要我心中爱他，他心中爱我，两心相通，方能克敌制胜。"

周伯通一听到男女之爱，立时心惊肉跳，连连摇手，说道："休提，休提。我不来爱你，你也千万别来爱我。我跟你说，在山洞中住了几年也没甚么大不了。当年我在桃花岛山洞中孤零零的住了十多年，没人相伴，只得自己跟自己打架，现今跟你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那是大不相同了。"他自得其乐，竟想在洞中作久居之计。

小龙女奇道："自己跟自己打架，怎生打法？"周伯通大是得意，于是将分心二用、左右互搏之术简略说了。小龙女心中一动："若我学会此术，左手使全真剑法，右手使玉女剑法，那岂不是双剑合壁，成了玉女素心剑法？

就只怕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学会。"说道："这功夫很难学罢。"周伯通道："说难是难到极处，说容易也容易之至，有的人一辈子都学不会，有的人只须几天便会了。你识得郭靖与黄蓉两个娃娃么？"小龙女点点头。周伯通道："你说他两人是谁聪明些？"

小龙女道："郭夫人千伶百俐，我听过儿说道，当世只怕无人能及得上她的聪明智慧。郭大侠的资质却平常得紧。"周伯通笑道："甚么'平常得紧'？简直蠢笨得紧。你说我是聪明呢还是傻？"小龙女笑道："我瞧你年纪虽然不小，仍是傻里不几，说话行事，有点儿疯疯癫癫。"

周伯通拍手道："是啊，你这话一点儿也不错。这左右互搏之术是我想出来的，后来我教了郭靖兄弟，他只用几天功夫便学会了。但他转教他的婆娘，你别瞧黄蓉这女孩儿玲珑剔透，一颗心儿上生了十七八个窍，可是这门功夫她便始终学不会。我还道郭靖傻小子教得不对，后来老顽童亲自教她，哪知道她第一课'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'便画来画去不像。所以啊，有的人一学便会，有的人一辈子学不了。好像越是聪明，越是不成。"

小龙女道："难道蠢人学功夫，反而会胜过聪明人？我可不信。"周伯通笑嘻嘻的道："我瞧你品貌才智，和那小黄蓉不相上下，武功也跟她差不离。你既不信，那你便用左手食指在地下画个方块，右手食指同时画个圆圈。"

小龙女依言伸出两根食指在地下划画，但画出来的方块有点像圆圈，圆圈却又有点像方块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，道："是么？你这一下便办不到。"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凝神守一，心地空明，随随便便的伸出双手手指，左手画了一个方块块，右手画了一个圆圈，方者正方，圆者浑圆。

周伯通大吃一惊，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"过了半晌，才道："你从前学过的么？"小龙女道："没有啊，这又有甚难了？"周伯通搔着满头白发，道："那你是怎么画的？"小龙女道："我也不知道。心里甚么也不想，一伸手指便画成了。"随即左手写了"老顽童"三字，右手写了"小龙女"三字，双手同时作书，字迹整整齐齐，便如一手所写一般。周伯通大喜，说道："这定是你从娘胎里学来的本领，那便易办了。"于是教她如何左攻右守，怎生右击左拒，将他在桃花岛上领悟出来的这门天下无比的奇功，一古脑儿说了给她听。

其实这左右互搏之技，关键诀窍全在"分心二用"四字。凡是聪明智慧的人，心思繁复，一件事没想完，第二件事又涌上心头，三国时曹子建七步成诗，五代间刘郎用兵，一步百计，这等人要他学那左右互搏的功夫，便是要杀他的头也学不会的。小龙女自幼便练摒除七情六欲的扎根基功大，八九岁则已练得心如止水，后来虽痴恋杨过，这功夫大有损耗，但此刻心灵痛受创伤，心灰意懒之下，旧日的玄功竟又回复了八九成。她所修习的古墓派内功乃当年林朝英情场失意之后所创，与她此时心境大同小异，感应一起，顿生妙悟，周伯通一加指拨，她立时便即领会。只因周伯通、郭靖、小龙女均是淳厚质朴、心无渣滓之人，如黄蓉、杨过、朱子柳辈，那就说甚么也学不会了。

周伯通身上毒性未除，但口讲指划，说得津津有味。小龙女不住点头，暗自默想如何右手使玉女剑法、左手使全真剑法，只几个时辰，心中豁然贯通，说道，"我全懂啦。"双手试演数招，竟然圆转如意。周伯通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只叫："奇怪！奇怪！"

法王和赵志敬守在洞外，但听两人叽叽咕咕的说个不停，有讲有笑，侧耳倾听，只断断续续的听到几句，全然不明其中之意。

小龙女一抬头，见两人正自探头探脑的窥望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"咱们走罢！"周伯通一呆，问道："哪里去？"小龙女道。"出去把贼秃抓来，逼他给你解药。"周伯通拉了拉自己的大胡子，道："你准打赢他了？"

说到此处，忽听得嗡嗡声响，一只蜜蜂粘上了蛛网，不住出力挣扎。先前一只大蝴蝶一触蛛丝便即昏晕，这蜜蜂身躯甚小，却似不怕彩雪蛛的毒性，蛛网竟给撕出了一个破洞。一只面目狰狞的毒蛛在旁虎视眈眈，却不敢上前放丝缠绕，过了良 久，蜜蜂才不支晕去，那毒蛛扑上便咬。

小龙女在古墓中饲养成群玉蜂，和蜜蜂终年为伴，驱蜂之术固然甚精，且把蜂儿视作朋友一般，眼见蜜蜂有难，心中大是不忍，突然转念："毒蛛形貌虽恶，我的蜂儿未必便怕它们了。"从怀中取出玉瓶，右手伸掌握住，拔开瓶塞，潜运掌力，热气从掌心传入瓶中，过不多时，一股芬芳馥郁的蜜香透过蛛网送了出去。

周伯通奇道："你干甚么？"小龙女道："这是个顶好玩的把戏，你爱不爱瞧？"周伯通大喜，连叫："妙极！"又问："那是甚么把戏？"小龙女微笑不答，只是催动掌力。

此时山谷间野花盛开，四下里采蜜的野蜂极多，闻到这股甜蜜的芳香，登时从各处飞涌而至。一只只野蜂不柱的冲向山洞，一粘上蛛网，便都挣扎撕扯，有的给毒蛛咬死，有的却在毒蛛身上刺了一针。彩雪蛛虽是天下的至毒，但蜂毒中得多了，即便渐渐僵硬而死。

周伯通只瞧得手舞足蹈，心花怒放。洞外的金轮法王和赵志敬却是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其时彩雪蛛尚占上风，毒蛛只死了三只，蜜蜂却有四十余只毙命，但野蜂越聚越多，起初还只三四只、五六只零零落落的赶来，到后来竟是成群结队，数十只、数百只一窝一窝的涌到，片刻之间洞口的蛛网尽皆冲烂，十余只毒蛛也尽数中刺僵毙。赵志敬吃过蜜蜂的大苦头，眼见情势不妙，忙悄悄溜入树丛，远远避开。法王却可惜彩雪蛛难得，这一役莫名其妙的全军覆没，还道野蜂有合群之心，同仇敌忾，和毒蛛相斗，却不知乃是小龙女召来，兀自寻思如何逼周伯通和小龙女出洞，结果二人性命。

小龙女将小指指甲伸入玉瓶，挑了一点蜂蜜向法王弹去，左手食指向他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口中呼啸吆喝。几千只野蜂转身出洞，向他冲去。

法王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向前飞窜。他轻身功夫了得，野蜂飞得虽快，他身法更快，霎时间已窜出十余丈外。但见他犹似一溜黑烟，越奔越远，野蜂追赶不上，便各自散了。

小龙女连连顿足，不住日的叫道："可惜，可惜！"周伯通道："可惜甚么？"小龙女道："给他逃走啦，没抢到解药。"原来她驱赶蜜蜂分从左右包抄，要将法王围住，可没想到这些野蜂乃乌合之众，东一窝西一窝的聚在一起，决不能和她古墓中养驯的玉蜂相比，要它们一时追刺敌人，倒还可以，至于左右包抄、前后合围这些精微的阵势，野蜂便无能为力了。但周伯通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深觉这玩意儿比他生平所见所玩任何戏要都强得多，鼓掌大赞，全忘了身上中毒未解。

小龙女见洞口蛛丝已除，窜出洞去，招手道："出来罢！"周伯通跟着跃出，但身在半空，突然重重跌落，叹道："不成，不成！力气使不出来。"

猛地里全身打战，牙齿互击，格格作响，这一跌之下，引动彩雪蛛的余毒发作出来，犹似身坠万丈冰窖，酷寒难当，嘴唇和脸孔渐渐发紫，一丛白胡子连连摇晃。

小龙女惊问："周伯通，你怎么啦？"周伯通不住发抖，颤声道："你……你快用那针儿扎我……扎我几下。"小龙女道："我的针上有毒啊。"周伯通道："便……便是……有毒……有毒的好。"

小龙女想起适才野蜂与毒蛛的恶战，心道："莫非蜂毒正是蛛毒的克星？"从地下拾起一枚玉蜂针，试着在他手臂上刺了一下。周伯通叫道："妙啊！快再刺。"小龙女连刺几下，听他不住的叫好，眼见针上毒性已失，于是换过一枚。一共刺了十余针，周伯通不再打战，舒了一口气，笑道："以毒攻毒，众妙之门。"试着一运气，却觉体内余毒仍未去尽，猛地一拍膝盖，叫道："龙姑娘，你针上的蜂毒不够，而且不大新鲜。"小龙女笑道："那我便叫野蜂来叮你，"周伯通道："多谢之至，快快叫罢！"

小龙女揭开玉瓶，召来一群野蜂，一一叮在周伯通身上。老顽童笑逐颜开，全身脱得赤条条地，让野蜂针刺，一面潜运神功，先将蜂毒吸入丹田，再随真气流遍全身各处大穴。约莫一顿饭功夫，遍体都是野蜂尾针所刺的小孔，蛛毒尽解，再刺下去便越来越痛，大声叫道："够啦，够啦！再刺下去便搅出人命来啦！"抬起衣裤穿起。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将野蜂驱走，见金铃软索掉在一旁，顺手拾起，问道："我要上终南山去，你去不去？"周伯通摇摇头，道："我另有要紧事情要办，你一个人去罢！"小龙女道："啊！是了，你要到襄阳城去相助郭大侠。"

她一提到"郭大侠"三字，便想到郭芙，跟着想到了杨过，黯然道："周伯通，你若见到杨过，别提起曾遇见我。"却见他口中喃喃自语，但一些声息也听不到，脸上神色甚是诡异，不知在捣甚么鬼。过了半晌，周伯通突然抬头问道："你说甚么？"小龙女道："没甚么了，咱们再见啦，"周伯通心不在焉，只是点头挥手。

小龙女转身走开，过了一个山坳，忽听得周伯通大声吆喝呼啸，宛似在指挥蜜蜂。小龙女好生奇怪，悄悄又走了回来，躲在一株树后张望，只见周伯通手中拿着玉瓶，正在指手划脚的呼叫。她伸手怀中一探，玉瓶果已不翼而飞，不知如何给他偷了去，但他吆喝的声音，似是而非，虽有几只野蜂闻到蜜香赶来，却全不理睬他的指挥，只是绕着玉瓶嗡嗡打转。

小龙女忍不住噗哧一笑，从树后探身出来，叫道："我来教你罢！"周伯通见把戏拆穿，贼赃给事主当场拿住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白须一挥，斗地窜出数丈，急奔下山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
小龙女哈哈大笑，心想这怪老头儿当真有趣得紧。她笑了数声，空山隐隐，传来几响回声，蓦地里只觉寂寞凄凉，难以自遣，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。

这一晚和金轮法王斗智斗力，有老顽童陪着胡闹，倒也热闹了半天，此刻敌人走了，朋友也走了，全世界便似孤零零的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

她一路跟随尹志平和赵志敬，只觉这两人可恶之极，虽将之碎尸万段，也难解心头之恨。她只消一出手，便能将两人杀了，但总觉得杀了他们那又如何？在大榆树下呆了半晌，自言自语："我还是找他们去！"走下山来，跨上放在山下吃草的花驴。

上得大路行了一程，忽见前面烟尘冲天，旌旗招展，蹄声雷震，大队军马向南开拔，显是蒙古大军又去攻打襄阳，小龙女心中踌躇："这千军万马之中却如何去寻那两个道士？"忽见三乘马从山坡旁掠过，马上乘者黄衫星冠，正是三个道人。小龙女心道，"怎地多了一个？"遥遥望去，最后一人正是尹志平，赵志敬和另一个年轻道士并骑在前。小龙女一提缰绳，纵驴跟了下去。

尹志平和赵志敬听得蹄声，回头一望，又见到小龙女，都不禁脸上变色。

那年轻道人问道："赵师兄，这女子是谁？"赵志敬道："那是咱们教中的大敌，你别出声。"那道人吓了一跳，颤声道："是赤练仙子李莫愁？"赵志敬道："不是，是她的师妹。"那年轻道人名叫祁志诚，也是丘处机的弟子。他只知李莫愁曾多次与师伯、师父、师叔们相斗，全真诸子曾在她手下吃过不少亏，来者既是李莫愁的师妹，自然也非善类。

赵志敬举鞭狂抽马臀，一阵急奔，尹祁二人也纵马快跑，片刻间已将小龙女远抛在后。但小龙女那花驴后劲极长，脚步并不加快，只是不疾不徐的小跑。三匹马奔出四五里，气喘吁吁，渐渐慢了下来，花驴又逐步赶上。赵志敬举鞭击马，但坐骑没了力气，不论他如何抽打，只奔出数十丈，便又自急奔而小跑，自小跑而缓步。

祁志诚道："赵师兄，我和你回头阻挡敌人，让尹师兄脱身。"赵志敬铁青着脸道："话倒说得容易，你不要命了吗？"祁志诚道："尹师兄身负掌教重任，咱们好歹也得护他平安。"原来他此番是奉师父丘处机之命前来，召尹志平回重阳宫接任掌教之位。

赵志敬哼了一声，不加理睬，心想："也不知天多高，地多厚，凭你这点儿微末道行就想挡住她？"祁志诚见他脸色不善，不敢多说，勒住马缰，待尹志平上前，低声道："尹师兄，你千金之躯，非同小可，还是你先走一步。"尹志平摇头道："由得他去！"

祁志诚见他镇静如恒，好生佩服，暗道："怪不得师父要他接任掌教，单是这份气度，第三代弟子中就无人能及。"他却不知尹志平此时心情特异，小龙女要杀便伸颈就戮，早已全无抗拒之念。赵志敬见二人不急，究也不便独自逃窜，好在见小龙女一时也无动手之意，于是走一段路便回头望一眼，心中大是惴惴不安。

四人三前一后，默默无言的向北而行，这时蒙古大军南冲之声已渐渐隐没，偶尔随风飘来一些金鼓号角之声，但风势一转，随即消失。百姓躲避敌军，大道附近别说十室九空，简直是鸡犬不留，绝无人迹，那日尹志平与赵志敬荒不择路的逃到了偏僻之处，还可找到一家小小饭店，这时一路行来，连完好的空屋也寻不着一所。

当晚尹志平等三人便在一所门窗全无的破屋中歇宿。赵志敬和祁志诚偷偷向外张望，只见小龙女在两株大树间悬了一根绳子；横卧在绳上。祁志诚见她如此功夫，暗暗心惊，只有尹志平坦然高卧，理也不理。这一晚赵志敬忽起忽卧，哪敢合眼而睡？只待树上稍有声息，便要破门逃去。

次晨四人又行。赵志敬连晚未睡，加之受惊过甚，骑在马上迷迷糊糊的打磕睡。祁志诚和尹志平并骑而行，落后了七八丈，祁志诚忍不住说道："尹师兄，你和赵师兄的武功，每年大较小较，我都见识过的，两位可说各有所长，难分高下。但说到胸中器量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"尹志平苦笑了一下，问道："师父和各位师伯叔这次闭关，你可知要有多少时日？"祁志诚道："师父说快则三月，慢则一年，因此要急召尹师兄去接任掌教。"尹志平呆呆出神，自言自语："他老人家功夫到了这等田地，不知还须修持甚么？"祁志诚低声道："听说五位真人要潜心钻研，设法破解古墓派的武功，"尹志平"哦"了一声，忍不住回头向小龙女望了一眼。

原来那日大胜关英雄大会，小龙女与杨过出手气走金轮法王师徒，武功精绝，郝大通、孙不二和尹赵二道都亲眼得见。何况杨过在郭靖书房之中，手不动、足不抬，便制得赵志敬狼狈不堪，后来小龙女只一招之间，便将赵志敬震得重伤。他二人使何手法，孙不二虽在近旁，竟然便看不明白，倒似全真派的武功在古墓派手下全然不堪一击，思之实足心惊。后来又听说小龙女和杨过双剑合壁，将金轮法王杀得大败亏输，全真派上下更是大为震动。

全真诸子想起郝大通失手伤了孙婆婆的性命，李莫愁、小龙女、杨过等人总有一日会来终南山寻仇。对付李莫愁一人己是大为棘手，何况再加上杨龙两个厉害脚色？李莫愁和小龙女互有嫌隙之事，他们却不知晓。

全真七子之中，谭处端早死，此时马钰也已谢世，只剩下了五人。刘处玄任了半年掌教，交由丘处机接任。五子均已年高，精力就衰，想起第三、四代弟子之中并无杰出的人才，古墓派上山寻仇之时，倘若全真五子尚在人间，还可抵挡得一阵，但如小龙女等十年后再来，那时号称天下武学正宗的全真派非一败涂地不可。因此五人决定闭关静修，要钻研一门厉害武功出来和古墓派相抗，是以赶召尹志平回山接任掌教。

尹志平等朝行晚宿，一路向西北而行。小龙女总是相隔里许，不即不离的在后相随。

这日到了陕西境内，祁志诚向尹志平道："尹师兄，咱们是回重阳官去。难道这龙姑娘孤身一人，竟也敢涉险追来么？"

尹志平"嗯"了一声，实在猜不透她的用意。这一路之上，日日夜夜，只是反来复去的寻思："她要向五位真人揭发我的恶行么？

要仗剑大杀全真教，以出心中恶气么？或许，她只不过要回到古墓故居，正好和我同路？又难道……又难道……她怜我一片痴心，终究对我有了情意？"想到最后一节，总不由得面红耳赤，暗自惭愧，这自是痴心妄想，比之长生遇仙，尤为渺茫，反正此时生死荣辱全已置之度外，恐惧之心倒也淡了。

又过数日，已到了终南山脚下，祁志诚取出一枝响箭，使手劲甩出，呜的一声响，冲天而起。

过不多时，四名黄冠道人从山上急奔而下，向尹志平躬身行礼，说道："清和真人，您回来啦，大家等候多时了。"尹志平道号"清和"，但除了他的亲传弟子之外，向来无人如此称呼。这四名道人都是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，和他一直师兄弟相称，其中一人年纪比他还大得多。这四人突然改口，尹志平极感过意不去，忙下马还礼，谦道："四位师兄如此相称，小弟何以克当。"那年纪最长的道人是马任的弟子，说道："五位师叔法旨，只待清和真人一到，即便接任掌教，至于交接大礼，要等丘师叔开关之后再行。"

尹志平道："师父和四位师伯叔已经闭关了么？"那道人道："已闭了二十多天。"

说话之间，只听山上乐声响亮，十六名道士吹笙击磬，排列在道旁迎接，另有十六名道士拿着木剑、铁钵等法器，见尹志平来到.一齐躬身行礼，前后护拥，向山上而去，竟把赵志敬冷落在后。赵志敬又是气恼，又是羡妒，但内心却又不禁暗暗得意："待掌教之位落入我的手中，再瞧你们的嘴脸却又如何？"

傍晚时分，一行人已到了重阳宫外。宫中五百多名道人从大殿直排到山门外十余丈处，只听得铜钟镗镗，皮鼓隆隆，数百名道士躬身肃候。见到这般隆重端严的情景，尹志平本来委靡颓唐，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，在十六名大弟子左右拥卫下，先到三情殿叩拜元始天尊、太上道君、太上老君三清，再到后殿叩拜创教祖师王重阳的遗像，又到第三殿全真七子集议之所，向七张空椅叩拜，然后回到正殿三清殿。

丘处机的第二弟子李志常取出掌教真人法旨宣读，命尹志平接任掌教，尹志平下拜听训，感愧交集，瞥眼见赵志敬站在一旁，脸上似笑非笑的满是讥嘲之色，心中蓦地大震。

尹志平听训已毕，站起身来，待要向群道谦逊几句，忽见外面一名道士进来，朗声说道："启禀掌教真人，有客到。"尹志平一呆，想不到小龙女竟会这般大模大样的正式拜会，实不知如何应付才是，事到临头，要逃也逃不过，只得硬着头皮道："请罢！"

那道士回身出去，引了两个人进来。群道一见，均大感诧异，尹志平更是奇怪。原来进来的两个人一个是蒙古官员打扮，另一个却是在忽必烈营中会见过的潇湘子。

那蒙古贵官朗声说道："大汗陛下圣旨到，敕封全真教掌教。"说着在大殿上居中一站，取出一卷黄缎，双手展开，宣读道："敕封全真教掌教为：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，玄门掌教，文粹开玄宏仁广义大真人，掌管诸路道教所……"宣读到这里，见没人跪下听旨，大声道："全真教掌教接旨。"

尹志平上前躬身行礼，说道："敝教掌教丘真人坐关，现由小道接任掌教，蒙古大汗的敕封，非对小道而授，小道不敢拜领。"

那蒙古贵官笑道："大汗陛下玉音，丘真人为我成吉思汗所敬，年事已高，不知是否尚在人世。这敕封原本不是定须授给丘真人的，谁是全真教掌教，便荣受敕封。"尹志平道："小道无德无能，实是不敢拜领。"那贵官笑道："不用客气啦，快快领旨罢。"尹志平道："荣宠忽降，仓卒不意。请大人后殿侍茶，小道和诸位师兄商议商议。"

那贵官甚是不快，卷起了圣旨道："也罢！却不知要商量甚么？"教中职司接待宾客的四名道人当即陪着贵官和潇湘子到后殿用茶。

尹志平邀了十六名大弟子到别院坐下，说道："此事体大，小弟不敢擅自作主，要聆听各位师兄的高见。"

赵志敬抢先道："蒙古大汗既有这等美意，自当领旨。可见本教日益兴旺，连蒙古大汗也不敢小视咱们。"说着神情甚是得意，呵呵而笑。李志常摇头道："不然，不然！蒙古侵我国土，残害百姓，咱们怎能受他敕封？"

赵志敬道："丘师伯当年领受成吉思汗诏书，万里迢迢的前赴西域，尹掌教和李师兄均曾随行，有此先例，何以受不得蒙古大汗的敕封？"李志常道："那时蒙古和大金为敌，既未侵我国土，且与大宋结盟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何能相提并论？"赵志敬道："终南山是蒙古该管，咱们的道观也均在蒙古境内，若是拒受敕封，眼见全真教便是一场大祸。"李志常道："赵师兄这话不对。"赵志敬提高声音，道："甚么不对，要请李师兄指点。"李志常道："指点是不敢。但请问赵师兄，咱们的创教祖师重阳真人是甚么人？你我的师父全真七子又是甚么人？"

赵志敬愕然道："祖师爷和师父辈宏道护法，乃是三清教中的高人。"

李志常道："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爱国忧民，每个人出生入死，都曾和金兵血战过来的。"赵志敬道："是啊。重阳真人和全真七子名震江湖，武林中谁不钦仰？"

李志常道："想我教上代的真人，个个不畏强御，立志要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全真教便算真的大祸临头，咱们又怕甚么了？要知头可断，志不可辱？"

这几句话大义凛然，尹志乎和十多名大弟子都是耸然动容。赵志敬冷笑道："便只李师兄就不怕死，旁人都是贪生畏死之徒了？祖师爷创业艰难，本教能有今日的规模，祖师爷和七位师长花了多少心血？这时交付下来，咱们处置不当，将轰轰烈烈的全真教毁于一旦，咱们有何面目见祖师爷于地下？五位师长开关出来之时，又怎生交代？"这番话言之成理，登时有几名道人随声附和。赵志敬又道："金人是我教的死仇，蒙古灭了金国，正好替我教出了口恶气。当年祖师爷举义不成，气得在活死人墓中隐居不出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知道金人败军覆国，正不知有多喜欢呢。"

丘处机的另一名弟子王志但道："蒙古人灭金之后，若是与我大宋和好，约为兄弟之邦，咱们自然待以上国之礼。但今日蒙古军大举南下，急攻襄阳，大宋江山危在旦夕，你我都是大宋之民，岂能受敌国的敕封？"转头向尹志平道："掌教师兄，你若受了敕封，便是大大的汉奸，便是本教的千古罪人。我王志但纵然颈血溅于地下，也不能与你干休。"说到此处，已然声色俱厉。

赵志敬倏地站起，伸掌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，"王师弟，你是想动武不成？对掌教真人竟敢如此无礼？"王志坦厉声道："咱们只是说理。若要动武，又岂怕你来？"

眼见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为下，气势汹汹的便要大挥老拳，拔剑相斗。

一名须发花白的道人连连摇手，说道："各位师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用恁地气急。"王志坦道："依师兄说该当如何？"那道人说："依我说啊，唔，唔……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能多救得一个百姓，那便是助长一分上天的好生之德……唔，唔……咱们若是受了蒙古大汗的敕封，便能尽力劝阻蒙古君臣兵将滥施杀戮，当年丘师叔，不是便因此而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么？"有几名道人附和道："是啊！是啊！"

一名短小精悍的道人摇头道："今日情势非昔可比。小弟随师父西游，亲眼见到蒙古兵将屠城掠地的惨酷。咱们若受敕封，降了蒙古，那便是助纣为虐，纵然救得十条八条性命，但蒙古势力一大，不知将有几千几万百姓因此而死。"这矮小道人名叫宋德方，是当年随丘处机西游的十九弟子之一。

赵志敬冷笑道："你见过成吉思汗，那又怎地？我此番便见了蒙古四王子忽必烈，这位王爷礼贤下士，豁达大度，又哪里残暴了？"王志但叫道："好啊，原来你是奉了忽必烈之命，做奸细来着！"赵志敬大怒，喝道："你说甚么？"王志坦道："谁帮蒙古人说话，便是汉奸。"赵志敬突然跃起，呼的一掌便往王志但头顶击落。斜刺里双掌穿出，同时架开他这一击，出掌的却是丘处机的另外两名弟子，其中一人便是祁志诚。赵志敬怒火更炽，大叫："好哇！丘师伯门下弟子众多，要仗势欺人么？"

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尹志平双掌一拍，说道："各位师兄且请安坐，听小弟一言。"全真教的掌教向来威权极大，众道人当即坐了下来，不敢再争。

赵志敬道："是了，咱们听掌教真人吩咐，他说受封便受封，不受便不受。大汗封的是他，又不是你我，吵些甚么？"他想尹忘平有把柄给自己拿在手里，决不敢违拗自己之意。李志常、王志但等素知尹志平秉性忠义，心想凭他一言而决，的确不必多事争闹，于是各人望着尹志平，听他裁决。

尹志平缓缓道："小弟无德无能，忝当掌教的重任，想不到第一天便遇上这件大事。"说着抬起头来，呆呆出神。十六名大弟子的目光一齐注视着他，道院中静得没半点声息。

过了良久，尹志平缓缓的道："本教乃重阳祖师所创，至马真人、刘真人、丘真人而发扬光大。小弟继任掌教，怎敢稍违王马刘丘四真人的教训？诸位师兄，眼下蒙古大军南攻襄阳，侵我疆土，杀我百姓。若是这四位前辈掌教在此，他们是受这敕封呢，还是不受？"

群道听了此言，默想土重阳、马钰、刘处玄、丘处机平素行事：王重阳去世已久，第三代弟子均未见过；马钰谦和敦厚，处事旨在情静无为；刘处玄城府甚深，众弟子不易猜测他的心意；但丘处机却是性如烈火、忠义过人。

众人一想到他，不约而同的叫道：“丘掌教是定然不受！”赵志敬却大声道：“现下掌教是你，可不是丘师伯。”

尹志平道：“小弟才识庸下，不敢违背师训。又何况我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。”说到这里，垂首不语，群道不知他话中含意，除赵志敬外，都以为不过是自谦之辞，只觉得“罪孽深重、死有余辜”八字，未免太重，有点儿不伦不类。赵志敬“哼”的一声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是决定不受的了？”

尹志平凄然道：“小弟微命实不足惜，但我教令誉，却不能稍有损毁。”

他声调渐渐慷慨激昂，又道：“方今豪杰之士，正结义以抗外侮。全真派号称武学正宗，若是降了蒙古，咱们有何面目再见天下英雄？”群道轰然喝彩，李志常、宋德方、王志但、祁志诚等大声道：“掌教师兄言之有理。”

赵志敬袍袖一拂，怒冲冲的走出道院，在门边回过头来，冷笑道：“掌教师兄，你说话倒是好听得紧啊，嘿嘿！此事后果如何，你也料想得到。”说着大踏步便行。

群道纷纷议论，都赞尹志平决断英明，四五个附和赵志敬的道人觉得不是味儿，讪讪的走了。

尹志平黯然无语，回到自己丹房，知道赵志敬受此挫折，决不干休，定要当众揭发自己的丑行。他宣称不受敕封之时便已决意一死，数月来担惊受怕，受尽折磨，这时想到死后一了百了，心中反而但然，于是闩上丹房房门，冷然一笑，抽出长剑便往颈上刎去。

突然书架后转出一人，伸手一钩一带，尹志平毫没防备，长剑竟给他夹手夺去，一惊之下回过头来，见夺剑的正是赵志敬，只听他冷冷的道：“你败坏我教名誉，便想一死了事，甚么都不理了？龙姑娘守在宫门之外，待会她进来理论，教咱们如何对答？”尹志平道：“好！那么我出去在她面前自刎谢罪。”赵志敬道：“你便算自刎，此事还是不了。五位师长开关出来，定要追问。全真教令誉扫地，你便是千古罪人。”

尹志平再也支持不住，突然坐倒在地，抱着脑袋喃喃道：“你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算死了，也是不成。”适才他在众道之前侃侃而谈，这时和赵志敬单独相处，却竟无半点自主之力。赵志敬道：“好，你只须依我一件事，龙姑娘之事我就全力跟你弥缝，本教和你的声名均可保全，决无半点后患。”尹志平道：“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？”赵志敬说道：“不，不！

我决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。”尹志平心头一松，喜道：“甚么事呢？快说，我一定依你。”

半个时辰之后，大殿上钟鼓齐鸣，召集全宫道众，李志常吩咐丘处机一系门下众师弟与再传弟子道袍内暗藏兵刃，生怕尹志平拒受敕封，赵志敬一派人或有异图。大殿上黑压压的挤满了道人，各人神色均极紧张。

只见尹志平从后殿缓步而出，脸上全无血色，居中一站，说道：“各位道兄，小道奉丘掌教之命，接任掌教，岂知突患急病，无法可治……”这句话来得太过突兀，群道中有十余人忍不住“啊、啊”的叫出声来。尹志平续道：“掌教重任，小弟已不克负荷，现下我命玉阳子座下大弟子赵志敬，接任掌教！”

这句话一出，大殿上气时寂然无声。但这肃静只是一瞬间的事，接着李志常、王志坦、宋德方等人争着大声反对：“丘真人要尹师兄继任掌教，这重任岂能传给旁人？”“掌教师兄好好的，怎会患上不治之症？”“这中间定有重大阴谋，掌教师兄可莫上了奸人的当。”第四代的众弟子不敢大声说话，但也都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纭，大殿上乱成一片。李志常等怒目瞪视赵志敬，只见他不动声色，双手负在背后，对各人的言语便似全然没有听见。

尹志平双手虚按，待人声静了下来，说道：“此事来得突兀，难怪各位不明其中之理。我教眼前面临大祸，小道又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，此刻追悔莫及，纵然杀身以谢，也已难以挽救。”说到这里，神色极是惨痛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反复思量，只有赵志敬师兄才识高超，能带同本教渡过难关。

各位师兄弟务须捐弃成见，出力辅佐赵师兄光大本教。”

李志常慨然道：“人孰无过？掌教师兄当真有甚差失，待五位师长开关之后，禀明领责便是。掌教让位之举，我们万万不能奉命。”尹志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李师弟，你我多年交好，情若骨肉。今日之事，请你体谅愚兄不得已的苦衷，别再留难了罢。”

李志常满腹疑团，瞧尹志平的神色确有极重大的难言之隐，他言语中竟是极意求恳，倒也不便再争，当下低头不语，暗自沉思方策，王志坦朗声道：“掌教师兄便真要谦让，也须待五位师长开关之后，禀明而行，那才不误了大事。”尹志平黯然道：“事在急迫，等不及了。”王志坦道：“好罢，就算如此，咱们同辈师兄弟之中，德才兼备，胜过赵师兄的并非没有。李志常师兄道力深湛，宋德方师弟任事干练，何以要授给大众不服的赵师兄？”

赵志敬性格暴躁，强忍了许久不语，这时再也按捺不住，冷笑道：“还有敢作敢为的王志坦师兄呢？”王志坦怒道：“小弟不才，比诸位师兄差得太远。可是和赵师兄相比，自忖还略胜一筹。”赵志敬嘿的一声冷笑，抬头望着屋顶，神情极是傲慢。王志坦大声道：“小弟的武功剑术，自非赵师兄敌手，但我至少不会去做汉奸，”赵志敬面色铁青，喝道：“你有种便把话说清楚些，谁做汉奸了？”两人言语相争，越说越是激烈。

尹志平道：“两位不须争论：请听我一言。”赵王两人不再说话，但仍是怒目相视。尹志平道：“本教向来规矩，掌教之位，由上一代掌教指任，并非由本教同道互推，这话可对么？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是！”尹志平道：“我现在下指命赵志敬为本教下一任掌教，众人不得争论。赵师兄，你上前听训罢。”赵志敬得意洋洋，跨步上前，躬身行礼。

王志坦和宋德方还待说话，李志常一拉两人袍袖，使个眼色，两人素知他处事稳当，必是别有所见，于是不再争议。李志常低声道：“尹师兄定是受了赵志敬的挟持，无力与抗。咱们须得暗中查明赵志敬的奸谋，再抖将出来。现下尹师兄已有此言，若再争辩，反而显得咱们理亏了。”王宋二人点头称是，随着众人参与交接掌教的典仪。

全真派一日之间竟有两人先后接任掌教，群道或忿忿不平，或暗暗纳罕。

接任典仪行毕，赵志敬居中一站，命自己的嫡传弟子守在身旁，说道：“有请蒙古大汗陛下的天使。”这“天使”两字一出口，王志坦忍不住又要喝骂，李志常忙使眼色止住。过不多时，四名知宾道人引着那蒙古贵官和潇湘子走进殿来。

赵志敬忙抢到殿前相迎，笑道：“请进，请进！”那蒙古贵官等候良久，早已不快，又见尹志平并不出迎，脸色更是难看。一名知宾的道人知他心意，说道：“本教掌教之位，自此刻起由这位赵真人接任。”那贵官一怔，转恼为喜，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恭喜恭喜！”说着拱手为礼。潇湘子站在他身后两步之处，脸上始终阴沉沉的不显喜怒之色。

赵志敬侧着身子引那贵官来到大殿，说道：“请大人宣示圣旨。”那贵官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原该由你这般人来掌教才像样子。先前那道人死样活气，教人瞧着好生有气。”取出圣旨，双手展开。赵志敬跪倒在地，只听那贵官读道：“敕封全真教掌教为……”

李志常、王志坦等见赵志敬公然领受蒙古大汗敕封，相互使个眼色，刷刷几声，寒光闪动，各人从道袍底下取出长剑。王志坦和宋德方快步抢上，手腕抖处，两柄长剑的剑尖已指住赵志敬的背心。李志常朗声喝道：“本教以忠义创教，决不投降蒙古。赵志敬背祖灭宗，天人共弃，不能再任掌教。”

另外四名大弟子各挺长剑，将那贵官和潇湘子围住。

这一下变故来得突然之极。赵志敬虽然早知李志常等心中不服，但想掌教的威权极大，自来无人敢抗，自己既得出任此位，便是本教最高首领，所下法旨，即令五位师长也不能贸然反对，万料不到对方竟敢对掌教动武。这时他背心要害给两剑指住了，又惊又怒，却并不畏惧，大声道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犯上作乱吗？”王志坦喝道：“奸贼！敢动一动，便教你身上多两个透明窟窿。”

赵志敬的武功原在王宋二人之上，但此时出其不意，俯伏在地时给人制住，已全然处于下风。他事先佈置了十余名亲信在旁护卫，道袍之中也暗藏兵刃，但李志常、王志坦等都是丘处机的亲传弟子，平素在教中颇具威望，突然一齐出手，赵忘敬的心腹大都不敢动弹。有几人想取

兵刃，均是一伸臂便给人点了穴道。给孙婆婆掷伤了脸的张志光、在豺狼谷曾与陆无双相斗的申志凡、赵志敬的弟子鹿清笃均在其内。

李志常向那贵官道："蒙古与大宋已成敌国，我们大宋子民，岂能受蒙古的封号？两位请回，他日疆场相见，再与两位周旋。"这几句话说得十分痛快，殿上群道中有许多当即大声喝彩。

那贵官白刃当前，竟是毫无惧色，冷笑道："各位今日轻举妄动，不识好歹，全真教大好基业，眼见毁于一旦，可惜啊可惜。"李志常道："神州河山都已残破难全，我们区区一个教门又何足道？阁下再不快走，倘若有人无礼，小道可未必约束得住。"

潇湘子忽地冷冷插口道："如何无礼，倒要见识见识！"猛地伸出长臂，左抓一把，右抓一把，随手便将王志坦与宋德方手中长剑都夺了过来。赵志敬立时跃起，双臂使招"白云出岫"护住后心，站在那贵官身旁。潇湘子将左手中长剑交了给他，右手剑刷的一声向李志常刺去。李志常举剑挡架，只觉手臂微微一麻，急运内功相抗，呛啷一响，双剑齐断。

潇湘子夺剑、震剑，快速无伦，只一瞬间之事，接着袍袖一拂，双掌齐出，将身边四名全真大弟子的长剑一齐震开。他连使三招，挫败全真教七名高手，殿上数百道人无不骇然，瞧不出这僵尸一般的人武功竟如此高强。

赵志敬素来瞧不起王志但、宋德方等人的武功，这次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给两人制得跪在地下抬不起头来，心中如何不怒，这时一剑在手，顺势就向王志坦刺去。这一招"大江东去"乃全真剑法中极凌厉的招数，剑刃破空，嗤嗤作响，直指王志坦的小腹。

王志坦向后急避。赵志敬下手毫不容情，立意要取他性命，手臂前送，剑尖又挺进了两尺有余，眼见王志坦这一下大限难逃，殿上众人一时惊得寂无声息，斗然间斜刺里一只袍袖挥出，卷住剑刃向旁一拉，嗤的一声，袍袖割断，就这么顿得一顿，王志坦向后跃开，旁边两柄长剑伸过来架住了赵志敬的剑，瞧那断袖之人时，却是尹志平。

赵志敬大怒，指着他喝道："你……你……竟敢如此！"尹志平道："赵师兄，你亲口答应了不受蒙古敕封，我才把掌教之位让你，为何转眼之间，即便出尔反尔？"赵志敬道："嘿，适才你问我道：'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敕封？'我道：'不，我决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敕封！'我怎么说话不算了？

受敕封的是我，可不是你。"尹志平喃喃的道："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你好狡狯！"

这时李志常已从弟子手中接过一柄长剑，大声道："全真教的好兄弟，咱们仍奉尹真人为掌教。大家把这姓赵的汉奸擒下了，听由掌教真人发落。"

说着挺剑上前，和赵志敬斗了起来。王志坦、宋德方与其余五名大弟子列成天罡北斗阵法，登时将潇湘子围住。潇湘子武功虽强，但这阵法一经催动，威力非常，他急从袍底取出钢棒招架，但见阵法变幻，七名全真道人左穿右插，虚实互易，不由得眼花镣乱。

那贵官早退在大殿角落，眼见情势不对，忙从怀中取出号角，呜都都的吹了起来。两名道人抢上前去，夺下号角，将他反手擒住，但终于迟了一步，号角声已然传出。

尹志平知他呼召外援，危难当头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叫道："祁志诚师弟，你看住这蒙古官儿。于道显师兄、王志谨师兄，你们带同三位师兄，快到后山玉虚洞去帮孙师兄守护，以防外敌骚扰五位师长静修。陈志益师弟，你带六个人防守前山；房志起师弟，你带六个人防守左山；刘道宁师弟，你带六人防守右山。"

防守前后左右的，都是丘处机门下他的同门师弟。守护玉虚洞的于道显是刘处玄门下，王志谨是郝大通门下。刘处玄和郝大通都在玉虚洞中静修，于王二人武功均高，为人正直，而且纵有异心，也决不会危害亲师。尹志平于片刻之间，便分派得井井有条，各处要地都已有人把守，而且互相呼应救援，便有大批军马到来，一时也难攻打得进。众弟子见他目光如电，指挥若定，发号施令中自有一股威严，竟无人敢予违抗，一一领命而出。

忽听得门外喝骂喧哗，兵刃撞击之声大作，群道正差愕间，墙头一声唿哨，跳进数十个人来。东边是尹克西领头，西边是尼摩星领头，正面是马光佐领头，所率领的都是蒙汉西域武士中的好手。

原来忽必烈猛攻襄阳，连月不下，军中忽然疫病发作，最后一阵猛攻无效，随即退兵。那日小龙女望见大军向南急驰，便是最后的一场攻城。忽必烈大军未退，已派人收罗中原豪杰，以图后举，蒙古大汗下旨笼络全真派，也是忽必烈的计谋之一。但他知全真教禀性忠义，未必便肯归服，是以派金轮法王率领大批武林好手伏在终南山周围，倘若全真教违抗诏命，便以武力压服。

终南山本来守护周密，但一日之中两易掌教，重阳宫里乱成一团，派在外面守卫的道人都撤了回来参与易立掌教的大典，因此尹克西、尼摩星等来到重阳官的宫墙之外，全真教中各人竟未发觉。这时敌人突然现身，尹志平派遣的各路人手倒有一大半还未离殿，但见前后左右均是外敌，全真教道众虽多，一来大部未携兵刃，二来处在包围之中，挤成一团，四下里要害全落人手，眼见一败涂地之势已成，只有任人宰割了。

那宣敕封的蒙古贵官本已给祁志诚拿住，这时高声叫道："全真教的各位道长，快掷下兵器，听由掌教赵真人发落。"

尹志平喝道："赵志敬背祖叛师，投降外敌，身负大罪，已非本教掌教。"

他虽见情势极其不利，仍决意一拚，指挥群道迎敌。但群道大都赤手空拳，斗不多时，已有十余人尸横就地。接着尹志平、李志常、王志坦、宋德方、祁志诚等一一失手，或兵刃被夺，或受伤倒地，或被点中穴道，余下众道被尹克西率领的武士逼在大殿一隅，无法反抗。

那贵官官阶甚高，尹克西、潇湘子等均须听他号令。他见已获全胜，向赵志敬道："赵真人，瞧在你的面上，全真教教众谋叛抗命之事，我可以代为隐瞒，不予启奏。"赵志敬躬身连连道谢，猛地里想起一事，忙向潇湘子低声道："有件大事尚须前辈相助。我的师父师伯叔等五个在后山静修，他们若是得讯赶来，这……这……"潇湘子阴恻恻的道："赶来便赶来，我给你打发便是。"赵志敬不敢再说，心中颇感不满，一面又暗自担忧："你别小觑了我师父、师伯，他们当真来此，你有得苦头吃了。但若五位师长打退蒙古武士，我可要性命难保。"

那贵官道："赵真人，你先奉领大汗陛下的敕封，然后发落为首的叛徒。"

赵志敬道："是！"跪下听旨。

尹志平、李志常等手足被缚，耳听得那贵官读敕封，赵志敬磕头谢恩，大呼万岁，都是怒火填膺。宋德方坐在李志常的身旁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"李师哥，你解开我手上的绑缚，我冲出去禀告师长。"李志常与他背脊靠着背脊，潜运内力，指上使劲，解开了缚在他手腕的牛筋，低声道："可千万要缓缓禀报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别让五位师长受惊，以致岔了真气内息……"

宋德方缓缓点头。

宣敕已毕，赵志敬站起身来，那贵官和潇湘子等向他道喜。

宋德方见众人都围着赵志敬，突然跃起，抢到三清神像之后。尼摩星叫道："站住的！"宋德方哪里理他，发足急奔。尼摩星双足已断，无法追赶，左手一扬，一枚蛇形小镖激射而出，扑的一声，打中了宋德方左腿。尼摩星叫道："躺下的！"宋德方身子一晃，却不躺下的，忍痛奔跑。重阳官房舍重重叠叠，他只转了几个弯，几名追赶他的蒙古武士便不见了他影踪。

宋德方奔到了隐僻之处，起出小镖，包扎好伤口，到丹房中取出一柄长剑，奔向后山。他转过一排青松，刚望到玉虚洞的洞门，不由得暗暗叫苦，只见数十名蒙古武士正在搬运山石，堵塞玉虚洞的洞门。一个高瘦藏僧站着督工，另有僧俗两人在旁指挥，宋德方认得这两人是曾来攻打重阳宫的达尔巴和霍都，武功与郝大通等不相上下。那高瘦藏僧形貌清奇，显然辈份武功尚在这二人之上，眼见玉虚洞门已被堵上了十之七八，不知五位师长性命如何，心道："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今日师长有难，若不舍命相救，枉生于天地之间。"

他明知冲上拦阻只不过白送性命，决不能解救师父的困危，但全教遭逢大难，义不能独自求全，于是手持长剑，从松树后窜出，运剑如风，向那藏僧身后刺去。他想擒贼擒王，这一剑若能侥幸得中，敌党势必大乱。

那藏僧正是金轮法王。他已向赵志敬问明全真教中诸般详情，是以一上山便堵玉虚洞，知道只要制住全真五子，余下的第三四代弟子便无

可与抗。

宋德方剑尖离他背心不到一尺，见他仍是浑然不觉，正自暗喜，猛地眼前金光一闪，当的一声，那藏僧手中一件圆圆的奇形兵刃回掠过来，与他剑刃一碰。宋德方虎口剧痛，长剑脱手飞出，只这么一震，牵动真气，哇的一口鲜血喷出，迷迷糊糊之中，隐隐听得前面传来许多人齐声呐喊，不知又出了甚么事，心中一阵忧急，便昏晕过去。

金轮法王也听到大殿上的叫声，但想到潇湘子、尹克西等高手在场主持，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定然施展不出甚么古怪，当下也不在意，只是催促众武士赶搬大石，及早将玉虚洞堵塞，以防丘处机等人忽然冲出，不免大费手脚。

大殿上自宋德方一走，情势又变。那贵官向赵志敬道：“赵真人，贵教犯上作乱之辈，人数可不少啊，我瞧你这掌教之位，有点儿坐不安稳呢。”

赵志敬也知众道心中不服，只要潇湘子等一去，群道立时便要反击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此时骑虎之局已成，大声说道：“按照本教教规，叛教犯上者该当何罪？”群道默然不应，心中大部说道：“你自己才叛教犯上。”赵志敬又问一声，眼望弟子鹿清笃，要他回答。鹿清笃答道：“当在三清神像之前自行了断。”

赵志敬道：“不错！尹志平，你知罪了吗？服不服了？”尹志平道：“不服！”赵志敬道：“好，带他过来！”鹿清笃推尹志平上前，站在三清神像之前。赵志敬又问李志常、王志坦诸人，人人都大声回答：“不服。”一一问去，被擒众道之中只有三人害怕求饶，赵志敬便下令松绑。其余二十四人却个个挺立不屈，王志坦等性子火爆的，更是骂声不绝。

赵志敬道：“你们倔强如此，本掌教纵有好生之德，也已无法宽容。鹿清笃，你替祖师爷行法罢！”鹿清笃道：“是！”提起长剑，将站在左首第一个的于道显杀了。

于道显为人谨厚和善，全教上下个个和他交好。众道见鹿清笃将他刺死，部大声鼓噪起来。宋德方和金轮法王在后山听到的喊声，便是众道人的呼喝。

尹克西将手一摆，数十名蒙古武士各执兵刃，拦在众道之前。

鹿清笃见众人叫得厉害，顿感害怕，赵志敬道：“快下手，慢吞吞的于甚么？”鹿情笃应道：“是！”手起剑落，又刺死了两人。站在左首第四的已是尹志平，鹿清笃提起长剑，正要向他胸口刺落，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冷冷的道：“且慢，不许动手！”

鹿清笃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白衣少女站在门口，却是小龙女。只听她说道：“你站开！这个人让我来杀。”



第二十六回　神雕重剑

小龙女眼见全真教群道内哄，蒙古武士大举进袭，一切是是非非，于她便似过眼云烟，全不在意，但见鹿清笃举剑要杀尹志平，这一剑却如何能让旁人刺了？是以立时上前拦阻。

赵志敬见小龙女突于此时进殿，心下大喜："我一路给你追逼得气都喘不过来，此刻高手如云，你自来送死，真是天赐其便！"喝道："这小妖女不是好人，给我拿下了！"蒙古武士不听他的指喝，俱都不动，赵志敬的两名亲传弟子听到师父号令，抢上前去，伸手分抓她左右手臂。

两人手指尚未触及小龙女衣袖，眼前斗然寒光闪动，只觉手腕一阵剧痛，急忙向后跃开，原来腰间两柄长剑已给小龙女拔去。在这一瞬之间，两人手腕上各已中剑，腕骨半断，鲜血淋漓。小龙女这一下出手奇快，旁人尚未看清楚她如何夺剑出招，两名道人已负伤逃开，众人不禁都是愕然。

鹿清笃喝道："大伙儿齐上啊！咱们人多势众，怕这小妖女何来？"他想小龙女武功再强，总不过一个年轻女子，众人一拥而上，自能取胜，当先挺剑向小龙女刺去。小龙女剑尖颤动，鹿清笃左腕、右腕、左腿、右腿各已中剑，大吼一声，倒地不起。这四剑刺得更快，连潇湘子、尹克西这等高手也不由得相顾失色。他们在绝情谷中曾见她与公孙止动手，那时剑法虽亦精妙，但决不如眼前的出神入化。

原来小龙女得周伯通授以分心二用、左右互搏之术，斗然间武功倍增。

她与杨过双剑合璧使那"玉女素心剑法"，天下已少有抗手，此刻她一人同使两剑，威力尤强。二人不论如何心意相通，总不及一个人内心的意念如电，她此刻所使剑术劲力虽不及二人联手，出手却比之两人同时要快上数倍。

她长途追踪尹赵二人，连日郁郁于心，不知该当如何处置才是，这时全真道人先行发难，她乘势还击，剑上一见了血，满腔悲愤，蓦地里都发作了出来。只见白衣飘飘，寒光闪闪，双剑便似两条银蛇般在大殿中心四下游走，叮当、呛啷、"啊哟"、"不好"之声此起彼落，顷刻之间，全真道人手中长剑落了一地，每人手腕上都中了一剑。奇在她所使的都是同样一招"皓腕玉镯"，众道人但见她剑光从眼前掠过，手腕便感到剧痛，直是束手受戮，绝无招架之机。倘若她这一剑不是刺中手腕而是指向胸腹要害，群道早已一一横尸就地。群道负伤之后，一齐大骇逃开，三清神像前只余下尹志平等一批被缚的道人。

小龙女自学得左右互搏之术以后，除了在旷野中练过几次之外，从未与人动手过招，今日发硎新试，自己也想不到竟有如斯威力，杀退群道之后，竟尔悚然自惊。

赵志敬见情势不妙，忙从道袍下抽剑护身，同时移步后退。小龙女心中对他恨极，身形一晃，双剑已将他前面去路与身后退路尽皆拦住。赵志敬挥剑夺路，只听得叮当一声，尹克西道："你不成，退开了！"原来他已挥金龙鞭将小龙女的长剑格开小龙女连伤十余人，直到此时，方始有人接得她一剑。

小龙女道，"今日我是来向全真教的道人寻仇，与旁人无干，你快退开了。"尹克西适才见了她追风逐电般的快剑，心中也自胆寒，但他究是一流高手，总不能凭对方一语便即垂手退避，笑道："全真教中良莠不齐，有好有坏，有些人确是该杀，但不知是哪些该死的贼道得罪了姑娘？"

小龙女"嗯"的一声，不加理睬。尹克西心想先跟她拉拉交情，动起手来倘是不敌，她也不致就下杀手，若见情势不对便即退让，旁人见我和她相识，也不会笑我胆怯，于是笑嘻嘻的道："龙姑娘，别来多日，你贵体清健啊！"小龙女又是"嗯"了一声，目光不离尹志平、赵志

敬二人，生怕他们乘机逃走。尹克西道："跟这些贼道生气，没的损折了姑娘贵手。姑娘只须指点出来，待在下稍效微劳，一一给姑娘收拾了。"小龙女道："好！你先给我杀了他。"说着向赵志敬一指。

尹克西心想："此人已受蒙古大汗敕封，怎能杀他？"陪笑道："这位赵真人为人很好啊，姑娘只怕有点误会，我叫他向姑娘陪个不是罢！"小龙女秀眉微蹙，左手剑倏地递出，快如电闪，向尹克西刺了过去。尹克西忙举鞭挡过，只听得"啊"的一声，站在他身后的赵志敬已然肩头中剑。即是潇湘子等这些高手，也没看出这一剑是怎生刺的，只是料想这一招乃右手剑所发，绕过尹克西身子，刺中了躲在他身后之人。

尹克西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一剑虽非刺在自己身上，但自己无力护住赵志敬，那是同样的丢脸，对方出招实在太快，全然瞧不清她双剑的来势去路，如此对敌注定非败不可，想到此处，心下更加怯了，金龙鞭一摆，叫道："龙姑娘，请你手下留情！"小龙女不理，对他既不敌视，亦无友意，脚步微动，向左踏出两步。尹克西跟着一转，仍想护住赵志敬，忽听背后哼的一声，一惊之下微微回头，但见赵志敬左肩袍袖已破剑锋划去了一片，鲜血涔涔而下。

小龙女这一剑如何刺他，旁人仍然莫名其妙，剑法精妙迅疾到了这等地步，不但来去无踪，竟似乎还能隔人伤敌。

赵志敬连中两剑，心想尹克西武功平平，实不足以倚为护身符，危急中提气窜出，跃到了潇湘子身旁。小龙女便似没见，转过身子，左手向尹克西刺了一剑，右手剑却刺向尼摩星前胸。尼摩星左手撑住拐杖，右手以铁蛇一挡，但听得赵志敬高声大叫，跟着呛啷一响，长剑落地，原来手腕又已中剑。

这一招更加奇特，明明小龙女与他相距甚远，却在攻击两大高手之际抽空伤他。

潇湘子哼了一声，道："龙姑娘剑法不差，我也得领教领教。"左手挥掌向旁推出，赵志敬只觉一股大力撞在肩头，立足不住，跌出数丈，亏得他内功也已颇有根柢，身上虽受了三处伤，仍是拿桩站住。潇湘子掌力未收，哭丧棒同时击出。

马光佐与杨过、小龙女一直交好，这时心中大不以为然，高声叫道："不要脸啊真正不要脸，三个武林大宗师，围攻一个小姑娘。"

潇湘子等听在耳里，脸上都是微微一热。他们生平对甚么仁义道德原是素不理会，然均傲慢自负，对身份体面却瞧得极重，平时别说三人联手，便是单打独斗，也不屑跟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动手，但此刻自知单凭自己一人，决计抵挡不了她这般神鬼莫测的剑招，对马光佐的讥嘲只好装作没听到，均想："浑大个儿，咱们同来办事，你却反助外人，回头定要教你吃点苦头。"便在这心念略转之间，眼前剑光晃动，小龙女已然出招。三人仍是瞧不清她的剑势，齐向后跃，退开丈余，不约而同的舞动兵刃，护住周身要害。

众蒙古武士牵着尹志平、李志常、王志坦等人退后靠向殿壁，均知眼前这四人相斗实是非同小可，只要给谁的兵刃带到少许，不死也得重伤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均盼她先出手攻击旁人，只要能在她招数之中瞧出一些端倪，便有了取胜之机。三人都是一般的念头，于是各施生平绝技，将全身护得没半点空隙，先求己之不可胜、以求敌之可胜。这三大高手一出手便同取守势，生平实所罕有，但眼见敌手如此之强，若上前抢攻，十九求荣反辱。

大殿之上，小龙女双剑拄地，站在中央，潇湘子等三人分处三方，每人身前均有一片寒光来回晃动。尹克西的金鞭舞成一团黄光；尼摩星的铁蛇是一条条黑影倏进倏退；潇湘子的哭丧棒则搅成一张灰幕，遮住身前。

小龙女向三人望了一眼，心道："我和你们三个无冤无仇，谁有空闲跟你们动手。"见赵志敬闪闪缩缩的正要退到神像之后，素袖一拂，踏步便上。

尼摩星与潇湘子自左右抢到，铁蛇和哭丧棒抢在身前，他二人联手，进攻即或不足，自守该当有余。小龙女见无隙可乘，双剑即不递出，眼见赵志敬逃向殿后，仗剑追了两步，但尼摩星和潇湘子两般兵刃使得飕飕风响，竟然抢不过去。小龙女道："你们让是不让？"

潇湘子心想："此时仇隙未成，她未必便施杀手。这全真教的掌教于我有甚好处，我何苦为他树此强敌？"他踌躇未答，尼摩星却叫了起来："我们偏偏不让，你这小妖女有甚么本事，一塌胡涂施展出来的！"潇湘子、尹克西同时向他瞪了一眼，均想："咱们便是不让，又何必口吐恶言？难道凭你一人之力便敌得住她吗？当真是太过不自量力了。"只是和他协力御敌之际，不便出口埋怨。他们没想到尼摩星双腿断折，实受杨过与李莫愁之赐，他知杨过是小龙女的情郎，满腔怨毒都要发泄在她身上，这时一动上手，他与其余二人不同，存心要和她拚个死活。

小龙女也不着恼，只知要诛杀尹赵二人，非将眼前这三个高手驱开不可，冷冷的道："既不肯让，我可要得罪了！"一言甫毕，剑光闪处，突听一片声响，悠然不绝。响声未过，小龙女已向后跃退丈余，回到大殿中心站定。

潇湘子和尼摩星脸上均各变色。原来这一记长声乃四十余下极短促的连续打击组成。这顷刻之间，小龙女双剑已刺削点斩，一共出了四十余招，尼潇二人守得滴水不漏，每一招均撞在兵刃之上，在群道听来，只不过一下兵刃碰击的长声而已。

她这攻招如此迅捷，潇湘子等三人心中更是惊惧。适才所以能挡住剑招，全凭两人将兵器舞得滴水不入，全无空隙，若待她一剑既出，再举起兵刃挡架，身上早已中剑了。小龙女急攻不下，也佩服这两人守得竟如此严密，微微一顿，轻飘飘的向后略退，脸孔兀自朝着潇湘子，双剑倏地反转倒刺，叮叮叮叮十二下急响，纵是琵琶高手的繁弦轮指也无如此急促，尹克西的金鞭始终没闲着，终于将这十二下也都挡了回去。

两番攻守一过，四人心中均已了然，小龙女吃亏在内力不强，剑招上的劲道不能荡开对方兵刃，若能与这三人的真力大致相仿，三人早已守御不住。

小龙女提剑回到殿心，寻思破敌之计，只见三个对手的兵刃越舞越急，却哪里寻得出半点破绽？

她想："如此迅疾舞动兵刃，内力耗费极大，定难持久，我只须静以待变，时刻一长，总能寻到破绽。就算给赵志敬逃走了，慢慢再找便是。"于是双剑微颤，似攻非攻，蓄势待发，却不出击，教对手三人不敢稍有弛缓。

可是潇湘子等内力均极深厚，这般舞动兵刃，一时三刻之间气力并不消减。

小龙女见无隙可乘，便静静的站着，神色娴雅，风致端严。她性子向来不急，在道上追踪尹志平和赵志敬一月有余，始终没有出手，此时便再多待一天半日，又有何妨？二十年古墓中寂静自守，早练成了无人能及的耐心。

尼摩星见她仗剑闲立，旁若无人，第一个先沉不住气了，猛地里虎吼一声，铁蛇挥出，向她疾冲过去。他一出手攻击，身左便露出空隙，小龙女长剑抖动，尼摩星拐杖急撑，跃了回来，但觉肩头微微疼痛，俯眼一瞥，只见左肩衣服上已刺破一个小孔，鲜血渗出，若非小龙女也防他铁蛇进袭，他这条左臂此刻已不连在身上了。

尼摩星抢攻无功，反受创伤，心中虽怒，却也不敢贸然再进。三人分站三方各舞兵刃，小龙女站在中央全不理会。尹克西一套"黄沙万里鞭法"反反复复已使了四次，猛地心念一动，叫道："尼摩兄，潇湘兄，咱们一齐踏上半步。"尼摩星与潇湘子没明白他的用意，但想他是西域大贾，见识广博，人又聪明，于是依言踏上半步。尹克西同时踏上半步，叫道："防守务须严谨，踏步要慢。咱们再踏上半步。"尼潇二人依言上前。

三人毫不怠懈，过了一会，便向前踏出半步，这时人人都已瞧出，三人围着小龙女的圈子渐渐缩小，到最后便会将她挤在中心。三人虽不敢出手攻击，但每人舞动兵刃，组成三堵铜墙铁壁，向中间逐步挤拢，三股守势合成一股强大的攻势，实是猛不可当。众人瞧到这般情景，蒙古武士和赵志敬一派的道士心中暗喜，其余的道士却均为小龙女担忧。

小龙女见三人越来越近，兵刃招数中却仍是无隙可乘，眼见过不多时，势非被他们挤死不可，当下双剑连刺，只听得叮叮之声忽急忽缓，每一招都碰在对方兵刃之上。她连攻数十剑，尽数给挡了回来，那三人却又各自踏进了半步。小龙女心中渐感慌乱，退向左侧时足底一绊，微一踉跄，这一下剑法中大现破绽，若不是潇湘子等只守不攻，不敢乘机进袭，她已遭到极大凶险。

原来大殿地下投弃着数十柄长剑，都是全真教群道所用兵刃，被人夺下后抛掷在地。小龙女适才左足踏到一把长剑的剑柄，以致站立不稳。

她忽然想起："别人两手能使双剑，我既已学会分心二用之术，两手该能同时使四柄剑。便算显不出四剑的威力，或能扰乱敌人，乘机脱困。"当下左手长剑交在右手，俯身又拾起两柄剑，左右各持双剑，四剑同时挥动。

潇湘子等大吃一惊，均想："这姑娘的招数愈来愈奇，四剑齐使，当真闻所未闻。"但三人打定了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，不管她使甚么怪招奇术，总是只守不攻，逐步进迫。

小龙女四剑齐使，虽然骇人耳目，威力反不及只用双剑，她平素专练单剑，左手全真剑法，右手玉女剑法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这时每一只手都使双剑，毕竟大不灵便，出招时已无得手应心之妙。

潇湘子等数招之间，便发觉她剑招突然略缓，剑尖刺来时也不及先时的神妙莫测。尼摩星喉头咕咕作响，挥动铁蛇便要进袭。尹克西急叫："使不得，这是诱敌之计。"尾摩星经他提醒，吓了一跳，心想幸亏人家生意人见机得快，原来这女子如此狡狯，只要自己一攻，她立施反击，不但合围之势登时破了，只怕自己还要性命没有的。

其实小龙女本非存心诱敌，但听尹克西这么一叫，心想："这黑矮子沉不住气，须得从他身上想法子。他说我诱敌，我便当真诱他一下。"突然间右手一扬，一柄长剑向上飞出，右手剑跟着刺出，左手又有一柄长剑飞上。

潇湘子等都是一惊，不知她又要玩甚么花样，只见半空双剑尚未跌落，她手中仅有的双剑也掷了上去，这么一来，她两手空空，已无兵刃。尹克西叫道："自行严守，千万不可进攻。"他瞧不透小龙女的用意，但想只要严密守卫，逐步前逼，便已稳操胜算，对方虽然赤手空拳，却也不必冒险进招。

小龙女弯下腰来，双手不住在地下抓剑，一一掷上半空，同时空中长剑一柄柄落下，她一接住跟着又掷了上去。但见数十柄长剑此上彼落，寒光闪烁，煞是奇观。古墓派武功本不以内力沉雄见长，而凭手法迅疾取胜。当年小龙女传授杨过武功之时，要他以双掌拦住八十一只麻雀。这"天罗地网势"使将出来，活的麻雀尚能拦住，数十柄长剑随接随抛，在她自是浑若无事。

她手中每一刻都有兵刃，也是每一刻都无兵刃，只瞧得潇湘子等目瞪口呆，均想这小姑娘在使幻术、玩把戏么？

猛地里小龙女左掌扬处，在一柄自空落下的长剑剑柄上一推，那剑横飞而出，向尹克西疾刺过去。剑头撞在他金龙鞭舞成的光幕之上，迅疾无比的弹了回来，却撞向尼摩星。尼摩星的铁蛇舞得正急，那剑一碰，便即飞去回刺小龙女。这时空中又有两柄长剑落下，小龙女双手分拨回带，三柄剑分袭三人。

顷刻之间，数十柄长剑不再向上飞起，而是在三般兵刃组成的光幕之间来回激荡，有些长剑去势斜了，被尼摩星的铁蛇大力砸碰，断成两截。小龙女手上戴了金丝手套，拍打在剑刃之上，丝毫不伤，她自幼熟习"天罗地网势"，在房舍殿堂间进退趋避的功夫更是天下无双，眼明手快，灵台澄澈，越打越急，心中竟无半点杂念，全没想到这场激战是胜是败，谁生谁死。有时顺手抓到剑柄，便刺出数剑，随即又向敌人抛掷。初时她双剑在手，潇湘子等已感不易抵御，这时数十柄长剑乱飞乱刺，中间又夹着她凌厉迅疾的击刺，却如何还能招架？何况长剑从各人兵刃上碰撞出去之时，方向力道全然无法控制，是否要伤到同伴，只有听天由命。

小龙女向空掷剑，本来不过想扰乱敌人的目光，这时情势变化，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大有利。从兵刃飞舞的响声之中，隐隐听得尹克西和尼摩星气息渐粗，潇湘子的哭丧棒舞得虽快，但只见惶急，与他"潇湘"两字大异其趣。

突然间尹克西右臂下垂，大叫："不好！"原来三柄长剑飞去，正好和他的软鞭缠在一起。他守得虽然严密，但这三柄剑均是从潇湘子和尼摩星的兵刃上碰撞出来，三剑齐至，莫名其妙的缠在他鞭上。尹克西用力一抖，甩脱三剑，但正当他软鞭将起未起之际，小龙女长剑刺出，尹克西腕上剧痛，软鞭已把持不住。

但听呛啷一声，金龙软鞭落地。小龙女左掌连挥，七八柄长剑激飞而出，分刺三人，跟着双手各接住一柄长剑，身形晃处，从尹克西身前跃出。尹克西手腕受伤，兵刃落地，这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圈子立时破了，眼见她双剑如两道电光似的闪动，忙向后急退。小龙女的轻功比这三人都高，一提气，直奔殿后，追赶赵志敬去了。

潇湘子等一时还不能便收兵刃，直待数十把长剑一一落地，这才住手。

尹克西脸带愧色，说道："小弟无能，给她走了！"他三人本来互不为下，谁也不佩服谁，勾心斗角，均要设法压服对方，但适才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恶斗，三人都有死里逃生之感，相互间的敌意少了许多。潇湘子和尼摩星齐声道："这怪不得尹兄……"一言未毕，忽听得山后隐隐传来叮叮当当的兵刃撞击之声。

大殿上这一战，潇湘子等本来均已胆寒，但听到这兵刃撞击声中，夹着法王五只轮子的呜呜风响，显然小龙女已在与法王动手。三人均想，"有这么一个硬手作主将，咱们再从旁夹攻，必可取胜。"尹克西拾起金龙软鞭，叫道："大伙儿追！"抢先寻声追了下去。潇湘子举起哭丧棒，与尼摩星率领众蒙古武士发足跟随。众人此时心目中的大敌惟小龙女一人，全没将诸全真道人放在意下。

尹志平、李志常等见众蒙古武士退去，即行互解绑缚，纷纷拾起长剑，蜂拥跟去。

潇湘子等赶到重阳宫后玉虚洞前，只见轮影激荡，剑气纵横，金轮法王吼声如雷，小龙女白衣胜雪，两人相隔丈余，正自遥遥相斗。金银铜铁铅五只巨轮回旋飞舞，响声只震得众人耳中嗡嗡作响。法王的轮子在数度激战曾一再失去，但失后即补，大小重量与所失者无异，不过少了原来轮上所铸的花纹、真言而已，是以使动时仍是得心应手。

尹志平和李志常见玉虚洞的洞门已被大石堵塞，不知五位师长生死如何，心中焦急，一齐抢到洞口。达尔巴手执金杵，霍都挥动钢扇，只数招之间，便将群道打退。

王志坦大叫："师父，师父，你老人家安好吗？"他心中焦急，语音中带有哭声。李志常转念一想："凭着五位师长的玄功，怎能轻易给人关在洞中？定是他们练功到了紧急当口，不能分心抵御外敌。王师弟这么一叫，他们若在洞中听见，反而扰乱心神。"忙道："王师弟，别叫，五位师长受不得惊扰。"王志坦立时醒悟，扶起倒在地下的宋德方，见他受伤不轻，当下设法救助。

潇湘子等旁观法王和小龙女相斗，见他虽然守多攻少，但接得两三招便还递一招，五轮威力奇猛，逼得小龙女无法近身，比之适才三人只守不攻确是高出甚多。三人又是佩服，又是妒忌，均想："这和尚得封为蒙古第一国师，也不枉他了。"三人本想与法王夹攻合击，但见此情势，私心登起，都不愿便这么助他成功。

殊不知金轮法王出招虽猛，心中却已叫苦不迭。小龙女双手剑招不同，却配合得精妙绝伦，左手剑攻前，右手剑便同时袭后，叫他退既不可，进又不能，双剑每一路剑招都是进攻数处，叫他顾此失彼，难以并救。若不是他内功外功俱臻登峰造极之境，眼明手快，刚柔互济，武功只要略差半分，这顷刻之间身上早已中了十七八剑。其实小龙女一人而使两般剑法，出招虽快，威力终究不如与杨过联手，别说真实武功仍与法王相差甚远，即令潇湘子等人也是强胜于她。只是她一上来出招星驰电闪，各人从所未见，以致心下先行怯了。法王更在这"玉女素心剑法"下吃过苦头，一见到这剑法，心中想的便是如何自保、如何脱身。小龙女占到上风，实是仗了先声夺人之功。

拆到五六十招之时，法王已是险象环生，他收回金轮护身，不敢掷出攻敌，又数招后，再将银轮也收了回来，接着五轮齐回，变成了只守不攻，便和适才潇湘子等一般模样。五只轮子轻重大小、颜色形状各各不同，或生尖刺，或起棱角，组成五道光环，在他身周滚来滚去。

忽听得小龙女娇叱一声："着！"跟着法王低声吼叫，叮叮数响。两人纵跃来去，出手越来越快，便是潇湘子这等高手，也没瞧清两人这一叱一叫，已起了甚么变化。金轮法王倘若以轮上威猛之力与她对攻，小龙女便即抵挡不住，可是他心中既怯，竟尔舍己之长，与小龙女比快，不免越来越是不利。

突然之间，尼摩星脸上微微一痛，似被甚么细小暗器打中，一惊之下伸手一摸，脸上没甚么，掌中却有点鲜血。他呆了一下，又见一点鲜血飞到了尹克西身上，才知激斗的二人之中已有一个受伤。过不多时，小龙女白衫之上点点斑斑的溅上十几点鲜血，宛似白绞上画了几枝桃花，鲜艳夺目。尼摩星喜道："小妖女受伤啦！"接着剑光两闪，法王一声低吼。潇湘子冷冷的道："不！是大和尚受伤！"

尼摩星一想不错，鲜血是法王受伤后溅到小龙女身上的，心想若是法王死在她的手下，再也无法将她制住，于是叫道："尹兄，潇兄，一

齐上啊！”

铁蛇挥动，慢慢从小龙女身后逼上。潇湘子和尹克西也觉不能再行袖手旁观，当下分从左右逼近。

法王身上中了三剑，但均是轻伤，危殆万分之中来了帮手，心中一宽，见潇湘子等并不出手攻击，各以兵刃护住自身，分从三方缓缓进逼，已知时刻稍长，小龙女势必无幸。

玉虚洞前，青松林畔，四个武林怪客围着一个素装少女，好一场恶战。

众蒙古武士和全真道人目眩心惊，脸若死灰，生平哪里见过如此的激斗！

猛听得砰嘭一声震天价大响，砂石飞舞，烟尘弥漫，玉虚洞前数十块大石崩在一旁，五个道人从洞中缓步而出，正是丘处机、刘处玄等全真五子。

尹志平、李志常等大喜，齐叫“师父！”迎了上去。达尔巴和霍都大吃一惊，眼见这般破洞的声势，便如点燃了的火药开山爆石一般。两人各挺兵刃，向前抢上。丘处机等五人向旁一让，突然十掌齐出，按在两人背心，一捺一送，将两人抛出丈许之外。

达尔巴和霍都的武功与郝大通等在伯仲之间，虽不及丘处机、王处一的精湛，但也决不致只一招便给掷开。原来全真五子在玉虚洞中闭关静修，钻研拆解“玉女心经”之法，五个人殚精竭虑，日夜苦思，总觉小龙女和杨过所显示的武功，每一招每一式都恰好是全真派武学的克星，要想从招术上取胜，实是难能。后来丘处机从天罡北斗阵法中悟出一理，说道：“咱们　招术变化，断然不及，但可合五人之力，以劲力补招数之不足。”于是五人便精思并力攻敌的法门，每一招出去，都是将五人劲力归集于一点。他们自知第三四代弟子中并无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只有仗着人多，或能合力自保。这一个多月之中，终于创出了一招“七星聚会”。这一招毕竟还是从天罡北斗阵法中演化出来，虽说是“七星聚会”，却也不必定须七人联手，六人、五人，以至四人、三人，也均可并力施展。

当金轮法王率领众武士堵洞之时，这“七星聚会”正好练到了要紧当口，万万分心不得，明知大敌来攻，也只得置之不理，直到五人练到五力归一，融合无间，这才破洞而出。只可惜过于迫促，这一招还只练到三四成火候，饶是如此，达尔巴和霍都也已抵挡不住，竟给五子一击成功。

丘处机等转过身来，只见法王等四人围着小龙女剧斗方酣。五人只瞧了片刻，面面相觑，不禁面色惨然，都想，“罢了，罢了，原来古墓派的武功精妙若斯，要想胜她，那是终身无望了。”他们在洞中所想所练，都从先前所见小龙女和杨过的武功为依归，岂知眼前所显示的神奇剑招，要想瞧个明白都有所不能，甚么破解抵挡，真是从何说起？

法王等四大高手的武功都在全真五子之上，此时全真教中要有如此一个都是千难万难。丘处机等心想：“若是先师在世，自能胜得过他们，周师叔大概也胜他们一筹，但若同时受这四人围攻，十九要抵敌不住。”五个老道垂头丧气，心下惭愧，自觉一代不如一代，不能承继先师的功业，大敌当前，全真教瞧来真是立足无地了。眼见招招凶险，步步危机，五人越瞧越是心惊，顾不得询问弟子变故因何而起。

这时小龙女等五人相斗，情势又已不同。小龙女招招攻击。法王等始终是遮拦多，还手少，但逐步进逼。小龙女处境越来越不利，数次想抢出圈子，暂且退走，但对方守得严密异常，每一招均给挡了回来。她知有金轮法王主持围逼，无法再使掷剑之法，何况除了手中双剑，身边已无其他兵刃。

她自在大殿上剑伤鹿清笃，到这时已斗了将近一个时辰，气力渐感不支，而强敌越逼越近，丘处机等五人又环伺在侧，这五个老道也非易与之辈，四下里尽是敌人，自己孤身一人，今日定要丧身重阳宫中了，忽然想起：“我遭际若此，一死又有甚么可惜？就只是……就只是……临死之时，总盼能见过儿一面。他这时是在哪里呢？多半是在跟郭姑娘亲热，说不定已成了亲，新婚燕尔，哪里想到我这苦命女子在此受人围攻？不，不！过儿不会这样，他便和郭姑娘成了亲，也决不会忘了我。我只要能再见他一面……”

她离襄阳北上之时，决意永不再和杨过相见，但这时面临生死关头，心中越来越是割舍不下。她一想到杨过，本来分心二用突然变为心有专注，双手剑招相同，再无“玉女素心剑法”的威力。法王见她剑法斗变，初时还道她是故意示弱诱敌，但数招一过，越看越不像，当下踏上半步，左手银轮护身，右手金轮往她剑上碰去。

只听得当的一声轻响，小龙女左手长剑脱手飞出，在半空中啪的一下，震为两截。法王这一下本来只是试探，竟致成功，实大出意料之外，当即右手金轮砸将过去。小龙女一惊，忙镇慑心神，刷刷刷还了三剑，但此时只凭单剑，武功便已远不及法王。潇湘子等三人瞧出便宜，三般兵刃同时攻上。

小龙女淡淡一笑，已不愿再事挣扎力抗，瞥眼望见三丈外的一株青松旁生着一丛玫瑰，花朵娇艳欲滴，突然想起当年与杨过隔着花丛练“玉女心经”的光景，心道：“我既已见不到过儿，那便在临死之时心中想念着他。”脸上神色柔和，登时浸沉在瞑想之中。

法王等四下里合围，原可一举将她击毙，忽见她神情古怪，似乎忘了迎敌，各各惊诧，不知她是否施展甚么邪法，四般兵刃举在半空，并不击下。

但也只这么一顿，尼摩星的铁蛇便首先递了出去。

突然身旁风声飒然，有人挺剑刺来。尼摩星忙回过铁蛇挡格，却挡了个空，只见人影晃动，却是尹志平抢到了小龙女身前，倒持手中长剑，将剑柄递过去给她。小龙女这时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早将厮杀拼斗之事置之度外，觉得左手掌中多了一个剑柄，便顺手握着。

旁观众人突见尹志平抢入这五大高手的战团之中，直与送死无异，不禁齐声惊呼。

法王和他相识，不愿伤他性命，当即左臂在他肩头一撞，将他推开，右手挥轮向小龙女砸去。尹志平见她不知如何竟尔突然失了战意，心中大急，眼见这一轮便要将她砸死，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小心！”用自己背脊硬挡了法王金轮。

法王金轮一砸，威力裂石开山，尹志平如何抵挡得住？立时向前俯冲。

小龙女接过他递来的剑后，兀自挺着剑呆呆出神，尹志平身子冲来，恰好碰在剑尖之上，剑刃透胸而入。小龙女一呆，这才醒悟，原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，眼见他背遭轮砸，胸中剑刺，受的全是致命重伤，一刹那间，满腔憎恨之心尽化成了怜悯之意，柔声道：“你何苦如此？”

尹志平命在垂危，忽然听到这“你何苦如此”五字，不禁大喜若狂，说道：“龙姑娘，我实……实在对你不起，罪不容诛，你……你原谅了我么？”

小龙女又是一怔，想起在襄阳郭府中听到他和赵志敬的说话，一个念头在脑子中闪过：“过儿对我如此深情，又曾立誓决不会变心。但他忽然决意和郭姑娘成亲，弃我如遗，了无顾惜，定是知悉了我曾受这厮所污。”她心思单纯，虽然一路跟踪尹赵二道，却从未想到此事，这时猛地给尹志平一言提醒，心中的怜悯立时转为憎恨，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，一咬牙，右手长剑随即往他胸口刺落。只是她生平未杀过人，虽然满腔悲愤，这一剑刺到他胸口，竟然刺不下去。

丘处机在一旁瞧着，眼见爱徒死于非命，心中痛如刀割，只是事起仓卒，不及救援，小龙女第一剑，还可说是由于法王之故，但第二剑却是存心出手。

他丝毫不知这中间的原委曲折，这半年中日思夜想，多半尽是如何抵挡小龙女的招术，而近一个月中更是除此之外再无别念。他既认定小龙女是本教大敌，又决然想不到尹志平会自愿舍身救她，眼见她挺剑又刺，当即纵身而前，左手五指在她腕上一拂，右掌向她面门直击过去。丘处机的武功在全真七子之中向居第一，这一下情急发招，掌力雄浑已极。

小龙女手腕被他一拂而中，长剑拿捏不住，登时脱手，她不等长剑落地，一伸手，又已抓住，跟着递出一剑，指向丘处机胸口。便在此时，尹志平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下，创口中鲜血涌出。小龙女左手剑同时刺向丘处机小腹，这一来双剑合壁，威力大增，丘处机武功虽然精深，但只三招之间，已是手忙脚乱。王处一见情势不对，同时抢上应援，倒反将法王等四人挤在一旁。

金轮法王等见小龙女和全真五子斗了起来，俱感讶异，但想此事大大有利，正好旁观你们自相残杀。各人使个眼色，退开数步，只待小龙

女和全真五子胜败一决，他们再行出手收拾残局。

高手动武，每一招都是生死系于一发，谁也不敢稍有松懈，因此丘处机等虽见局势诡异，难以索解，但既已动上了手，哪里还有余暇询问？全真五子赤手空拳，遇上小龙女神妙无方的剑招，那费了月余之功创出来的一招“七星聚会”竟然全无施展的机会。顷刻之间，郝大通和刘处玄两人身上中剑，两人顾念师兄弟的安危，不肯退开，跟着嗤的一响，孙不二肩头又中一剑。

全真诸弟子见师父势危，情不自禁的都惊呼起来。李志常叫道：“快送兵刃！”这时五子掌风呼呼，众弟子无法近身，只得将长剑一柄柄掷去。小龙女抢着挥剑挑出，每一把掷来的长剑都给挑得飞了开去，剑长臂短，五子始终拿不到一件兵刃。忽听得叮当一声，小龙女左手剑粘住一柄飞掷而来的长剑，蓦地里往后送出，王处一猝不及防，左眼角被这一柄剑外之剑刺中，全真五子中四人负伤，胜负已分。

金轮法王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各位道兄且退，这小妖女待老衲来料理罢！”

说着踏上两步。潇湘子、尼摩星、尹克西三人跟着舞动兵刃上前合击，竟成了九大高手围攻小龙女的局面。

法王等一插手，全真五子登时脱出小龙女双剑的威迫，五人一声呼喝，并肩而立，或出右掌，或出左掌，五股大力归并为一，使出了那招“七星聚会”。其时虽只五星聚会，但是威力也已非同小可，小龙女斜身急退，砰的一响，沙坪上尘土飞扬，这一招将尼摩星打得重重跌了一个筋斗。

原来他双腿已断，单凭拐杖之力撑持，下盘不稳，抵不住这一招的重击。

总算他危急之中避开了正面之力，虽然摔倒，却未受伤，立即跃起，哇哇怒叫，举铁蛇便往刘处玄头顶砸下。玉虚洞前呼声四起，乱成一团。

小龙女见尼摩星和全真五子动手，素袖一拂，便要抢出圈子。金轮法王抢过来挡住，叫道：“尼摩兄，对付小妖女要紧。”尼摩星打得性发，对法王的叫唤不予理睬，铁蛇吞吐，招数全是打向全真诸道。小龙女双剑向法王急刺数招，法王见来势实在太快，难以招架，只得退了几步。

突然之间，小龙女一声大叫，双颊全无血色，呛啷、呛啷两声，手中双剑落地，呆呆的望着青松畔的那丛玫瑰，叫道：“过儿，当真是你吗？”

便在此时，法王金轮迎面砸去，全真五子那招“七星聚会”却自后心击了上来。这一招本是抵御尼摩星而发，但那天竺矮子吃过这招的苦头，不敢硬接，身子向左闪避，这一招的劲力便都递到了小龙女背心。

哪知她竟如中邪着魔，全然不知躲门，背心受掌，胸口中轮，一个娇怯怯的身躯受了这两股大力夹击，目光仍是望着玫瑰花丛，在这顷刻之间，她心摇神驰，便是这两股大力，似乎也没能伤到她半分。

众人为她的目光所慑，不由自主的也均转头，去瞧那玫瑰花丛中到底有甚么古怪，只见青松旁一条人影飞出，窜入法王和全真五子之间，伸左臂抱起小龙女，一闪一晃，又已跃出圈子，径自坐在青松之下、玫瑰花旁，将小龙女抱在怀里。

这人正是杨过！

小龙女甜甜一笑，眼中却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过儿，是你，这不是做梦么？”杨过俯下头去，亲了亲她脸颊，柔声道：“不是做梦，我不是抱着你么？”但见她衣衫上斑斑点点，满身是血，心中矍然而惊，急问：“你受伤重不重？”

小龙女受了前后两股大力的夹击，初时乍见杨过，并未觉痛，这时只觉五脏六腑都要翻腾过来，伸手搂住他脖子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身上痛得难熬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杨过见了这般情状，恨不得代受其苦，低声说：“姑姑，我还是来迟了一步！”小龙女说道：“不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只道今生今世，再也瞧不见你啦！”突间全身发冷，隐然觉得灵魂便要离身而去，抱着杨过的双手也慢慢软垂，说道：“过儿，你抱住我！”杨过的左臂略略收紧，把她搂在胸前，百感交集，眼泪缓缓流下，滴在她脸上。

小龙女道：“你抱我，用……用两只……两只手！”一转眼间，突见他右手袖子空空荡荡，情状有异，惊呼：“你的右臂呢？”杨过苦笑，低声道：“这时候别关心我，你快闭上了眼，一点儿也别用力，我给你运气镇伤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不！你的右臂呢？怎么没了？怎么没了？”她虽命在垂危，仍是丝毫不顾念自己，定要问明白杨过怎会少了一条手臂。只因在她心中，这个少年实比自己重要百倍千倍，她一点也不顾念自己，但全心全意的关怀着他。

自从他们在古墓中共处，早就是这样了，只不过那时她不知道这是为了情爱，杨过也不知道。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，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，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，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，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？

其实这对少年男女，早在他们自己知道之前，已在互相深深的爱恋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自己才知道，决不能没有了对方而再活着，对方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过百倍千倍。

每一对互相爱恋的男女都会这样想。可是只有真正深情之人，那些天生具有至性至情之人，这样的两个男女碰在一起，互相爱上了，他们才会真正的爱惜对方，远胜于爱惜自己。

对于小龙女，杨过的一条臂膀，比她自己的生死实在重要得多，因此固执着要问。她伸手轻轻抚摸他袖子，丝毫不敢用力，果然，袖子里没有臂膀。

她忽然一点也不感到自身的剧痛，因为心中给怜爱充满了，再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痛楚，轻轻说道：“可怜的过儿，断了很久吗？这时还痛么？”

杨过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早就不痛了。只要我见了你面，永远不跟你分开，少一条臂膀又算得甚么？我一条左臂不是也能抱着你么？”

小龙女轻轻一笑，只觉他说得很对，躺在他怀抱之中，虽然只一条左臂抱着自己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她本来只求在临死之前能再见他一面，现今实在太好，真的太好了。

金轮法王、潇湘子、尹克西、全真五子、众弟子……众蒙古武士……人人一声不响，呆呆的望着这对小情人。在这段时光之中，谁也不想向他们动手，也是谁也不敢向他们动手。

有道是“旁若无人”，杨过和小龙女在九大高手、无数蒙古武士虎视眈眈之下缠绵互怜，将所有强敌全部视如无物，那才真是旁若无人了。爱到极处，不但粪土王侯，天下的富贵荣华完全不放在心上，甚至生死大事也视作等闲。杨过和小龙女既然不再想到生死，别说九大高手，便是天下英雄尽至，那又如何？只不过是死罢了。比之那铭心刻骨之爱，死又算得甚么？

金轮法王等人当然并不惧怕这两人，只是均感极度诧异，眼见小龙女身受重伤，杨过又只剩一臂，决不能再起而抗拒，但两人互相的缠绵爱怜之中，自然而然有一股凛然之气，有一份无畏的刚勇，令人不敢轻侮。

终于小龙女忍不住又问：“你的手臂……手臂是怎么断的？快跟我说。”

杨过脸上微微苦笑，说道：“手臂断了，自然是给人家斩的。”

小龙女凄然望着他，没想到再追问是谁下的毒手，既已遭到不幸，那么是谁下手都是一样，这时胸口和背上的伤处又剧烈疼痛起来，她自知命不久长，低低的道：“过儿，我求你一件事。”杨过道：“姑姑，难道你忘了，在古墓之中，我就曾答应过你，你要我做甚么，我便做甚么。”小龙女幽幽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！”杨过道：“在我永远是一样。”

小龙女凄然一笑，低低的道：“我没多久好活了，你陪着我罢，一直瞧着我死，别去陪你的郭……郭芙姑娘。”

杨过又是伤心，又是愤恨，说道：“姑姑，我自然陪着你。那郭姑娘跟我有甚么相干？我这条手臂便是给她斩断的。”小龙女吃了一惊，

叫了起来："啊，是她？为甚么她这样狠心？难道……难道为了你不欢喜她么？"杨过恨恨的道："我俩这般要好，为甚么你又要多心？除你之外，我一生一世从来没爱过别的姑娘，这个郭姑娘啊，哼……"

杨过这条右臂，确是给郭芙斩断的。

那日杨过与郭芙在襄阳郭府之中言语冲突以致动手，郭芙怒火难忍，抓起淑女剑往他头顶斩落。杨过中毒后尚未全愈，四肢无力，眼见剑到，情急之下只得举右臂挡在面前。郭芙狂怒之际，使力极猛，那淑女剑又锋利无比，剑锋落处，杨过一条右臂登时无声无息的给卸了下来。

这一剑斩落，竟致如此，杨过固然惊怒交迸，郭芙却也吓得呆了，知道已闯下了无可弥补的大祸，但见杨过手臂断处血如泉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过了一会。突然哇的一声，哭了出来，掩面夺门奔出。

杨过一阵慌乱过后，随即镇定，伸左手点了自己右肩"肩贞穴"的穴道，撕下被单，紧紧缚住肩膀以止血流，再用金创药敷上伤口，寻思："此处是不能再耽的了，我得赶紧出城去。"慢慢扶着墙壁走了几步，只因流血过多，眼前一黑，几欲晕去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郭靖大声说道："快，快，他怎么了？血止了没有？"

语音中充满了焦急之情。杨过当时心中只一个念头："我决不要再见郭伯伯，无论如何不要见他。"猛力吸一口气，从房中冲了出去。.他奔出府门，牵过一匹马翻身便上，驰至城门。守城的将士都曾见他在城头救援郭靖，对他十分钦仰，见他驰马而来，立即开了城门。

此时蒙古军已退至离城百余里外。杨过不走大路，纵马尽往荒僻之处行去。寻思："我身中情花剧毒，但过期不死，或许正如那天竺神僧所言，吸了冰魄银针的毒汁之后，以毒攻毒，反而延了性命。但剧毒未去，迟早总要发作。此刻身受重伤，若到终南山去找寻姑姑，定然不能支持，难道我命中注定，要这般客死途中么？"想到一生孤苦，除了在古墓中与小龙女相聚这段时日之外，生平殊少欢愉。这时世上唯一的亲人已舍己而去，复又结人断残肢体，命当垂危，言念及此，不禁流下泪来。

他伏在马背之上，昏昏沉沉，只求不给郭靖找到，不遇上蒙古大军，随便到哪里都好，有意无意之间，渐渐行近前一晚与武氏兄弟相斗的那个荒谷。

黄昏时分，眼见四下里长草齐膝，一片寂静，料知周遭无人，在草丛中倒头便睡。他这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甚么毒虫猛兽全没加以防备。这一晚创口奇痛，哪里睡得安稳？

次晨睁眼坐起，忽见离身不到一尺处两条蜈蚣僵死在地，红黑斑斓，甚是可怖，口中却染满了血渍。杨过吓了一跳，只见两条蜈蚣身周有一大滩血迹，略一寻思，已明其理，原来他创伤处流血甚多，而血中含有剧毒，竟把两条毒虫毒死了。

杨过微微苦笑，自言自语："想不到我杨过血中之毒，竟连蜈蚣也抵挡不住。"愤激悲苦，难以自己，忍不住仰天长笑。

忽听得山峰顶上咕咕咕的叫了三声，杨过抬起头来，只见那神雕昂首挺胸，独立峰巅，形貌狰狞奇丑，却自有一股凛凛之威。杨过大喜，宛如见了故人一般，叫道："雕兄，咱们又相见啦！"

神雕长鸣一声，从山巅上直冲下来。它身躯沉重，翅短不能飞翔，但奔跑迅疾，有如骏马，转眼间便到了杨过身旁，见他少了一条手臂，目不转睛的望着他。

杨过苦笑道："雕兄，我身遭大难，特来投奔于你。"神雕也不知是否能懂他的说话，转身便走。杨过牵了马匹，跟随在后。

行不数步，神雕回过头来，突然伸出左翅在马腹上一拍。那马吃痛，大声嘶叫，倒退几步，不住跳跃。杨过点头道："是了，我既到雕兄谷中，也不必再出去了，要这马何用？"心想此雕大具灵性，实不逊于人，于是松手放开缰绳，大踏步跟随神雕之后，他重伤之余，体力衰弱，行不多时便坐下休息，神雕也就停步等候。

如此边行边歇，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又来到剑魔独孤求败埋骨处的石洞。

杨过见了那个石坟，不禁大是感慨，心想这位前辈奇人纵横当时，并世无敌，自是武功神妙莫测，瞧他这般行径，定是恃才傲物，与常人落落难合，到头来在这荒谷中寂然而终，武林之中既没流传他的名声事迹，又没遗下拳经剑谱、门人弟子，以传他的绝世武功，这人的身世也真可惊可羡，却又可哀可伤。只可惜神雕虽灵，终是不能言语，否则也可述说他的生平一二。

他在石洞中呆呆出神，神雕已从外衔了两只山兔回来。杨过生火炙了，饱餐一顿。

如此过了多日，伤口渐渐愈合，身子也日就康复，每当念及小龙女，胸口虽仍疼痛，但已远不如先前那么难熬难忍。他本性好动，长日在荒谷中与神雕为伴，不禁寂寞无聊起来。

这一日见洞后树木苍翠，山气清佳，便信步过去观赏风景，行了里许，来到一座峭壁之前。那峭壁便如一座极大的屏风，冲天而起，峭壁中部离地约二十余丈处，生着一块三四丈见方的大石，便似一个平台，石上隐隐刻得有字。极目上望，瞧清楚是"剑冢"两个大字，他好奇心起："何以剑亦有冢？难道是独孤前辈折断了爱剑，埋葬在这里？"走近峭壁，但见石壁草木不生，光秃秃的实无可容手足之处，不知当年那人如何攀援上去。

瞧了半天，越看越是神往，心想他亦是人，怎能爬到这般的高处，想来必定另有妙法，倘若真的凭借武功硬爬上去，那直是匪夷所思了。凝神瞧了一阵，突见峭壁上每隔数尺便生着一丛青苔，数十丛笔直排列而上。他心念一动，纵身跃起，探手到最低一丛青苔中摸去，抓出一把黑泥，果然是个小小洞穴，料来是独孤求败当年以利器所挖凿，年深日久，洞中积泥，因此生了青苔。

心想左右无事，便上去探探那剑冢，只是剩下独臂，攀挟大是不便，但想："爬不上便爬不上，难道还有旁人来笑话不成？"于是紧一紧腰带，提一口气，窜高数尺，左足踏在第一个小洞之中，跟着窜起，右足对准第二丛青苔踢了进去，软泥迸出，石壁上果然又有一个小穴可以容足。

第一次爬了十来丈，已然力气不加，当即轻轻溜了下来，心想，"已有二十多个踏足处寻准，第二次便容易得多。"于是在石壁下运功调息，养足力气，终于一口气窜上了平台。见自己手臂虽折，轻功却毫不减弱，也自欣慰，只见大石上"剑冢"两个大字之旁，尚有两行字体较小的石刻："剑魔独孤求败既无敌于天下，乃埋剑于斯。呜呼！群雄束手，长剑空利，不亦悲夫！"

杨过又惊又羡，只觉这位前辈傲视当世，独往独来，与自己性子实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但说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自己如何　可及。现今只余独臂，就算一时不死，此事也终身无望。瞧着两行石刻出了一会神，低下头来，只见许多石块堆着一个大坟。这坟背向山谷，俯仰空阔，别说剑魔本人如何英雄，单是这座剑冢便已占尽形势，想见此人文武全才，抱负非常，但恨生得晚了，无缘得见这位前辈英雄。

杨过在剑冢之旁仰天长啸，片刻间四下里回音不绝，想起黄药师曾说过"振衣千仞冈，濯足万里流"之乐，此际亦复有此豪情胜慨。他满心虽想瞧瞧冢中利器到底是何等模样，但总是不敢冒犯前辈，于是抱膝而坐，迎风呼吸，只觉胸腹间清气充塞，竟似欲乘风飞去。

忽听得山壁下咕咕咕的叫了数声，俯首望去，只见那神雕伸爪抓住峭壁上的洞穴，正自纵跃上来。它身躯虽重，但腿劲爪力俱是十分厉害，顷刻间便上了平台。

那神雕稍作顾盼，便向杨过点了点头，叫了几声，声音甚是特异。杨过笑道："雕兄，只可惜我没公冶长的本事，不懂你言语，否则你大可将这位独孤前辈的生平说给我听了。"神雕又低叫几声，伸出钢爪，抓起剑冢上的石头，移在一旁。杨过心中一动："独孤前辈身具绝世武功，说不定会留下甚么剑经剑谱之类。"但见神雕双爪起落不停，不多时便搬开冢上石块，露出并列着的三柄长剑，在第一、第二两把剑之间，另有一块长条石片。三柄剑和石片并列于一块大青石之上。

杨过提起右首第一柄剑，只见剑下的石上刻有两行小字："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，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。"

再看那剑时，见长约四尺，青光闪闪，的是利器。他将剑放回原处，拿起长条石片，见石片下的青石上也刻有两行小字："紫薇软剑，三十岁前所用，误伤义士不祥，乃弃之深谷。"

杨过心想："这里少了一把剑，原来是给他抛弃了，不知如何误伤义士，这故事多半永远无人知晓了。"出了一会神，再伸手去拿第二柄

剑，只提起数尺，呛啷一声，竟然脱手掉下，在石上一碰，火花四溅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原来那剑黑黝黝的毫无异状，却是沉重之极，三尺多长的一把剑，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，比之战阵上最沉重的金刀大戟尤重数倍。杨过提起时如何想得到，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，便拿捏不住。于是再俯身拿起，这次有了防备，拿起七八十斤的重物自是不当一回事。见那剑两边剑锋都是钝口，剑尖更圆圆的似是个半球，心想："此剑如此沉重，又怎能使得灵便？何况剑尖剑锋都不开口，也算得奇了。"看剑下的石刻时，见两行小字道："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。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。"

杨过喃喃念着"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"八字，心中似有所悟，但想世间剑术，不论哪一门哪一派的变化如何不同，总以轻灵迅疾为尚，这柄重剑不知怎生使法，想怀昔贤，不禁神驰久之。

过了良久，才放下重剑，去取第三柄剑，这一次又上了个当。他只道这剑定然犹重前剑，因此提剑时力运左臂。哪知拿在手里却轻飘飘的浑似无物，凝神一看，原来是柄木剑，年深日久，剑身剑柄均已腐朽，但见剑下的石刻道："四十岁后，不滞于物，草木竹石均可为剑。自此精修，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。"

他将木剑恭恭敬敬的放于原处，浩然长叹，说道："前辈神技，令人难以想象。"心想青石板之下不知是否留有剑谱之类遗物，于是伸手抓住石板，向上掀起，见石板下已是山壁的坚岩。别无他物，不由得微感失望。

那神雕咕的一声叫，低头衔起重剑，放在杨过手里，跟着又是咕的一声叫，突然左翅势挟劲风，向他当头扑击而下。顷刻间杨过只觉气也喘不过来，一怔之下，神雕的翅膀离他头顶约有一尺，便即凝住不动，咕咕叫了两声。

杨过笑道："雕兄，你要试试我的武功么？左右无事，我便跟你玩玩。"

但那七八十斤的重剑怎能施展得动，于是放下重剑，抬起第一柄利剑。神雕忽然收拢双翼，转过了头不再睬他，神情之间颇示不屑。

杨过立时会意，笑道："你要我使重剑？但我武功平常，在这绝壁之上跟你过招，决非雕兄敌手，可得容情一二。"说着换过了重剑，气运丹田，力贯左臂，缓缓挺剑刺出。神雕并不转身，左翅后掠，与那重剑一碰。杨过只觉一股极沉猛的大力从剑上传来，压得他无法透气，急忙运力相抗，"嘿"的一声，剑身晃了几下，但觉眼前一黑，登时晕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才悠悠醒转，只觉口中奇苦难当，同时更有不少苦汁正流入咽喉，睁开眼来，只见神雕衔着一枚深紫色的圆球，正喂入他口中。杨过闻到此物甚是腥臭，但想神雕通灵，所喂之物定然大有益处，于是张口吃了。只轻轻咬得一下，圆球外皮便即破裂，登时满口苦汁。

这汁液腥极苦极，难吃无比。杨过只想喷了出去，总觉不忍拂逆神雕美意，勉强吞入腹中。过了一会，略行运气，但觉呼吸顺畅，站起身来，抬手伸足之际非但不觉困乏，反而精神大旺，尤胜平时。他暗暗奇怪，按理被人强力击倒，闭气晕去，纵然不受重伤，也必全身酸痛，难道这深紫色的圆囊竟是疗伤的灵药么？

他俯身提起重剑，竟似轻了几分。便在此时，那神雕咕的一声，又是展翅击了过来。杨过不敢硬接，侧身避开，神雕跟着踏上一步，双翅齐至，势道极是威猛。杨过知它对己并无恶意，但想它虽然灵异，总是言生，它身具神力，展翅扑击之时，发力轻重岂能控纵自如？若给翅膀扫上了，自空堕下，哪里还有命在？眼见双翅扫到，急忙退后两步，左足已踏到了平台的边缘。

那神雕竟是毫不容情，秃头疾缩迅伸，弯弯的尖喙竟自向他胸口直啄。

杨过退无可退，只得横剑封架，它一嘴便啄在剑上。杨过只觉手臂剧震，重剑似欲脱手，眼见神雕跟着右翅着地横扫，往自己足胫上掠来。杨过吃了一惊，纵身跃起，从神雕头顶飞跃而过，抢到了内侧，生怕它顺势跟击，反手出剑，噗的一响，又与它尖嘴相交。杨过这一下死里逃生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叫道："雕兄，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啊！"只觉双足酸软，坐倒在地。神雕咕咕低叫两声，不再进击。

杨过无意中叫了那句"你不能当我是独孤大侠"，转念一想，此雕长期伴随独孤前辈，瞧它扑啄趋退间，隐隐然有武学家数，多半独孤前辈寂居荒谷，无聊之时便当它是过招的对手。独孤前辈尸骨已朽，绝世武功便此湮没，但从此雕身上，或能寻到这位前辈大师的一些遗风典型。想到此处，心中转喜，站起身来，叫道："雕兄，剑招又来啦！"重剑疾刺，指向神雕胸间。

神雕左翅横展挡住，右翅猛击过来。

神雕力气实在太强，展翅扫来，疾风劲力，便似数位高手的掌风并力齐施一般，杨过手中之剑又太也沉重，生平所学的甚么全真剑法、玉女剑法等等没一招施用得上，只有守则巧妙趋避，攻则呆呆板板的挺剑刺击。

斗得一会，杨过疲累了，便坐倒休息。他只一坐倒，神雕便走开两步。

如此玩了一个多时辰，一人一雕才溜下平台，回入山洞。

次晨醒转，神雕已衔了三枚深紫色腥臭圆球放在他身边，杨过细加审视，原来是禽兽的胆囊，想到初遇神雕时它曾大食毒蛇，又与巨蟒相斗，想来必是蛇胆。又想毒蛇之胆不知是否也具剧毒，但昨日食后精神爽利，力气大增，反正自己体内就有情花和冰魄银针的剧毒，也不用多加理会，于是一口一个吃了，静坐调息。突然之间，平时气息不易走到的各处关脉穴道竟尔畅通无阻。杨过大喜，高声叫好。本来静坐修习内功，最忌心有旁骛，至于大哀大乐，更是凶险，但此时他喜极而呼，周身内息仍是绵绵流转，绝无阻滞。

他跃起身来，提起重剑，出洞又和神雕练剑。此时已去了几分畏惧之心，虽然仍是避多挡少，但在神雕凌厉无伦的翅力之间，偶然已能乘隙还招。

如此练剑数日，杨过提着重剑时手上已不如先前沉重，击刺挥掠，渐感得心应手。同时越来越觉以前所学剑术变化太繁，花巧太多，想到独孤求败在青石上所留"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"八字，其中境界，远胜世上诸般最巧妙的剑招。他一面和神雕搏击，一面凝思剑招的去势回路，但觉越是平平无奇的剑招，对方越难抗御。比如挺剑直刺，只要劲力强猛，威力远比玉女剑法等变幻奇妙的剑招更大。他这时虽然只剩左手，但每日服食神雕不知从何处采来的蛇胆，不知不觉间膂力激增。

这日出外闲步，在山谷间见有三条大毒蛇死在地下，肚腹洞开，蛇身上被利爪抓得鲜血淋漓，知道自己所食果是蛇胆。只是这些毒蛇遍身隐隐发出金光，生平从所未见，自是不知其名，心想：神雕力气这样大，想必也是多食这些怪蛇的蛇胆之故。

过得月余，竟勉强已可与神雕惊人的巨力相抗，发剑击刺，呼呼风响，不自禁的大感欣慰。武功到此地步，便似登泰山而小天下，回想昔日所学，颇有渺不足道之感。转念又想，若无先前根柢，今日纵有奇遇，也决不能达此境地，神雕总是不会言语的畜生，诱发导引则可，指教点拨却万万不能，何况神雕也不能说会甚么武功，只不过天生神力，又跟随独孤求败日久，经常和他动手过招，记得了一些进退扑击的方法而已。

这一日清晨起身，满天乌云，大雨倾盆而下。杨过向神雕道："雕兄，这般大雨，咱们还练武不练？"神雕咬着他衣襟，拉着他向东北方行了几步，随即迈开大步，纵跃而行。杨过心想："难道东北方又有甚么奇怪事物？"提了重剑，冒雨跟去。

行了数里，隐隐听到轰轰之声，不绝于耳，越走声音越响，显是极大的水声。杨过心道，"下了这场大雨，山洪暴发，可得小心些！"转过一个山峡，水声震耳欲聋，只见山峰间一条大白龙似的瀑布奔泻而下，冲入一条溪流，奔腾雷鸣，湍急异常，水中挟着树枝石块，转眼便流得不知去向。

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杨过衣履尽湿，四顾水气濛濛，蔚为奇观，但见那山洪势道太猛，心中微有惧意。

神雕伸嘴拉着他衣襟，走向溪边，似乎要他下去。杨过奇道："下去干么？水势劲急，只怕站不住脚。"神雕放开他衣襟，咕的一声，昂首长啼，跃入溪中，稳稳站在溪心的一块巨石之上，左翅前搧，将上流冲下来的一块岩石打了回去，待那岩石再次顺水冲下，又是挥翅击回，如是击了五六次，那岩石始终流不过它身边。到第七次顺水冲下时，神雕奋力振翅一击，岩石飞出溪水，掉在右岸，神雕随即跃回杨过身旁。

杨过会意，知道剑魔独孤求败昔日每遇大雨，便到这山洪中练剑，自己却无此功力，不敢便试，正自犹豫，神雕大翅突出，刷的一下，拂

在杨过臀上。它站得甚近，杨过出其不意，身子直往溪中落去，忙使个“千斤坠”身法，落在神雕站过的那块巨石之上。双足一入水，山洪便冲得他左摇右晃，难于站稳。杨过心想：“独孤前辈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既能站稳，我如何便不能？”当即屏气凝息，奋力与激流相抗，但想伸剑挑动山洪中挟带而至的岩石，却是力所不及了。

耗了一柱香时分，他力气渐尽，于是伸剑在石上一撑，跃到了岸上。他没喘息得几下，神雕又是挥翅拂来。这一次他有了提防，没给拂中，自行跃入溪心，心想：“这位雕兄当真是严师诤友，逼我练功，竟没半点松懈。它既有此美意，我难道反无上进之心？”于是气沉下盘，牢牢站住，时刻稍久，渐渐悟到了凝气用力的法门，山洪虽然越来越大，直浸到了腰间，他反而不如先前的难以支持。又过片刻，山洪浸到胸口，逐步涨到口边，杨过心道：“虽然我已站立得稳，总不成给水淹死啊！”只得纵跃回岸。

哪知神雕守在岸旁，见他从空跃至，不待他双足落地，已是展翅扑出。

杨过伸剑挡架，却被它这一扑之力推回溪心，扑通一声，跌入了山洪。

他双足站上溪底巨石，水已没顶，一大股水冲进了口中。若是运气将大口水逼出，那么内息上升，足底必虚，当下凝气守中，双足稳稳站定，不再呼吸，过了一会，双足一撑，跃起半空，口中一条水箭激射而出，随即又沉下溪心，让山洪从头顶轰隆轰隆的冲过，身子便如中流砥柱般在水中屹立不动。心中渐渐宁定，暗想：“雕兄叫我在山洪中站立，若不使剑挑石，仍是叫它小觑了。”他生来要强好胜，便在一只扁毛畜生之前也不肯失了面子，见到溪流中带下树枝山石，便举剑挑刺，向上流反推上去。岩石在水中轻了许多，那重剑受水力一托，也已大不如平时沉重，出手反感灵便。他挑刺掠击，直练到筋疲力尽，足步虚晃，这才跃回岸上。

他生怕神雕又要赶他下水，这时脚底无力，若不小休片时，已难与山洪的冲力抗拒，果然神雕不让他在岸上立足，一见他从水中跃出，登时举翅搏击。

杨过叫道：“雕兄，你这不要了我命么？”跃回溪中站立一会，实在支持不住，终又纵回岸上，眼见神雕举翅拂来，却又不愿便此坐倒认输，只得挺剑回刺，三个回合过去，神雕竟然被他逼得退了一步。杨过叫道：“得罪！”又挺剑刺去，只听得剑刃刺出时嗤嗤声响，与往时已颇不相同。神雕见他的剑尖刺近，也已不敢硬接，迫得闪跃退避。

杨过知道在山洪中练了半日，劲力已颇有进境，不由得又惊又喜，自忖劲力增长，本来决非十天半月之功，何以在水中击刺半日，剑力竟会大进？

想是那怪蛇的蛇胆定有强筋健骨的奇效，以致在不知不觉之间早已内力大增，此时于危急之际生发出来，自己这才察知。

他在溪旁静坐片刻，力气即复，这时不须神雕催逼，自行跃入溪中练剑。

二次跃上时只见神雕已不在溪边，不知到了何处。眼见雨势渐小，心想山洪倏来倏去，明日再来，水力必弱，乘着此时并不觉得如何疲累，不如多练一会，当下又跃入溪心。

练到第四次跃上，只见岸旁放着两枚怪蛇的蛇胆，心中好生感激神雕爱护之德，便即吃了，又入溪心练剑。练到深夜，山洪却渐渐小了。

当晚他竟不安睡，在水中悟得了许多顺刺、逆击、横削、倒劈的剑理，到这时方始大悟，以此使剑，真是无坚不摧，剑上何必有锋？但若非这一柄比平常长剑重了数十倍的重剑，这门剑法也施展不出，寻常利剑只须拿在手里轻轻一抖，劲力未发，剑刃便早断了。

其时大雨初歇，晴空一碧，新月的银光洒在林木溪水之上。杨过瞧着山洪奔腾而下，心通其理，手精其术，知道重剑的剑法已尽于此，不必再练，便是剑魔复生，所能传授的剑术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将来内力日长，所用之剑便可日轻，终于使木剑如使重剑，那只是功力自浅而深，全仗自己修为，至于剑术，却至此而达止境。

他在溪边来回闲步，仰望明月，心想若非独孤前辈留下这柄重剑，又若非神雕从旁诱导，自己因服怪蛇蛇胆而内力大增，那么这套剑术世间已不可再而得见。又想到独孤求败全无凭借，居然能自行悟到这剑中的神境妙诣，聪明才智实是胜已百倍。

独立水畔想像先贤风烈，又是佩服，又是心感。寻思：“姑姑见到我此刻的武功，可不知有多欢喜了。唉，不知她此时身在何处，是否望着明月，也在想我？”一念及小龙女，胸口便是一阵剧痛。

转念又想：“我虽悟到了剑术的至理，但枯守荒山，又有何用？倘若情花之毒突然发作，明天便即死了，这至精至妙的剑术岂非又归湮没？”想到此处，雄心登起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也当学一学独孤前辈，要以此剑术打得天下群雄束手，这才甘心就死。”

回眼看着右臂断折之处，想起郭芙截臂之恨，不禁热血涌上胸间，心道：“这丫头自恃父亲是当代大侠，母亲是丐帮帮主，自来不把我放在眼里，自小我寄居她家，不知受了她多少白眼，多少折辱？我谎言欺骗武氏兄弟，其实也是为了她好，倘若武氏兄弟中有一人为她而死，岂非也是她的罪过？哼哼，她乘我重病之际斩我一臂，此仇不报，非丈夫也！”

他向来极重恩怨，胸襟殊不宽宏，当日手臂初断，躲在这荒谷中疗伤，那是无可奈何，此刻臂伤已愈，武功反而大进，报仇雪恨之念再也难以抑制。

当下心念已决，连夜回到山洞，向神雕说道：“雕兄，你的大恩大德，终究报答不了，小弟在江湖上尚有几桩恩怨未了，暂且分别，日后再来相伴。

独孤前辈这柄重剑，小弟求借一用。”说着深深一揖，又向独孤求败的石冢拜了几拜，掉首出谷。那神雕直送至谷口，一人一雕搂抱亲热了一阵，这才依依而别。

那柄剑极是沉重，如系在腰间，腰带立即崩断。他在山边采了三条老藤，搓成一带，将重剑系了，负在背上，施展轻身功夫，直奔襄阳。

到得城外，天色未晚，心想日间行事不便，何况一晚没睡，精力不充，郭伯伯和郭伯母均是武学高手，此时必已康复，遇上了定有一番恶斗，当下在城外的坟场草丛中睡了几个时辰，然后调息运功，又采些野果饱餐了一顿，等到初更时分，来到襄阳城下。

襄阳城雄垣高，当日金轮法王、李莫愁等从城头跃下，尚须以人垫足，方免受伤，现下要从城墙脚攀上墙头，殊非易易。杨过在坟场中休息之时，早已想到了上城的法子，心想郭伯伯那“上天梯”的功夫我可不会，独孤前辈如何上那悬崖峭壁，我便如何爬上襄阳城头；走到东门旁僻静之处，眼见城头巡视的守兵走远，便跃起身来，挺重剑往城墙上奋力一刺。重剑虽无尖锋，但这一剑去势刚猛，那城墙以极厚的花冈石砌成，却听蓬的一声，应剑而破，裂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孔。杨过没料到随手一剑竟有这般威力，心中又惊又喜，二次跃上时左足踏入破洞，举手挺剑，在头顶的城墙上又刺了一孔，这次出手轻得多了，以免惊动城上守军。

如此逐步爬上，到最后数丈时，施展“壁虎游墙功”翻上了城头，躲在暗处。城墙内侧有石级可下，杨过待守军行开，一溜烟的飞奔而下，径向郭府而去。

他服食蛇胆后内力大增，同时身躯灵便，轻功也迭胜往昔。但郭靖的武功实在非同小可，单是降龙十八掌的掌力就只怕天下无人能敌，再加上黄蓉的打狗棒法变化奥妙，自己所知者不过十之六七，因是半点也不敢大意，到了郭府门外，悄悄越墙而进。

绕过花园，即望见自己先前所住的居室，走到窗外一听，室中无人，轻轻推门，那门应手而开，便走进室中。

黑暗中隐约见到床帐桌椅与先前无异，床上衾枕却已收去。低身在床沿上一坐，想起自己一条大好的臂膀便是在这床上失去，忍不住又是伤感，又是愤怒。

他相貌俊俏，性格也颇风流自喜，虽对小龙女一往情深，从无他念，但许多少女见了他往往不由自主的为之钟情倾倒，如程英、陆无双、公孙绿萼等人或暗暗倾心，或坦率示意。此刻他手抚床边，想起自己已成残废，若再遇到这些多情少女，在她们眼中，自己势必成为可笑可怜之人，武功虽强，也不过是个惊世骇俗的怪物而已。思潮起伏，追念平生诸事，情不自禁的低声说道：“只有姑姑，只有姑姑一人，别说我少了一臂，便是四肢齐折，她对我的心意也必毫无变异。”

正想到此处，忽听东面隐隐传来两人言语争执之声，听声音正是郭靖和黄蓉。杨过好奇心起，想听两人争些甚么，寻声悄步，走到郭靖夫

妇居室的窗下。

只听黄蓉大声说道："这两人明明是抱了襄儿前去绝情谷，想换解毒药物，你口口声声还说杨过是好人？这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时辰，便落入了他们手中，这时还有命么？"说到这里，语声呜咽，啜泣起来。

郭靖说道："过儿决不是这样的人。再说，他累次救我救你，咱们便拿襄儿换他一命，那也是心甘情愿。"黄蓉泣道："你情愿，我可不情愿……"

这时室中突然发出一阵婴儿啼哭，声音甚是洪亮。杨过大奇："难道那小女孩已从李莫愁手中抢回来了？怎么她又说'这时还有命么'？"屏住呼吸，凑眼到窗缝中张望，只见黄蓉手中果然抱着一个婴儿。那婴儿刚好脸向窗口，杨过瞧得明白，但见他方面大耳，皮色粗黑，脸上生满了细毛。那女婴郭襄他曾在怀中抱过良久，记得是白嫩娇小，眉目清秀，和这壮健肥硕的婴儿大不相同。黄蓉背向窗口，低声哄着婴儿，说道："好好一对双胞胎，你快去给我找他姊姊回来。"杨过恍然大悟，才知黄蓉一胎生下了两个孩儿，先诞生的是女婴郭襄，其后又生一个男婴。当生这男婴之时，女婴已给小龙女抱走。

郭靖在室中踱来踱去，说道："蓉儿，你平素极识大体，何以一牵涉到儿女之事，便这般瞧不破？眼下军务紧急，我怎能为了一个小女儿而离开襄阳？"黄蓉道："我说我自己去找，你又不放我去。难道便让咱们的孩儿这样白白送命么？"郭靖道："你身子还没复原，怎能去得？"黄蓉怒道，"做爹的不要女儿，做娘的苦命，那有甚么法子？"

杨过在桃花岛上和他们相聚多年，见他们夫妇相敬相爱，从来没吵过半句，这时却见二人面红耳赤，言语各不相下，显然已为此事争执过多次。黄蓉又哭又说，郭靖绷紧了脸，在室中来回走个不停。

过了一会。郭靖说道："这女孩儿就算找了回来，你待她仍如对待芙儿一般，娇纵得她无法无天，这样的女儿有不如无！"黄蓉大声道："芙儿有甚么不好了？她心疼妹子，出手重些，也是情理之常。倘若是我啊，杨过若不把女儿还我，我连他的左臂也砍了下来。"

郭靖大声喝道："蓉儿，你说甚么？"举手往桌上重重一击，"砰的一声，木屑纷飞，一张坚实的红木桌子登时给他打塌了半　边。那婴儿本来不住啼哭，给他这么一喝一击，竟然吓得不敢再哭。

便在此时，杨过突见西首窗下有个人影一晃，接着矮了身子，悄悄退开。杨过心想："原来除我之外，还有人在窗外偷听，却是谁了？"当下蹑足在那人之后，只见那人身形婀娜，正是郭芙。杨过心头火起："好啊！我正要找你！"突然身后一暗，房中灯火熄灭，听黄蓉气忿忿的道："你出去罢，别吓惊了孩儿！"

杨过知道郭靖就要出来，在他眼前可不易躲得过，当即钻到假山之后，快步绕到郭芙房外，一跃窜高，上了她房外那株大木笔花树，躲在枝叶之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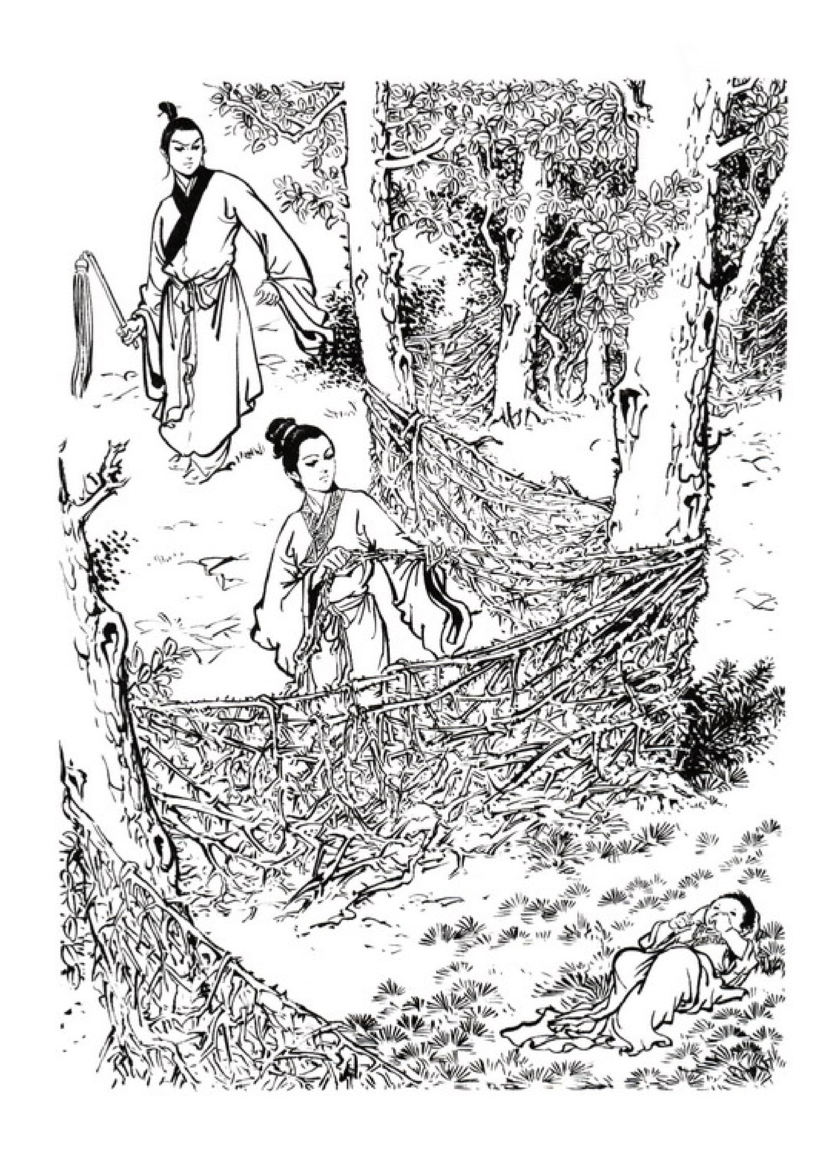
过不多时，果见郭芙回到房中。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说道："已打过二更啦，姑娘请安睡罢！"郭芙哼了一声，道："我睡得着时自然会睡！你出去。"那女子应道："是。"只见一名丫鬟开门出来，带上房门，自行去了。

过了半晌，只听得郭芙幽幽的一声长叹，杨过心道："你还叹甚么气？你断我一臂，我便也断你一臂，只不过好男不与女斗，此刻我下来伤你，虽然易如反掌，却不是大丈夫行径。"略一沉吟，已有计较："好，让我大声叫嚷，将郭伯伯叫来。我先将他打败，再处置他女儿。男儿汉光明磊落，再也无人能笑话我一句。"但转念又想："郭伯伯武功卓绝，我真能胜得了他么？只怕未必！那么此仇就此不报了？"念及断臂之恨，胸间热血潮涌，将心一横，正要从木笔花树上跳下，忽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人大踏步过来。

只见他脚步沉凝，身形端稳，正是郭靖。他走到女儿房外，伸指在门上轻轻一弹，说道："芙儿，你睡了么？"郭芙站了起来，道："爹，是你么？"

声音微带颤抖。杨过心中一惊："莫非郭伯伯知我来此，特来保护女儿？好！我便先和你动手！打你不过，死在你手下便了。"

郭靖"嗯"了一声。郭芙将门打开，抬头向父亲望了一眼，随即低下了头。



第二十七回　斗智斗力

郭靖走进房去带上了门，坐在床前椅上，半晌无言。两人僵了半天，郭靖才问：“这些时候你到哪里去啦？”郭芙道：“我……我伤了杨大哥，怕你责罚，因此……因此……”

郭靖道：“因此出去躲避几天？”郭芙咬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郭靖道：“你是等我怒气过了，这才回来？”

郭芙又点了点头，突然扑在他的怀里，道，“爹，你还生女儿的气么？”

郭靖抚摸她的头发，低声道：“我没生气。我从来就没生气，只是为你伤心。”

郭芙叫了声：“爹！”伏在他怀里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郭靖仰头望着屋顶，一声不响，待她哭声稍止，说道：“杨过的祖父铁心公，和你祖父啸天公是异姓骨肉，他的爹爹和你爹爹，也是结义兄弟，这你都是知道的。”郭芙“嗯”一声。郭靖又道：“杨过这孩子虽然行事任性些，却是一副侠义心肠，几次三番救过你爹娘的性命，也曾救过你。他年纪轻轻，但为国为民，已立下不小的功劳，你也是知道的。”郭芙听父亲的口气渐渐严厉，更是不敢接口。

郭靖站起身来，又道，“还有一件事，你却并不知道，今日也对你说了。过儿的父亲杨康，当年行止不谨，我是他义兄，没能好好劝他改过迁善，他终于惨死在嘉兴王铁枪庙中，虽然不是你母下手所害，他却是因你母而死，我郭家负他杨家实多……”

杨过听到“惨死在嘉兴王铁枪庙中”几字，那是第一次听到生父的死处，深藏心底的仇恨，猛地里又翻了上来，只听郭靖又道：“我本想将你许配于他，弥补我这件毕生之恨，岂知……岂知……唉！”

郭芙抬起头来，道：“爹，他掳我妹子，又说了许多胡言乱语，诽谤女儿。爹，他杨家虽然和我家有这许多瓜葛，难道女儿便这样任他欺侮，不能反抗？”

郭靖霍地站起，喝道：“明明是你斩断了他的手臂，他却怎样欺侮你了？

他真要欺侮你，你便有十条臂膀，也都给他斩了。那柄剑呢？”郭芙不敢再说，从枕头底下取出淑女剑来。郭靖接在手里，轻轻一抖，剑刃发出一阵嗡嗡之声，凛然说道：“芙儿，人生天地之间，行事须当无愧于心。爹爹平时虽然对你严厉，但爱你之心，和你母亲并无二致。”说到最后几句话，语声转为柔和。郭芙低声道：“女儿知道。”

郭靖道：“好，你伸出右臂来。你斩断人家一臂，我也斩断你一臂。你爹爹一生正直，决不敢徇私妄为，庇护女儿。”郭芙明知这一次父亲必有重责，但没料想到竟要斩断自己一条手臂，只吓得脸如土色，大叫：“爹爹！”

郭靖铁青着脸，双目凝视着她。

杨过料想不到郭靖竟会如此重义，瞧了这般情景，只吓得一颗心突突乱跳，只想：“我要不要下去阻止？叫他饶了郭姑娘？”正自思念未定，郭靖长剑抖动，挥剑削下，剑到半空时微微一顿，跟着便即斩落。

突然呼的一声，窗中跃入一人，身法快捷无伦，人未至，棒先到，一棒便将郭靖长剑去势封住，正是黄蓉。

她一言不发，刷刷刷连进三棒，都是打狗棒法中的绝招。一来她棒法精奥，二来郭靖出其不意，竟被她逼得向后退了两步。黄蓉叫道：“芙儿还不快逃！”

郭芙的心思远没母亲灵敏，遭此大事，竟是吓得呆了，站着不动。黄蓉左手抱着婴孩，右手回棒一挑一带，卷起女儿身躯，从窗口直摔了

出去，叫道："快回桃花岛去，请柯公公来向爹爹求情。"跟着转过竹棒，连用打狗棒法中的"缠""封"两诀，阻住郭靖去路，叫道："快走，快走！小红马在府门口。"

原来黄蓉素知丈夫为人正直，近于古板，又极重义气，这一次女儿闯下大祸，在外躲了多日回家，丈夫怒气不息，定要重罚，早已命人牵了小红马待在府门之外，马鞍上衣服银两。一应俱备，若是劝解得了，让丈夫将女儿责打一顿便此了事，那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则只好遣她远走高飞，待日子久了，再谋父女团聚。卧室中夫妻俩一场争吵，见他脸色不善，走向女儿卧房，心知凶多吉少，当即跟来，救了女儿的一条臂膀。凭她武功，原不足以阻住丈夫，但郭靖向来对她敬畏三分，又见她怀中抱着婴儿，总不成便施杀手夺路外闯，只这么略一耽搁，郭芙已奔出花园，到了府门之外。

杨过坐在木笔花树上，一切看在眼里，当郭芙从窗中掷出之时，若是伸剑下击，她焉能逃脱？但想她一家吵得天翻地覆，都是为我一人而起，这时乘人之危，实是下不了手。

只见黄蓉连进数招，又将郭靖逼得倒退两步，这时他已靠在床沿之上，无可再退。黄蓉突然叫道："接着！"将婴儿向丈夫抛去。郭靖一怔，伸左手接住了孩子。黄蓉垂下竹棒，走到丈夫身前，柔声道："靖哥哥，你便饶了芙儿罢！"郭靖摇头道："蓉儿，我伺尝不深爱芙儿？但她做下这等事来，若不重处，于心何安？咱们又怎对得起过儿？唉，过儿断了一臂，无人照料，不知他这时生死如何？我……我真恨不得斩断了自己这条臂膀……"

杨过听他言辞真挚，不禁心中一酸，眼眶儿红了。

黄蓉道，"连日四下里找寻，都没见到他的踪迹，若是有甚不测，必能发见端倪。过儿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，虽受重伤，必无大碍。"郭靖道："但愿如此。我去追芙儿回来，这事可不能如此了结。"黄蓉笑道："她早骑小红马出城去了，哪里还追得着？"郭靖道："这时三鼓未过，若无吕大人和我的令牌，黑夜中谁敢开城？"

黄蓉叹了口气，道："好罢，由得你便了！"伸手去接抱儿子郭破虏。

郭靖将婴儿递了过去，脸有歉意，说道："蓉儿，是我对你不住。但芙儿受罚之后，虽然残废，只要她痛改前非，于她也未始没有好处……"

黄蓉点头道："那也说得是！"双手刚碰到儿子的襁褓，突然一沉，插到了郭靖胁下，使出家传"兰花拂穴手"绝技，在他左臂下"渊液穴"、右臂下"京门穴"同时一拂。这两处穴道部在手臂之下，以郭靖此时武功，黄蓉若非使诈，焉能拂他得着？但当她将儿子交与丈夫之时，已然安排了这后着。郭靖遇到妻子，当真是缚手缚脚，登时全身酸麻，倒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

黄蓉抱起孩儿，替郭靖除去鞋袜外衣，将他好好放在床上，取枕头垫在后脑，让他睡得舒舒服服，然后从他腰间取出令牌。郭靖眼睁睁的瞧着，却是无法抗拒。

黄蓉又将儿子放在丈夫身畔，让他爷儿俩并头而卧，然后将棉被盖在二人身上，说道："靖哥哥，今日便暂且得罪一次，待我送芙儿出城，回来亲自做几个小菜，敬你三杯，向你赔罪。"说着福了一福，站起身来，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吻。

郭靖听在耳里，只觉妻子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却是顽皮娇憨不减当年，眼睁睁的瞧着她抿嘴一笑，飘然出门，心想这两处穴道被拂中后，她若不回来解救，自己以内力冲穴，最快也得半个时辰方能解开，女儿是无论如何追不上了，这件事当真是哭笑不得。

黄蓉爱惜女儿，心想她孤身一人回桃花岛去，以她这样一个美貌少女，途中难免不遇凶险，于是回到卧室，取了桃花岛至宝软蝟甲用包袱包了，挟在腋下，快步出府，展开轻功，顷刻之间赶到了南门。

只见郭芙骑在小红马上，正与城门守将大声吵闹。那守将说话极是谦敬，郭姑娘前，郭姑娘后的叫不绝口，但总说若无令牌，黑夜开城，那便有杀头之罪。

黄蓉心想这草包女儿一生在父母庇荫之下，从未经历过艰险，遇上了难题，不设法出奇制胜，一味发怒呼喝，却济得甚事？于是手持令牌，走上前去，说道："这是吕大人的令牌，你验过了罢。"

当时主持襄阳城防的是安抚使吕文德，虽然一切全仗郭靖指点，但郭靖是布衣客卿，诸般号令部署自凭吕文德的名衔发布。那守将见郭夫人亲来，又见令牌无误，忙陪笑开城，牵过自己坐骑，说道："郭夫人倘若用得着，请乘了小将这匹马去。"黄蓉道："好，我便借用一下。"郭芙见母亲到来，欢喜无限，母女俩并骑出城南行。

黄蓉舍不得就此和女儿分手，竟是越送越远。襄阳以北数百里几无人烟，襄阳以南却赖此重镇屏隐，未遭蒙古大军蹂躏，虽然动乱不安，但民居一如其旧。母女俩行出二十余里，天色大明，已到了一个小市镇上，眼见赶早市的店铺已经开门。黄蓉道："芙儿，咱们同去吃点儿饮食，我便要回城去啦。"

郭芙含泪答应，心下好生后悔，实不该因一时之忿，斩断了杨过手臂，以致今日骨肉分离，独自冷清清的回桃花岛去，和一个瞎了眼睛的柯公公为伴，这日子只要想一想也就难挨了。但父亲举剑砍落的神情，此时念及兀自心有余悸，说甚么也不敢回襄阳城去。

两人走进一家饭铺，叫了些熟牛肉、面饼，母女俩分手在即，谁也无心食用。黄蓉将软蝟甲交给女儿，叫她晚间到了客店，便穿在身上，又反复叮咛，在道上须得留心这些、提防那些，但一时之间又怎说得了多少？眼见女儿口中只是答应，眼眶红红的楚楚可怜，平时爱娇活泼的模样一时尽失，心中更是不忍，一瞥眼见市镇西头一家糖食店前摆着一担苹果，鲜红肥大，心道："去买几个来让芙儿在道上吃，这便该分手啦。"说道："芙儿，你多吃几块面饼。便吃不下，也得勉强吃些，这兵荒马乱之际，前面也不知到哪里才有东西吃。我过去买点物事。"说着站起身来，走过十多家店面，到了那卖苹果的担子前。

她捡了十来个大红苹果放入怀中，顺手取了一钱银子，正要递给果贩，忽听得身后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："给秤二十斤白米，一斤盐，都放在这麻袋里。"

黄蓉听那女子话声清脆明亮，侧头斜望，见是个黄衣道姑站在一家粮食店前买物。这道姑左手抱着个婴儿，右手伸到怀中去取银两。婴儿身上的襁褓是湖绿色的缎子，绣着一只殷红的小马，正是黄蓉亲手所制。

她一见到这襁褓，登时心头大震，双手发颤，右手拿着的那块银子落入了箩筐。这婴儿若不是她亲生女儿郭襄，却又是谁？只见那道姑侧过半边脸来，容貌甚美，眉间眼角却隐隐含有煞气，腰间垂挂一根拂尘，自然便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赤练仙子李莫愁了。黄蓉从未和这女魔头会过面，但这般装束相貌，除她之外更无别人。

黄蓉生下郭襄后，慌乱之际，模模糊糊的瞧过几眼，这时忍不住细看女儿，只见她眉目娇美，神姿秀丽，虽是个极幼的婴儿，但已是个美人胎子无疑，又见她小脸儿红红的，长得甚是壮健。她兄弟郭破虏虽吃母乳，还不及她这般肥白可爱。黄蓉又惊又喜，忍不住要流下泪来。

李莫愁付了银钱，取过麻袋，一手提了，便即出镇。

黄蓉见事机紧迫，不及去招呼郭芙，心想："襄儿既入她手，此人阴毒绝伦，若是强行抢夺，她必伤孩儿性命。"眼见她走出市梢，沿大路向西而行，于是不即不离的跟随在后，又想："她是过儿的师伯，虽听说他们相互不睦，但芙儿伤了过儿手臂，他们古墓派和我郭家已结上了深仇。倘若过儿和龙姑娘都在前面相候，我以一敌三，万难取胜，只有及早出手，方是上策。"

眼见李莫愁折而向南，走进一座树林，当下展开轻功，快步从树旁绕了过去，赶在李莫愁的前头，突然窜出，迎面拦住。

李莫愁忽见身前出现一个美貌少妇，当即立定。黄蓉笑道："这位想必是赤练仙子李道长了，幸会幸会！"

李莫愁见她窜出时身法轻盈，实非平常之辈，又见她赤手空拳，腰带间插着一根淡黄色竹杖，一转念间，登时满脸堆欢，放下麻袋，敛衽施礼，说道："小妹久慕郭夫人大名，今日得见芳颜，实慰平生。"

当今武林之中，女流高手以黄蓉和李莫愁两人声名最响。清净散人孙不二成名虽早，武功远不及两人。小龙女则年纪幼小，霍都王子终南

山古墓败归，小龙女始为人知，大胜关一战，更是名扬天下，但毕竟为时未久。黄李二人一个是东邪黄药师娇女、大侠郭靖之妻、身任丐帮帮主二十余年；另一个以拂尘、银针、五毒神掌三绝技名满天下，江湖上闻而丧胆。此时两人初次见面，细看对方，均各自惊奇：“原来她竟是如此的一个美貌女子！”心下都严加提防，都想对方既享大名，必有真实本领。

黄蓉笑道：“道长之名，小妹一向是久仰的了。道长说话如何这般客气？”

李莫愁道：“郭夫人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前任帮主，武林中群伦之首，小妹真是相见恨晚，”两人说了好些客套话。

黄蓉笑道：“道长怀抱的这个婴儿，可爱得很啊，却不知是谁家的孩儿？”

李莫愁道：“说来惭愧，郭夫人可莫见笑。”黄蓉道：“不敢。”心想眼下说到正题了，一说翻便得动手，心中筹思方案，如何在动手之前先将女儿抢过，却听李莫愁道：“也是我古墓派师门不幸，小妹无德，不能教诲师妹，这孩儿是我龙师妹的私生女儿。”

黄蓉大奇：“龙姑娘没有怀孕，怎会有私生女儿？这明明是我女儿，她当面谎言欺诈，是何用意？”她可不知李莫愁实非有心欺骗，只道这孩子真是杨过和小龙女所生。李莫愁心恨师父偏心，将古墓派的秘笈“玉女心经”单传于小师妹，这时黄蓉问及，便乘机败坏师妹的名声。黄蓉道：“龙姑娘看来贞淑端庄，原来有这等事，那倒令人猜想不到了。却不知这孩儿的父亲是谁？”

李莫愁道：“这孩儿的父亲么？说起来更是气人，却是我师妹的徒儿杨过。”黄蓉虽然善于作伪，这时却也忍不往满脸红晕，心下大怒，暗道，“你把我女儿说成是龙姑娘私生，那也罢了，但说她父亲乃是杨过，岂非当面辱我？”但这怒色只在脸上一闪而过，随即平静如常，说道：“胡闹，胡闹，太不成话了。可是这女孩儿却真讨人欢喜，李道长，给我抱抱。”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苹果，举在孩子面前，口中唆啜作声，逗那孩子，说道：“乖孩子，你的脸蛋儿可不像这苹果么？”

李莫愁自夺得郭襄后一直隐居深山，弄儿为乐，每日挤了豹乳喂饲婴儿。

她一生作恶多端，却也不是天性歹毒，只是情场失意后愤世嫉俗，由恼恨伤痛而乖僻，更自乖僻为狠戾残暴。郭襄娇美可爱，竟打动了她天生的母性，有时中夜自思，即使小龙女用“玉女心经”来换，也未必肯把郭襄交还。这时见黄蓉要抱孩子，便如做母亲的听到旁人称赞自已孩儿一般，颇以为喜，笑吟吟的递了过去。

黄蓉双手刚要碰到郭襄的襁褓，脸上忍不住流露出爱怜备至的神色，这慈母之情，说甚么也是难以掩饰。她对这幼女日夜思想，只恐她已死于非命，这时得能亲手抱在怀中，如何不大喜若狂？

李莫愁斗见她神色有异，心中一动：“她如只是喜爱小儿，随手抱她一抱，何必如此心神震荡？此中定然有诈。”猛地里双臂回收，右足点动，已向后跃出两丈开外。她双足落地，正要喝问，只见黄蓉已如影随形般窜来。

李莫愁将负在肩头的麻袋一抖，袋中二十斤白米和一斤盐齐向黄蓉劈面打去。

黄蓉纵身跃起，白米和盐粒尽数从脚底飞过。李莫愁乘机又已纵后丈许，抽了拂尘在手，笑吟吟的道：“郭夫人，你要助杨过抢这孩儿么？”黄蓉在这一窜一跃之间，已想到对方既已起疑，势难智取，只有用力强夺，当下也是笑嘻嘻的道，“我不过见孩儿可爱，想要抱抱。你如此见外，未免太瞧人不起了。”

李莫愁道：“郭大侠夫妇威名震于江湖，小妹一直钦佩得紧，今日得见施展身手，果然名下无虚。小妹此刻有事，便此拜别。”她生怕郭靖便在左近，胆先怯了，交代了这几句话，转身便走。

黄蓉一跃上前，身在半空，已抽了竹棒在手。丐帮世传的打狗棒她已传给了鲁有脚，现下随身所携的这条竹棒虽不如打狗棒坚韧，长短轻重却是一般无异，只是色作淡黄，以示与打狗棒有别。她不待身子落地，竹棒已使“缠”字决掠到了李莫愁背后。

李莫愁心想我和你无怨无仇，今日初次见面，我说话客客气气，有甚得罪你处，何以毫没来由的便出兵刃打人？拂尘后挥，挡开竹棒，还了一招。

黄蓉的棒法快速无伦，六七招一过，李莫愁已感招架为难。她本身武功比之黄蓉原已稍逊，何况手抱孩儿，更是转动不灵。黄蓉挪动身形，绕着她东转西挡，竹棒抖动，顷刻间李莫愁已处下风。

又拆数招，李莫愁见她竹棒始终离开孩儿远远的，知她有所避忌，心想：“每次与人相斗，倒是抱着孩儿的占了便宜。”笑道：“郭夫人，你要考较小妹功夫，山高水长，尽有相见之日，何必定要今日过招？任谁一个失手，岂不伤了这可爱的孩儿？”

黄蓉心想：“她是当真不知这是我的女儿，还是装假？可须得先试她出来。”说道：“为了这孩儿，我已让了你十多招，你再不放下孩儿，我可不顾她死活了！”说着举棒向她右腿点去。李莫愁挥拂尘一挡，黄蓉竹棒不待与拂尘相交，已然挑起，蓦地戳向她左胸。这一戳又快又妙，棒端所指，正是郭襄小小的身体。

这一棒若是戳中了，便李莫愁也须受伤，郭襄受了更非立时丧命不可。

黄蓉在这棒上控纵自如，棒端疾送，已点到了郭襄的襁褓，这一下看似险到了极处，但打狗棒法在她手下使将出来，自是轻重远近，不失分毫。李莫愁哪知就里，眼见危急，忙向右闪避，自身不免就此露了破绽，啪的一下，左胫骨已被竹棒扫中，险些绊倒，向旁连跨两步，这才站定。她挥拂尘护住身前，转过头来，怒道：“郭夫人你在有侠名，却对这小小婴儿也施辣手，岂不可卑？”

黄蓉见她这番恼怒并非佯装，心下大喜，暗想：“你出力保护我的女儿，我偏要棒打亲女，吓你一跳。”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道长既说这孩儿来历不明，留在世上作甚？”说着纵身而前，举棒疾攻，数招一过，郭襄又遇危险。

她身在李莫愁怀中，颠簸起伏，甚不舒服，突然放声大哭起来。黄蓉暗叫：“乖女莫惊！我要救你，只得如此。”她虽心中怜惜，出手却越来越是凌厉，若非李莫愁奋力抗御，看来招招都能制郭襄的死命。李莫愁心神不定，急退数步，举拂尘护在郭襄身前，叫道：“郭夫人，你到底要怎地？”

黄蓉笑道：“当今女流英杰，武林中只称李道长和小妹二人。此刻有缘相逢，何不一分高下？”她这几棒毒打郭襄，已将李莫愁激得怒气勃发，心想：“你丈夫若来，我还忌他三分，凭你也不过是个女子，难道我便真怕了你？”当下哼了一声，道：“郭夫人有意赐教，正是求之不得。”黄蓉道：“你怀抱婴儿，我胜之不武，还是将她掷下，咱俩凭真功夫过招玩玩。”

李莫愁心想抱着婴儿决计非她敌手，施发毒针时也是诸多顾忌，心道：“江湖上多称郭靖夫妇仁义过人，但瞧她对一个婴儿也如此残忍，可见传闻言过其实。”游目四顾，见东首几株大树之间生着一片长草，颇为柔软，于是将郭襄抱去放在草上，轻轻拍了几下，又哄了几句，这才转身说道：“请发招罢。”

黄蓉与她拆了这十余招，知她武功比之自已也差不了多少，若此时将女儿抢在手中，她再上来缠斗，自己稍有疏虞，只怕便伤了女儿，只有先将她打死打伤，再抱回女儿，方无后患，这女子作恶多端，百死不足以蔽其辜，想到此处，心中已动了杀机。

李莫愁平素下手狠辣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以已之心度人，见黄蓉眼角不断的向婴儿一望一瞥，心想：“她若打我不过，便会向孩儿突下毒手，分我心神。”是以站在郭襄身前，不容对方走近。

在这顷刻之间，黄蓉心中已想了七八条计策，每一计均有机可制李莫愁死命，但也均不免危及郭襄，寻思：“瞧这女魔头的神情，对我襄儿居然甚为爱惜，襄儿在她手中，纵然一时抢不回来，也无大碍，却不可冒险轻进，反使襄儿遭难。”心念一转，说道：“李道长，咱俩的武功相差不远，非片刻之间可分胜负，相斗之际若有虎狼之类出来吃了孩儿，岂不令人分心？不如先结果了这小鬼，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一架。”说着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子，放在中指上一弹，呼的一声，石子挟着破空之声急向郭襄飞去。

这一弹是她家传绝技“弹指神通”功夫，李莫愁曾见黄药师露过，知道劲力非同小可，忙举拂尘格开，喝道：“这小孩儿碍着你甚么事了？何以几次三番要害她性命？”

黄蓉暗暗好笑，其实这颗石子弹出去时力道虽急，她手指上却早已使了回力，李莫愁便算不救，石子一碰到郭襄的身子立时便会斜飞，决

不会损伤到她丝毫，当即笑道："你对这孩儿如此牵肚挂肠，旁人不知，还道……还道是你的……哈哈……"李莫愁怒道："难道是我的孩……"说到这"孩"字，突然往口，脸上一红，道："是我甚么？"黄蓉笑道："你是道姑，自然不能有孩儿，旁人定要说这孩儿是你的妹子了。"李莫愁哼了一声，也不以为意，却不知黄蓉连口头上也不肯吃半点亏，说郭襄是她妹子，便是说郭靖和自己是她父母，讨她一个小小便宜，谁叫她适才说杨过是郭襄之父呢？

李莫愁道，"郭夫人这便请上罢！"黄蓉道："你挂念着孩儿，动手时不能全神贯注，我纵然胜你，也无意味。这样罢，我割些棘藤将她围着，野兽便不能近前，咱俩再痛痛快快的打一架。"说着从腰间取出一柄金柄小佩刀，走到树丛中割了许多生满棘刺的长藤。

李莫愁严密监防，只怕黄蓉突然出手伤害孩子，只见她拉着棘藤，缠在孩子身周的几株大树之上，这么野兽固然伤害不了孩子，而郭襄幼小，还不会翻身，也不会滚到棘刺上去。她心想："江湖上称道郭夫人多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"见黄蓉将棘藤缠了一道又是一道，在几株大树间东拉来，西扯去，密密层层的越缠越多，又见她脸带诡笑，似乎不怀好意，心中不禁有些发毛，说道："够了！"

黄蓉道："好，你说够了，便够了！李道长，你见过我爹爹，是么？"

李莫愁道："是啊。"黄蓉道："我曾听杨过说，你写过四句话讥嘲我爹爹，是不是？好像是甚么'桃花岛主，弟子众多，以五敌一，贻笑江湖'！"

李莫愁心中一凛："啊，我当真胡涂了，早就该想到此事。她今日跟我缠个没了没完，原来是为了这四句话。"冷冷的道："当日他们五个人对付我一个人，原是实情。"黄蓉道："今日咱们以一敌一，却瞧是谁贻笑江湖？"

李莫愁心头火起，喝道："你也休得忒也托大，桃花岛的武功我见得多了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没甚么了不起。"

黄蓉冷笑道："哼哼！莫说桃花岛的武功，便算不是武功，你也未必对付得了。你有本事，便将那孩儿抱出来瞧瞧！"

李莫愁吃了一惊："难道她已对孩儿施了毒手。"急忙纵身跃过一道棘藤，向左拐了个弯，见棘藤拦路，于是顺势向右转内，耳听得郭襄正自哇哇啼哭，稍觉放心，又向内转了几个弯，不知如何，竟然又转到了棘藤之外。

她大惑不解，明明是一路转进，何以忽然转到了藤外？当下不及细想，双足点处，又向内跃去，只是地下棘藤一条条的横七竖八，五花八门，一个不小心，嗤的一声响，道袍的衣角给荆棘撕下了一块。这么一来，她不敢再行莽撞，待要瞧清楚如何落脚，突见黄蓉已站在棘藤之内，俯身抱起了孩儿。

她登时大惊失色，高声叫道："放下了孩儿！"眼见一条条棘藤之间足可侧身通过，当即连续纵跃，跨过棘藤向黄蓉奔去，但这七八棵大树方圆不过数丈，竟是可望而不可即，她这般纵跃奔跑，似左实右，似前实后，几个转身，又已到棘藤圈之外。只见黄蓉放下孩儿，东一转，西一晃，轻巧自在的出了藤圈。

李莫愁猛地省悟，那晚与杨过、程英、陆无双等为敌，他们在茅屋外堆了一个个土墩，自己竟尔无法正面攻入，这时黄蓉用棘藤所围的，自也是桃花岛的九宫八卦神术了。她微一沉吟，心念已决："只有先打退敌人，然后把棘藤一条条自外而内的移去，再抱婴儿。这时如莽撞乱闯，敌人占了阵图之利，自己非败不可。"一摆拂尘，窜出数丈，反而离得棘藤远远的，凝神待敌，竟没再将这回事放在心上。

黄蓉初时见她在棘藤圈中乱转，正自暗喜，忽见她纵身跃开，却也好生佩服："这女魔头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决断好快。她得享大名，果非幸致，看来实是劲敌。"这时女儿已置于万无一失之地，心中再无牵挂，挥竹棒使招"按狗低头"，向李莫愁后颈捺落。李莫愁拂尘倒卷，缠向竹棒，刷的一声，帚丝直向黄蓉面门击来。两人以快打快，各展精妙招术，顷刻间已拆了数十招。

李莫愁功力深厚，拂尘上招数变化精微，但对方的打狗棒法实在奥妙无比，她勉力抵挡得数十招，已可说是武林中罕有之事，眼见竹棒平平淡淡的一下打来，到得身前，方向部位斗然大异，自知再斗下去，终将落败。这竹棒看来似乎并非杀人　利器，但周身三十六大穴只要被棒端戳中一处，无一不致人死命。李莫愁奋力再招架了几棒，额头已然见汗，拂尘在身前连挥数下，攻出两招，足下疾向后退，说道："郭夫人的棒法果然精妙，小妹甘拜下风。

只是小妹有一事不解，却要请教。"黄蓉道："不敢！"

李莫愁道："这竹棒棒法乃九指神丐的绝技，桃花岛的武功倘然果真了得，郭夫人何以不学令尊的家传本事，却反而求诸外人？"黄蓉心想："这人口齿好不厉害，她胜不了我的棒法，便想我舍长不用。"笑道："你既知这棒法是九指神丐所传，那么也必知道棒法之名了。"李莫愁哼了一声，眉间煞气凝聚，却不答话。黄蓉笑道："棒号打狗，见狗便打，事所必至，岂有他哉？"

李莫愁见不能激得她舍棒用掌，若与她作口舌之争，对方又伶牙俐齿，自己仍然是输，将拂尘在腰间一插，冷笑道："天下的叫化儿个个唱得惯莲花落，果然连帮主也是贫嘴滑舌之徒，领教了！"说着大踏步走到林边，在一个树墩上一坐。

她这么认输走开，黄蓉本是求之不得，但见她坐着不走，心念一转，已知其意，她实是舍不得襄儿，自己倘若去将女儿抱了出来，她必上来缠斗，这一来强弱之势倒转，那便大大不利，看来不将此人打死打伤，女儿纵入自己掌握，仍是无法平平安安的抱回家去。当下左走三步，右抢四步，斜行迂回，已抢到李莫愁身前，这几步看似轻描淡写，并无奇处，但中藏八卦变化，李莫愁不论向哪一个方位纵跃，都不能逃离她的截阻，跟着右手轻抖，竹棒已点向李莫愁左肘。

李莫愁举掌封格，喝道："自陈玄风、梅超风一死，黄药师果真已无传人。"她这话一来讥刺黄蓉只有北丐所传的打狗棒法可用，二来又耻笑黄药师收徒不谨。

黄蓉的家传"玉萧剑法"这时也已练得颇为精深，只是手中无剑，若是以棒作剑，兵刃不顺，便未必能胜眼前这个强敌，当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我爹爹收了几个不肖徒儿，果然不妙，却哪及得李道长和龙姑娘师姊妹同气连枝，一般的端庄贞淑。"

李莫愁怒气上冲，袖口一挥，两枚冰魄银针向黄蓉小腹激射过去。她虽然杀人不眨眼，手段毒辣无比，却是个守身如玉的处女，她只道小龙女行止甚是不端，听黄蓉竟将自己与师妹相提并论，大怒之下，一出手便是最阴狠的暗器。

黄蓉这时和她站得甚近，闪避不及，急忙回转竹棒，一一拨开。若不是她的打狗棒法已练到化境，拨得开一枚，第二枚实难挡过。两枚银针从她脸前两寸之外飞掠而过，鼻中隐隐闻到一股药气，当真是险到了极处。黄蓉想起数年前爱雕的一足被这冰魄银针擦伤，医治了六七个月毒性方始去尽，一凛之下，又见双针迎面射来。

黄蓉向东斜闪，两枚银针挟着劲风从双耳之旁越过，心想："此处离襄儿太近，这毒针四下里乱飞激射，万一碰破她一点嫩皮，那可不得了！"当下疾奔向东，穿出林子。李莫愁随后追来，认定她除了棒法神妙之外，其余武功均不及自己，眼见她晃身出林，喝道："未分胜败，怎么便走了？"黄蓉转过身子，微微一笑。李莫愁道："郭夫人，你挡我银针，还是非用这竹棒不可么？"说着抢上几步。

黄蓉知道若不收起竹棒，她总是输得心不甘服，将竹棒往腰间一插，笑道："久闻李道长五毒神掌杀人无数，小妹便接你几掌。"

李莫愁一怔，心道："她明知我毒掌厉害，却仍要和我比掌，如此有恃无恐，只怕有诈。"但想她掌法纵然神妙，怎及自己的神掌沾身即毙，双掌一拍，内力已运至掌心，说道："愿领教桃花岛的落英神剑掌妙技。"眼见黄蓉右掌轻飘飘的拍来，当下左掌往她掌心按去，右掌跟着往她肩头击落。

这两掌本已迅速沉猛，兼而有之，可是她右掌击出之际，同时更发出两枚银针，射向黄蓉胸腹之间。这掌中夹针的阴毒招数，是她离师门后自行所创，对方正全神提防她的毒掌，哪料得到她又会在如此近身之处突发暗器，不少武学名家便曾因此而丧生于毒针之下。

黄蓉缩回左掌，托向她右腕，化开了她右掌的扑击，右手缩入怀中，似乎也要掏摸暗器还敬，但终于迟了一步，她右手刚从怀中伸出，银针离她肋下已不及五寸，到此地步，纵有通天本领也已闪避不了。李莫愁心中大喜，只见银针透衣而没，射入了黄蓉身子。

黄蓉叫声："啊哟！"双手捧肚，弯下腰去，随即左掌拍出，击向李莫愁胸日。这一掌还是来得真快，李莫愁叫道："好！"上身后仰避开，双掌齐出，也拍向黄蓉胸口。

她知黄蓉中了这两枚银针之后，毒性迅即发作，这一招只求将她推开，与自己离得远远的，她自会毒发而死。却见黄蓉上身微微一动，并不招架，李莫愁心想：“她中针之后，全身已麻痹了。”双掌刚沾上对方胸口衣襟，突然两只掌心都是一痛，似是击中了甚么尖针。

她大惊之下，急忙后跃，举掌看时，只见每只掌心都刺破了一孔，孔周带着一圈黑血，显是为自己的冰魄银针所伤。她又惊又怒，不明缘由，却见黄蓉从怀中取出两只苹果，双手各持一只，笑吟吟的高高举起，每只苹果上都刺着一枚银针。李莫愁这才省悟，原来她怀中藏着苹果，先前自己发射暗器，她并不拨打闪避，却伸手入怀抓住苹果，对准银针的来路，收去了毒针，再诱使自己出掌击在苹果之上。

李莫愁本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，但今日遇上了这个诡诈百出的对手，只有甘拜下风，忙伸手入怀去取解药，却听得风声飒然，黄蓉双掌已攻向她的面门。

李莫愁举左手一封，猛见黄蓉一只雪白的手掌五指分开，拂向自己右手手肘的“小海穴”，五指形如兰花，姿态曼妙难言。她心中一动：“莫非这是天下闻名的兰花拂穴手？”右手来不及去取解药，忙翻掌出怀，伸手往她手指上抓去。黄蓉右手缩回，左手化掌为指，又拂向她颈肩之交的“缺盆穴”。

李莫愁见她指化为掌，掌化为指，“落英神剑掌”与“兰花拂穴手”交互为用，当真是掌来时如落英缤纷，指拂处若春兰葳蕤，不但招招凌厉，而且丰姿端丽，不由得面若死灰，心道：“今日得见桃花岛神技，委实大非寻常，莫说我掌上已然中毒，便是安健如常，也不是她对手。”她急于脱身，以便取服解药，但黄蓉忽掌忽指，缠得她没半分余暇。那冰魄银针的毒性何等厉害，若不是她日常使用，体质习于毒性，那么这片时之间早已晕去了，但纵然如此，毒素自掌心逐步上行，只要行到心窝之间，终于也要不治。

黄蓉见她脸色苍白，出招越来越是软弱，知道只要再缠得少时，她便要支持不住，心想这女魔头作恶多端，今日毙于她自己的毒针之下，正好替武氏兄弟报了杀母之仇，当下步步进逼，手下毫不放松，同时守紧门户，防她临死之际突施反噬。

李莫愁先觉下臂酸麻，渐渐麻到了手肘，再拆数招，已麻到了腋窝，这时双臂僵直，已然不听使唤，只得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旁抢开两步，惨然道：“郭夫人，我平素杀人如麻，早就没想能活到今日。斗智斗力，我都远不如你，死在你的手下，实所甘服，但我斗胆求你一件事。”黄蓉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双眼不转瞬的瞪着她，防她施缓兵之计，伸手去取解药，然见她双臂下垂，已然弯不过来，听她说道：“我和师妹向来不睦，但那孩儿实在可爱，求你大发善心，好好照料，别伤了她的小命。”

黄蓉听她这几句话说得极是诚恳，不禁心中一动，“这魔头积恶如山，临死之际居然能真心爱我的女儿。”说道：“这女孩儿的父母并非寻常之辈，若是让她留在世上，不免使我一世操心，辛苦百端……”李莫愁怎听得出她言中之意，求道：“望你高抬贵手……”

黄蓉要再试她一试，走近前去，挥指先拂了她的穴道，从她怀中取出一个药瓶，问道：“这是你毒针的解药么？”李莫愁道：“是！”黄蓉道：“我不能两个人都饶了，若要我救你，须得杀那女孩儿。倘你自甘就死，我便饶那孩儿。”

李莫愁万想不到竟然尚有活命之机，只是叫黄蓉杀那女孩　固然说不出口，以自己性命换得女孩活命，却也不愿，只见黄蓉从小瓶中倒出一粒解药，两根手指拈住了轻轻晃动，只等自己回答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黄蓉心想：“她迟疑了这么久，实已不易。不管她如何回答，单凭这一念之善，我便须饶她一命。她满身血债，将来自有人找她报仇。”于是拦住她话头，笑道：“李道长，多谢你对我襄儿如此关怀。”

李莫愁愕然道：“甚么？”黄蓉笑道：“这女孩儿姓郭名襄，是郭靖爷和我的女儿，生下不久便落入了龙姑娘手中，不知你怎地竟会起了这个误会。

承你养育多日，小妹感谢不尽。”说着敛衽行了一礼，将一粒解药塞入她的口中，问道：“够了么？”李莫愁茫然道：“我中毒已深，须得连服三粒。”

黄蓉道：“好！”又喂了她两粒，心想这解药或有后用，却不还她，将药瓶放入了怀中，笑道：“三个时辰之后，你穴道自解。”

她快步回人树林，心想：“耽搁了这多时，不知芙儿走了没有？若能让她姊妹俩见上一面，大是佳事。”转入棘藤圈中，一瞥之下，不由得加入冰窖，全身都凉了。

那棘藤圈丝毫无异，郭襄却已影踪不见，黄蓉心中怦怦乱跳，饶是她智计无双，这时也慌得没做手脚处。她定了定神，心道：“莫慌，莫慌，我和李莫愁出林相斗，并无多时，襄儿给人抱去，定走不远。”攀到林中最高一株树上四下眺望。襄阳城郊地势平坦，这一眼望去足足有十余里，竟没见到丝毫可疑的事物，此时蒙古大军甫退，车上绝无行人，只要有一人一骑走动，虽远必见。

黄蓉心想道：“此人既未远去，必在近处。”于是细寻棘藤圈附近有无留下足印之类。只见一条条棘藤绝无曾被碰动搬移之迹，决非甚么野兽冲入将孩儿衔去，寻思：“我这些棘藤按九官八卦方位而布，那是我爹爹自创的奇门之术，世上除桃花岛弟子之外，再也无人识得，虽是金轮法王这等才智之士，也不能在这棘藤之间来去自如，难道竟是爹爹到了？……啊哟。不好！”

猛地想起，数月前与金轮法王邂逅相遇，危急中布下乱石阵抵挡，当时杨过来救，曾将阵法的大要说了给他知晓，此人聪明无比，举一反三，虽不能就此精通奇门之术，但棘藤匆匆布就，破解并不甚难。她一想到杨过，脑中一晕，不由得更增了几分忧心，暗道：“芙儿断他一臂，他和我郭家更是结下了深仇，襄儿落入此人手中，这条小命算是完啦。他也不用下手相害，只须随手将她在荒野中一抛，这婴儿哪里还有命在？”想起这女孩儿出世没有几天，便如此的多灾多难，竟怔怔的掉下泪来。

但她多历变故，才智绝伦，又岂是徒自伤心的寻常女子？微一沉吟，随即擦干眼泪，追寻杨过的去路。但说也奇怪，附近竟找不出他半个足印，心下大奇：“他便是轻功练到了绝顶，这软泥之上也必会有浅浅的足印，难道他竟是在空中飞行的么？”

她这一下猜测果然不错，郭襄确是给杨过抱去的，而他出入棘藤，确也是从空飞行来去。

那天晚间杨过在窗外见黄蓉点了郭靖穴道，放走女儿，他便从原路出城，远远跟随，心道：“郭伯母，你女儿欠我一条臂膀，你丈夫斩不了，便让我来斩。你在明，我在暗，你想永世保住女儿这条右臂，只怕也不怎么容易。”

黄蓉与女儿分离在即，心中难过，没留意到身后有人跟踪。此后她在小市镇上与李莫愁相遇、两人相斗等情，杨过在林外部瞧得清清楚楚。待得两人出林，他便跃上高树，扯了三条长藤并在一起，一端缚在树上，另一端左手拉住了，自空纵入棘圈，双足挟住郭襄腰间，左手使劲一扯，身子便已荡出棘圈。眼见黄蓉与李莫愁兀自在掌来指往的相斗，便在树梢上纵跃出林，落地后奔跑更速，片刻间回到了市镇。只见郭芙站在街头，牵着小红马东张西望，等候母亲回来，杨过双足一点，身子从丈外远处跃上了红马。

郭芙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见骑在马背的竟是杨过，心中腾的一跳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急忙拔剑在手。小龙女的淑女剑虽利，她自是不愿使用，手中所持，仍是常用的那柄利剑。

杨过见她脸色苍白，目光中尽是惧色，他此时若要斩断她右臂，实是易如反掌，但事到临头，竟然下不了手，哼的一声，挥出右臂，空袖子已裹住了她长剑，向外甩出。郭芙哪里还拿捏得住，长剑脱手，直撞向墙角。杨过左手抢过马缰，双腿一夹，小红马向前急冲，绝尘而去。郭芙只吓得手足酸软，慢慢走到墙角拾起长剑，剑身在墙角上猛力碰撞，竟已弯得便如一把曲尺。

以柔物施展刚劲，原是古墓派武功的精要所在，李莫愁使拂尘、小龙女使绸带，皆是这门功夫。杨过此时内劲既强，袖子一拂，实不下于钢鞭巨杵之撞击。

杨过抱了郭襄，骑着汗血宝马向北疾驰，不多时便已掠过襄阳，奔行了数十里，因此黄蓉虽攀上树顶极目远眺，却瞧不见他的踪影。杨过骑在马上，眼见道旁树木如飞般向后倒退，俯首看看怀中的郭襄，见她睡得正沉，一张小脸秀美娇嫩，心道：“郭伯伯、郭伯母这个小女儿，我总是不还他们了，也算报了我这断臂之仇。他们这时心中的难过懊丧，只怕尤胜于我。”奔了一阵，转念又想：“杨过啊杨过，是不是你天生的风流性儿作祟，见了郭芙这美貌少女，天大的仇怨也抛到了脑后？倘若斩断你手臂的是个男人，你今日难道也肯饶了他？”想了半日，只好摇头苦笑。他对自己激烈易变的性格非但管制不住，甚且自己也难以明白。

行出二百里后，沿途渐有人烟，一路上向农家讨些羊乳牛乳喂郭襄吃了，决意回古墓去找小龙女，不数日间已到了终南山下。

回尘旧事，感慨无已，纵马上山，觅路来到古墓之前。“活死人墓”的大石碑巍然耸立，与前无异，墓门却已在李莫愁攻入时封闭，若要进墓，只有钻过水溪及地底潜流，从密道进去。凭他这时内功修为，穿越密道自是绝不费力，然而如何处置郭襄却大为踌躇，这小小婴儿一入水底，必死无疑，但想到小龙女多半便在墓中，进去即可与她相见，哪里还能按捺得住？于是从口袋里取些饼饵嚼得烂了，喂了郭襄几口，在古墓旁找了个山洞，将她放在洞内，拔些荆棘柴草堆在洞口，心想不论在墓中是否能与小龙女相见，都要立即回出，设法安置婴儿。

堆好荆棘，绕过古墓向后走去，忽听得远处隐隐有兵刃相交之声，瞧方向正是重阳官的所在，微一迟疑间，突见一只银色轮子发出呜呜声响，激飞上天，正是金轮法王的兵刃。他好奇心起，循声赶到重阳宫后玉虚洞前，便在此时，小龙女身受全真五子一招“七星聚会”和金轮法工轮子的前后夹击，身受重伤。

杨过若是早到片刻，便能救得此厄。但天道不测，世事难言，一切岂能尽如人意？人世间悲欢离合，祸福荣辱，往往便只差于厘毫之间！

全真五子乍见杨过到来，均知此事纠葛更多。丘处机大声道：“我重阳宫清修之地，今日各位来此骚扰，却是为何？”王处一更是怒容满面，喝道：“龙姑娘，你古墓派和我全真教虽有梁子，双方自行了断便是，何以约了西域胡人、诸般邪魔外道，害死我这许多教下弟子？”小龙女重伤之余，哪里还能分辩是非、和他们作口舌之争？全真教下诸弟子见她剑刺尹志平，又伤赵志敬，不论是尹派赵派，尽数拿她当作敌人，当此纷扰之际，更是无人出来说明真相。

杨过伸左臂轻轻扶着小龙女的腰，柔声道：“姑姑，我和你回古墓去，别理会这些人啦！”小龙女道：“你的手臂还痛不痛？”杨过笑着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早就好啦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你身上情花的毒没发作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有时发作几次，也不怎么厉害。”

赵志敬自给小龙女刺伤之后，一直躲在后面，不敢出头，待见全真五子破关而出，心知众师长查究起来，自己掌教之位固然落空，还得身受严刑。

他本来也不过是生性暴躁，器量偏狭，原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只是自忖武功于第三代弟子中算得第一，这掌教之位却落于尹志平身上，心上愤愤不平，就此一念之差，终于陷溺日深，不可自拔。此时暗想眼下的局面决不能任其宁定，只有搅他个天翻地覆，五位师长是非难分，方有从中取巧之机，如能假手于金轮法王和一众蒙古武士将全真五子除了，更是一劳永逸；眼见杨过失　　了右臂，左手又扶着小龙女，几乎已成束手待毙的情势，他生乎最憎恨之人，便是这个叛门辱师的弟子，这时有此良机，哪肯放过？向身旁的鹿清笃使了个眼色，大声喝道：“逆徒杨过，两位祖师爷跟你说话，你不跪下磕头，竟敢倨傲不理？”

杨过回头来，眼光中充满了怨毒，心道：“姑姑伤在你全真教一般臭道士之下，今日暂且不理，日后再来跟你们算帐。”向群道狠狠的扫了一眼，扶着小龙女，移步便行。

赵志敬喝道：“上罢！”与鹿清笃两人双剑齐出，向杨过右胁刺去。赵志敬先前虽然身遭剑刺，但伤势不重，这一剑刺向杨过断臂之处，看准了他不能还手，剑挟劲风，实是使上了毕生的修为劲力。

丘处机虽不满杨过狂妄任性，目无尊长，但想起郭靖的重托，又想起和他父亲杨康昔日的师徒之情，喝道：“志敬，剑下留情！”

那一边马光佐更高声叫骂起来：“牛鼻子要脸么？刺人家的断臂！”他和杨过最合得来，眼见他遇险，便要冲上来解救，苦于相距过远，出手不及。

突见灰影一闪，鹿清笃那高大肥胖的身子飞将起来，哇哇大叫，砰的一声，正好撞在尼摩星身上。凭着尼摩星的武功，这一下虽是出其不意，也决不能撞得着他，但他双腿断了，两只手都撑着拐杖，既不能伸手推挡，纵跃闪避又不灵便，登时撞个正着，仰天一交摔倒。尼摩星背脊在地下一靠，立即弹起，一拐杖打在鹿清笃背上，登时将他打得晕了过去。

这一边杨过却已伸右足踏住了赵志敬的长剑，赵志敬用力抽拔，脸孔胀得通红，长剑竟是纹丝不动。

原来当双剑刺到之时，杨过右手空袖猛地拂起，一股巨力将鹿清笃摔了出去。赵志敬斗然感到袖力沉猛，忙使个“千斤坠”，身子牢牢定住。但这一来，长剑势须低垂，杨过起脚下落，已将剑刃踏在足底。他在山洪之中练剑，水力虽强亦冲他不倒，这时一足踏定，当真是如岳之镇，赵志敬猛力拔夺，哪里夺得出分毫？

杨过冷冷的道：“赵道长，当时在大胜关郭大侠跟前，你已明言非我之师，今日何以又提师承之说？也罢，瞧在从前叫过你几声师父的份上，让你去罢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右足丝毫不动，足底的劲力却突然间消除得无影无踪。

赵志敬正运强力向后拉夺，手中猛地一空，长剑急回，嘭的一响，剑柄重重撞在胸口，正与他猛力以剑柄击打自己无疑。这一击若是敌人运劲打来，他即使抵挡不住，也必以内力相抗，现下自行撞击，那是半点也无抗力，但觉胸口剧痛，一口鲜血喷将出来，眼前一黑，仰天跌倒。

王处一和刘处玄双剑出鞘，分自左右刺向杨过，突然一个人影自斜刺里冲至，当的一声，两柄长剑荡了开去。这人正是尼摩星，他给鹿清笃撞得摔了一交，虽然打倒鹿清笃，但心头恶气未出。推寻原由，全是杨过之故，当下抡杖跃到，左手拐杖架开了王刘二道长剑，右手拐杖便向杨过和小龙女头顶猛击下去。

杨过心知尼摩星武功了得，单用一只空袖，只怕拂不开他刚柔并济的一击，这时小龙女全身无力，正软软的靠在他身上，　于是身子左斜，右手空袖横挥，卷住了小龙女的纤腰，让她靠　在自己前胸右侧，左手抽出背负的玄铁重剑，顺手挥出。噗的一声，响声又沉又闷，便如木棍击打败革，尼摩星右手虎口爆裂，一条黑影冲天而起，却是铁杖向上激飞。这铁杖也有十来斤重，向天空竟高飞二十余丈，直落到了玉虚洞山后。

杨过首次以剑魔独孤求败的重剑临敌，竟有如斯威力，也不禁暗自骇然。

尼摩垦半边身子酸麻，一条右臂震得全无知觉，但他生性悍勇无比，大吼一声，左手铁杖在地下一撑，跃高丈余，跟着劈了下来。杨过心想我剑上刚力已然试过，再来试试柔力，重剑剑尖抖处，已将铁拐粘住，这时只要内力吐出，便能将尼摩星掷出数丈之外，若是摔向山壁，更非撞得他筋断骨折不可。他见小龙女如此伤重，满心怨苦，这一下出手原是决不容情。正当臂上内力将吐未吐之际，只见尼摩星身在半空，双腿齐膝断绝，猛想起自己也断了一臂，不禁起了同病相怜之意，当下重剑不向上扬，反手下压，那铁拐笔直向下戳落，尘土飞扬，大半截戳入了土内。

尼摩垦握着铁拐，想要运劲拔起，但右臂经那重剑一粘一压，竟如被人点了穴道一般，半点使不出劲来。杨过道：“今日饶你一命，快快回天竺去罢。”尼摩星脸如死灰，僵在当地，说不出话来。

潇湘子和尹克西虽见变出意外，却哪猜得到在这一个多月之内杨过已是功力大进，还道尼摩星断腿后变得极不济事。尹克西抢上几步，拔起铁拐，递在尼摩星手中。尼摩星接了，在地下一撑，想要远跃离开，岂知手臂麻软未复，一撑之下，竟然咕咚摔倒。

潇湘子向来幸灾乐祸，只要旁人倒霉，不论是友是敌，都觉欢喜，心想：“天竺矮子向来好生自负，对我不服，这就可算是完了。眼下高手毕集，快抢先擒了杨过，那正是扬名立威的良机。”纵身而出，喝道：“杨过小子，数次坏了王爷大事，快随老子走罢！”

杨过心想：“姑姑伤重，须得及早救治，偏生眼前强敌甚多，不下杀手，难以脱身。”低声问小龙女道：“痛得厉害吗？”小龙女道：“你抱着我，我……我好欢喜。”

杨过抬起头来，向潇湘子道：“上罢！”玄铁剑指向他腰间，剑头离他身子约有二尺，稳稳平持。潇湘子见这剑粗大黝黑，钝头无锋，倒似是一条顽铁，心想：“这小子剑法迅捷，灵动变幻，果然了得，可是拿了这根铁条，剑法再快也必有限。”说道：“哪儿去捡来了这根通火棒儿？”说着便挥纯钢哭丧棒往重剑上击去。

杨过持剑不动，内劲传到剑上，只听得噗的一声闷响，剑棒相交，哭丧棒登时断成七八截，四下飞散。潇湘子大叫：“不好！”向后急

退。杨过玄铁剑伸出，左击一剑，右击一剑，潇湘子双臂齐折。

杨过连败鹿清笃、赵志敬、尼摩垦三人，玉虚洞前众人已是群情耸动，这次他身不动，臂不抬，纯以内力震断潇湘子的兵刃，众人更是不明所以，相顾骇然，均想："这人的武功当真邪门！"

尹克西是西域大贾，善于鉴别宝物，眼见杨过以重剑震飞尼摩星的铁拐，已然暗暗吃惊："此剑如此威猛，大非寻常，剑身深黑之中隐隐透出红光，莫非竟是以玄铁制成？这玄铁乃天下至宝，便是要得一两也是绝难，寻常刀枪剑乾之中，只要加入半两数钱，凡铁立成利器。他却从哪里觅得这许多玄铁？再说，这剑倘若真是通体玄铁，岂非重达四五十斤，又如何使得灵便？"

其实这剑共重八八六十四斤，若非如此沉重，杨过内力虽强，也不能发出如许威力。待见潇湘子的哭丧棒断得七零八落，尹克西更知此剑定是神品。他为人尚无重大过恶，只是自小便做珠宝买卖，一见奇珍异宝，心中便是奇痒难搔，或买或骗，或抢或偷，说甚么也要得之而后快。这时见了杨过的重剑，贪念大炽，当即纵身而出，金龙鞭一抖，便往他剑上卷去。

杨过与他在绝情谷同进同出，见他成日笑嘻嘻的甚是随和客气，对他一直不存敌意，眼见金龙鞭卷到，鞭上珠光宝气，镶满了宝石、金刚钻、白玉之属，当下让玄铁剑由他软鞭卷住，说道："尹兄，我和你素无过节，快快撤鞭让路。你这条软鞭上宝贝不少，损坏了有些可惜。"尹克西笑道："是么？"运劲便夺，杨过端凝屹立，却哪里撼动得他分毫？

这时尹克西站得近了，看得分明，这剑果是玄铁所铸，金刚钻是天下至坚之物，不论与任何硬物相擦，均能划破对方而己身无损，但金龙鞭鞭梢所镶的大钻在玄铁剑上划过，剑身竟连细纹也不起一条。心头火热，知道对方武功厉害，若非出奇制胜，难夺此剑，便笑嘻嘻的道："杨兄功夫精进若斯，可喜可贺，小弟甘拜下风。"口中说着客套话，左腕一翻，突然寒光闪动，左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，猛地探臂，向小龙女胸口直扎过去。

他这一下倒也不是想伤小龙女性命，只是知道杨过对小龙女情切关怀，见她有难，定然舍命救援，那么自己声东击西，便能夺到了宝剑。杨过见状，果然一惊。尹克西喝道："撒剑！"全身之力都运到右臂之上，拉鞭夺剑。

他这一声："撒剑！"杨过当真依言撒手，挺剑送出。剑长匕短，重剑隔在三人之间，匕首便扎不到小龙女身上。但杨过情急之下，力道使得极猛；连剑带鞭的直撞了过去。尹克西明知此剑甚重，早有提防，却万想不到来势竟是如此猛烈，眼见闪避不及，急运内力，双掌疾推，砰的一声猛响，登时连退了五六步，才勉强拿桩站定，脸如金纸，嘴角边虽犹带笑容，却是凄惨之意远胜于欢愉，顷刻间只感五脏六腑都似翻转了，站在当地，既不敢运气，也不敢移动半步，便如僵了一般。

杨过走近身去，伸手接过玄铁剑，轻轻一抖，只听得丁丁东东一阵响过，阳光照射之下，宝光耀眼，金银珠宝散了满地，一条镶满珠宝的金龙软鞭已震成碎块。

杨过叫道："金轮法王，咱们的帐是今日算呢，还是留待异日？"

金轮法王见他连败尼摩星、潇湘子、尹克西三大高手，都是一招之间便伤了对手，这少年何以武功大进，实是不可思议。自己上前动手，虽决不致如那三人这般不济，但要取胜，只怕也是不易，可是此刻各路英雄聚会，给他一吓便走，颜面何存？心想："他断了一臂，左手虽然厉害，右侧定有破绽，我专向他右边攻击，韧战久斗。他顾着小龙女的伤势，时候拖长了，心神定然不宁。"于是整一整袍袖，金银铜铁铅五轮一齐拿在手中，心知今日这一战实是生死荣辱的关头，丝毫大意不得，神色之间却仍似漫不在乎，缓步而出，笑道："杨兄弟，恭喜你又有异遇，得了这柄威猛绝伦的神剑啊！你这件希奇古怪的法宝，只怕老衲也对付不了。"他既无胜算，便先行自留地步，极力赞誉玄铁重剑，要令旁人觉得，这少年不过运气好，得了一件神异的兵刀而已。

小龙女偎倚在杨过怀中，迷迷糊糊间见金轮法王持轮而上，心想凭杨过一人之力，决计敌他不过，低声道："过儿，你给我找一把剑，咱们……咱们……一起……一起使玉女素心剑法除他。"杨过胸口一酸，低声道："姑姑你放心，过儿一人对付得了。"小龙女向左挪移，要尽量遮在杨过身前，替他多挡些灾难。. 杨过又是感激，又是欢喜，大声道："姑姑，咱们俩今日一起力战群魔，人生至此，更无余憾。"玄铁剑向前直指。

法王不敢与他正面力拚，纵跃退后，立时呜呜声响，一只灰扑扑的铅轮飞掷过去。杨过举剑便削，铅轮却绕过他身后，回向法王，这一下竟没削中。

只听得呜呜、嗡嗡、轰轰之声大作，金光闪闪，银光烁烁，五只轮子从五个不同方位飞袭过来。

杨过生怕牵动小龙女的伤势，凝立不动。法王五轮齐出，只是佯攻，旨在试探，五轮在二人身旁绕了个圈子，重行飞回。他见杨过并不举剑追击，已明其意，心下暗喜："你不敢移动身子，加重小龙女伤势，处境之劣，无以复加。我纵跃远攻，已立于不败之地。"对方既断一臂，又要保护伤者，按照法王的身份原不能如此相斗，但他知道今日良机再难相逢，小龙女若是伤愈，他二人联手固是对付不了，便算小龙女重伤而死，杨过少了牵制，自己也未必能是敌手，只有今日乘势一举而毙，方无后患，至于是否公平，却顾不得这许多了。这情势旁观众人也能瞧得明白，都觉法王太也不够光明。马光佐大叫："大和尚，你是英雄，还是混蛋？"

法王只作没听见，五轮连续掷出，连续飞回，仍是绕着杨过和小龙女兜个圈子，又伸手接住。五只轮子忽高忽低，或正或斜，所发声音也是有轻有响，旁观众人均给扰得眼花缭乱，心神不定，突然之间，马光佐"啊"的一声大呼，却是铜轮斜里飞来，猛地转弯，从他头顶掠过，将他头皮削去了一片，头皮连着一丛头发，血淋淋的掉在地下。马光佐捧头大骂，却也不敢扑上去厮打。

杨过眼见小龙女伤重，多挨得一刻，便少了一分救治机会，心中暗暗焦急。法王叫道："小心了！"蓦然间五轮归一，并排向二人撞去，势若五牛冲阵。杨过全身劲力也都贯到了左臂之　上，剑尖颤动，当当当三响，挑开了金铜铁三轮，跟着挥剑下击。众人眼前一耀，地下灰尘腾起，银轮和铅轮都已从中劈开，掉在地下。

法王大声酣呼，飞步抢上，左手在铜轮上一拨，抓住金铁两轮，向杨过头顶猛砸。杨过径不招架，玄铁剑当胸疾刺，剑长轮短，轮子尚未砸到杨过头顶，剑头距法王胸口已不到半尺。法王立时后退，上前固然迅疾，退后也是快速无伦，也不见他如何跨步，已向左后侧斜退数尺，在这倏忽之间直趋斜退，确是武林中罕见的功夫。旁观众人月眩神驰，忍不住大声喝彩："好！"

玄铁剑一送即收，杨过回剑向后，当的一响，已将背后袭来的铜轮劈为两半，铜轮尚未分开落地，剑锋横挥，两半片铜轮从中截断，分为四块。玄铁剑虽然剑刃无锋，但他运上内力，竟是无坚不摧。众人见了法王的绝顶轻功，还喝得出一声彩，待见到他这神剑奇威，都是惊得寂然无声。

霎时之间，法王的轮子五毁其三，但他全不气馁，舞动金铁双轮，奋勇抢攻。杨过挺剑刺出，法王侧身拗步，避剑还轮，这时轮子不再脱手，虽然无法远攻，却比遥掷坚实得多。只见他绕着杨龙二人，左攻右拒，纵跃酣斗，双轮跳荡灵动，呜呜响声不绝。杨过的玄铁剑却似使得颇为涩滞。但不论法王如何变招，始终欺不近杨龙二人三步之内。堪堪斗了四五十招，法王双轮归一，合并了向小龙女砸去。杨过玄铁剑刺出，嗒的一声轻响，已抵在金轮边上，两股内力自两件兵刃上传了出来，互相激荡，霎时之间两人僵持不动。

杨过只觉对方冲撞而来的劲力绵绵不绝，越来越强，暗自骇异："此人内力竟然如此深厚。"又想："既至互拚内力，玄铁剑上的威势便无法施展，这贼秃练功时日久长，功力深厚，为时一久，必占上风。且引他近身，用袖子出其不意的拂他面门。"于是左臂缓缓退缩，两人原本相距五尺有余，渐渐的相距五尺而四尺半，四尺半而四尺。

法王的弟子达尔巴和霍都一直守在师父身旁，眼见师父渐占优势，心中大喜，向前走近几步。达尔巴关怀师父的安危，又盼师父别伤了转世投胎的"大师兄"。霍都却是想暗算杨过。他挥动折扇，似是取凉，其实要俟机发射扇中暗器。

丘处机与王处一见他目光闪烁的缓步上前，便知他要出手助师，二人对望一眼，均想："杨过虽与我教为敌，但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是输是赢，当凭真本事取决。终南山岂容好徒猖狂？"两人各挺长剑，踏上一步，一齐瞪住了霍都。丘王二道这时须发俱白，但久习玄功，满面红光，两柄长剑青光如虹，自有一股凛凛之威，镇慑得霍都不敢妄动。

这时杨过左臂渐渐缩后，相距法王已不过三尺，心想：“这和尚只要再向前半尺，我右手袖子拂将出去，虽不能制他死命，也要打得他头昏眼花。”

法王见他右肩忽然微动，已知其意，心想：“你手臂虽断，衣袖尚在，劲力运将上去，也是一件如同软鞭般的利器。我将计就计，拚着受你这一拂，当你挥袖之时，左臂力道必减，那时我乘势全力猛攻，却要你身受重伤。”

小龙女靠在杨过身上，一直迷迷糊糊，杨过催动内力，血行加速，全身越来越热。小龙女觉到他脸上发出热气，睁开眼来，见他额角渗出汗珠，于是伸袖轻轻抹拭，替他抹了几下，见他神色郑重，双目向前直视，便顺着他目光转头瞧去，不禁一惊，原来法王一对铜铃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就在面前。但见这双眼中凶光毕露，忙闭上眼睛，待得再次睁开，法王的眼睛又近了些。小龙女与意中人相偎相倚，偏有这么一双恶狠狠的眼睛在旁瞪视，实在讨厌。她这时没想到法王正与杨过拚斗，只知这和尚是个人恶人，又不愿他在这时来打扰自己甜蜜的时光，当下伸手入怀，取出一枚玉蜂金针，缓缓往法王的左眼中刺去。

别说金针之上喂有剧毒，便是一枚平常的绣花针刺入了眼珠，眼睛也是立瞎。总算小龙女这时只要这对讨厌的大眼移开，没想到发射暗器，而重伤之余，伸手出去时也是软弱无力，去势甚是缓慢。

但法王和杨过正自僵持，已至十分紧急的当口，任谁稍有移动，都要立吃大亏。小龙女那金针缓缓刺将过去，法王竟是半点也抗拒不得。眼见金针越移越近，自两尺而一尺，自一尺而半尺，法王大叫一声，双轮向前力送，一个筋斗向后翻出。可是玄铁剑上那股威猛之极的劲力毕竟还是不能尽数卸去。他刚站定脚步，身子一晃，便坐倒在地。达尔巴和霍都齐叫：“师父！”抢上去伸手相扶。

杨过连劈两剑，将金轮铁轮又劈成两半，跟着踏上两步，挥剑向法王头顶斩落。法王岔了内息，惟觉郁闷欲死，委顿在地，全无抗拒之力。达尔巴举起金杵，霍都举起钢扇，一齐架住玄铁剑。但这一剑斩下来力道奇猛，达尔巴和霍都两人同时双膝一软，支撑不住，跪倒在地，但仍是挺着兵刃，死命撑住。

玄铁剑上劲力愈来愈强，达尔巴和霍都只觉腰背如欲断折，全身骨节格格作响。霍都道：“师哥，你独力支撑片刻，小弟先将师父救开，再来助你。”

本来两人合力便已然抵挡不住，剩下达尔巴一人，怎挡得住这重剑的威力？

但他舍命护师，叫道：“好！”奋力将黄金杵往上挺举。

他两人说的都是藏语，杨过不明其意，只觉杵上劲力暴增，待要运力下压，霍都已纵身跃开。

岂知霍都全不是设法相救师父，只是自谋脱身，叫道：“师哥，小弟回藏边勤练武功，十年后定要找上这姓杨的小子，跟师父和你报仇！”说着转身急跃，飞也似的去了。

达尔巴受了师弟之欺，怒不可遏，又想起杨过是大师兄转世，何以对师父如此无情无义？大声道：“大师哥，你饶小弟一命，待我救回师父，找那狼心狗肺的师弟来碎尸万段，然后自行投上，任凭大师哥处置。那时要杀要剐，小弟决不敢皱一皱眉头。”

杨过听他叽哩咕噜的说了一大篇，自然不懂，但霍都临危逃命，此人对师忠义，却也瞧得明白，眼见他神色慷慨，也敬重他是条汉子，微一侧头，见小龙女双眼柔情无限的望着自己。霎时之间，一切杀人报仇之念都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只觉世间所有恩恩怨怨，全都算不了甚么，当下玄铁剑一抬，说道：“你去罢！”

达尔巴站起身来，只是适才使劲过度，全身脱力，黄金杵拿捏不住，镗的一响，掉在地下。他俯伏在地，向杨过拜了几拜，谢他不杀之恩。这时法王兀自坐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达尔巴将师父负在背上，大踏步下山而去。

杨过独臂单剑，杀得蒙古六大高手大败亏输。众武士见领头的六人或败或伤，哪里还敢出手，抬起负伤的潇湘子、尹克西诸人，顷刻间逃得无影无踪。

马光佐满头鲜血淋漓，走到杨过身前，挺起大姆指道：“小兄弟，真有你的！”杨过道：“马大哥，你这些同伴都是存心不良之辈，你跟他们混在一起，定要吃亏，不如辞别忽必烈王爷，回自己老家去罢！”马光佐道：“小兄弟说得是。”他向小龙女望了一眼，见她虽然重伤，仍是丰姿端丽，娇美难言，说道：“你和新娘子几时成亲？我留着吃你喜酒，好不好？”他在绝情谷中初会小龙女时见她是个新娘子，一直便当她是新娘子了。

杨过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向身周团团围着的数百名道士扫了一眼。马光佐道：“啊，还有这多臭道士没打发，我来助你。”杨过心想：“若是以一斗一，这些道人没一个是我敌手。但如他们一拥而上，情势便凶险万分，犯不着叫他在自送命。”大声说道：“你快快去罢，我一个人对付得了。”马光佐一楞，猛地会意，鼓掌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连大和尚、活僵尸他们都打你不过，这些臭道士中甚么用？小兄弟，新娘子，我去也！”倒拖熟铜棍，哈哈大笑，回头便走，只听得铜棍与地下山石相碰，呛啷啷之声不绝，渐渐远去。

杨过重剑拄地，适才和法王这番比拼实是大耗内力，寻思：“金轮法王、潇湘子等互有心病，和我相斗时逐一出手，均盼旁人鹬蚌相争，自己来个渔翁得利。要是这六人一拥而上我就万难抵挡。何况我与金轮法王比拚内力，实已输定，幸得姑姑金针一刺，才令我侥幸得胜。全真教诸道却是齐心合力，听从五子号令。群道武功虽不及法王等人，但众志成城，威力实比法王等各自为战强得多了。反正我已和姑姑在一起，打到甚么时候没了力气，两人一起死了便是。”

丘处机朗声道：“杨过，你武功练到了这等地步，我辈远远不及。但这里我教数百人在此，你自忖能闯出重围么？”

杨过放眼望去，但见四下里剑光闪烁，每七个道人组成一队，重重叠叠的将自己与小龙女围在核心。七个中上武功的道人联剑合力，便可和一位一流高手相抗，这时他前后左右，相当于有数十位高手挺剑环伺。

杨过此时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哼了一声，跨出一步，立时便有七名道人仗剑挡住。杨过挺剑刺出，七剑同时伸出招架。呛啷啷一响，七剑齐断，七道手中各剩半截断剑，忙向旁跃开。

他剑上威力如此雄浑，丘处机等虽均久经大敌，却也是前所未见。玉处一叫道：“璇玑、摇光后击！”杨过心想不理你如何大呼小叫，我只恃着神剑威力向外硬闯便了，当下带着小龙女跨前两步，见又有七名道人转上挡住，立即挥剑横扫。哪知道这七名道人这次却不挺剑招架，身形疾晃，交叉换位，从他身前掠过，饶是七人久习阵法，身法快捷，还是“啊、啊”两声呼叫，两名道人已被剑力带到，一伤腰，一断腿，滚倒在地。

便在此时，十四柄长剑已指到了杨龙二人背后，七柄指着杨过，七柄指着小龙女。杨过若是回剑后击，虽能将十四柄剑大都荡开，但只要剩下一剑，小龙女也非受伤不可。他微一犹豫，又有七柄剑指到了小龙女右侧。到此地步，他便是豁出自己性命不要，也已无法解救小龙女了。

丘处机举手喝道：“且住！”二十一柄长剑剑光闪烁，每一柄剑的剑尖离杨龙二人身周各距数寸，停住不动。丘处机道：“龙姑娘、杨过，你我的先辈师尊相互原有极深渊源。我全真教今日倚多为胜，赢了也不光彩，何况龙姑娘又已身负重伤。自古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两位便此请回。往日过节，不论谁是谁非，自今一笔勾销如何？”

杨过和全真教本无甚么深仇大怨，当年孙婆婆为郝大通误伤而死，郝大通深自悔恨，愿以一命相抵，此事也已揭过。这次他上终南山来只是为找小龙女，并非有意与全真教为敌，这时听了丘处机之言，心想：“救姑姑的性命要紧，和这些牛鼻子道人相斗，胜败荣辱，何足道哉？”正要出言答允，小龙女的目光缓缓自左向右瞧去，低声问道，“尹志平呢？”

尹志平背遭轮砸，胸受剑刺，两下都是致命的重伤，只是一时未死，为他同门师弟救在一旁，已是奄奄一息，气若游丝，迷迷糊糊中忽听得一个娇柔的声音问道：“尹志平呢？”这四字说得甚轻，但在他耳中却宛似轰轰雷震一般。也不知他自何处生出一股力气，霍地翻身站起，冲入剑林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我在这儿！”

小龙女向他凝望片刻，但见他道袍上鲜血淋漓，脸上全无血色，不由得万念俱灰，颤声道：“过儿，我的清白已为此人玷污，纵然伤愈，

也不能和你长相厮守。但他……但他舍命救我，你也别再难为他。总之，是我命苦。”

她心中光风雾月，但觉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虽在数百人之前，仍是将自己的悲苦照实说了出来。

尹志平听得小龙女说道：“但他舍命救我，你也别再难为他。总之，是我命苦。”这几句话传入耳中，不由得心如刀剜，自忖一时欲令智昏，铸成大错，自己对小龙女敬若天人，却害得她终身不幸，当真是百死难赎其咎，大声叫道：“师父，四位师伯师叔，弟子罪孽深重，你们千万不能难为了龙姑娘和杨过。”说着纵身跃起，扑向众道士手中兀自向前挺出的八九柄长剑，数剑穿身而过，登时毙命。

这一下变故，众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，不禁齐声惊呼。

群道听了小龙女的言语，又见尹志平认罪自戕，看来定是他不守清规，以卑污手段玷辱了小龙女。全真五子都是戒律谨严的有道高士，想到此事错在己方，都是大为惭愧，但要说甚么歉仄之言，却感难以措辞。

丘处机向四个师兄弟望了一眼，喝道：“撤了剑阵！”只听得呛啷啷之声不绝，群道还剑入鞘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

第二十八回　洞房花烛

杨过仍以右手空袖搂在小龙女腰间，支撑着她身子，低声道：“姑姑，咱们去罢！”小龙女甜甜一笑，低声道：“这时候，我在你身边死了，心里……心里很快活。”忽又想起一事，说道：“郭大侠的姑娘伤你手臂，她不会好好待你的。那么以后谁来照顾你呢？”她想到这件事，心中好生难过，低低的道：“你孤苦伶仃的一个儿，你……没人陪伴……”

杨过眼见她命在须臾，实是伤痛难禁，蓦地想起：“那日她在这终南山上，曾问我愿不愿要她做妻子，那时我愕然不答，以致日后生出这许多灾难困苦。眼前为时无多，务须让她明白我的心意。”大声说道：“甚么师徒名分，甚么名节清白，咱们通统当是放屁！通统滚他妈的蛋！死也罢，活也罢，咱俩谁也没命苦，谁也不会孤苦伶仃。从今而后，你不是我师父，不是我姑姑，是我妻子！”

小龙女满心欢悦，望着他脸，低声道：“这是你的真心话么？是不是为了让我欢喜，故意说些好听言语？”杨过道：“自然是真心。我断了手臂，你更加怜惜我；你遇到了甚么灾难，我也是更加怜惜你。”小龙女低低的道：“是啊，世上除了你我两人自己，原也没旁人怜惜。”

重阳宫中数百名道人尽是出家清修之士，突然听他二人轻怜蜜爱，软语缠绵，无不大是狼狈，年老的颇为尴尬，年轻的少不免起了凡心。各人面面相觑，有的不禁脸红。清净散人孙不二喝道：“你们快快出宫去罢，重阳宫乃清净之地，不该在此说这些非礼言语！”

杨过听而不闻，凝视着小龙女的眼，说道：“当年重阳先师和我古墓派祖师婆婆原该好好结为夫妻，不知为了甚么劳什子古怪礼教，弄得各自遗恨而终，咱俩今日便在重阳祖师的座前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妇，让咱们祖师婆婆出了这口恶气。”他对王重阳本来殊无好感，但自起始修习古墓上他的遗刻，越练越是钦佩，到后来已是十分崇敬，隐隐觉得自己便是他的传人一般。小龙女叹了口气，幽幽的道：“过儿，你待我真好。”

当年王重阳和林朝英互有深情，全真五子尽皆知晓，虽均敬仰师父挥慧剑斩情丝，实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汉，但想到武学渊深的林朝英以绝世之姿、妙龄之年，竟在古墓中自闭一生，自也无不感叹，这时杨过提起此事，群道中年轻的不知根由，倒没甚么，年长的无不心中一震。

孙不二喝道：“先师以大智慧、大定力出家创教，他老人家一番苦心孤诣，岂是你后生小子所能窥测？你再在此大胆妄为，胡言乱语，可莫怪我剑下无情了。”当日大胜关英雄宴上，杨过拒却孙不二送来长剑，当场使她下不了台。她虽是修道之士，胸襟却远不及丘处机、王处一等人宽宏，她以全真教中尊长身份，受辱于徒孙辈的少年，自不免耿耿于怀。兼之她以女流而和众道群居参修，更是自持爹严，听到杨过竟要在庄严法地、全真教上下向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师像前拜堂成亲，怒气勃发，难以抑制，眼见杨龙二人对她的呼喝置若罔闻，当下刷的一声，长剑二次出鞘。

杨过冷冷的瞧了她一眼，寻思：“单凭你这老道姑，自然非我敌手，只是一动上手，全真教余人决无袖手之理。但我非和姑姑立刻成亲不可。若不在此拜堂，出得重阳宫去，她万一伤重不治，岂不令她遗恨而终？你骂我‘大胆妄为’，哼，我杨过大胆妄为，又非始于今日。我既说了要在重阳祖师像前成亲，说甚么也要做到。”游目四顾，只见倒有半数道人已执剑在手，说道：“孙道长，你定要逼我们出去，是不是？”

孙不二厉声道：“快走！自今而后，全真教跟古墓派一刀两断，永无瓜葛，最好大家别再见面！”

杨过长叹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转过身来，向着通向古墓的小径走了两步，慢慢将玄铁剑负在背上，右袖挥开，伸左臂扶住小龙女，暗暗气凝丹田，突然间抬起头来，仰天大笑，声动林梢。群道斗闻笑声震耳，都是一惊。

他笑声未毕，忽地放脱小龙女，纵身后跃，左手已扣住孙不二右手手腕上的“会宗”、“支沟”两穴。小龙女身无凭依，晃了一晃，便欲摔倒，杨过已拉着孙不二回过来靠在小龙女身后。这一下退后纵前，当真是迅如脱兔，群道眼睛还没一瞬，孙不二已落入他的掌握，动弹不得。丘处机、孙不二等久经大敌，本来也防到他会突然发难，擒住一人为质，但见他既收起兵刃，走向出宫的小径，唯一的手臂又扶住了小龙女，料定他已知难而退，哪知他竟长笑扰敌，而衣袖放开小龙女、还剑背上两事，竟成为腾出手来擒获孙不二的手段。群道齐声发喊，各挺长剑，但孙不二既入其手，谁都不敢上前相攻。

杨过低声道：“孙道长，多有得罪，回头向你赔礼。”拉着她手腕，和小龙女缓步走向重阳宫后殿。群道跟随在后，满脸愤激，却无对付之策。

进侧门、过偏殿、绕回廊，杨龙二人挟着孙不二终于到了后殿之上。杨过回过头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各位请都站在殿外，谁都不可进殿一步。我二人早已豁出性命不要，若要动手，我二人和孙道长一起同归于尽便了。”

王处一低声道：“丘师哥，怎么办？”丘处机道：“暂且不动，见机行事。瞧来他也不敢加害孙师妹。”这几人一生纵横江湖，威名远振，想不到临到暮年，反受一个初出道的少年挟制，想想固然有气，却也不禁好笑。

杨过拉过一个蒲团，让孙不二坐下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！”伸手点了她背心的“大椎”“神堂”两穴，令她不能走动，见群道依言站在殿外，不敢进来，于是扶着小龙女站在王重阳画像之前，双双并肩而立。

只见画中道人手挺长剑，风姿飒爽，不过三十来岁年纪，肖像之旁题着“活死人”三字。画像不过寥寥几笔，但画中人英气勃勃，飘逸绝伦。杨过幼时在重阳宫中学艺，这画像看之已熟，早知是祖师爷的肖像，这时猛地想起，古墓中也有一幅王重阳的画像，虽然此是正面而墓中之画是背影，笔法却一般无异，说道：“这画也是祖师婆婆的手笔。”小龙女点点头，向他甜甜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咱俩在重阳祖师画像之前成亲，而这画正是祖师婆婆所绘，真是再好不过。”

杨过踢过两个蒲团，并排放在画像之前，大声说道，“弟子杨过和弟子龙氏，今日在重阳祖师之前结成夫妇，此间全真教数百位道长，都是见证。”

说罢跪在蒲团之上，见小龙女站着不跪，说道：“咱们就此拜堂成亲，你也跪下来罢！”小龙女沉吟不语，双目红润，盈泪欲滴。杨过柔声道：“你有甚么话说？在这里不好么？”小龙女颤声道：“不，不是！”她顿了一顿，说道：“我既非清白之躯，又是个垂死之人，你何必……你何必待我这样好？”

说到这里，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流下。

杨过重行站起，伸衣袖给她擦了擦眼泪，笑道：“你难道还　不明白我的心么？”小龙女抬头望着他，只听他柔声道：“我真愿咱两个都能再活一百年，让我能好好待你，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若是不能，苦是老天爷只许咱们再活一天，咱们便做一天夫妻，只许咱们再活一个时辰，咱们就做一个时辰的夫妻。”小龙女见他脸色诚恳，目光中深情无限，心中激动，真不知要怎样爱惜他才好，凄苦的脸上慢慢露出笑靥，泪珠未干，神色已是欢喜无限，于是在蒲团上盈盈跪倒。

杨过跟着跪下。两人齐向画像拜倒，均想：“咱二人虽然一生孤苦，但既有此日此时，实是福缘深厚已极。过去的苦楚烦恼，来日的短命而死，全部不算甚么。”两人相视一笑，在蒲团上磕下头去。

杨过低声祝祷：“弟子杨过和龙氏真心相爱，始终不渝，愿生生世世，结为夫妇。”小龙女也低声道：“愿祖师爷保佑，让咱俩生生世世，结为夫妇。”

孙不二坐在蒲团之上，身子虽然不能移动，于两人言语神情却都听得清楚，瞧得明白，但觉二人光明磊落，所作所为虽然荒诞不经，却出乎一片至性至情，不自禁想起自己少年时和马钰新婚燕尔的情景来。她本来满脸怒容，待杨龙二人交拜站起，脸上神色已大为柔和。

杨过心想：“此刻咱二人已结成夫妻，即令立时便死，也已无憾。”原先防备群道闯入阻挡之心登时尽去，向小龙女笑道：“我是全真派的叛逆弟子，武林间众所知闻，你却也是个大大的叛徒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是啊。师父不许我收男弟子，更不许我嫁人，我却没一件遵守。

咱二人灾劫重重，原是罪有应得。”杨过朗声道：“叛就叛到底了。王祖师和祖师婆婆英雄豪杰，胜过你我百倍，可是他们便不敢成亲。两位祖师泉下若是有知，未必便说咱们的不是！”他说这番话神采飞扬，当真有俯仰百世、前无古人之慨。

便在此时，屋顶上喀喇一声猛响，砖瓦纷飞，椽子断折，声势极是惊人，只见屋顶破洞中落下一口巨钟，对准孙不二的头顶直堕下来。

杨过与小龙女在殿上肆无忌惮的拜堂成亲，全真教上下人等无不愤怒。

刘处玄沉吟半晌，心生一计，俯耳与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三人说了。三道连连点头，向门下弟子低声嘱咐几句，乘着杨龙二人转身向里跪拜之时，到前殿取下一口重达千余斤的大铜钟，四人分托，飞身上了殿顶，料准了方位，猛地向下砸落，撞破一个大洞，对准孙不二摔将下来。四道武功了得，巨钟虽重，落下时却无数寸之差，只要将孙不二罩在钟内，杨过一时伤她不得，群道一拥而上，他二人岂不束手受缚？

杨过眼见巨钟跌落，已知其理，立即抽玄铁剑刺出，势挟风雷，只听得当的一响，嗡嗡不绝，剑尖已刺到铜钟。那口钟虽重达千斤，但这一剑劲力奇强，又是从旁而至，巨钟凌空一偏，向前斜了两尺，这一落下，便要压在孙不二身上。

刘处玄等四人在殿顶破洞中看得明白，齐声惊呼，心中大恸，万料不到这少年剑上竟有如斯神力，眼见孙不二便要血肉横飞，给巨钟压得惨不可言。

刘处玄双目一闭，不敢再看，却听丘处机欢声叫道：“多谢手下留情！”刘处玄睁开眼来，不由得大奇，只见那口钟竟然仍是将孙不二全身罩住了，钟旁既无血肢残迹，连孙不二的道袍也没露出一截。

原来杨过眼见这一剑推动巨钟，孙不二非立时毙命不可，突然心想：“今日是我夫妇大喜的日子，何苦伤害人命？这老道姑只不过脾气乖僻，又不是有甚么过恶。”心念甫动，右手袖子着地拂出，推动孙不二身下的蒲团，将她送入了钟底。

刘丘王郝四道在殿顶又惊又喜，均觉不便再与杨过为敌，但各人门下的弟子早已受嘱，一待巨钟落下，立时抢入进攻。他们在殿外也瞧不见钟底的变化，只听得巨声突作，尘土飞扬，名人发一声喊，挺着长剑便攻进殿来。

杨过将玄铁剑往背上一插，伸臂抱了小龙女往殿后跃去。

丘处机叫道：“众弟子小心，不可伤了他二人性命！”语音洪亮，虽在数百人呐喊叫嚷声中，各人仍是听得清清楚楚。众弟子追向殿后，大声呼喊：“捉住叛教的小贼！”“小贼亵渎祖师爷圣像，别让他走了！”“快快，你们到东边兜截！”“长春真人吩咐，不可伤他二人性命！”

刘处玄于跃上殿顶之前，已先在殿后院子中伏下二十一名硬手。杨过刚转过屏门，便见院子中剑光闪闪，知道有人拦截。心想：“不如从殿顶破洞中窜出。上面虽有四个高手，但这四人谅来不致对我施展杀招。”当下抱了小龙女纵回殿中。小龙女双手抱着他头颈，柔声道：“反正我们已结成夫妇，在这世上心愿已了。冲得出固好，冲不出也没甚么。”杨过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右腿飞起，左腿鸳鸯连环，砰砰两声，将两名道士踢出殿去。殿上不比玉虚洞前宽阔，挤满了道人，北斗阵法施展不开，但杨过左臂抱着小龙女后，只能出腿伤敌，也是无法突出重围，心中暗恨：“这些牛鼻子道人布不成阵法，若是我尚有一臂，焉能困得住我二人？”砰的一声，又有一名道人被他踢开，飞身跌出，撞到了两人。

正纷乱间，突然殿外奔进一个白须白发的老者，身后却跟进一大群蜜蜂，正是老顽童周伯通。后殿中本就乱成一团，多了一个周伯通，众弟子一时也没在意，但蜜蜂飞来后却立时乱叮乱刺。这些蜜蜂殊非寻常，乃是小龙女在古墓中养驯的玉蜂，全真道人中有人被叮，登时痛痒难当，有的忍耐不住，竟在地下打滚呼叫，更是乱上加乱。

周伯通本来要到襄阳城去相助郭靖，但偷了小龙女的玉蜂蜜浆后，生怕再见到她，襄阳城是不去的了，于是便上终南山来，要找到赵志敬问个明白，何以胆敢害得师叔祖九死一生。他沿途玩弄玉蜂蜜浆，渐渐琢磨出了一些指挥蜜蜂的门道。道上玩弄蜜蜂，那也罢了，一到终南山上，登时惹出了祸事。

山上玉蜂闻到玉蜂蜜浆的甜香，纷纷赶来。玉蜂惯于小龙女的手势呼叱，周伯通自然驱之不动，非但驱之不动，而且不肯和他干休。老顽童见情势不妙，只有飞奔逃入重阳宫来，想找个处所躲避，正好赶上宫中闹得天翻地覆，热闹无比。

他见小龙女和杨过都在殿中，又惊又喜，忙将玉蜂蜜浆瓶子向小龙女抛去，叫道，“乖乖不得了，我服侍不了这批蜜蜂老太爷，好姑娘快来救命。”

杨过袍袖拂出，兜住了瓶子，小龙女微微含笑，伸手接过。

这时殿上蜂群飞舞，丘处机等从殿顶跃下向师叔见礼，请安问好。郝大通大叫：“快取火把来！”众门人有的袍袖罩脸，有的挥剑击蜂，也有数人应声去取火把。

周伯通也不理丘处机等人，他额头被玉蜂刺了两下，已肿起高高两块，只盼找个蜜蜂钻不进的安稳处所躲避，见地下放着一口巨钟，心中大喜，忙运力扳开铜钟，却见钟下有人。他也不看是谁，说道：“劳驾劳驾，让我一让。”将孙不二推出钟外，自行钻入，一松手，腾的一声，巨钟重又合上，心中大是得意：“任你几千头几万头蜜蜂追来，也咬不到我老顽童一口了！”

杨过低声道：“你指挥蜜蜂相助，咱们闯将出去。”小龙女做了杨过妻子，听到他说话中含有嘱咐之意，心中甜甜的甚是舒服，心想：“好啊，他终于不再当我是师父，真的当我是妻子了。”当即应道：“是！”声音极是温柔顺从，举起蜂蜜瓶子挥舞几下，呼叱数声。玉蜂遇到主人，片刻间便集成一团，小龙女不住挥手呼叱，大群玉蜂分成两队，一队开路，一队断后，拥卫着杨龙二人向后冲了出去。

周伯通这么来一搅局，丘处机等又惊又喜，又是好笑，眼见杨龙二人退向殿后，喝住众门人不必追赶。王处一解开了孙不二的穴道，丘处机便去扳那巨钟，周伯通躲在钟里，不知钟外情形，猛觉那钟被人扳动，似要揭开，大叫：“乖乖不得了！”双臂伸出，撑住钟壁，喝声：“下来！”丘处机内力不及他深厚，当的一声响，那钟离地半尺，又盖了下去。丘处机笑道：“周师叔又在开玩笑了，来，咱们一齐动手！”

当下丘处机、王处一、刘处玄、郝大通四人各出一掌，抵在钟上向外推出，齐声喝道：“起！”四股大力挤在一起，将钟抬得离地三尺，却见钟底下空荡荡的并无人影，周伯通已不知去向。四人“咦”的一声，一怔之间，一条人影一晃，周伯通哈哈大笑，站在钟旁。原来适才他手脚张开，撑在钟壁之内，连着巨钟被一齐抬起，旁人自然瞧他不见。

丘处机等重又上前见礼。周伯通双手乱摇，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乖孩儿们平身免礼！”这时丘处机等均已须发皓然，周伯通却仍是叫他们“乖孩儿”。

众人正要叙话，周伯通瞥眼见到赵志敬鬼鬼祟祟的正要溜走，大喝一声，纵上去一把抓住，骂道：“贼牛鼻子，还想逃么？”左手将巨钟一推，掀高两尺，右手将他往钟底掷去，左手松开，巨钟合上，口中还是喃喃不绝的骂道：“贼牛鼻子，贼牛鼻子。”这时大殿上除他一人，其余个个都是道人，他大骂“贼牛鼻子”，把王重阳的徒子徒孙一起都骂了。丘处机等深知师叔的脾气，也不以为忤，不禁相对莞尔。

王处一道：“师叔，赵志敬不知怎么得罪了您老人家？弟子定当重重责罚。”周伯通道：“嘿嘿，这贼牛鼻子引我到山洞里去盗旗，却原来藏着红红绿绿的大蜘蛛，剧毒无比，幸亏那小姑娘，咦，那小姑娘呢？蜜蜂哪里去了？”他说话颠三倒四，王处一哪里懂得，只见他东张西望的找寻小龙女。

便在此时，十余名弟子赶来报道，杨龙二人退到了后山藏经阁楼上，众弟子不敢用火把烧蜂，只怕焚了道藏。丘处机等吃了一惊，那藏经阁是全真教的重地，历代道藏、王重阳和七弟子的著作，以及教中机密文卷尽数藏在阁中，若有疏虞，损失不小。丘处机道：“咱们过去瞧瞧，杨过手下留情，没伤了孙师妹，大可化敌为友。”孙不二道：“不错！”当下众人一齐赶向后山藏经阁去。

王处一见门下首徒赵志敬被周伯通罩在钟内，心想，“周师叔行事胡涂，这事未必便是志敬之错，回头再行详细查问。”生怕巨钟密不通风，闷死了他，于是奋力将钟扳高数寸，伸足拨过一块砖头，垫在钟沿之下，留出数寸空隙通气，这才自后赶去。

到得藏经阁前，只见数百名弟子在阁前大声呼噪，却无人敢上楼去。丘处机朗声叫道：“杨龙二位，咱们大家过往不咎，化敌为友如何？”过了一会，不闻阁上有何声息。丘处机又道：“龙姑娘身上有伤，请下来共同设法医治。敝教门下弟子决不敢对两位无礼。丘某行走江湖数十年，从无片言只语失信于人。”半晌过去，仍是声息全无。

刘处玄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他们早已走啦！”丘处机道：“怎么？”刘处玄道：“你瞧群蜂乱飞，四下散入花丛。”从弟子手中接过一个火把，抢先飞步上阁。

丘处机等跟着拾级上阁，果见阁中唯有四壁图书，并无一人，居中书案上却放着那瓶玉蜂浆。周伯通如获至宝，一把抢起，收入怀中。众人在阁中前后察看，见图书并无散失，只一堆图书放在地板上，盛书的木箱却已不见。

忽听郝大通叫道：“他们从这里走了！”众人循声走到阁后窗口，只见木柱上缚着一根绳索，另一端缚在对面山崖的一株树上。藏经阁与山崖之间隔着一条深涧，原本无路可通，想不到杨过竟会施展轻功，抱着小龙女从绳索上越谷而去。

杨过和小龙女在重阳宫后殿拜堂成亲，全真教上下均感大失威风，但此时见他二人全身而退，全真五子相视苦笑，心中倒也松了。孙不二本来最是愤慨，但她在殿上既见他二人情意真挚，杨过又在千钧一发之际饶了自己性命，不禁爽然若失，默无一语。

全真五子和周伯通回到大殿，询问蒙古大汗降旨敕封、尹赵两派争斗、小龙女突然来攻等等情由。李志常和宋德方据实一一禀告。丘处机潸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志平玷人清白，确是大错，但他维护我教忠义，誓死不降蒙古，实是大功一件。”王处一道：“志平过不掩功，小节自然有亏，却是大义凛然，咱们仍当认他为掌教真人。”刘处玄、郝大通等齐声称是。丘处机又道：“若不是龙姑娘适于此时来挡住敌人，我教已然覆没。龙姑娘实是我教的大恩人，此后非但不可对他夫妇有丝毫无礼，还须设法报恩才是。唉，我们失手打伤了她，不知……不知……”料想她伤重难治，深自歉咎。

丘处机等忙于追询前事，处分善后，周伯通却丝毫没将这些事放在心上，只是把那瓶玉蜂蜜浆拿在手中把玩，几次想要揭开瓶塞诱蜂，总是怕招之能来、却不能挥之而去。这时一名弟子上前禀报，说有五名弟子被玉蜂螫伤，痛痒难当，请师长设法。郝大通想起当年孙婆婆闯宫赠蜜之事，说道：“这瓶玉蜂蜜浆，料来便是龙姑娘留下给咱们治伤的。师叔，请你把蜜浆赐给五个徒孙，让他们分服了罢。”

周伯通双手伸出，掌中空空如也，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忽然找不到啦。”

郝大通明明见他适才还拿在手中把弄，怎么会突然不见，定是不肯交出，但他身为长辈，却不便用言语挤兑，不由得好生为难。周伯通袍袖一拂，在身上拍了几下，说道：“我没藏起来啊，你可别疑心我小气不给。要不要我脱光衣裤给你们瞧瞧？”原来老顽童贪玩爱耍、不分轻重缓急的脾性到老不改，心想几个牛鼻子给蜂儿叮了几下，最多痛上半天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，这瓶宝贵的蜜浆可不能给人，是以郝大通一开口，他便将蜜浆塞入袖中，顺着衣袖溜下，沿胸至腹，肚子一缩，瓶子钻入裤子，从裤管中慢慢溜到脚背，轻轻落在地下。他内功精深，全身肌肉收放自如，将那小瓶送到地下，竟没发出半点声息。

王处一心想：“师叔既不肯交出，只有待他背人取出玩弄之时，突然上前开口，叫他无法推托。只要大伙儿一走开，他定然熬不住，立时便会取出。

此时处置逆徒赵志敬要紧，若不是尹志平宁死不屈，我教数十年清誉岂非便毁在这逆徒手中？”他想到此处，厉声说道：“郝师弟，治伤之事，稍缓不妨，咱们须得先处决逆徒赵志敬！”

全真五子相交数十年，师兄弟均知王处一正直无私，赵志敬虽是他的首徒，但犯了叛教大罪，他决不致询情回护。各人均想：“这逆徒卖教求荣，戕害同门，决计饶他不得。”

忽听得巨钟底下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周师叔祖，你若救弟子一命，我便把蜂浆还你，否则我一口吃得干干净净，左右也是个死罢了！”

周伯通吃了一惊，踏开一步，果然那瓶蜜浆已失影踪。原来他站在巨钟之旁，赵志敬伏在钟下，那小瓶正好落在他面前，听得郝大通向周伯通求蜜浆不得，当下从砖头垫高的空隙中伸手取过。他以这瓶小小的蜜浆要挟，企图逃得性命，自知原是妄想，但绝望之中只要有一线生机，也要挣扎到底。周伯通听他如此说，果然大急，叫道：“喂喂，你千万不可把蜜浆吃了，其他一切，都好商量。”赵志敬道：“那你须得答允救我性命。”

全真五子都是一惊，心想若是师叔出口答允，便不能处置赵志敬了。丘处机急道：“师叔，此人罪大恶极，万不可饶。”周伯通将头贴在地下，向着钟内只叫：“喂喂，千万不可吃了蜜浆！”刘处玄道：“师叔，不必理他！你要蜜浆，并不为难。咱们今日已与龙姑娘释怨解仇，待会可到古墓去求几瓶来。龙姑娘既肯给你第一瓶，再给你十瓶八瓶也不为难！”

周伯通摇头道：“未必，未必！”心想：“你道这瓶蜜浆是她给的吗？是我偷来的。她离藏经阁时匆匆忙忙，不及携带，若是再问她要，她未必便给，纵然给了，也必让你们拿去当药服了，哪里还有我的份儿？”

只听一阵轻轻的嗡嗡之声，五六只玉蜂从院子中飞进后殿，殿门关着，在长窗上不住碰撞，无法觅路出去。周伯通心念一动，说道：“赵志敬，你拿去的只怕并非玉蜂蜜浆。”赵志敬急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为甚么不是？”

周伯通道：“好，那你将瓶塞拔开，让我闻一闻再说，倘若不是，不用多说废话。”赵志敬忙拔开瓶塞，道：“你闻呀，难道不是？”周伯通鼻孔深深吸气，道：“唔，唔，好像不是！待我再闻几下。”

赵志敬双手紧紧抓住玉瓶，生怕他掀开巨钟，夹手硬夺，口中只道：“你闻这股甜香，闻这股甜香！”玉蜂蜜浆芳香无比，瓶塞一开，已是满殿馥郁。

周伯通打了个喷嚏，笑道：“我伤风没好，鼻子不大管用！”一面转头向丘处机等挤眉弄眼。赵志敬也猜到他是在使缓兵之计，说道：“你若伸手碰一碰铜钟，我便把蜜浆吃个精光。”这时几只玉蜂已闻到蜜香，飞到了钟边。

周伯通袍袖一挥，喝道：“进去叮他！”玉蜂未必便听他的号令，但钟底传出的蜜香越来越浓，果然嗡嗡数声，从钟底的空隙中钻了进去。

只听得赵志敬大声狂叫，跟着当的一响，香气陡盛，显是玉蜂已刺了他一针，而他失手打碎了瓶子。周伯通大怒，喝道：“臭牛鼻子，怎地瓶子也拿不牢？”待要上前掀开巨钟，后院中剩下的玉蜂闻到蜜香，纷纷涌进，都钻进了钟底。周伯通吃过玉蜂的苦头，倒也不敢走近。但见钻入钟底的玉蜂越来越多，巨钟之内又有多大的空隙，赵志敬身上沾满蜜浆，一举手一摇头都碰到玉蜂，身上已不知给刺了几百针。众人初时还听到他狂呼惨叫，过了片刻，终于寂然无声，显是中毒过多，已然死了。

周伯通一把抓住刘处玄的衣襟，道：“好，处玄，你去向龙姑娘给我要十瓶八瓶蜜浆来罢。”刘处玄皱起眉头，好生为难，他适才只求周伯通不可贸然答允赵志敬饶命，以致把话说得满了，其实全真五子以一招“七星聚会”

合力打伤小龙女，伤势未必能愈，怎说得上“释怨解仇”四字？这时给周伯通扭住胸口，只得苦笑道：“师叔放手，处玄去求便是！”转身向后山古墓走去。

丘处机等知道此行甚是凶险，倘若小龙女平安无事，那还罢了，若是伤重而死，不知将有多少全真弟子要死在杨过手里，齐声说道：“大伙儿一起去。”

那古墓外的林子自王重阳以来便不许全真教弟子踏进一步，众人恪遵先师遗训，走到林缘而止。丘处机气运丹田，朗声道：“杨小侠，龙姑娘的伤势还不妨事么？这里有几枚治伤的九转灵宝丸，请来取去。”周伯通低声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！要人家的蜜浆，也得拿些甚么去换！”隔了半晌，不听得有人回答。丘处机提气又说了一遍，林中仍是寂无声息，举目往林中望去，只见阴森森浓荫匝地，头顶枝丫交横，地下荆棘丛生。

刘处玄和郝大通沿着林缘走了一遍，浑不见有人穿林而入的痕迹，看来杨过和小龙女并非回到古墓，而是下终南山去了。众人又喜又愁，回到重阳宫中，喜的是杨龙二人远去，愁的是小龙女如若不治，全真教实有无穷后患。

那老顽童也是一般的又喜又愁，愁的自是为了取不到玉蜂蜜浆，喜的却是不必和小龙女会面，以免揭穿他窃蜜之丑。

全真五子虽在终南山上住了数十年，却万万猜想不到杨过和小龙女到了何处。

杨龙二人在玉蜂掩护下冲向后院，奔了一阵，眼见一座小楼倚山而建，杨过知是重阳宫要地之一的藏经阁，抱着小龙女拾级上楼。两人稍喘得一口气，便听得楼下人声喧哗，已有数十名道人追到，但怕了玉蜂，不敢抢上。

杨过将小龙女放在椅上坐稳，察看周遭情势，见藏经阁之后是一深条达数十丈的溪涧。山涧虽深，好在并不甚宽，他身边向来携带一条长绳，用以缚在两棵大树之间睡觉，于是将一端缚在藏经阁的柱上，拉着绳子纵身一跃，已荡过涧去，拉直了绳子，将另一端缚在一棵大树上，然后施展轻身功夫从绳上走回。

他走到小龙女身边，柔声说道：“咱们去哪里呢？”小龙女道：“你说到那里，我便跟你到哪里。”杨过笑道：“这便叫作‘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’了！”他顿了一顿，又问：“你心中最想去哪里呢？”小龙女轻轻叹了口气，脸上流露出向往之色。杨　　过知她最盼望的便是回古墓旧居，但如何进入却大 费踌躇，耳听得楼下人声渐剧，此处自是不能多耽。

他明白小龙女的心思，小龙女也知他心思，柔声道：“我也不一定要回古墓，你不用操心啦。”微笑道：“只要跟你在一起，甚么地方都好。”杨过心想：“这是咱们婚后她第一个心愿，说不定也是她此生最后一个心愿。我若不能为她做到，又怎配做她丈夫？”

茫然四顾，听着楼下喧哗之声，心中更乱，瞥眼见到西首书架后堆着一只只木箱，心念一动：“有了！”当即抢步过去，只见箱上有铜锁锁着，伸手扭断锁扣，打开箱盖，见箱中放满了书籍，提起箱子倒了转来，满箱书籍都散在地下，箱子是樟木所制，箱壁厚达八分，甚是坚固。跃起来伸手到书架顶上一摸，果然铺满油布，那是为防备天雨屋漏，浸湿贵重图书而设。他扯了两块大油布放在箱内，踏着绳索将箱子送到对涧，然后回来抱了小龙女过去，笑道：“咱们回家去啦。”

小龙女甚喜，微笑道：“你这主意儿真好。”杨过怕她耽心，安慰道：“这剑无坚不摧，潜流中若有山石挡住箱子，一剑便砍开了。我走得快，你在箱子中不会气闷的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便只一点不好？”杨过一怔道：“甚么？”小龙女道，“我要有好一会儿见你不着啦。”

到得对涧，杨过想起郭襄尚在山洞之中，说道：“郭伯伯的姑娘我也带来啦，你说怎么办？”小龙女一呆，颤声道：“真的？你带来了郭大侠……郭大侠的姑娘？”杨过见她神色有异，一楞之间，已然会意，知她误会自己带了郭芙来，俯下头去在她脸上轻轻一吻，低声道：“是那个生下只有一个月、还不会斩断人家手臂的女娃儿！”小龙女登时羞得满脸通红，深深藏在杨过怀里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过了一会，她才低声道：“咱们只好把她带到墓里去啦，在这荒山野地中放着，再过半天便得要了她的小命。”杨过心想在重阳宫中耽搁了这么久，不知郭襄在山洞中性命如何，心下大是惴惴，当下将小龙女放入箱中，抗在肩头，快步寻到山洞前，却不闻啼哭之声，心中更惊，拨开荆棘，只见郭襄沉睡正酣，双颊红红的似搽了胭脂一般。两人大喜。小龙女伸手道：“我来抱。”杨过将郭襄放入她怀中，抗了木箱又行。

这时终南山的道人都会集在重阳宫中，沿路无人撞见。行过一片瓜地，杨过把道人所种的南瓜摘了六七个放在箱中，笑道：“足够咱们吃七八天的了。”过不多时，已到了溪流之边。他低头吻了吻小龙女的面颊，轻轻合上箱盖，将油布在木箱外密密包了两层，然后将箱子放入溪水，深吸一口气，拉着箱子潜了进去。

他自在荒谷的山洪中苦练气功，再在这小小溪底潜行自是毫不费力，溪水钻入地底后忽高忽低，他循着水道而行，遇有泥石阻路，木箱不易通行，提剑劈削便过。生怕小龙女在箱中气闷，行得极是迅速，不到一炷香时分，便已钻出水面，到了通向古墓的地下隧道。

他扯去油布，揭开箱盖，见小龙女微有晕厥之状，自是重伤之后挨不得辛苦，郭襄却大喊大叫，极是精神。原来她吃了一个多月的豹乳，竟比常儿壮健得多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咱们终于回家啦！”再也支持不住，合上了双目。杨过不再扶她起身，便拉着木箱，回到古墓中的居室。

但见桌椅倾倒，床几歪斜，便和那日两人与李莫愁师徒恶斗一场之后离去时无异。杨过眼望石室，看着这些自己从小使用的物件，心中突然生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滋味，似是喜欢，却.　又带着许多伤感。他呆呆出了一会神，忽觉得一滴水点落上手背，回过头来，只见小龙女扶椅而立，眼中泪水缓缓落下。

两人今日结成了眷属，长久来的心愿终于得偿，又回到了旧居，从此和尘世的冤仇、烦恼、愁苦不再有丝毫牵缠纠葛，但两人心中，却都是深自神伤，悲苦不禁。两人都知道，小龙女受了这般重伤，既中了法王金轮撞砸，又受全真五子合力扑击，她娇弱之躯，如何抵受得住？

两人这么年轻，都是一生孤苦，从来没享过甚么真正的欢乐，突然之间得到了世间最大的福气，却立时便要生生分手！

杨过呆了半晌，到孙婆婆房中将她的床拆了，搬到寒玉床之旁重行搭起，铺好被褥，扶着小龙女上床安睡。古墓中积存的食物都已腐败，一坛坛的玉蜂蜜浆却不会变坏。他倒了小半碗蜜浆，用清水调匀，喂着小龙女服了，又喂得郭襄饱饱的，这才自己喝了一碗。

他想，“我须得打起精神，叫她欢喜。我心中悲苦，脸上却不可有丝毫显露。”于是找了两根最粗的蜡烛用红布裹了，点在桌上，笑道：“这是咱俩的洞房花烛！”

两枝红烛一点，石室中登时喜气洋洋。小龙女坐在床上，见自己身上又是血渍，又是污泥，微笑道：“我这副怪模样，哪像个新娘子啊！”忽然想起一事，道：“过儿，你到祖师婆婆房中去，把她那口描金箱子拿来。好不好？”

杨过虽在古墓中住了几年，但林朝英的居室平时不敢擅入，她的遗物更是从来不敢碰触，这时听小龙女如此说，笑道：“对丈夫说话，也不用这般客气。”过去将床头几口箱子中最底下的一口提了来。那箱子并不甚重，也未加锁，箱外红漆描金，花纹雅致。

小龙女道：“我听孙婆婆说，这箱中是祖师婆婆的嫁妆。后来她没嫁成，这些物事自然没用的了。”杨过“嗯”了一声，瞧着这口花饰艳丽的箱子，但觉喜意之中，总是带着无限凄凉。他将箱子放在寒玉床上，揭开箱盖，果见里面放着珠镶凤冠，金绣霞帔，大红缎子的衣裙，件件都是最上等的料子，虽然相隔数十年，看来仍是灿烂如新。小龙女道：“你取出来，让我瞧瞧。”

杨过把一件件衣衫从箱中取出，衣衫之下是一只珠钿镶嵌的梳装盒子，一只翡翠雕的首饰盒子，梳装盒中的胭脂水粉早干了，香油还剩着半瓶。首饰盒一打开，二人眼前都是一亮，但见珠钗、玉鈪、宝石耳环，灿烂华美，闪闪生光。杨龙二人少见珠宝，也不知这些饰物到底如何贵重，但见镶嵌精雅，式样文秀，显是每一件都花过一番极大心血。

小龙女微笑道：“我打扮做新娘子，好不好？”杨过道：“你今日累啦，先歇一晚，明儿再打扮。”小龙女摇头道：“不，今日是咱俩成亲的好日子。

我爱做新娘。那日在绝情谷中，那公孙止要和我成亲，我可没打扮呢！”杨过微笑道：“那算甚么成亲？只是公孙老儿的妄想罢啦！”

小龙女拿起胭脂，调了些蜜水，对着镜子，着意打扮起来。她一生之中，这是第一次调脂抹粉，她脸色本白，实不须再搽水粉，只是重伤后全无血色，双颊上淡淡搽了一层胭脂，果然大增娇艳。她歇了一歇，拿起梳子梳了梳头，叹道：“要梳髻子，我可不会，过儿你会不会呢？”杨过道：“我也不会！你不梳还更好看些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”是么？”便放下梳子，戴上耳环，插上珠钗，手腕上戴了一双玉镯，红烛掩映之下，当真美艳无双。她喜孜孜的回过头来，想要杨过称赞几句。

一回头，只见杨过泪流满面，悲不自胜。小龙女一咬牙，只作不见，微笑道：“你说我好不好看？”杨过硬咽道：“好看极了！我给你戴上凤冠！”

拿起凤冠，走到她身后给她戴上。小龙女在镜中见他举袖擦干了泪水，再到身前时，脸上已作欢容，笑道：“我以后叫你娘子呢，还是仍然叫姑姑？”

小龙女心想：“还说甚么‘以后’啊？难道咱俩真的还有‘以后’么？”但仍是强作喜色，微笑道：“再叫姑姑自然不好。娘子夫人的，又太老气啦！”

杨过道：“你的小名儿到底叫甚么？今天可以说给我听了罢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我没小名儿的，师父只叫我作龙儿。”杨过说道：“好，以后你叫我过儿，我便叫你龙儿。咱俩扯个直，谁也不吃亏。等到将来生了孩儿。便叫：喂，孩子的爹！喂，孩子的妈！等到孩子大了，娶了媳妇儿……”

小龙女听着他这么胡扯，咬着牙齿不住微笑，终于忍耐不住，“哇”的一声，伏在箱子上哭了出来。杨过抢步上前，将她搂在怀里，柔声道：“龙儿，你不好，我也不好，咱们何必理会以后。今天你不会死的，我也不会死的。咱俩今儿欢欢喜喜的，谁也不许去想明天的事。”小龙女抬起头来，含泪微笑，点了点头。

杨过道：“你瞧这套衣裙上的凤凰绣得多美，我来帮你穿上！”扶着小龙女身子，将金丝绣的红袄红裙给她穿上。小龙女擦去了眼泪，补了些胭脂，笑盈盈的坐在红烛之旁。

这时郭襄睡在床头，睁大两只乌溜溜的小眼好奇地望着。在她小小的心中，似乎也觉小龙女打扮得真是好看。

小龙女道：“我打扮好啦，就可惜箱中没新郎的衣冠，你只好委屈一下了。”杨过道：“让我再找找，瞧有甚么俊雅物儿。”说着将箱中零星物事搬到床上。小龙女见他拿出一朵金花，便拿起来给他插在头发上。杨过笑道：“不错，这就有点像了。”翻到箱底，只有一叠信札，用一根大红丝带缚着，丝带已然褪色，信封也已转成深黄。

杨过拿了起来，道：“这里有些信。”小龙女道：“瞧瞧是甚么信。”

杨过解开丝带，见封皮上写的是“专陈林朝英女史亲启”，左下角署的是一个“喆”字。底下二十余封，每封都是一样。杨过知道王重阳出家之前名叫“王喆”，笑道：“这是重阳祖师写给祖师婆婆的情书，咱们能看么？”小龙女自幼对祖师婆婆敬若神明，忙道：“不，不能看！”

杨过笑着又用丝带将一束信缚好，道：“孙老道姑他们古板得不得了，见咱俩在重阳祖师的遗像前拜堂成亲，便似大逆不道、亵渎神圣一般。我就不信重阳祖师当年对祖师婆婆没有情意。若是拿这束信让他们瞧瞧，那些牛鼻子老道的嘴脸才教有趣呢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望着小龙女，不禁为林朝英难过，心想：“祖师婆婆寂居古墓之中，想来曾不止一次的试穿嫁衣。咱俩可又比她幸运得多了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不错，咱俩原比祖师婆婆幸运，你又何必不快活？”

杨过道：“是啊！”突然一怔，笑道：“我没说话，你竟猜到了我的心思。”小龙女抿嘴笑道：“若不知你的心思，怎配做你妻子？”杨过坐到床边，伸左臂轻轻搂住了她。两人心中都是说不出的欢喜，但愿此时此刻，永远不变。偎倚而坐，良久无语。

过了一会，两人都向那束信札一望，相视一笑，眼中都流露出顽皮的神色，明知不该私看先师的密札，但总是忍不住一番好奇之心。

杨过道：“咱们只看一封，好不好？决不多看。”小龙女微笑道：“我也是想看得紧呢，好，咱们只看一封。”杨过大喜，伸手拿起信札，解去丝带。小龙女道：“倘若信中的话教人难过伤心，你便不用念给我听。”杨过微微一顿，道：“是啊！”心想王林二人一番情意后来并无善果，只怕信中真是愁苦多而欢愉少，那便不如不看了。小龙女道：“不用先担心，说不定是很缠绵的话儿。”

杨过拿起第一封信，抽出一看，念道：“英妹如见：前日我师与鞑子于恶波冈交锋，中伏小败，折兵四百……”一路读下去，均是义军和金兵交战的军情。他连读几封，信中说的都是兵鼓金革之事，没一句涉及儿女私情。

杨过叹道：“这位重阳祖师固然是男儿汉大丈夫，一心只以军国为重，但寡情如此，无怪令祖师婆婆心冷了。”小龙女道：“不！祖师婆婆收到这些信时是很欢喜的。”杨过奇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我自然不知，只是将心比心来推测罢啦。你瞧每一封信中所述军情都

是十分的艰难紧急，但重阳祖师在如此困厄之中，仍不忘给祖师婆婆写信，你说是不是心中对她念念不忘？”杨过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果真如此。”当下又拿起一封。

那信中所述，更是危急，王重阳所率义军因寡不敌众，连遭挫败，似乎再也难以支撑，信末询问林朝英的伤势，虽只寥寥数语，却是关切殊殷。杨过道：“嗯，当年祖师婆婆也受过伤，后来自然好了。你的伤势慢慢将养，便算须得将养一年半载，终究也会痊可。”

小龙女淡淡一笑，她自知这一次负伤非同寻常，若是这等重伤也能治愈，只怕天下竟有不死之人了，但说过今晚不提扫兴之事，纵然杨过不过空言相慰，也就当他是真，说道：“慢慢将养便是了，又急甚么？这些信中也无私秘，你就读完了罢！”

杨过又读一信，其中满是悲愤之语，说道义军兵败覆没，王重阳拚命杀出重围，但部属却伤亡殆尽，信未说要再招兵马，卷土重来。此后每封信说的都是如何失败受挫，金人如何在河北势力日固，王重阳显然已知事不可为，信中全是心灰失望之辞。

杨过说道：“这些信读了令人气沮，咱们还是说些别的罢！咦，甚么？”

他语声突转兴奋，持着信笺的手微微发抖，念道：“‘比闻极北苦寒之地，有石名曰寒玉，起沉疴，疗绝症，当为吾妹求之。’龙儿，你说，这……这不是寒玉床么？”

小龙女见他脸上斗现喜色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寒玉床能治我的伤？”

杨过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但重阳祖师如此说法，必有道理。你瞧，寒玉不是给他求来了么？祖师婆婆不是制成了床来睡么？她的重伤不是终于痊可了么？”

他匆匆将每封信都抽了出来，查看以寒玉疗伤之法，但除了那一封信之外，“寒玉”两字始终不再提到。杨过取过丝带将书信缚好，放回箱中，呆呆出神：“这寒玉床具此异征，必非无因，但不知如何方能治愈龙儿之伤？唉，但教我能知此法……但教我立时能知此法……”

小龙女笑道：“你呆头呆脑的想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我在想怎样用寒玉床给你治伤。不知是不是将寒玉研碎来服？还是要用其他药引？”他不知寒玉能够疗伤，那也罢了，此时颠三倒四的念着“起沉疴，愈绝症”六个字，却不知如何用法，当真是心如火焚。小龙女黯然道：“你记得孙婆婆么？她既服侍过祖师婆婆，又跟了我师父多年，她给那姓郝的道人打伤了，要是寒玉床能治伤，她临死时怎会不提？何况我师父，她……她也是受伤难愈而死的。”杨过本来满腔热望，听了这几句话，登时如有一盆冷水当头淋下。

小龙女伸手轻轻抚着他头发，柔声道：“过儿，你不用多想我身上的伤，又何必自寻烦恼？”杨过霎时间万念俱灰，过了一会，问道：“我师祖又是怎么受的伤？”他虽在古墓多年，却从未听小龙女说过她师父的死因。

小龙女道：“师父深居古墓，极少出外，有一年师姐在外面闯了祸，逃回终南山来，师父出墓接应，竟中了敌人的暗算。师父虽然吃了亏，还是把师姊接了回来，也就算了，不再去和那恶人计较。岂知那恶人得寸进尺，隔不多久，便在墓外叫嚷挑战；后来更强攻入墓，师父抵挡不住，险些便要放断龙石与他同归于尽，幸得在危急之际发动机关，又突然发出金针。那恶人猝不及防，为金针所伤，麻痒难当，师父乘势点了他的穴道，制得他动弹不得。岂知师姊竟偷偷解了他的穴道。那恶人突起发难，师父才中了他的毒手。”

杨过问道：“那恶人是谁？他武功既尚在师祖之上，必是当世高手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师父不跟我说。她叫我心中别有爱憎喜恶之念，说道倘若我知道了那恶人的姓名，心中念念不忘，说不定日后会去找他报仇。”杨过叹道：“嗯，师祖真是好人！”小龙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师父今日若能见到我嫁了这样一个好女婿，可不知有多开心呢。”杨过微笑道：“那也未必！她是不许你动情嫁人的。”小龙女叹道：“我师父最是慈祥不过，纵然起初不许，到后来见我执意如此，也必顺我的意。她……她一定会挺欢喜你的。”

她怀念师恩，出神良久，又道：“师父受伤之后，搬了居室，反而和这寒玉床离得远远的。她说我古墓派的行功与寒气互相生克，因此以寒玉床补助练功固是再妙不过，受伤之后却受不得寒气。”

杨过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中存想本门内功经脉的运行。玉女心经中所载内功，全仗一股纯阴之气打通关脉，体内至寒，身体外表便发热气，是以修习之时要敞开衣衫，使热气畅散，无半点窒滞，如受寒玉床的凉气一逼，自非受致命内伤不可。寻思：“何以重阳祖师却说寒玉能起沉疴、愈绝症？这中间相生相克的妙理，可参详不透了。”但见小龙女眼皮低垂，颇有倦意，说道：“你睡罢！我坐在这里陪着。”

小尼女忙睁大眼睛，道：“不，我不倦。今晚咱们不睡。”她深怕自己伤重，一睡之后便此长眠不醒，与杨过永远不能再见，说道：“你陪我说话儿。嗯，你倦不倦？”杨过摇摇头，微笑道：“你不想睡就别睡，合上眼养养神罢！”小龙女道：“好！”慢慢合上眼皮，低声道：“师父曾说，有一件事她至死也想不明白，过儿你这么聪明，你倒想想。”杨过道：“甚么事啊？”小龙女道，“师父点了那恶人的穴道，师姊不知却为甚么要去给那恶人解开穴道。”杨过想了一会，只觉小龙女靠在他身上，气息低微，已自睡去。

杨过怔怔的望着她脸，心中思潮起伏，过了一会，一枝蜡烛爆了一点火花，点到尽头，竟自熄了。他忽然想起在桃花岛小斋中见到的一副对联：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”那是两句唐诗，黄药师思念亡妻，写了挂在她平时刺绣读书之处。杨过当时看了漫不在意，此刻身历是境，细细咀嚼此中情味，当真心为之碎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另外一枝蜡烛也自熄灭。心想：“这两枝蜡烛便像是我和龙儿，一枝点到了尽头，另一枝跟着也就灭了。”

他出了一会神，只听得小龙女幽幽叹了一口长气，道：“我不要死，过儿……我不要死，咱两个要活很多很多年。”杨过道：“是啊，你不会死的，将养一些时候，便会好了。你现下胸口觉得怎样？”小龙女不答，她适才这几句话只是梦中呓语。

杨过伸手在她额头一摸，但觉热得烫手。他又是忧急，又是伤心，心道：“李莫愁作恶多端，这时好好的活着。龙儿一生从未做过害人之事，却何以要命不久长？老天啊老天，你难道真的不生眼睛么？”

他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独来独往，我行我素，但这时面临绝境，徬徨无计，轻轻将小龙女的身子往旁挪了一挪，跪倒在地，暗暗祷祝：“只要老天爷慈悲，保佑龙儿身子痊可，我宁愿……我宁愿……”为了赎小龙女一命，他又有甚么事不愿做呢？

他正在虔诚祷祝，小龙女忽然说道：“是欧阳锋，孙婆婆说定是欧阳锋！……过儿，过儿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突然惊呼，坐起身来。杨过急忙坐回床沿，握住她手，说道：“我在这儿。”小龙女睡梦间蓦地里觉得身上少了依靠，立即惊醒，发觉杨过原来便在身旁，并未离去，心中大是喜慰。

杨过道：“你放心，这一辈子我是永远不离开你的啦。将来便是要出古墓，我也是寸步不离的守在你身边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外边的世界，果然比这阴沉沉的所在好得多，只不过到了外边，我便害怕。”杨过道：“现今咱们甚么也不用怕啦。过得几个月，等你身子大好了，咱俩一齐到南方去。听说岭南终年温暖如春，花开不谢，叶绿长春，咱们再也别抡剑使拳啦，种一块田，养些小鸡小鸭，在南方晒一辈子太阳，生一大群儿子女儿，你说好不好呢？”小龙女悠然神往，轻轻的道：“永远不再抡剑使拳，那可有多好！

没有人来打咱俩，咱俩也不用去打别人，种一块田，养些小鸡小鸭……唉，倘使我可以不死……”

忽然之间，两颗心远远飞到了南方的春风朝阳之中，似乎闻到了浓郁的花香，听到了小鸡小鸭叽叽喳喳的叫声……

小龙女实在支持不住，又要朦朦胧胧的睡去，但她又实是不愿睡，说道：“我不想睡，你跟我说话啊。”杨过说：“你刚才在睡梦中说是欧阳锋，那是甚么事？”小龙女道：“我说了欧阳锋么？说些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你又说孙婆婆料定是他。”小龙女听他一提，登时记起，说道：“啊！孙婆婆说，打伤我师父的。一定是西毒欧阳锋。她说世上能伤得我师父的人寥寥无几，只有欧阳锋是出名的坏人。我师父至死都不肯说那恶人的名字。孙婆婆问她：‘是不是欧阳锋，是不是欧阳锋？’师父总是摇头，微笑了一下，便此断气了。那欧阳锋可不是你的义父吗？他武功果然了得，难怪师父打他不过。”

杨过叹道：“现下我义父死了，师祖和孙婆婆死了，重阳祖师和祖师婆婆都死了，甚么怨仇，甚么恩爱，大限一到，都被老天爷一笔勾销。倒是我师祖最看得破，始终不肯说我义父的姓名……”突然大叫：“啊，原来如此！”

小龙女问道：“你想起了甚么？”杨过道：“我义父被师祖点了穴道，不是李莫愁解的，其实当时师祖没有点中！”小龙女道：“没有点中？不会的。师父的点穴手段高明得很。”杨过道：“我义父有一门天下独一无二的奇妙武功，全身经脉能够逆行。经脉一逆，所有穴道尽皆移位，点中了也变成点不中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有这等怪事？”

杨过道：“我试给你瞧瞧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左掌撑地，头下脚上，的溜溜转了几个圈子，吐纳了几口，突然跃起，将顶门对准床前石桌的尖角上撞去。小龙女惊呼：“啊哟！小心！”只见他头顶心“百会穴”已对着石桌尖角重重一撞。“百会穴”正当脑顶正中，自前发际至后发际纵画一线，自左耳尖至右耳尖横画一线，两线交叉之点即为该穴所在。此穴乃太阳穴和督脉所交，医家比为天上北极星，所谓“百会应天，璇玑（胸口）应人，涌泉（足底）应地”，是谓“三才大穴”，最是要紧不过。哪知杨过以此大穴对准了桌角碰撞，竟然无碍，翻身直立，笑道：“你瞧，经脉逆行，百穴移了位啦！”小龙女啧啧称奇，道：“真是古怪，亏他想得出来！”

杨过这么一撞，虽未损伤穴道，但使力大了，脑中也不免有些昏昏沉沉，迷糊之间，似乎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之事，到底是甚么事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小龙女见他怔怔的发呆，笑道：“傻小子，轻轻的试一下也就是了，准教你撞得砰嘭山响，有些痛么？”杨过不答，摇手叫她不要说话，全神贯注的凝想，但脑海中只觉有个模糊的影子摇来晃去，隐隐约约的始终瞧不清楚，似乎要追忆一件往事，又像是突然新发见了甚么，恨不得从脑中伸出一只手来，将那影子抓住，放在眼前，细细的瞧个明白。

他想了一会，不得要领，却又舍不得不想，不住抓头，甚是苦恼，道：“龙儿，我想到了一件极要紧的事儿，却不知是甚么。你知道么？”一人思路混杂，有如乱丝，自己理不清头绪，却去询问旁人，此事本来不合情理，但他二人长期共处，心意相通，对方的心思平时常可猜到十之八九。小龙女道：“这事十分要紧？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”小龙女道：“是不是和我伤势有关呢？”杨过喜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那是甚么事？我想到了甚么事？”

小龙女微笑道：“你刚才在说你义父欧阳锋，说他能逆行经脉，这和我伤势有甚么关系？我又不是他打伤的……”杨过突然跃起，高声大叫：“是了！”

这“是了”两字，声音宏亮，古墓中一间间石室凡是室门未关的，尽皆隐隐发出回音，“是了，是了……”之声不绝。杨过一把抓住小龙女的右臂，叫道：“你有救了！你有救了！我有救了！我有救了！”大叫几声，不禁喜极而泣，再也说不下去。小龙女见他这般兴奋，也染到了他的喜悦之情，坐起身来。

杨过道：“龙儿，你听我说，现下你受了重伤，不能运转本门的玉女心经，以致伤势难愈。但你可以逆行经脉疗伤，寒玉床正是绝妙的补助。”小龙女若有所悟，喃喃的道：“逆行经脉……寒玉床……”杨过喜道：“你说这不是天缘么？你倒练玉女心经，那便成了！刚好有寒玉床。”小龙女迷迷惘惘的道：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杨过道：“玉女心经顺行乃至阴，逆行即为纯阳。

我说到义父的经脉逆行之法，隐隐约约便觉你的伤势有救，只是如何疗伤，却摸不着半点头脑，后来想到重阳祖师信中提及的寒玉，这才豁然而悟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难道祖师婆婆以寒玉疗伤，她也是逆行经脉么？”杨过道：“那倒不见得，这经脉逆行之法，祖师婆婆一定不会。但我猜想她必是为阴柔内力所伤，与你所受的阳刚之力恰恰相反。”小龙女含笑点头，喜悦之情，充塞胸臆。

杨过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咱们这便起手。”去柴房搬了几大捆木柴，在石室角落里点了起来，然后将最初步的经脉逆行之法传授小龙女，扶着她坐上寒玉床。他自行坐在火堆之旁，伸出左手，和小龙女右掌对按，说道：“我引导这里的热气强冲你各处穴道，你勉力使内息逆行，冲开一处穴道便是一处，待热气回到寒玉床上，伤势便减了一分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我也得似你这般倒过来打转么？”杨过道：“那倒不用。倒转身子逆行经脉，穴道易位，临敌时十分有用。咱们慢慢疗伤，还是坐着的好。”

小龙女伸手握住他左掌，微笑道：“那位郭姑娘还不算太坏，没斩断你两条手臂。”两人经历了适才这番生死系于一线的时刻，于断臂之事已视同等闲，小龙女竟拿此事说笑。杨过也笑道：“要是我双臂齐断，还有两只脚呢。只是用脚底板助你行功，臭哄哄的未免不雅。”小龙女嗤的一笑，当下默默记诵经脉逆行之法，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行了！”

杨过见火势渐旺，潜引内息，正要起始行功，突然叫道：“啊哟！险些误了大事！”小龙女道：“怎么？”杨过指着睡在床脚边的郭襄道：“咱们练到紧要关头，要是这小鬼头突然叫嚷起来，岂不糟糕！”小龙女低声道：“好险！”修道人练功，最忌外魔扰乱心神。当年小龙女和杨过共练玉女心经，被尹志平及赵志敬无意中撞见，小龙女惊怒之下险些呕血身亡。其时她身子安健尚且如此，今日重伤之下，如何能容得半点惊扰？

杨过调了小半碗蜜浆，抱起郭襄喂饱了，将她放到远处一间石室之中，关上两道室门，便是她大声哭叫，也再不会听到，这才回到寒玉床边，说道：“你全身三十六处大穴尽数冲开，我瞧快则十日，慢须半月。本来这么多的时日之中，免不了有外物分心，但这古墓与尘世隔绝，当真是天下最好不过之地，便是最幽静的荒山穷谷，也总会有清风明月、鸟语花香扰人心神。”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这伤是全真道人打的，但全真教的祖师爷造了墓室、备了寒玉床，供我安安静静的休息，回复安康，他们的功罪也足以相抵了。”杨过道：“那金轮法王呢？咱们可饶他不得。”

小龙女叹道：“只要我能活着，你还有甚么不满足的么？”杨过握住了她手，柔声道：“你说得是。这次你伤好了，咱们永远不再跟人动手。老天爷待咱们这么好！唉。”小龙女低低的道：“咱们到南方去，种几亩田，养些小鸡小鸭……”她出了一会神，突觉掌心一股热力传了过来，心中一凛，当即依杨过所传的经脉逆行之法用起功来。

这经脉逆行和寒玉床相辅相成的疗伤怪法，果然大有功效。当年一灯大师以一阳指神功替黄蓉打通周身穴道，治愈重伤，道理原是一般，只是使一阳指疗伤内力耗损极大，见功却是甚快，杨过这怪法子却不免多费时日。再者，即令是丝毫不会武功的婴儿受了重伤，精通一阳指神功之人也能以本身浑厚内力助其打通玄关，起死回生。但小龙女如无深湛的内功根基，而所学与杨过又非同一门派，纵然欧阳锋复生，黄药师亲至，施治者和受治者的精微内息不能丝丝合拍，也决不能一一冲破逆通经脉的无数难关。

杨过除一日三次给郭襄喂蜜及煮瓜为食之外，极少离开小龙女身边，遇到逆冲大穴，有时一连四五个时辰两人手掌不能分离。当时郭靖受伤，黄蓉以七日七夜之功助他疗伤，小龙女 体质既远不如郭靖壮健，受的伤又倍重之，所需时日自是更为长久。好在古墓石室密处地底，却不若郭靖当年疗伤牛家村时那般敌友纷至，干扰层出不穷。

那日黄蓉在林外以兰花拂穴手制住李莫愁，遍寻女儿郭襄不见，自是大为忧急，出得林来，向李莫愁喝问：“你使甚么诡计，将我女儿藏到哪里去啦？”李莫愁奇道：“那小姑娘不是好好的在棘藤中么？”黄蓉急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摇头道：“不见了。”李莫愁抚养郭襄多日，对她极是喜爱，突然听得失踪，心下一怔，冲口说道：“不是杨过，便是金轮法王。”黄蓉问道：“怎么？”

李莫愁于是将襄阳城外她如何与杨过、法王二人争夺婴儿之事说了，说到惊险处，黄蓉也不禁耸然动容，见李莫愁神色间甚是挂怀，确信她实不知情，于是伸手将她穴道解了，顺手小指一拂，拂中了她胸口的“璇玑穴”。

这么一来，她行动与平时无异，但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发劲伤人。李莫愁微微苦笑，站直身子，以拂尘挥去身上泥尘，说道：“若是落在杨过手中，那倒不妨，就怕是法王这贼秃抢了去。”黄蓉道：“怎么？”李莫愁道：“杨过待这小女娃儿极好，料来决无加害之意，因此上我才瞎猜，以为是他女儿……”说到这里急忙住口，生怕黄蓉又要生气。

但黄蓉心中，却在想另一件事。她在想像杨过当时如何和李莫愁及金轮法王恶斗，出力保护郭襄，自己和郭芙却错怪了他，以至郭芙斩断了他一条手臂。她内心深感歉仄，自怨自艾：“唉，过儿救过靖哥哥，救过我，救过芙儿，这次又救了襄儿……但我心中先人为主，想到他作恶多端的父亲，总以为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从来就信不过他……便是偶尔对他好一阵，不久又疑心他起来。蓉儿啊蓉儿，你枉然自负聪明，说到推心置腹，忠厚待人，哪里及得上靖哥哥的万一。”

李莫愁见她眼眶中珠泪盈然，只道她是担心女儿的安危，劝道："郭夫人，令爱生下不过一月，迭遭大难，但居然连毛发也无损伤。她生得如此玉雪可爱，便是我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也喜欢得甚么似的，可知她生就福命，一生逢凶化吉。你尽管望安，咱俩一起去找寻罢。"

黄蓉伸袖抹了抹眼泪，心想她说得倒也不错，又想："诚以待物，才是至理。以后宁可让人负我，不可我再负人了。"便伸手解开了她的"璇玑穴"，说道："李道长愿同去找寻小女，小妹感谢之至。但若道长另有要紧事咱们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"

李莫愁道："甚么要事？最要紧之事莫过于去找寻这小娃娃了。你等一等！"说着抢步钻进一株大树的树洞，解开了豹子脚上的绳索，在它后臀轻轻一拍，说道："放你去罢。"那豹子低吼一声，窜入长草之中。黄蓉奇道，"这豹子干甚么？"李莫愁笑道："那是令千金的乳娘。"

黄蓉微微一笑，两人一齐回到镇上，只见郭芙站在镇头，正伸长了脖子张望。

郭芙见到黄蓉，大喜纵上，叫了声："妈！妹妹给……"一句话没说完，看清楚站在母亲身后的竟是李莫愁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她曾与李莫愁交过手，平时听武氏兄弟说起杀母之仇，心中早当她是世上最恶毒之人。

黄蓉道："李道长帮咱们去找你妹子。你说妹妹怎么啦？"郭芙道："妹妹给杨过抱了去啦，他还抢了我的小红马去。你瞧这把剑。"说着举起手中弯剑，道："他用断臂的袖子一拂，这剑撞在墙角上，便成了这个样子。"

黄蓉与李莫愁齐声道："是袖子？"郭芙道："是啊，当真邪门！想不到他又学会了妖法。"

黄蓉与李莫愁相视一眼，均各骇然。她二人自然都知一人内力练到极深湛之境，确可挥绸成棍、以柔击刚，但纵遇明师，天资颖异，至少也得三四十年的功力，杨过小小年纪，竟能到此境地，实是罕有。黄蓉听说女儿果然是杨过抱了去，倒放了一大半心。李莫愁却自寻思："这小子功夫练到这步田地，定是得力于我师父的玉女心经。眼下有郭夫人这个强援，我助她夺回女儿，她便得助我夺取心经。我是本派大弟子，师妹虽得师父喜爱，但她连犯本派门规，这心经焉能落入男子手中？"她这么一想，自己颇觉理直气壮。

黄蓉问明了杨过所去的方向，说道："芙儿，你也不用回桃花岛啦，咱们一起找杨大哥去。"郭芙大喜，连说："好，好！"但想到要见杨过，脸色又十分尴尬。黄蓉脸一沉，说道："你总得再见他一面，不管他恕不恕你，务须诚诚恳恳的向他引咎谢罪。"郭芙心中不服，道："干么啊？他不是抢了妹妹去吗？"黄蓉简略转述李莫愁所说言语，道："他若存有歹心，你妹子焉能活到今日？再说，他这袖子的一拂，若不是拂在剑上，而是对准了你的小脑袋儿，你想想现下是怎生光景？"

郭芙听母亲这么一说，心中不自禁的一寒，暗想："难道他当真是手下留情了么？"但她自幼给母亲宠惯了，兀自嘴硬，辩道："他抱了妹妹向北而去，自然是去绝情谷了！"黄蓉摇头道："不会，他定是去终南山。"郭芙撅起嘴唇道："妈，你尽是帮着他！他倘若真有好意，怎不抱妹妹到襄阳来还给咱们？抱去终南山又干甚么？"

黄蓉叹道："你和杨大哥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居然还不懂得他的脾气！他从来心高气傲，受不得半点折辱，突然给你斩断一臂，要伤你性命，有所不忍，但如就此罢休，又是不甘。这才抱了你妹子去，叫咱们担心忧急。过得一些时日，他气消了，自会把你妹子送回。你懂了吗？你冤枉他偷你妹子，他索性便偷给你瞧瞧！"

黄蓉回到适才打尖的饭铺去，借纸笔写了个短简，给了二两银子，命饭铺中店伙送到襄阳去给郭靖。那店伙道："郭大侠保境安民，真是万家生佛，小人能为郭大侠稍效微劳，那是磕头去求也求不来的。"无论如何不肯收银子，拿了短简，欢天喜地的去了。郭芙见众百姓对父亲如此崇敬，心中甚是得意。

当下三人买了牲口，向终南山进发。郭芙不喜李莫愁，路上极少和她交谈，逢到迫不得已非说不可，神色间也是冷冷的。

朝行夜宿，一路无事，这日午后，三人纵骑正行之间，突见迎面有人乘马飞驰而来。

注：据史籍记载，尹志平继丘处机为全真教掌教，其后相继各任掌教依次为李志常、张志敬、王志坦、祁志诚等。至于赵志敬则为小说中的虚构人物。



第二十九回　劫难重重

郭芙叫道："是我的小红马，是我的……"叫声未毕，红马已奔到面前。

郭芙纵身上前。红马认得主人，不待她伸手拉缰，已斗然站住，昂首欢嘶。

郭芙看马上乘者是个身穿黑衣的少女，昔日见过一面，是曾与她并肩共斗李莫愁的完颜萍。只见她头发散乱，脸色苍白，神情极是狼狈。郭芙道："完颜姊姊，你怎么了？"完颜萍伸手指着来路，道："快……快……"突然身子摇晃，摔下马来。郭芙惊叫一声，伸手扶起，向母亲道："妈，她便是那个完颜姊姊。"说着向李莫愁瞪了一眼。

黄蓉心想："她骑了汗血宝马奔来，天下无人再能追赶得上，本来已无危险。但她手指北方，神情惶急，必是为旁人担忧，咱们须得赶去救人。"

叫女儿抱了完颜萍坐在马上，说道："这马脚程太快，你千万不可越过我头！"

郭芙问道："为甚么啊？"黄蓉道："前面有重大危险，怎么这都想不到？"

说着向李莫愁一招手，两人纵马向北。

奔出十余里，果然听得山岭彼方隐隐传来兵刃相交之声。黄蓉和李莫愁纵马绕过山岭，只见前面空地上有五人正自恶斗。其中二人是武氏兄弟，另外一男一女，年纪均轻，黄蓉并不识得，四人联手与一个中年汉子相抗。虽然以四敌一，但兀自遮拦多，进攻少，武氏兄弟均已负伤，只那少年一柄长剑纵横挥舞，抵挡了那中年汉子的大半招数。旁边空地上躺着一人，却是武三通，不住口的吆喝叫嚷。

黄蓉见那汉子左手使柄金光闪闪的大刀，右手使柄又细又长的黑剑，招数奇幻，生平未见，自己若不出手，武氏兄弟便要遭逢奇险，向李莫愁道："那两个少年是我徒儿。"李莫愁涩然一笑，心想："他们母亲是我杀的，我岂不知？"见那中年汉子武功高得出奇，江湖上却从未听说有这号人物，心下暗自惊异，微微一笑，道："下场罢！"拔出拂尘一拂，黄蓉也已持竹棒在手。两人左右齐上，李莫愁拂尘攻那人黑剑，黄蓉的竹棒便缠向他金刀。

这中年汉子正是绝情谷谷主公孙止，突见两个中年美貌女子双双攻来，心中一震。只听李莫愁叫道："一！"拂尘挥出一招，跟着又叫："二！"

原来她与黄蓉暗中较上了劲，要瞧是谁先将这汉子的兵刃打落脱手。但她一直叫到"十"字，公孙止仍是有攻有守。那少年长剑刷刷刷连刺三剑，指向公孙止后心。这三剑势狠力沉，公孙止缓不出手来抵挡，向前纵跃丈余，脱出圈子，心知再斗下去，定要吃亏，向黄蓉与李莫愁横了一眼，暗道："哪里钻出这两个厉害女将来？偏又这般美貌！"刀剑互击，嗡嗡作响，纵身再上。

黄蓉与李莫愁不敢轻敌，举兵刃严守门户，哪知公孙止在空中一个转身，落地后几下起落，奔上了山岭。黄蓉和李莫愁相视一笑，均想："此人武功既强，人又狡猾，自己若是落单，只怕不是他的敌手。"

武氏兄弟手按伤口，上前向师母磕头，一站直身子，都怒目瞪视李莫愁。

黄蓉道："旧帐暂且不算，你们爹爹的伤不碍事么？这两位是谁？啊哟，不好！李姊姊快跟我来！"不及上马，飞身向来路急奔。李莫愁没领会她的用意，但也随后跟去，叫道："怎么啊？"黄蓉道："芙儿，芙儿正好和这人撞上！"

两人提气急追，但公孙止脚程好快，便在这稍一耽搁之际，已相距里许。

只见郭芙双手搂着完颜萍，两人骑了小红马正缓步绕过山领。黄蓉遥遥望见，提气高叫："芙儿——小心！"叫声未歇，公孙止快步抢近，纵身飞跃，已上了马背，伸手将郭芙制住，跟着拉缰要掉转马头。黄蓉撮唇作哨。

红马听得主人召唤，便即奔来。

公孙止吃了一惊，心想，"今日行事怎地如此不顺，连一头畜生也差遣不动？"当下运劲勒马。这一勒力道不小，红马一声长嘶，人立起来。公孙止强行将马头掉转，要向南奔驰，但红马翻蹄踢腿，竟一步步的倒退而行。

黄蓉大喜，急奔近前。公孙止见红马倔强无比，黄蓉与李莫愁转眼便要追到，当即兵刃入鞘，右手挟了郭芙，左手挟了完颜萍，下马奔行。黄蓉和李莫愁都是一等一的轻功，不多时便已追近，相距不过数十步之遥。

公孙止转过身来，笑道："我双臂这般一使劲，这两个花朵般的女孩儿还活不活？"黄蓉说道："阁下是谁？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何以擒我女儿？"

公孙止笑道："这是你的女儿？原来你是完颜夫人？"黄蓉指着郭芙道："这才是我女儿！"公孙止向郭芙看了一眼，又向黄蓉望了一眼，笑嘻嘻的道："啧啧啧，很美，母女俩都很美，很美！"

黄蓉大怒，只是女儿受他挟制，投鼠忌器，只有先使个缓兵之计，再作道理，正待说话，突然飕飕两声发自身后，两枝长箭自左颊旁掠过，直向公孙止面门射去。箭去劲急，破空之声极响。黄蓉听得箭声，险些喜极而呼，错疑是丈夫到了。中原一般武林高手均少熟习箭术，而蒙古武士箭法虽精，以无浑厚内力，箭难及远。这两枝箭破空之声如此响亮，除了郭靖所发之外，她生平还未见过第二人有此功力。但比之郭靖毕竟相差尚远，箭到半路，她便知并非丈夫。

公孙止眼见箭到，张口咬住第一枝箭的箭头，跟着偏头一拨，以口中箭杆将第二枝箭拨在地下。黄蓉心想："此箭若是靖哥哥所射，你张口欲咬，不在你咽喉上穿个窟窿才怪。"心念方动，只听得飕飕之声不绝，连珠箭发，一连九箭，一枝接着一枝，枝枝对准了公孙止双眉之间。这一来公孙止不由得手忙脚乱，忙放下二女，抽剑格挡。

黄蓉和李莫愁发足奔上，待要去救二女，只见一团灰影着地滚去，抱住了郭芙向路旁一滚，待要翻身站起，公孙止左手金刀尚未拔出，空掌向他头顶击落。

那人横卧地下，翻掌上挡，双掌相交，砰的一声，只激得地下灰尘纷飞。

公孙止叫道："好啊！"第二掌加劲击落。眼见那人难以抵挡，黄蓉打狗棒挥出，使个"封"字诀，已接过了这掌。公孙止见敌人合围，料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，哈哈一笑，倒退三步，转身扬长而去。这一下身法潇洒，神态英武，黄蓉等倒也不敢追赶。

抱着郭芙那人站起身来，松臂放开。黄蓉见他腰挂长弓，身高膀阔，正是适才使剑的少年，那十一枝连珠箭自然是他所发了。郭芙为公孙止所制，但未受伤，说道："耶律大哥，多谢你救我。"说着脸上一红，甚感娇羞。

这时武修文和另一少女也已追到，只武敦儒留在父亲身边照料。按理武修文该替各人引见，但他满腔怒火，狠狠的瞪着李莫愁，浑忘了身旁一切，黄蓉连叫他两声，竟没听见。李莫愁却已站得远远的，负手观赏风景，并不理睬众人。

郭芙指着适才救她的少年，对黄蓉道："妈，这位是耶律齐耶律大哥。"

指着那高身材的少女道："这位是耶律燕耶律姊姊。"黄蓉赞道："两位好俊的功夫！"耶律兄妹齐称："郭夫人夸奖！"上前行礼。

黄蓉道："瞧两位武功是全真一派，但不知是全真七子中哪一位门下？"

她见耶律齐武功了得，少年子弟中除杨过之外罕有其匹，料想不会是全真门下的第四代子弟。耶律燕道："我的功夫是哥哥教的。"黄蓉点了点头，眼望耶律齐。耶律齐颇感为难，说道："长辈垂询，原该据实禀告。只是我师父嘱咐晚辈，不可说他老人家的名讳，请郭夫人见谅。"

黄蓉一怔，心想："全真七子哪里来这个怪规矩了？这少年武功人才两臻佳妙，为甚么说不得？"心念一动，突然哈哈大笑，弯腰捧腹，显是想到了甚么滑稽之极的趣事。郭芙奇道："妈，甚么事好笑？"她听母亲正自一本正经的询问耶律齐的师承门派，蓦地里如此发笑，只怕耶律齐定要着恼，心中微感尴尬，又道："妈，耶律大哥不便说，也就是了，有甚么好笑？"

黄蓉笑着不答。那津齐也是笑容满面，道，"原来郭夫人猜到了。"郭芙甚感迷惘，转头看耶律燕时，见她也是大惑不解，不知两人笑些甚么。

这时武修文左足跪地，在给完颜萍包扎伤处。她刚才给公孙止挟制了奔跑时扭脱了右足小腿关节。黄蓉问道："修儿，你爹爹的伤势怎样？"武修文道："爹爹中了那公孙老儿的一剑，伤在左腿，幸亏没伤到筋骨。"黄蓉点点头，过去抚摸汗血宝马的长鬣，轻轻说道："马儿啊马儿，我郭家满门真是难以报答你的恩情。"眼见武修文始终不和郭芙说话，神色间颇有异状，但照料完颜萍却极是殷勤，也不知是故意做给女儿看呢，还是当真对这姑娘生了情意，一时也理会不了这许多，说道，"咱们瞧你爹爹去。"

武三通本来坐着，见黄蓉走近，叫道："郭夫人！"站起身来，终因腿上有伤，身子微微一晃。武敦儒和耶律燕同时伸手去扶，两人手指互碰，不由得相视一笑。

黄蓉心中暗笑："好啊，又是一对！没几日之前，两兄弟为了芙儿拚命，兄弟之情也不顾了，这时另行见到了美貌姑娘，一转眼便把从前之事忘得干干净净。"突然间想到郭靖，心下不禁自傲，靖哥哥对自己一片真心，当真是富贵不夺，艰险不负，眼前的少年人有谁能比得上？跟着又想到了杨过，觉得他和小龙女的情爱身份不称，伦常有乖，然而这份生死不渝的坚贞。却也令人可敬可佩。

武氏兄弟和郭芙同在桃花岛上自幼一齐长大，一来岛上并无别个妙龄女子，二来日久自然情生，若要两兄弟不对郭芙钟情，反而不合情理了。后来忽然得知郭芙对自己原来绝无情意。自是心灰意懒，只道此生做人再无半点乐趣，哪知不久遇到了耶律燕和完颜萍，竟尔分别和两兄弟颇为投缘。这时二武与郭芙重会，心中暗地称量，当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只觉自己的意中人非但并无不及郭芙之处，反而颇有胜过。一个心道："耶律姑娘豪爽和气，哪像你这般扭捏扭扭，尽是小心眼儿？"另一个心道："完颜姑娘楚楚可怜，多温柔斯文，争似你每日里便是叫人呕气受罪？"他兄弟俩本已立誓终生不再与郭芙相见，但这时狭路相逢，难以回避，均想："今日并非我有意前来找你，可算不得破誓。"

郭芙心中，却尽在回想适才自己被公孙止所擒、耶律齐出手相救之事，几次偷眼瞧他，见这人长身玉立，英秀挺拔，不禁暗自奇怪："去年和他初会，事过后也便忘了，哪知这人的武功竟如此了得。妈妈和他相对大笑，却又不知笑些甚么？"

黄蓉看了武三通腿上的剑伤，幸喜并无大碍。当下各人互道别来之情。

那日武三通、朱子柳随师叔天竺僧赴绝情谷寻求解药，刚出襄阳城，武三通便见到两个儿子。他吃了一惊，只怕两人又要决斗，忙叫朱子柳陪师叔先去，抢上去揪住二武兄弟厉声喝问，原来他兄弟俩为了曾对杨过立誓不再见郭芙之面，不愿再在襄阳多耽。武三通大慰，连赞："好孩儿，有志气！"

又道："杨兄弟舍命救我父子，他眼下有难，如何能不设法报答？咱父子三人一起去绝情谷。"

但绝情谷便如世外桃源一般，虽曾听杨过说过大致的所在方位，却着实不易找到入口。三人盘旋来去，走了不少岔路，好容易寻到了谷日，天竺僧和朱子柳却已双双失陷，被裘千尺派遣弟子以渔网阵擒住。武三通父子几次救援不成，反险些也陷在谷内，只得退出，想回襄阳求救，途中偏又和公孙止遇上，说他三人擅闯禁地，动起手来。武三通不敌，腿上中了一剑。公孙止倒也不欲害三人性命，只是催迫他们快走，永远不许再来。

便在此时，耶律兄妹和完颜萍三人在大路上并骑驰来。这三人曾和武氏兄弟联手拒敌，当即下马叙旧。公孙止在旁冷眼瞧着，他既和小龙女成不了亲，又被妻子逐出，正在百无聊赖之际，见到完颜萍年轻美貌，不禁又起歹心，突然出手将她夺走。当下耶律兄妹、武氏父子群起而攻。武三通若非先受了伤，六人联手，原可和公孙止一斗，但他腿伤后转动不便，真正武功精强的只剩耶律齐一人，自是抵挡不住。恰好汗血

宝马自终南山独自驰回襄阳，武修文截住宝马，让完颜萍骑了逃走，心想公孙止失了鹊的，终当自去，想不到黄蓉和李莫愁竟会于此时赶到。

黄蓉听后，将杨过断臂，夺去幼女等情也简略说了。武三通大惊，忙解释当日情由，说道："杨兄弟一片肝胆热肠，全是为了相救我那两个畜生，免得他兄弟自残，沦于万劫不复之地，想不到竟生出这些事来。"想到杨过不幸断肢，全是受了自己两子的牵累，越想越气，突然指着两兄弟大骂起来。

武氏兄弟在一旁和耶律兄妹、完颜萍三人说得甚是起劲。过不多时，郭芙也过来参与谈论。六人年纪相若，适才又共同经历了一场恶战，说起公孙止穷凶极恶，终于落荒而逃，无不兴高采烈。突然之间，猛听得武三通连珠弹般骂了起来："武敦儒、武修文你这两只小畜生，杨过兄弟待你们何等大仁大义，你这两只畜生却累得他断了手臂，你们自己想想，咱们姓武的怎对得他住？"他面红耳赤的越骂越凶，若不是腿上有伤，便要扑过去挥拳殴击。

二武莫名其妙，不知父亲何以忽然发怒，各自偷眼去瞧耶律燕和完颜萍，均觉在美人之前，给父亲这么畜生长、畜生短的痛骂，实是大失面子，倘若他再抖出兄弟俩争夺郭芙的旧事，那更是狼狈之至了。两兄弟你望我，我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黄蓉见局面尴尬，劝道："武兄也不必太过着恼，杨过断臂，全因小妹没有家教，把女孩儿纵坏了。当时我们郭爷也是气恼之极，要将小女的手臂砍一条下来。"武三通大声道："对啊，不错。应该砍的！"郭芙向他白了一眼，心想："要你说甚么'应该砍的'？"若不是母亲在前，她立时便要出言挺撞。

黄蓉道："武兄，现下一切说明白啦，实是错怪了杨过这孩子。眼前有两件大事，第一，咱们须得找到杨过，好好的向他赔个不是。"武三通连称："应得，应得。"黄蓉又道："第二件大事，便是上绝情谷去相救令师叔和朱大哥，同时替杨过求取解药。但不知朱大哥如何被困，刻下是否有性命之忧？"

武三通道："我师叔和师弟是被渔网阵困住的，囚在石室之中，那老乞婆倒似还不想便即加害。"黄蓉点头道："嗯，既是如此，咱们须得先找到杨过，跟他同去绝情谷救人。一获解药，好让他立刻服下，免得迁延时日，多生危险。"武三通道："不错，却不知杨过现下是在何处？"黄蓉指着汗血宝马道："此马刚由杨过借了骑过，只须让这马原路而回，当可找到他的所在。"武三通大喜，说道："今日若非足智多谋的郭夫人在此，老武枉自暴跳如雷，却不免一筹莫展了。"郭芙再也忍耐不住，说道："可不是吗？"

黄蓉微微一笑，她一句不提去寻回幼女，却说得武三通甘心跟随，又想："武氏父子既去，那三个年轻人多半也会随去，凭空多了几个强助，岂不是妙？"向耶律齐道，"耶律小哥若无要事，便和我们同去玩玩如何？"耶律齐尚未回答，耶律燕拍手叫道："好，好！哥哥，咱们一起去罢！"耶律齐忍不住向郭芙望了一眼，见她眼光中大有鼓励之意，于是躬身道："听凭武前辈和郭夫人吩咐。晚辈们能多获两位教益，正是求之不得。"完颜萍也是脸有喜色，缓缓点头。

黄蓉道："嗯，咱们人虽不多，也得有个发号施令之人。武兄，大伙儿一齐听你号令，谁都不可有违。"武三通连连摇手，说道："有你这个神机妙算、亚赛诸葛的女军师在此，谁还敢发号施令？自然是你挂帅印。"黄蓉笑道："当真？"武三通道："那还有假？"黄蓉笑道："小辈们也还罢了，就怕你这老儿不听我号令。"武三通大声道："你说甚么，我便干甚么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"黄蓉道："在这许多小辈之前，你可不能说过了话不算？"武三通胀红了脸，道："便是无人在旁，我也岂能言而无信？"

黄蓉道："好！这一次咱们找杨过、求解药、救你的师叔、师弟，须得和衷共济。旧日恩怨，暂且搁过一边。武兄，你们父子可不能找李莫愁算帐，待得大事一了，再拚你死我活不迟。"武三通一怔，他可没想到黄蓉这番言语相套，竟是如此用意。李莫愁和他有杀妻大恨，这一口怒气却如何忍得下？

正自沉吟未答，黄蓉低声道："武兄，你眼前腿上有伤，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又岂急在一时？"武三通道："好，你说甚么，我就干甚么。"

黄蓉纵声招呼李莫愁："李姊姊，咱们走罢！"她让汗血宝马领路，众人在后跟随。红马本欲回归襄阳，这时遇上了主人，黄蓉牵着它面向来路，便向终南山而去。

武三通和完颜萍身上有伤，不能疾驰，一行人每日只行一百余里，也就歇了。李莫愁暗中严加戒备，歇宿时远离众人，白天赶路之时也是遥遥在后。

一路上朝行晚宿，六个青年男女闲谈说笑，越来越是融洽。武氏兄弟自来为在郭芙面前争宠，手足亲情不免有所隔阂，这时各人情有别钟，两兄弟便十分的相亲相爱起来。武三通瞧在眼里，自是老怀弥慰，但每次均即想起："那日两兄弟就算不中李莫愁的毒针，他二人自相残杀，必有一亡，而活着的那一个，我也决不能当他是儿子了。现下这两只畜生居然好端端地有说有笑，杨兄弟却断了一条手臂。唉，真不知从何说起？该当斩下两只小畜生的臂膀来，接在杨兄弟身上才是道理。"至于杨过不免由此变成三只手，他却没有想到。

不一日来到终南山。黄蓉、武三通率领众人要去重阳宫拜会全真五子。

李莫愁远远站定，说道："我在这里相候便了。"黄蓉知她与全真教有仇，也不相强，径往重阳宫去。

刘处玄、丘处机等得报，忙迎出宫来，相偕入殿，分宾主坐下，刚寒暄得几句，忽听得后殿一人大声吆喝。黄蓉大喜，叫道，"老顽童，你瞧是谁来了？"

这些日来，周伯通尽在钻研指挥玉蜂的法门。他生性聪明，锲而不舍，居然已有小成，这天正玩得高兴，忽听得有人呼叫，却是黄蓉的声音。周伯通喜道："啊哈，原来是我把弟的刁钻古怪婆娘到了！"大呼小叫，从后殿抢将出来。

耶律齐上前磕头，说道："师父，弟子磕头，您老人家万福金安。"周伯通笑道："免礼平身！你小娃儿也万福金安！"

众人一听，都感奇怪，想不到耶律齐竟是周伯通的弟子。这老顽童疯疯癫癫，教出来的徒弟却是精明练达，少年老成，与他全然不同。丘处机等见师叔门下有了传人，均甚高兴，纷纷向周伯通道贺。郭芙这时方始省悟，那日母亲和耶律齐相对而笑，便因猜到他师父是老顽童之故。

原来耶律齐于十二年前与周伯通相遇，其时他年岁尚幼，与周伯通玩得投机，老顽童便收他为徒。所传武功虽然不多，但耶律齐聪颖强毅，练功甚勤，竟成为小一辈中的杰出人物。只是周伯通见他规规矩矩，不是小顽童模样，心中终觉有憾，因此不许他自称是老顽童的嫡传弟子。事到如今，想赖也赖不掉了。

正热闹间，突然山下吹起哨呐，教中弟子传讯，有敌人大举来袭。当日全真教既拒蒙古大汗的敕封，复又杀伤多人，丘处机等便知这事决不能就此善罢，蒙古兵迟早会杀上山来，全真教终不能与蒙古大军对垒相抗，早已安排了弃宫西退的方策。这时全真教的掌教由第三代弟子李志常充任，但遇上这等大事，自仍由全真五子发号施令。丘处机向黄蓉道："郭夫人，蒙古兵攻山！时机当真不巧，不能让贫道一尽地主之谊了。"

只听得山下喊杀之声大作，金鼓齐鸣。原来黄蓉等自南坡上山，蒙古兵却自北坡上山，前后相差不到半个时辰。

周伯通道："是敌人来了？当真妙不可言，来来来，咱们下去杀他个落花流水。"伸手抓住了耶律齐的手腕，说道："你显点师父教的功夫，给几位老师兄们瞧瞧。我看也不差于全真七子。你加上去算全真八子好了。"大凡小孩有了心爱玩物，定要到处显炫，博人称赏，方始喜欢。他初时叫耶律齐不可泄露师承，是嫌他全无顽皮之性，半点不似老顽童如此明师的高徒。

但今日师徒相见，高兴之下，早将从前自己嘱咐的话忘得干干净净。

丘处机道："师叔，我教数十年经营，先师的毕生心血，不能毁于一旦，咱们今日全身而退，方为上策。"也不等周伯通有何高见，便即传令："各人携带物事，按派定路程下山。"众弟子齐声答应，负了早就打好的包裹，东一队、西一队的奔下山去。前几日中，全真五子和李志常早已分派妥当，何人冲前，何人断后，何处会合，如何联络，曾试演多次，因此事到临头，毫不混乱。

黄蓉道："丘道长，贵教安排有序，足见大才，眼前小小难关，不足为患。行见日后卷土重来，自必更为昌盛。此番我们有事来找杨过，

就此拜别。”

丘处机一怔，道：“杨过？却不知他是否仍在此山之中？”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个同伴知晓他的所在。”

说到此时，山下喊杀之声更加响了。黄蓉心想：“全真教早有布置，自能脱身。我上山来是找杨过、接女儿，别混在大军之中，误了要事。”当下和丘处机等别过，招呼一同上山的诸人，奔到重阳宫后隐僻之处，对李莫愁道：“李姊姊，就烦指引入墓之法。”

李莫愁问道：“你怎知他定在古墓之中？”黄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杨过便不在古墓，玉女心经一定在的。”李莫愁一凛，暗道：“这位郭夫人当真厉害，怎地知悉我的心事？”

李莫愁随着众人自襄阳直至终南，除黄蓉外，余人对她都毫不理睬，沿途甚是没趣，自不必说，武氏父子更虎视眈眈的俟机欲置之死地。黄蓉心想：“她对襄儿纵然喜爱，也决不肯干冒如此奇险，必定另有重大图谋。”一加琢磨，想起杨过与小龙女曾以玉女心经的剑术击败金轮法王，而李莫愁显然不会这门武功，否则当日与自己动手，岂有不使之理？她自是既想取玉女心经，又怕七人先入古墓取了经去。两下里一凑合，便猜中了她的心意。

李莫愁心想你既然知道了，不如索性说个明白，便道：“我助你去夺回女儿，你须助我夺回本门武经。你是丐帮帮主、扬名天下的女侠，可不能说了话不算。”黄蓉道：“杨过是我们郭爷的故人之子，和我小有误会，见面即便冰释。小女倘若真在他处，他自会还我，说不上甚么夺不夺。”李莫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们各行其是，便此别过。”说着转身欲行。

黄蓉向武修文使个眼色。武修文长剑出鞘，喝道：“李莫愁，今日你还想活着下终南山么？”

李莫愁心想：单黄蓉一人自己已非其敌，再加上武氏父子、耶律兄妹等人，哪里还有生路？她本来颇有智计，但一遇上黄蓉，竟是缚手缚脚，一切狡狯伎俩全无可施，当下淡淡的道：“郭夫人精通奇门之变，杨过既然在此山上，郭夫人还愁找不到么？何必要我引路？”

黄蓉知她以此要挟，说道：“要找寻古墓的入口，小妹却无此本事。但想杨过和龙姑娘虽在墓中隐居，终须出来买米打柴。我们七个人分散了慢慢等候，总有撞到他的日子。”意思说你若不肯指引，我们便立时将你杀了，只不过迟几日见到杨过，也没甚么大不了。

李莫愁一想不错，对方确是有恃无恐。在这平地之上，自己寡不敌众，但若将众人引入地下墓室，那时凭着地势熟悉，便能设法逐一暗害，说道：“今日你们恃众凌寡，我别无话说，反正我也是要去找杨过，你们跟我来罢！”

穿荆拨草，从树丛中钻了进去。

黄蓉等紧跟在后，怕她突然逃走。见她在山石丛中穿来插去，许多处所明明无路可通，但东一转，西一弯，居然别有洞天。这些地势全是天然生成，并非人力布置，因此黄蓉虽然通晓五行奇门之术，却也不能依理推寻，心想：“有言道是‘巧夺天工’，其实天工之巧，岂是人所能夺？”

行了一顿饭时分，来到一条小溪之旁，这时蒙古兵呐喊之声仍然隐隐可闻，但因深处林中，听来似乎极为遥远。

李莫愁数年来处心积虑要夺玉女心经，上次自地底溪流出墓，因不谙水性，险些丧命，此后便在江河中熟习水性，此次乃有备而来。她站在溪旁，说道：“古墓正门已闭，若要开启，须费穷年累月之功。后门是从这溪中潜入，哪几位和我同去？”

郭芙和武氏兄弟自幼在桃花岛长大，每逢夏季，日日都在大海巨浪之中游泳，因此精通水性，三人齐道：“我去！”武三通也会游水，虽然不精，但也没将这小溪放在心上，说道：“我也去。”

黄蓉心想李莫愁心狠手辣，若在古墓中忽施毒手，武三通等无一能敌，本该自己在侧监视，但产后满月不久，在寒水中潜泳只怕大伤中元，正自踌躇，耶律齐道：“郭伯母你在这儿留守，小侄随武伯父一同前往。”

黄蓉大喜，此人精明干练，武功又强，有他同去，便可放心，问道：“你识水性么？”耶律齐道：“游水是不大行，潜水勉强可以对付。”黄蓉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是在冰底练的么？”耶律齐道：“是。”黄蓉又问：“在哪里练的？”耶律齐道：“晚辈幼时随家父在斡难河畔住过几年。”原来蒙古苦寒，那斡难河一年中大半日子都是雪掩冰封。蒙古武士中体质特强之人常在冰底潜水，互相赌赛，以迟出冰面为胜。

黄蓉见李莫愁等结束定当，便要下溪，当下无暇多问，只低声道：“人心难测，多加小心。”她对女儿反而不再嘱咐，这姑娘性格莽撞，叮咛也是无用，只有她自己多碰几次壁，才会得到教训。

耶律、完颜二女不识水性，与黄蓉留在岸上。李莫愁当先引路，自溪水的一个洞穴中潜了下去。耶律齐紧紧跟随。郭芙与武氏父子又在其后。

耶律齐等五人跟着李莫愁在溪底暗流中潜行。地底通道时宽时窄，水流也是忽急忽缓，有时水深没顶，有时只及腰际，潜行良久，终于到了古墓入口。李莫愁钻了进去。五人鱼贯而入，均想：“若非得她引路，焉能想到这溪底居然别有天地？”这时身周虽已无水，却仍是黑漆一团，五人手拉着手，唯恐失散，跟着李莫愁曲曲折折的前行。

又行多时，但觉地势渐高，脚下已甚干燥，忽听得轧轧声响，李莫愁推开了一扇石门，五人跟着进去。只听得李莫愁道：“此处已是古墓中心，咱们少憩片刻，这便找杨过去。”自入古墓，武三通和耶律齐即半步不离李莫愁身后，防她使奸行诈，然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以耳代目，凝神倾听。郭芙和武氏兄弟向来都自负大胆，但此刻深入地底，双目又如盲了一般，都不自禁的怦怦心跳。

黑暗之中，寂然无声。李莫愁忽道：“我双手各有一把冰魄银针，你们三个姓武的，怎不过来尝尝滋味？”武三通等吃了一惊，明知她不怀好意，但也没料到竟会立即发难。武氏父子都吃过她毒针的苦头，实不敢丝毫轻忽，各自高举兵刃，倾听银针破空之声，以便辨明方向来势，挡格闪避，只是各人聚集一起，纵然用兵刃将毒针砸开，仍不免伤及自己人。耶律齐心想若容她乱发暗器，己方五人必有伤亡，只有冒险上前近身搏击，叫她毒针发射不出，才有生路。郭芙心中也是这个主意，两人不约而同的向李莫愁发声处扑去。

岂知李莫愁三句话一说完，当众人愕然之际，早已悄没声的退到了门边。

耶律齐和郭芙纵身扑上，使的都是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法，勾腕拿时，要叫李莫愁无法发射暗器。两人四手一交，郭芙首先发觉不对，“咦”的一声叫了出来。耶律齐双手一翻一带，已抓住了两只手腕，但觉肌肤滑腻，鼻中跟着又闻到一阵香气，直到听得郭芙呼声，方始惊觉。

只听得轧轧声响，石门正在推上。耶律齐和武三通叫道：“不好！”抢到门边，但听得风声飕飕，两枚银针射了过来，两人侧身避过，伸手再去推石门时，那门已然关上，推上去竟是如撼山丘，纹丝不动。

耶律齐伸手在石门上下左右摸了一转，既无铁环，亦无拉手。他随即沿墙而行，在室中绕了一圈，察觉这石室约莫两丈见方，四周墙壁尽是粗糙坚厚的石块。他拔出长剑，用剑柄在石门上敲了几下，但听得响声郁闷，显是极为重实。这石门乃是开向室内，只有内拉方能开启，但苦于光秃秃的无处可资着手。郭芙急道：“怎么办？咱们不是要活活的闷死在这儿么？”耶律齐听她说话声音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安慰道：“别担心。郭夫人在外接应，定有相救之策。”一面四下摸索，寻找出路。

李莫愁将武三通等关在石室之中，心中极喜，暗想：“这几个家伙出不来啦。师妹和杨过只道我不识水性，说甚么也料不到我会从秘道进来偷袭。

只不知他二人是否真的在内？”心知只有不发出半点声息，才有成功之望，否则当真动手，只怕此时已然敌不过二人中任何一个，于是除去鞋子，只穿布袜，双手都扣了冰魄银针，慢慢的一步步前行。

连日来小龙女坐在寒玉床上，依着杨过所授的逆冲经脉之法，逐一打通周身三十六处大穴。这时两人正以内息冲激小龙女任脉的“膻中”穴。此穴正当胸口，在“玉堂”穴之下一寸六分，古医经中名之曰“气海”，为人身诸气所属之处，最是要紧不过。两人全神贯注，不敢有丝毫怠忽。小龙女但觉颈下“紫宫”、“华盖”、“玉堂”三穴中热气充溢，不住要向下流动，同时寒玉床上的寒气也渐渐凝聚在脐上“鸠尾”、“中庭”穴中，要将颈口的一股热气拉将下来。只是热气冲到“膻中穴”处便给撞回，无法通过。她心知只要这股热气一过膻中，任脉

畅通，身受的重伤十成中便好了八成，只是火候未到，半点勉强不得。她性子向来不急，古墓中日月正长，今日不通，留待明日又有何妨？因此内息绵绵密密，若断若续，殊无半点躁意，正合了内家高手的运气法要。

杨过却甚性急，只盼小龙女早日痊可，便放却了一番心事，但也知这内息运功之事欲速则不达，何况逆行经脉，比之顺行又是加倍艰危？但觉小龙女腕上脉搏时强时弱，虽不匀净，却无凶兆，当下缓缓运气，加强冲力。

便在这寂无声息之中，忽听得远处“嗒”的一响。这声音极轻极微，若不是杨过凝气运息，心神到了至静的境地，决计不会听到。过了半晌，又是“嗒”的一声，却已近了三尺。

杨过心知有异，但怕小龙女分了心神，当这紧急关头，要是内息走入岔道，轻则伤势永远难愈，重则立时毙命，岂能稍有差池？因此心中虽然惊疑，只有故作不知。但过不多时，又是轻轻“嗒”的一响，声音更近了三尺。他这时已知有人潜入古墓，那人不敢急冲而来，只是缓缓移近。过了一会，轧轧两声轻响，停一停，又是轧轧两响，敌人正在极慢极慢的推开石门。倘若小龙女能于敌人迫近之前冲过“膻中穴”，自是上上大吉，否则可凶险万分，此时已是骑虎难下，便欲停息不冲，也已不能。

只听得“嗒”的一声轻响，那人又跨近了一步。杨过心神难持，实不知如何是好，突觉掌心震荡，一股热气逼了回来，原来小龙女也已惊觉。杨过忙提内息，将小龙女掌上传来的内力推了转去，低声道：“魔由心生，不闻不见，方是真谛。”练功之人到了一定境界，常会生出幻觉，或耳闻雷鸣，或剧痛奇痒，只有一概当其虚幻，毫不理睬，方不致走火入魔。这时杨过听脚步声清晰异常，自知不是虚相，但小龙女正当生死系于一线的要紧关头，只有骗她来袭之敌是心中所生的魔头，任他如何凶恶可怖，始终置之不理，心魔自消。小龙女听了这几句话，果然立时宁定。

其时古墓外红日当头，墓中却黑沉沉的便如深夜。杨过耳听脚步声每响一次，便移近数尺，心想世上除自己夫妻之外，只有李莫愁和洪凌波方知从溪底潜入的秘径，那么来者必是她师徒之一。凭着杨过这时的武功，本来自是全不畏惧，只是早不来，迟不来，偏偏于这时进袭，不由得徬徨焦虑，苦无抵御之计。敌人来得越慢，他心中的煎熬越是深切，凶险步步逼近，自己却只有束手待毙。他额上渐渐渗出汗珠，心想：“那日郭芙斩我一臂，剑锋倏然而至，虽然痛苦，可比这慢慢的煎迫爽快得多。”

又过一会，小龙女也已听得明明白白，知道决非心中所生幻境，实是大难临头，想要加强内息，赶着冲过“膻中穴”，但心神稍乱，内息便即忽顺忽逆，险些在胸口乱窜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只听脚步之声细碎，倏忽间到了门口，飕飕数声，四枚冰魄银针射了过来。

这时杨过和小龙女便和全然不会武功的常人无异，好在两人早有防备，一见毒针射到，同时向后仰卧，手掌却不分离，四枚毒针均从脸边掠过。李莫愁没想到他们正自运功疗伤，生怕二人反击，因此毒针一发，立即后跃，若她不是心存惧怕，四针发出后跟着又发四针，他二人决计难以躲过。

李莫愁隐隐约约只见二人并肩坐在寒玉床上。她一击不中，已自惴惴，见二人并不起身还手，更不明对方用意，当即斜步退至门边，手执拂尘，冷冷的道：“两位别来无恙！”

杨过道：“你要甚么？”李莫愁道：“我要甚么，难道你不知么？”杨过道：“你要玉女心经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在墓中隐居，与世无争，你就拿去罢。”李莫愁将信将疑，道：“拿来！”

这玉女心经刻在另一间石室顶上，杨过心想：“且告知她真相，心经奥妙，让她去慢慢参悟琢磨就是。我们只消有得几个时辰，姑姑的‘膻中穴’一通，那时杀她何难？”但此时小龙女内息又是狂窜乱走，杨过全神扶持，无暇开口说话。

李莫愁睁大眼眼，凝神打量两人，朦朦胧胧见到小龙女似乎伸出一掌，和杨过的手掌相抵，心念一动，登时省悟：“啊，杨过断臂重伤，这小贱人正以内力助他治疗。此刻行功正到了要紧关头，今日不伤他二人性命，此后怎能更有如此良机？”她这猜想虽只对了一半，但忌惮之心立时尽去，纵身而上，举起拂尘便往小龙女顶门击落。

小龙女只感劲风袭顶，秀发已飘飘扬起，只有闭目待死。便在此时，杨过张口一吹，一股气息向李莫愁脸上喷去。他这时全身内力都用以助小龙女打通脉穴，这口气中全无劲力，只是眼见小龙女危急万分，唯一能用以扰敌的也只是吹一口气罢了。

李莫愁却素知杨过诡计多端，但觉一股热气扑面吹到，心中一惊，向后跃开出丈，她自因智力不及而惨败在黄蓉手下之后，处处谨慎小心，未暇伤敌，先护自身，跃开后觉得脸上也无异状，喝道：“你作死么？”

杨过笑道：“那日我借给你的一件袍子，今日可带来还我么？”李莫愁想起当日与铁匠冯默风激斗，全身衣衫都被火红的大铁锤烧烂，若非杨过解袍护体，那一番出丑可就狼狈之极了。按理说，单凭这赠袍之德，今日便不能伤他二人性命，但转念一想，此刻心肠稍软，他日后患无穷，当下欺身直上，左掌又拍了过去。

危难之中，杨过斗然间情急智生，想起先几日和小龙女说笑，曾说我若双臂齐断，你只好抓住我的脚板底了，耳听得掌风飒然，李莫愁的五毒神掌又已击到，当下不遑细想，猛地里头下脚上，倒竖过来，同时双脚向上一撑，挥脱鞋子，喝道：“龙儿，抓住我脚！”左掌斜挥，啪的一声，和李莫愁手掌相交。他身上一股极强的内力本来传向小龙女身上，突然内缩，登时生出粘力，将李莫愁的手掌吸住。便在同时，小龙女也已抓住了他的右脚。

李莫愁忽见杨过姿式古怪，不禁一惊，但随即想起那日他抵挡自己的“三无三不手”便曾这般怪模怪样，也没甚么了不起，当下催动掌力，要将杨过毙于当场。当年她以五毒神掌杀得陆家庄上鸡犬不留之时，掌力已极为凌厉，经过这些年的修为，更是威猛悍恶。杨过但觉一股热气自掌心直逼过来，竟不抗拒，反而加上自己的掌力，一齐传到了小龙女身上。

这么一来，变成李莫愁和杨过合力，协助小龙女通关冲穴。李莫愁所习招数虽不如杨龙二人奥妙，但说到功力修为，自比他二人深厚得多。小龙女蓦地里得了一个强助，只觉一股大力冲过来，“膻中穴”豁然而通，胸口热气直至丹田，精神大振，欢然叫道：“好啦，多谢师姊！”松手放脱杨过右脚，跃下寒玉床来。

李莫愁一愕，她只道是小龙女助杨过疗伤，因此催动掌力，想乘机震伤杨过心脉，岂知无意中反而助了敌人。杨过大喜，翻转身子，赤足站在当地，笑道：“若非你赶来相助，你师妹这膻中大穴可不易打通呢。”李莫愁踌躇未答，小龙女突然“啊”的一声，捧住心口，摔倒在寒玉床上。杨过惊问：“怎么？”小龙女喘道：“她，她，她手掌有毒。”

这时杨过头脑中也是大感晕眩，已知李莫愁运使五毒神掌时剧毒逼入掌心，适才与她手掌相交，不但剧毒传入自己体内，更传到了小龙女身上。

杨过提起玄铁重剑，喝道：“快取解药来！”举剑当头砍下。李莫愁举拂尘挡架，铮的一声，精钢所铸的拂尘柄断为两截，虎口也震得鲜血长流。

她这柄拂尘以柔力为主，不知会过天下多少英雄豪杰，但被人兵刃震断，却是从未有之事，只吓得她心惊胆战，急忙跃出石室。杨过提剑追去，左臂前送，眼见这一剑李莫愁万难招架得住，不料体内毒性发作，眼前金星乱冒，手臂酸软无力，当的一声，玄铁剑掉落在地。

李莫愁不敢停步，向前窜出丈余，这才回过头来，只见杨过摇摇晃晃，伸手扶住墙壁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功古怪之极，我稍待片刻，让他毒发跌倒，才可走近。”

杨过咽喉干痛，头胀欲裂，当下劲贯左臂，只待李莫愁近前，一掌将她击毙，哪知她站得远远的竟不过来。杨过“啊”一声，仆跌在地，手掌已按住玄铁剑的剑柄。李莫愁这时已成惊弓之鸟，不敢贪功冒进，算定已立于不败之地，仍是站着静观其变。

杨过心想多挨一刻时光，自己和小龙女身上的毒便深一层，拖延下去，只于敌人有利，当下吸一口气，内息流转，晕眩少止，握住玄铁剑剑柄，站了起来，反身伸臂抱住小龙女腰间。喝道：“让路！”大踏步向外走出。李莫愁见他气势凛然，不敢阻拦。

杨过只盼走入一间石室，关上室门让李莫愁不能进来，小龙女任督两脉已通，只须半个时辰，两人便可将体内毒液逼出。此事比之打通关脉易过百倍。杨过幼时中了李莫愁银针之毒，一得欧阳锋传授，即时将毒液驱出，眼前两人如此功力，自是毫不为难。

李莫愁自也知他心意，哪容他二人驱毒之后再来动手？她不敢逼近袭击，不即不离的跟随在后，和杨过始终相距五尺。杨过站定了等她过来，她也即站定不动。

杨过但觉胸腔中一颗心越跳越是厉害，似乎要从口中窜将出来，实在无法再行支持，跌跌冲冲的奔进一间石室，将小龙女在一张石桌上一放，伸手扶住桌面，大声喘气，明知李莫愁跟在身后，也顾不得了。稍过片刻，才知竟是来到停放石棺之处，自己手上所扶、小龙女置身的所在，乃是一具石棺。

李莫愁从师学艺之时，在古墓中也住过不少时候，暗中视物的本事虽然不及杨龙二人，却也瞧清楚石室中并列五具石棺，其中一具石棺棺底便是地下秘道的门户，她适才正是由此进来，心想："你们想从这里逃出去吗？这次可没这么容易了。"

三人一坐一站，另一个斜倚着身子，一时石室中只有杨过呼呼喘气之声。

杨过身子摇晃几下，呛啷一声，玄铁剑落地，随即仆跌下去，扑在小龙女身上，跟着手中一物飞出，啪的一声轻响，飞入一具空棺之中，叫道："李莫愁，这玉女心经总是不能让你到手。啊哟……"长声惨叫，便一动也不动了。

室中五具石棺并列，三具收敛着林朝英师徒和孙婆婆，另外两具却是空的，其中一具是秘道门户，棺盖推开两尺有余，可容出入，另一具的棺盖则只露出尺许空隙。李莫愁见杨过将"玉女心经"掷入这具空棺，又惊又喜，但怕又是他的狡计，过了片刻，见他始终不动，这才俯身去摸他脸颊，触手冰凉，显已死去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"坏小厮，饶你刁恶，也有今日！"当即伸手入棺中去取心经。但杨过这么一掷，将"心经"掷到了石棺的另一端，李莫愁拂尘已断，否则便可用帚尾卷了出来。她伸长手臂摸了两次，始终抓不到，于是缩身从这尺许的空隙钻入石棺，爬到石棺彼端，这才抓住"心经"，入手猛觉不妙，似乎是一只鞋子。

便在此时，杨过仰起身子，左臂向前急送，玄铁剑的剑头抵住棺盖，发劲猛推，棺盖合缝，登时将李莫愁封在棺中！

李莫愁自始不知"玉女心经"其实是石室顶上的石刻，总道是一部书册。

杨过假装惨呼跌倒，扑在小龙女身上，立时除下她脚上一只鞋子，掷入空棺，软物碰在石上，倒也似是一本书册。他掷出鞋子当即经脉倒转，便如僵死一般。其实他纵然中毒而死，也不会瞬息之间便已全身冰冷，一个人心停脉歇，至少也得半个时辰之后全身方无热气。李莫愁大喜之下，竟至失察。此举自是凶险万分，李莫愁倘若不理他死与不死，在他顶门先补上一掌五毒神掌，杨过自不免假死立变真死，但身处绝境，也只有行险以求侥幸，居然一举成功。

杨过推上棺盖，劲贯左臂，跟着又用重剑一挑，喝一声："起！"将另一具空棺挑了起来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压在那棺盖之上。这一棺一盖，本身重量已在六百斤以上，加之棺盖的笋头做得极是牢固，合缝之后，李莫愁武功再高，无论如何也逃不出来了。

杨过中毒后心跳头痛，随时均能晕倒不起，只是大敌当前，全凭着一股强劲的心意支持到底，待得连挑两剑，已是神困力乏，抛下玄铁剑，挣扎着走到小龙女身旁，以欧阳锋所授之法，先将自身的毒质逼出大半，然后伸左掌和小龙女右掌相抵，助她驱毒。

郭芙、耶律齐等被困于石室之中，众人从溪底潜入，身上携带的火折尽数浸湿，难以着火，黑暗中摸索了一会，哪里找得着出路？五人无法可施，只得席地枯坐。

武三通不住的咒骂李莫愁阴险恶毒。郭芙本已万分焦急愁闷，听武三通骂个不停，更是烦躁，忍不住说道："武伯伯，那李莫愁阴险恶毒，你又不是今天才知，怎么你毫不防备？这时再来背后痛骂，又有何用？"武三通一怔，答不出话来。

武氏兄弟和郭芙重会以来，各怀心病，当和耶律兄妹、完颜萍等在一起之时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但从不曾相互交谈，这时武修文听她出言抢白父亲，忍不住道："咱们到古墓中来，是为了救你妹子，既然不幸遭难，大家一起死了便是，你又发甚么小姐脾气了……"他还待要说，武敦儒叫道："弟弟！"

武修文这才住口，他说这番话时心意激动，但话一出口，自己也是大为诧异。

他从来对郭芙千依百顺，怎敢有半分冲撞，岂知今日居然厉声疾言的数说她起来？

郭芙也是一怔，待要还嘴，却又说不出甚么道理，想到不免要生生闷死在这古墓之中，从此不能再见父母之面，心中一痛，黑暗中也看不清周遭物事，伏在一块甚么东西上面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武修文听她哭泣，心中过意不去，说道："好啦，是我说得不对，跟你赔不是啦。"郭芙哭道："赔不是又有甚么用？"哭得更加厉害起来，顺手拉起手边一块布来醒了醒鼻涕，猛地发觉，原来是靠在一人的腿上，拉来擦鼻涕的竟是那人的袍角。

郭芙一惊，急忙坐直身子，她听武三通父子都说过话，那三人都不是坐在她身边，只有耶律齐始终默不作声，那么这人自然是他了。她羞得满脸羞红，嗫嚅着道："我……"

耶律齐忽道："你听，甚么声音？"四人侧耳倾听，却听不到甚么。耶律齐道："嗯，嗯，是婴儿啼哭。郭姑娘，定是你的妹子。"这声音隔着石壁，细若游丝，若不是他内功修为了得，耳音特强，决计听不出来。他站起身来走了几步，哭声登时减弱，心中一动："婴儿哭声既能传到，这石室或有通气之处。"当下留神倾听，要分辨哭声自何处传入。

他向西走几步，哭声略轻，向东退回，哭声又响了些，斜趋东北，哭声听得更是清晰。于是走到东北角上，伸剑在石墙上轻轻刺击，刺到一处，空空空的声音微有不同，似乎该处特别薄些。他还剑入鞘，双掌抵住石块向外推去，全无动静，他吸一口气，双掌力推，跟着使个"粘"字诀，掌力急收，砰的一声，那石块竟尔被他掌力吸出，掉在地下。

郭芙等惊喜交集，齐声欢呼，奔上去你拉我扳，又起出了三块石头。此时身子已可通过，众人鱼贯钻出，循声寻去，到了一间小小的石室。郭芙黑暗中听那孩子哭得极响，当即伸手抱起。

这婴儿正是郭襄。杨过为了相助小龙女通脉，又和李莫愁对敌，错过了喂食的时刻，因此她哭得甚是厉害。郭芙竭力哄她，又拍又摇，但郭襄饿狠了，越哭越凶。郭芙不耐烦起来，将妹子往武三通手里一送，道："武伯伯，你瞧瞧有甚么不对了。"

耶律齐伸手在桌上摸索，摸到了一只烛台，跟着又摸到火刀火石，当下打火点烛。众人在沉沉黑暗之中闷了半日，眼前突现光明，都是胸襟大爽，齐声欢呼。

武三通究竟生过儿子，听了郭襄如此哭法，知是为了肚饿，见桌上放有调好了的蜜水，又有一只木雕小匙，便舀了一匙蜜水喂她。蜜一入口，郭襄果然止哭。耶律齐笑道："若不是小郭姑娘饿了大哭，只怕咱们都要死在那间石室里了。"

武三通恨恨的道："这便找李莫愁去。"各人拉断桌腿椅脚，点燃了当作火把，沿着甬道前行。每到转角之处，武敦儒便用剑尖划了记号，生怕回出时迷失道路。

五人进了一室又是一室，高举火把，寻觅李莫愁的踪迹。见这座古墓规模庞大，通道曲折，石室无数，均是惊诧不已。万想不到一条小溪之下，竟会隐藏着如是宏伟的建构。

待走进小龙女的卧室，见到地下有几枚冰魄银针。郭芙以布裹手，拾起两枚，说道："待会我便用这毒针还敬那魔头一下。"

杨过以内力助小龙女驱出毒质，眼见她左手五指指尖上微微渗出黑水，只须再有一顿饭时分便可毒质尽除，忽听得通道中有脚步声响，共有五人过来。杨过暗暗吃惊，心想每当紧急关头，总是有敌人来袭，李莫愁一人已难应付，何况更有五人？小龙女关脉初通，内力不固，毒质若不立即驱出，势必侵入要穴。正自徬徨，突见远处火光闪动，那五人行得更加近了。杨过伸臂抱起小龙女，跃进压在李莫愁之上的那空棺之中，伸掌推拢棺盖，只是不合笋头，以防难以出来。

他二人刚躲入石棺，耶律齐等便即进来。五人见室中放着五具石棺，都是一怔，隐约均觉这事太过巧合，大是恶兆。郭芙忍不住道："哼，咱们这儿五个人，刚好有五口棺材！"

杨过和小龙女在石棺中听到郭芙的声音，均感奇怪："怎么是她？"杨过左掌仍是不离小龙女手掌，要赶着驱出毒质。他听来者五人之中

有郭芙在内，虽觉奇怪，却是心中一宽，料想她还不致乘人之危，当下一声不响，全心全意的运功驱毒。

耶律齐已听到石棺中的呼吸之声，心想李莫愁躲在棺中，必有诡计，这次可不能再上她当，当即做个手势，叫各人四下里围住。郭芙见棺盖和棺身并而未拢，从缝中望进去尚可见到衣角，料定必是李莫愁躲着，哈哈一笑，心想："即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！"左掌用力将棺盖一推，两枚冰魄银针便激射进去。

这两枚银针发出，相距既近，石棺中又无空隙可以躲闪。杨龙二人齐叫："啊哟！"一针射中了杨过右腿，另一针射中小龙女左肩。

郭芙银针发出，正大感得意，却听石棺中竟传出一男一女的惊呼声，她心中怦然一跳，也是"啊哟"一声叫了出来。耶律齐左腿飞出，砰嘭一响，将棺盖踢在地下。杨过和小龙女颤巍巍的站起来，火把光下但见二人脸色苍白，相对凄然。

郭芙不知自己这一次所闯的大祸更甚于砍断杨过一臂，心中只略觉歉疚，赔话道："杨大哥，龙姊姊，小妹不知是你两位，发针误伤。好在我妈妈有医治这毒针的灵药，当年我的两只雕儿给李莫愁银针伤了，也是妈妈给治好的。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躲在棺材之中？谁又料得到是你们呢？"

她想自己斩断了杨过一臂。杨过却弄曲了她的长剑，算来可说已经扯平，何况爹爹妈妈又为此狠狠责骂过自己，心想："我不来怪你，也就是了。"

她自幼处于顺境，旁人瞧在她父母份上，事事趋奉容让，因此她一向只想到自己，绝少为旁人打算，说到后来，倒似杨龙二人不该躲在石棺之中，以致累得她吓了一跳。她哪知小龙女身中这枚银针之时，恰当体内毒质正要顺着内息流出，突然受到如此剧烈的一刺，五毒神掌上的毒质尽数倒流，侵入周身诸处大穴，这么一来，纵有灵芝仙丹，也已无法解救。李莫愁的银针不过是外伤，但教及时医治，原本无碍，然毒质内侵，厉害处却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。

小龙女在一刹那之间，但觉胸口空荡荡的宛似无物，一颗心竟如不知到了何处，转头瞧杨过时，只见他眼光之中又是伤心，又是悲愤，全身发颤，便似一生中所受的忧患屈辱尽数要在这时候发泄出来。小龙女不忍见他如此凄苦，轻声道："过儿，咱们命该如此，也怨不得旁人，你别太气苦了。"

伸手先替他拔下腿上银针，然后拔下自己肩头的毒针。这冰魄银针是她本师所传，和李莫愁自创的五毒神掌毒性全然不同，本门解药她是随身携带的，取出来给杨过服了一颗，自己服了一颗。杨过恨极，呸的一声，将解药吐在地下。

郭芙怒道："啊哟，好大的架子啊。难道我是存心来害你们的吗？我向你们赔了不是，也就是了，怎么发这般大的脾气？小小一两枚针儿，又有甚么了不起啦？"

武三通见杨过脸上伤心之色渐隐，怒色渐增，又见他弯腰拾起地下一柄黑黝黝的大剑，知道情势不对，忙上前劝道："杨兄弟请别生气。我们五人给李莫愁那魔头困在石室之中，好容易逃了出来，郭姑娘一时鲁莽，失手……"

郭芙抢着道："怎么，是我鲁莽了？你自己也以为是李莫愁，否则怎地不作声？"武三通瞧瞧杨过，瞧瞧郭芙，不知如何劝说才好。

小龙女又取出一颗解药，柔声道，"过儿，你服了这颗药。难道连我的话你也不听了？"杨过听小龙女这般温柔缠绵的劝告，张开口来，吞了下去，想起两人连日来苦苦在生死之间挣扎，到头来终成泡影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突然跪倒，伏在石棺上放声大哭。

武三通等面面相觑，均想他向来十分硬朗，怎地今日中了小小一枚银针，便如此痛哭起来？

小龙女伸手抚摸杨过头发，说道："过儿，你叫他们出去罢，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。"她从不疾言厉色，"我不喜欢他们在这里"这句话中，已含了她最大的厌憎和愤慨。

杨过站起身来，从郭芙起始，眼光逐一横扫过去，他虽怒极恨极，终究知道郭芙发射银针实是无心之过，除了怪她粗心鲁莽之外，不能说她如何不对，何况纵然一剑将她劈死，也已救不了小龙女的性命。他提剑凝立，目光如炬，突然间举起玄铁重剑，当的一声巨响，火花一闪，竟尔将他适才躲藏在内的石棺砍为两段。这一剑不单力道沉雄绝伦，其中更蕴蓄着无限伤心悲愤。

郭芙等见他这一剑竟有如斯威力，不禁都惊得呆了。眼见这石棺坚厚重实，系以花冈石凿成，一个石匠若要将之断为两截，非用大斧大凿穷半日之功不可。倘若杨过用的是开山巨斧或厚背大砍刀，犹有可说，长剑却自来以轻捷灵动为尚，便是宝剑利刃，和这般坚石硬碰也是非损即折，岂知这柄剑斫石如泥，刃落棺断。

杨过见五人愕然相顾，厉声喝道："你们来做甚么？"武三通道："杨兄弟，我们是随着郭夫人来找你的。"杨过怒道："你们要来夺回她的女儿，是不是？为了这小小婴儿，你们便忍心害死我的爱妻。"武三通惊道："害死你的爱妻？啊，是龙姑娘。"他见小龙女穿的是新娘服饰，登时会意，忙道："你夫人中了毒针，郭夫人有解药，她便在外边。"杨过呸的一声，喝道："你们这么来一扰，毒质侵入了我爱妻周身大穴。郭夫人便怎么了？她难道还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么？"武三通因杨过有救子之恩，对他极是尊敬，虽听他破口斥责，也丝毫不以为忤，只喃喃的道："毒质侵入了周身大穴，这便如何是好？"

这一旁却恼了郭芙，听杨过言语中对她母亲颇有不敬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"我妈妈甚么地方对你不起了？你幼时无家可归，不是我妈收留你的么？她给你吃，给你着，你，哼，你到头未反而忘恩负义，抢我的妹子。"这时她早知妹子虽落入杨过手中，并非他存有歹意，但既和他斗上了口，想不到甚么话可以反唇相稽，便又牵扯了这件事。

杨过冷笑道："不错，我今日正要忘恩负义。你说我抢这孩子，我便抢了永远不还，瞧你拿我怎么？"郭芙左臂一紧，牢牢抱住妹子，右手高举火把，挡在身前。武三通急道："杨兄弟，你夫人既然中毒，快设法解毒要紧……"

杨过凄然道：”武兄，没有用的。"突然间一声长啸，右袖卷起一拂，郭芙等五人猛觉一阵疾风掠过，脸上犹似刀割，热辣辣的生疼，五枝火把一齐熄灭，眼前登时漆黑一团。郭芙大叫一声"啊哟！"耶律齐生怕杨过伤害于她，纵身抢上，只听得郭襄"啊啊"一声啼哭，已出了石室。众人蓦地一惊，哭声已在数丈之外，身法之快，宛如鬼魅。

郭芙叫道："我妹子给他抢去啦。"武三通叫道："杨兄弟，龙姑娘！杨兄弟，龙姑娘！"却哪里有人答应？各人均无火折，黑沉沉瞧不见周遭情势。耶律齐道："快出去，别给他关在这里。"武三通怒道："杨兄弟大仁大义，怎会做这等事？"郭芙道："他仁义个……还是快走的好，在这里干甚么？"刚说了这句话，忽听得石棺中喀喀两响，因有棺盖相隔，声音甚是郁闷。

郭芙大叫："有鬼！"拉住了身旁耶律齐的手臂。武三通等听清楚声音确是从石棺中发出，似乎有僵尸要从棺中爬将出来。黑暗之中，人人毛骨悚然。

耶律齐向武三通低声道："武叔叔，你在这里，我在那边。僵尸若是出来，咱们四掌齐施，打他个筋折骨断。"他反手握住郭芙手腕，拉她站在自己身后，生怕鬼物暴起伤人。

只听得呼的一响，棺中有物飞出。武三通和耶律齐早已运劲蓄势，听到风声，同时拍击下去。两人手掌碰到那物，齐叫："不好！"原来击到的竟是一条长长的石块，却是放置在棺中的石枕。

两人这一击用足了全身之力，将那石枕猛击下去，撞上石棺，碎片纷飞，石枕裂为数块，同时风声飒然，有物掠过身体。武三通和耶律齐待要出掌再击，那物已然飘然远去，但听得室外"嘿嘿"几下冷笑，随即寂然无声。

武三通惊道："李莫愁！"郭芙叫道："不，是僵尸！李莫愁怎会在石棺之中？"耶律齐"嗯"一声，并不接口。他不信世上竟有甚么鬼怪，但若说是李莫愁，却又不合情理，她明明和自己一起进来，杨过和小龙女却已在古墓多日，她怎会处于杨龙二人身下的棺中？武三通道，"然则李莫愁哪里去了？"耶律齐道："这墓中到处透着邪门，咱们还是先出去罢。"郭芙道："我妹子怎生是好？"武三通道："咱们设法子，你妈妈必有妙策，大家出去听她吩咐便了。"

当下众人觅路而出，潜回溪水。刚从水底钻上，眼前一片通红，溪左溪右的树林均已着火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郭芙惊叫："妈，

妈！”却不闻应声。蓦地里一棵着了火的大树直跌下来，耶律齐拉着她向上游急跃，这才避过。此时正当隆冬，草木枯槁，满山已烧成一片火海。五人虽然浸在溪水之中，大火逼来，脸上仍感滚热。

武三通道：“必是蒙古兵攻打重阳宫失利，放火烧山泄愤。”郭芙急叫：“妈，妈！你在哪里啊？”忽见溪左一个女子背影正在草间跳跃避火。郭芙大喜，叫道：“妈，妈！”从溪水中纵身而出，奔了过去。武三通叫道：“小心！”喀喇、喀喇几响，两株大树倒下，阻断了他的眼光。

郭芙冒烟突火的奔去。当她在溪水中时，一来思母心切，二来从黑沉沉的古墓中出来，眼前突然光亮异常，目为之炫，不易看得清楚，待得奔到近处，才见背影不对，一怔之间，那人斗然回过身来，竟是李莫愁。

原来她被杨过压在石棺之下，本已无法逃出，后来杨过盛怒下挥剑斩断上面一口石棺，连下面的棺盖竟也斩裂，李莫愁死里逃生，先掷出石枕，再跟着跃出。

她闭在柏中虽还不到一个时辰，但这番注定要在棺中活生生闷毙的滋味，实是人生最苦最惨的处境，在这短短的时刻之中，她咬牙切齿，恨极了世上每一个还活着的人，心中只想：“我死后必成厉鬼，要害死杨过，害死小龙女，害死武三通，害死黄蓉……”不论是谁，她都要一一害死。后来她虽侥幸逃得性命，心中积蓄的怨毒却是丝毫不减，忽然见到郭芙，当即脸露微笑，柔声道：“郭姑娘，是你啊，大火烧得很厉害，可要小心了。”

郭芙见她神色亲切，颇出意料之外，问道：“见到我妈妈么？”李莫愁走近几步，指着左首，道：“那边不是么？”郭芙顺着她手指望去。李莫愁突然欺近，一伸手点中她腰下穴道，笑道：“别性急，你妈就会来找你的。”

眼见大火从四面八方逼近，若再逗留，自己性命不保，纵身一跃，疾驰而西。

郭芙软瘫在地，只听李莫愁凄厉的歌声隔着烈焰传了过来：“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”

歌声渐远，蓦地里一股浓烟随风卷至，裹住了郭芙。她四肢伸动不得，被浓烟呛得大声咳嗽。武氏父子和耶律齐站在溪水之中，满头满脸都是焦灰，小溪和郭芙之间烈火冲起两三丈高，四人明知她处境危急，但如过去相救，只有陪她一起送命，决计救她不出。

郭芙被烟火熏得快将晕去，吓得连哭也哭不出了，忽听得东首呼呼声响，转过头来，只见一团旋风裹着一个灰影疾刮而来，旋风到处，火焰向两旁分开，顷刻间已刮到她身前。风中人影便是杨过。郭芙本以为有人过来相救，正自欢喜，待得看清却是杨过，身外虽然炙热，心头宛如一盆冷水浇下，想道：“我死到临头，他还要来讥嘲羞辱我一番。”她究竟是郭靖、黄蓉之女，狠狠的瞪着杨过，竟是毫不畏惧。

杨过奔到她身边，挺剑刺去，剑身从她腰下穿过，喝道：“小心了！”

左臂向外挥出。玄铁剑加上他浑厚内力，郭芙便如腾云驾雾般飞上半空，越过十余株烧得烈焰冲天的大树，扑通一声，掉入了溪水。耶律齐急忙奔上，扶了起来，解开她被封的穴道。郭芙头晕目眩，隔了一会，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原来杨过带着小龙女、郭襄出墓，见蒙古兵正在烧山。杨龙二人在这些大树花草之间一起度过几年时光，忽见起火，自是甚为痛惜，眼见蒙古军势大，无力与抗。杨过不知小龙女毒质侵入要穴与脏腑之后还能支持得多久，当下找了个草木稀少的石洞暂且躲避。

过不多久，遥遥望见郭芙为李莫愁所害，大火即将烧到身边。杨过道：“龙儿，这姑娘害了我不够，又来害你，今日终于遭到如此报应。”小龙女明亮的眼光凝视着他，奇道：“过儿，难道你不去救她？”杨过恨恨的道：“她将咱们害成这样，我不亲手杀她，已是对得起她父母了。”小龙女叹道：“咱们不幸，那是命苦，让别人快快乐乐的，不很好吗？”

杨过口中虽然如此说，但望见大火烧近郭芙身边，心里终究不忍，涩然道：“好！咱们命苦，人家命好！”除下身上浸得湿透的长袍，裹在玄铁剑上，催动内力急挥，剑上所生风势逼开大火，救了郭芙脱险。他回到小龙女身边，头发衣衫都已烧焦，裤子着火，虽即扑熄，但腿上已烧起了无数大泡。

小龙女抱着郭襄，退到草木烧尽之处，伸手给杨过整理头发衣衫，只觉嫁了这样一位英雄丈夫，心中不自禁的得意，俏立劲风烈焰之间，倚着杨过，脸上露出平安喜乐的神色。杨过凝目望着她，但见大火逼得她脸颊红红的倍增娇艳，伸臂环着她的腰间。在这一刹那时，两人浑忘了世间的一切愁苦和哀伤。

她二人站在高处，武氏父子、郭芙、耶律齐五人从溪水中隔火仰望，但见他夫妇衣袂飘飘，姿神端严，宛如神仙中人。郭芙向来瞧不起杨过，这时猛然间自惭形秽。

杨过和小龙女站立片刻，小龙女望着满山火焰，叹道：“这地方烧得干干净净，待花草树木再长，将来不知又是怎生一副光景？”杨过不愿她为这些身外之物难过，笑道：“咱俩新婚，蒙古兵放烟火祝贺，这不是千千万万对花烛么？”小龙女微微一笑。杨过道：“到那边山洞中歇一忽儿罢，你觉得怎样？”小龙女道：“还好！”两人并肩往山后走去。

武三通忽地想起一事，纵声叫道：“杨兄弟，我师叔和朱师弟被困绝情谷，你去不去救他们啊？”杨过一怔，并不答话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还管得了这许多么？”

他心中念头微转，脚下片刻不停，径自向山后草木不生的乱石堆中走去。

小龙女中毒虽深，一时尚未发作，关穴通后，武功渐复，抱着郭襄快步而行。

两人走了半个时辰，离重阳宫已远，回头遥望，大火烧得半边天都红了。

北风越刮越紧，冻得郭襄的小脸苹果般红。小龙女道：“咱们得去找些吃的，孩子又冷又饿，只怕支持不住。”杨过道：“我也真傻，抢了这孩子来不知干甚么，徒然多个累赘。”小龙女俯头去亲亲郭襄的脸，道：“这小妹妹多可爱，你难道不喜欢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人家的孩子，有甚么希罕？除非咱俩自己生一个。”小龙女脸上一红，杨过这句话触动了她心底深处的母性，心想：“若是我能给你生一个孩儿……唉，我怎能有这般好福气？”

杨过怕她伤心，不敢和她眼光相对，抬头望望天色，但见西北边灰扑扑的云如重铅，便似要压到头上来一般，说道：“瞧这天怕要下大雪，得找家人家借宿才好。”他们为避火势，行的是山后荒僻无路之处，满地乱石荆刺，登高四望，十余里内竟然全无人烟。杨过道：“这一场雪定然不小，倘若大雪封山，那可糟了，说不得，只好辛苦一些，今日须得赶下山去。”

小龙女道：“武三叔、郭姑娘她们不知会不会遇上蒙古兵？全真教的道士们不知能否逃得性命？”语意之中，极是挂念。杨过道：“你良心也真忒好了，这些人对你不起，你还是念念不忘的挂怀。难怪当年师祖知你良心太好，怕你日后吃苦，因此要你修习得无情无欲，甚么事都不过问。可是你一关怀我，十多年的修练前功尽弃，对人人都关怀起来。”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其实啊，我为你担心难过，苦中是有甜的。最怕的是你不要我关怀你。”杨过道：“不错，大苦大甜，远胜于不苦不甜。

我只能发痴发癫，可不能过太太平平、安安静静的日子。”小龙女微矣道：“你不是说咱俩要到南方去，种田、养鸡、晒太阳么？”杨过叹道：“我只盼能够这样。”

又行出数里，天空飘飘扬扬的下起雪来。初时尚小，后来北风渐劲，雪也越下越大。两人自不放在心上，在大风雪之下展开轻功疾行，另有一番兴味。

小龙女忽道：“过儿，你说我师姊到哪里去了？”杨过道：“你又关心起她来了。这一次没杀了她，也不知……也不知……”他本待说“也不知咱们能活到几时，日后能不能再杀了她”，但怕惹起小龙女伤心，便不再说下去。小龙女道：“师姊其实也是很可怜的。”杨过道：“她不甘自己独个儿可怜，要弄得天下人人都如她一般伤心难过。”

说话之间，天色更加暗了。转过山腰，忽见两株大松树之间盖着两间小小木屋，屋顶上已积了寸许厚白雪。

杨过喜道："好啦，咱们便在这儿住一晚。"奔到临近，但见板门半掩，屋外雪地中并无足迹，他朗声说道："过路人遇雪，相求借宿一宵。"隔了一会，屋中并无应声。

杨过推开板门，见屋中无人，桌凳上积满灰尘，显是久无人居，于是招呼小龙女进屋。她关上板门，生了一堆柴火。木屋板壁上挂着弓箭，屋角中放着一只捕兔机，看来这屋子是猎人暂居之处。另一间屋中有床有桌，床上堆着几张破烂已极的狼皮。杨过拿了弓箭，出去射了一只獐子，回来剥皮开腔，用雪一擦洗，便在火上烤了起来。

这时外边雪愈下愈大，屋内火光熊熊，和暖如春。小龙女咬些熟獐肉嚼得烂了，喂在郭襄口里。杨过将獐子在火上翻来翻去，笑吟吟的望着她二人。

松火轻爆，烤肉流香，荒山木屋之中，别有一番温馨天地。



第 三十 回　离合无常

这段宁静平安也无多时。郭襄睡去不久，东边远远传来擦擦擦的踏雪之声，起落快捷。杨过站起身来，向东窗外张去。只见雪地里并肩走来两个老者，一胖一瘦，衣服褴褛，瞧模样是丐帮中人，劲风大雪之际，谅是要来歇足。杨过此时不愿见任何世人，对武林人物更是厌憎，转头道："外边有人，你到里面床上睡着，假装生病。"小龙女抱起郭襄，依言走进内室躯在床上，扯过床边一张七孔八穿的狼皮盖在身上。

杨过抓起一把柴灰，涂抹脸颊头颈，将帽沿压得低低的，又将玄铁剑藏入内室，耳听得两人走近，接着便来拍门。杨过将獐肉油腻在衣衫上一阵乱抹，装得像个猎人模样，这才过去开门。

那肥胖老丐道："山中遇上这场大雪，当真苦恼，还请官人行个方便，让叫化子借宿一宵。"杨过道："小小猎户，老丈称甚么官人？尽管在此歇宿便是。"那胖老丐连声称谢。杨过心想自己曾在英雄会上大献身手，莫要被他们认出了，于是撕下两条烤熟的獐腿给了二人，说道："乘着大雪正好多做些活。明儿一早便得去装机捉狐狸，我不陪你们啦。"胖老丐道："小官人请便。"

杨过粗声气的道："大姐儿他妈，咳得好些了吗？"小龙女应道："一变天，胸口更是发闷。"说着大声咳了一阵，伸手轻轻摇醒郭襄。女人咳声中夹着婴孩的哭叫，这一家三口的猎户真是像得不能再像。

杨过走进内室，砰的一声掩上了板门，上床躺在小龙女身旁，心想："这胖化子恁地面熟，似在甚么地方见过。"一时却想不起来。

胖瘦二丐只道杨过真是荒山中的一个穷猎户，毫没在意，吃着獐腿，说起话来。瘦丐道："终南山上大火烧通了天，想是已经得手。"胖丐笑道："蒙古大军东征西讨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要剿灭全真教小小一群道士，便似踏死一窝蚂蚁。"瘦丐道："但前几日金轮法王他们大败而回，那也是够狼狈了。"胖丐笑道："这也好得很啊，好让四王子知道，要取中国锦绣江山，终究须靠中国人，单凭蒙古和西域的武士可不成。"瘦丐道："彭长老，这次南派丐帮要是能起得成，蒙古皇帝要封你个甚么官啊？"

杨过听到这里，猛地记起，这胖老丐曾在大胜关英雄会上见过，只是那时他披裘裹毡，穿的是蒙古人装束，时时在金轮法王耳畔低声献策的，便是此人了，心想："原来两个家伙都是卖国贼，这就尽快除了，免得在这里打扰。"

这胖老丐正是丐帮中四大长老之一的彭长老，早就降了蒙古。只听他笑道："大汗许的是'镇南大将军'的官，可是常言道得好：讨饭三年，皇帝懒做。咱们丐帮里的人，还想做甚么官？"他话是这么说，语调中却显然满是热中和得意之情。瘦丐道："做兄弟的先恭喜你了。"彭长老笑道："这几年来你功劳不小，将来自然也少不了你的份儿。"

那瘦丐道："做官我倒不想。只是你答应了的摄魂大法，到底几时才传我啊？"彭长老道："待南派丐帮正式起成，我一当上帮主，咱两个都空闲下来，我自便传你。"那瘦丐道："你当上了南派丐帮的帮主，又封了大蒙古国镇南大将军的官，只有越来越忙，哪里还会有甚么空闲？"彭长老笑道："老弟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做哥哥的么？"那瘦丐不再说话，鼻中哼了一声，显是不信。杨过心道："天下只有一个丐帮，自来不分南北，他要起甚么南派丐帮，定是助蒙古人捣鬼。"

只听那瘦丐又道："彭长老，你答应了的东西，迟早总得给。你老是推搪，好教人心灰意懒。"彭长老淡淡的道："那你便怎样？"那瘦丐道："我敢怎么样？只是我武功低，胆子小，没一项绝技傍身，却跟着你去干这种欺骗众兄弟的勾当，日后黄帮主、鲁帮主追究起来，我想想就吓得浑身发抖，那还是乘早洗手不干的好。"杨过心想："瘦老儿性命不要了，胆敢说这样的话，那彭长老既然胸怀大志，自然心狠手辣。你这人啊，当真是又奸又胡涂。"彭长老哈哈一笑，道："这事慢慢商量，你别多心。"那瘦丐不语，隔了一会，说道："小小一只獐腿吃不饱，我再去打些野味。"说着从壁上摘下弓箭，推门而出。

杨过凑眼到板壁缝中张望，只见那瘦丐一出门，彭长老便闪身而起，拔出短刀，躲在门后，耳听得他脚步声向西远去，跟着也悄悄出门。杨过向小龙女笑道：“这两个奸徒要自相残杀，倒省了我一番手脚。那胖化子厉害得多，那瘦的决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小龙女道，“最好两个部别回来，这木屋安安静静的，不要有人来打扰。”杨过道：“是啊。”突然压低声音道：“有脚步声。”只听西首有人沿着山腰绕到屋后。

杨过微微一笑，道，“那瘦老儿回来想偷袭。”推窗轻轻跃出。果见那瘦丐矮着身子在壁缝中张望。他不见彭长老的影踪，似乎一时打不定主意。

杨过走到他的身后，“嘻”的一声笑。

那瘦丐出其不意，急忙回头，只道是彭长老到了身后，脸上充满了惊惧之色。杨过笑道：“别怕，别怕。”伸手点了他胸口、胁下、腿上三处穴道，将他提到门前，放眼尽是白茫茫的大雪，童心忽起，叫道：“龙儿，快来帮我堆雪人。”随手抄起地下白雪，堆在那瘦丐的身上。小龙女从屋中出来相助，两人嘻嘻哈哈的动手，没多久间，已将那瘦丐周身堆满白雪。这瘦丐除了一双眼珠尚可转动之外，成为一个肥胖臃肿的大雪人。

杨过笑道：“这精瘦干枯的瘦老头儿，片刻之间便变得又肥又白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那个本来又肥又白的老头几呢，你怎生给他变一变？”杨过尚未回答，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低声道：“胖老儿回来啦，咱们躲起来。”两人回进房中，带上了房门。小龙女摇动郭襄，让她哭叫，口中却不断安慰哄骗：“乖宝乖，别哭啦。”她一生从不作伪，这般精灵古怪的勾当她想都没想过，只是眼见杨过喜欢，也就顺着他玩闹。

彭长老一路回来，一路察看雪地里的足印，眼见瘦老丐的足印去了又回，显是埋伏在木屋左近。他随着足印跟到木屋背后，又转到屋前。杨过和小龙女在板缝中向外张去，但见他矮身从窗孔中向屋内窥探，右手紧握单刀，全神戒备。

瘦老丐身上寒冷彻骨，眼见彭长老站在自己身前始终不觉，只要伸手挥落，便能击中他要害，苦在身上三处要穴被点，半分动弹不得。

彭长老见屋中无人，甚是奇怪，伸手推开了板门，正在猜想这瘦丐到了何处，忽听得远远传来脚步之声。彭长老脸上肌肉一动，缩到板门背后，等那瘦丐回来。

杨过和小龙女都觉奇怪，那瘦丐明明已成为雪人，怎么又有人来？刚一沉吟，已听出来的共有两人，原来又有生客到了。彭长老耳音远逊，直到两人走近，方才惊觉。

只听得屋外一人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山中遇雪，向施主求借一宿。”

彭长老转身出来，见雪地里站两个老僧，一个白眉长垂，神色慈祥，另一个身材矮小得多，留着一部苍髯，身披缁衣，虽在寒冬腊月，两人衣衫均甚单薄。

彭长老一怔之间，杨过已从屋中出来，说道：“两位大和尚进来罢，谁还带着屋子走道呢？”便在此时，彭长老突然见到了瘦丐所变成的雪人，察看之下，便即认出，见他变得如此怪异，心下大是惊诧，转眼看杨过时，但见他神色如常，似是全然不知。

杨过迎着两个老僧进来，寻思：“瞧这两个老和尚也非寻常之辈，尤其那黑衣僧相貌凶恶，眼发异光，只怕和这彭长老是一路。”说道：“大和尚，住便在此住，我们山里穷人，没床给你们睡，你两位吃不吃野味？”那白眉僧合十道：“罪过，罪过。我们带有干粮，不敢劳烦施主。”杨过道：“这个最好。”回进内室，在小龙女耳边低声道：“两个老和尚，看来是很强的高手。”小龙女一皱眉头，低声道：“世人恶人真多，便是在这深山之中，也教人不得清静。”

杨过俯眼板壁缝中张望，只见白眉僧从背囊中取出四团炒面，交给黑衣僧两团，另两团自行缓缓嚼食，杨过心想：“这白眉老和尚神情慈和，举止安详，当真似个有道高僧，可是世上面善心恶之辈正多，这彭长老何尝不是笑容可掬，和蔼得很？那黑衣僧的眼色却又如何这般凶恶？”

正寻思间，忽听得呛啷啷两响，黑衣僧从怀中取出两件黑黝黝的铁铸之物。彭长老本来坐在凳上，立即跃起，手按刀柄。黑衣僧对他毫不理睬，喀喀两响，将一件黑物扣在自己脚上，原来是副铁铐，另一副铁铐则扣上了自己双手。杨过和彭长老都诧异万分，猜不透他自铐手足是何用意，但这么一来，对他的提防之心便减了几分。

那白眉僧脸上大有关怀之色，低声道：“又要发作么？”黑衣僧道：“弟子一路上老是觉得不对，只怕又要发作。”突然间跪倒在地，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求佛祖慈悲。”他说了那句话后，低首缩身，一动不动的跪着，过了一会，身子轻轻颤抖，口中喘气，渐喘渐响，到后来竟如牛吼一般，连木屋的板壁也被吼声震动，檐头白雪扑簌簌地掉将下来。彭长老固是惊得心中怦怦而跳，杨过和小龙女也相顾骇然，不知这和尚干些甚么，从吼声听来，似乎他身上正经受莫大的苦楚。杨过本来对他颇怀敌意，这时却不自禁的起了怜悯之心，暗想：“不知他得了甚么怪病，何以那白眉僧毫不理会？”

再过片刻，黑衣僧的吼声更加急促，直似上气难接下气。那白眉僧缓缓的道：“不应作而作，应作而不作，悔恼火所烧，证觉自此始……”这几句偈语轻轻说来，虽在黑衣僧牛吼一般的喘息之中，仍令人听得清清楚楚。杨过吃了一惊：“这老和尚内功如此深厚，当世不知有谁能及？”只听白眉僧继续念偈：“若人罪能悔，悔已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，不应常念着。不以心悔故，不作而能作，诸恶事已作，不能令不作。”

他念完偈后，黑衣僧喘声顿歇，呆呆思索，低声念道：“若人罪能悔，悔已莫复忧……师父，弟子深知过往种种，俱是罪孽，烦恼痛恨，不能自己。弟子便是想着‘诸恶事已作，不能令不作。’心中始终不得安乐，如何是好？”

白眉僧道：“行罪而能生悔，本为难得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

杨过听到这里，猛地想起：“郭伯伯给我取名一个‘过’字，表字‘改之’，说是‘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’的意思。难道这位老和尚是圣僧，今日是来点化我吗？”

黑衣僧道：“弟子恶根难除。十年之前，弟子皈依吾师座下已久，仍然出手伤了三人。今日身内血煎如沸，难以自制，只怕又要犯下大罪，求吾师慈悲，将弟子双手割去了罢。”白眉憎道：“善哉善哉！我能替你割去双手，你心中的恶念，却须你自行除去。若是恶念不去，手足纵断，有何补益？”

黑衣僧全身骨骼格格作响，突然痛哭失声，说道：“师父诸般开导，弟子总是不能除去恶念。”

白眉僧唱然长叹，说道：“你心中充满僧恨，虽知过去行为差失，只因少了仁爱，总是恶念难除。我说个‘佛说鹿母经’的故事给你听听。”黑衣僧道：“弟子恭聆。”说着盘膝坐下。杨过和小龙女隔着板壁，也是肃然静听。

白眉僧道：“从前有只母鹿，生了两只小鹿。母鹿不慎为猎人所捕，猎人便欲杀却。母鹿叩头哀求，说道：‘我生二子，幼小无知，不会寻觅水草。乞假片时，使我告知孩儿觅食之法，决当回来就死。’猎人不许。母鹿苦苦哀告，猎人心动，纵之使去。”

“母鹿寻到二子，低头鸣吟，舐子身体，心中又喜又悲，向二子说道：‘一切恩爱会，皆由因缘合，会合有别离，无常难得久。今我为尔母，恒恐不自保，生死多畏惧，命危于晨露。’二鹿幼小，不明其意。于是母鹿带了二子，指点美好水草，涕泪交流，说道：‘吾期行不遇，误坠猎者手；即当应屠割，碎身化糜朽。念汝求哀来，今当还就死；怜汝小早孤，努力活自己。’”

小龙女听到这里，念及自己命不长久，想着“生死多畏惧，命危于晨露”、“怜汝小早孤，努力活自己”这几句话，忍不住泪水流了下来。杨过明知白眉僧说的只是佛家寓言，但其中所述母子亲情悲切深挚，也是大为感动。

只听白眉僧继续讲道：“母鹿说完，便和小鹿分别。二子鸣啼，悲泣恋慕，从后紧紧跟随，虽然幼小奔跑不快，还是跌倒了重又爬起，不肯离开母亲。母鹿停步，回头说道：‘儿啊！你们不可跟来，如给猎人见到，母子一同毕命。我是甘心就死，只是哀怜你们稚弱。世间无常，皆有别离。我自薄命，使你们从小便没了母亲。’说毕，便奔到猎人身前。两小鹿孺慕心切，不畏猎人弓箭，追寻而至。

“猎人见母鹿笃信死义，舍生守誓，志节丹诚，人所不及；又见三鹿母子难分难舍，恻然悯伤，便放鹿不杀。三鹿悲喜，鸣声琳琳，以谢猎者。猎人将此事禀报国王，举国赞叹，为止杀猎恶行。”

黑衣僧听了这故事，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此鹿全信重义，母慈子孝，非弟子所能及于万一。”白眉僧道：“慈心一起，杀业即消。”说着向身旁的彭长老望了一眼，似乎也有向他开导之意。黑衣僧应道：“是！”白眉僧道：“若要补过，唯有行善。与其痛悔过去不应作之事，不如今后多作应作之事。”

说着微微叹息，道：“便是我，一生之中，何尝不是曾做了许多错事。”说着闭目沉思。

黑衣僧若有所悟，但心中烦躁，总是难以克制，抬起头来，只见彭长老笑咪咪的凝望自己，眼中似发光芒。黑衣僧一怔，觉得曾在甚么地方和此人会过，又觉得他这眼色瞧得自己极不舒服，当即转头避开，但过不片刻，忍不住又去望了他一眼。彭长老笑道：“下得好大的雪啊，是不是？”黑衣僧道：“是，好大的雪。”彭长老道：“来，咱们去瞧瞧雪景。”说着推开了板门。黑衣僧道：“好，去瞧瞧雪景。”站起身来，和他并肩站在门口。杨过虽隔着板壁，也觉彭长老眼光甚是特异，心中隐隐有不祥之感。

彭长老道：“你师父说得好，杀人是万万不可的，但你全身劲力充溢，若不和人动手，心里便十分难过，是不是啊？”黑衣僧迷迷糊糊的应道：“是啊！”彭长老道：“你不妨发掌击这雪人，打罢，那可没有罪孽。”黑衣僧望着雪人，双臂举起，跃跃欲试。这时离二僧到来之时已隔了小半个时辰，瘦丐身上又堆了一层白雪，连得他双眼也皆掩没。彭长老道：“你双掌齐发，打这雪人，打啊！打啊！打啊！”语音柔和，充满了劝诱之意。黑衣僧运劲于臂，说道：“好，我打！”

白眉僧抬起头来，长长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：“杀机既起，业障即生。”

但听得砰的一声响，黑衣僧双掌齐出，白雪纷飞。那瘦丐身上中掌，震松穴道，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声音惨厉，远远传了出去。小龙女轻声低呼，伸手抓住了杨过手掌。

黑衣僧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雪里有人！”白眉僧急忙奔出，俯身察看。

那瘦丐中了黑衣僧这一下功力深厚之极的铁掌，早已毙命。黑衣僧神不守舍，呆在当地。

彭长老故作惊奇，说道：“这人也真奇怪，躲在雪里干甚么？咦，怎么他手中还拿着刀子？”他以“摄魂大法”唆使黑衣僧杀了瘦丐，心中自是得意，但也不禁奇怪：“这厮居然有这等耐力，躲在雪中毫不动弹。难道白雪塞耳，竟没听到我叫人出掌传击吗？”

黑衣僧只叫，“师父！”瞪目呆视。白眉僧道：“冤孽，冤孽。此人非你所杀，可也是你所杀。”黑衣僧伏在雪地之中，颤声道：“弟子不懂。”

白眉僧道：“你只道这是雪人，原无伤人之意。但你掌力猛恶，出掌之际，难道竟无杀人之心么？”黑衣僧道：“弟子确有杀人之心。”

白眉僧望着彭长老，目不转睛的瞧了一会，目光甚是柔和，充满了悲悯之意，便只这么一瞧，彭长老的“摄魂大法”竟尔消于无形。黑衣僧突然叫了出来：“你……你是丐帮的长老，我记起了！”彭长老脸上笑咪咪的神色于刹那间影踪不见，眉字间洋溢乖戾之气，说道：“你是铁掌帮的裘帮主啊，怎地做了和尚？”

这黑衣僧正是铁掌帮帮主裘千仞。当日在华山绝顶顿悟前非，皈依一灯大师座下为僧。这位白眉老僧，便是与王重阳、黄药师、欧阳锋，及洪七公齐名的一灯大师。裘千仞受剃度后法名慈恩，诚心皈佛，努力修为，只是往日作孽太多，心中恶根难以尽除，遇到外诱极强之际，不免出手伤人，因此打造了两副铁铐，每当心中烦躁，便自铐手足，以制恶行。这一日一灯大师在湖广南路隐居之处接到弟子朱子柳求救的书信，于是带同慈恩前往绝情谷去。哪知在这深山中遇到彭长老，慈恩却无意间杀了一人。

慈恩出家以来，十余年中虽有违犯戒律，但杀害人命却是第一次，一时心中迷惘无依，只觉过去十余年的修为顷刻间尽付东流。他狠狠瞪着彭长老，眼中如要喷出烈火。

一灯大师知道此时已到紧急关头，如以武功强行制住他不许动手，他心中恶念越积越重，终有一日堤防溃决，一发而不可收拾，只有盼他善念滋长，恶念潜消，方能入于证道之境。他站在慈恩身旁，轻轻念道：“阿弥佛陀，阿弥陀佛！”直念到七八十声，慈恩的目光才离开彭长老身上，回进木屋坐倒，又喘起气来。

彭长老早知裘千仞武功卓绝，却不认得一灯大师，但见他白眉如雪，是个行将就木的衰僧，浑不放在意下，本想只消以“摄魂大法”制住裘千仞，便可为所欲为，哪知道一灯的目光射来，自己心头便如有千斤重压，再也施展不出法术，这一来．　登时心惊胆战，没了主意，倘若发足逃走，这裘千仞号称“铁掌水上飘”，轻功异常了得，雪地中足迹清楚，那是决计逃不了的，只盼他肯听白眉老和尚劝人为善的话，不来跟自己为难。他缩在屋角，心中惴惴不安。慈恩喘气渐急，他一颗心也是越跳越快。

杨过听一灯讲了三鹿的故事，想起有生之物莫不乐生恶死，那瘦丐虽然行止邪恶，死有余辜，但突然间惨遭不测，却也颇为怃然，又见慈恩掌力大得异乎寻常，暗想这和尚不知是谁，竟有如此高强武功？

但听得慈恩呼呼喘气，大声道：“师父，我生来是恶人，上天不容我悔过。我虽无意杀人，终究免不了伤人性命，我不做和尚啦！”一灯道：“罪过，罪过！我再说段佛经给你听。”慈恩粗声道：“还听甚么佛经？你骗了我十多年，我再也不信啦。”格喇、格喇两声，手足铁铐上所连的铁链先后崩断。一灯柔声道：“慈恩，已作莫忧，勿须烦恼。”

慈恩站起身来，向一灯摇了摇头，蓦地里转身，对着彭长老胸口双掌推出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彭长老撞穿板壁，飞了出去。在这铁掌挥击之下，自是筋折骨断，便有十条性命也活不成了。

杨过和小龙女听得巨响，吓了一跳，携手从内室出来，只见慈恩双臂高举，目露凶光，高声喝道：“你们瞧甚么？今日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老子要大开杀戒了。”说着运劲于臂，便要使铁掌功拍出。

一灯大师走到门口，挡到杨龙二人身前，盘膝往地下一坐，口宣佛号，说道：“迷途未远，犹可知返。慈恩，慈恩，你当真要沉沦于万劫不复之境么？”慈恩脸上一阵青、一阵红，心中混乱已极，善念和恶念不住交战。此日他在雪地里行走时胸间已万分烦躁，待得给“摄魂大法”一扰，又连杀两人，再也难以自制。眼中望将出来，一灯大师一时是救助自己的恩师，一时却成为专跟自己作对的大仇人。

如此僵立片刻，心中恶念越来越盛，突然间呼的一声，出掌向一灯大师劈去。一灯举手斜立胸队身子微晃，挡了这一掌。慈恩怒道：“你定是要和我过不去！”左手又是一掌，一灯大师伸手招架，仍不还招。慈恩喝道：“你假惺惺作甚？快还手啊，你不还手，在自送了性命，可别怨我！”

他虽神智混乱，这几句话却说得不错，他的铁掌功夫和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各擅胜场，当年本在武林齐名。一灯的佛学修为做他师父而有余，说到武功，要是出一阳指全力周旋，或可胜得一招半式，掌上功夫却有所不及，这般只挨打而不还手，时候稍久，纵不送命，也必重伤。可是一灯抱着舍身度人的大愿大勇，宁受铁掌撞击之祸，也决不还手，只盼他终于悔悟。这并非比拼武功内力，却是善念和恶念之争。

杨过和小龙女眼见慈恩的铁掌有如斧钺般一掌掌向一灯劈去，劈到得第十四掌时，一灯“哇”的一声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慈恩一怔，喝道：“你还不还手么？”一灯柔声道：“我何必还手？我打胜你有甚么用，你打胜我有甚么用？须得胜过自己、克制自己！”慈恩一楞，喃喃的道：“要胜过自己，克制自己！”

一灯大师这几句话，便如雷震一般，轰到了杨过心里，暗想：“要胜过自己的任性，要克制自己的妄念，确比胜过强敌难得多。这位高僧的话真是至理名言。”却见慈恩双掌在空中稍作停留，终于呼的一声又拍了出去。一灯身子摇晃，又是一口鲜血喷出，白须和僧袍上全染满了。

杨过见他接招的手法和耐力，知他武功决不在黑衣僧之下，但这般一味挨打，便是铁石身躯终于也会毁了。这时他对一灯已然钦佩无已，明知他要舍身点化恶人，但决不能任他如此丧命，心想凭自己单掌之力，挡不了黑衣僧的铁掌，回身提起玄铁重剑，绕过一灯身侧，待慈恩又挥掌拍出，便即挺剑直刺。

玄铁剑激起劲风，和慈恩的掌风一撞，两人身子都是微微一摇。

慈恩“咦”的一声，万万想不到荒山中一个青年猎人竟有如此高强武功。

一灯大师瞧了杨过一眼，也十分咤异。慈恩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干甚么？”

杨过道：“尊师好言相劝，大师何以执迷不悟？不听金石良言，已是不该，反而以怨报德，竟向尊师猛下毒手。如此为人，岂非禽兽不如？”慈恩大怒，喝道：“你也是丐帮的？跟那个鬼鬼祟祟的长老是一路的么？”杨过笑道：“这二人是丐帮败类，大师除恶即是行善，何必自悔？”慈恩一怔，自言自语：“除恶即是行善……除恶即是行善……”

杨过隔着板壁听他师徒二人对答，已隐约明白了他的心事，知他因悔生恨，恶念横起，又道：“那二人是丐帮叛徒，意图引狼入室，将我大汉河山出卖于异族。大师杀此二人，实是莫大功德。这二人不死，不知有多少善男善女家破人亡。我佛虽然慈悲，但遇到邪魔外道，不也要大显神通将之驱灭么？”

杨过所知的佛学尽此而已，实在浅薄之至，但慈恩听来却极为入耳。他缓缓放下手掌，一转念间，猛地想起自己昔日也曾受大金之封，也曾相助异族侵夺大宋江山，杨过这几句话无异是痛斥自己之非，突然提掌向他劈去，喝道：“小畜生，你胡说八道些甚么？”

这一掌既快且狠，杨过只道已用言语打动了他，哪料他竟会忽地发难，霎时间掌风及胸，危急中不及运劲相抗，索性顺着他掌力纵身后跃，砰嘭喀喇两声响。木屋板壁撞破了一个大洞，杨过飞身到了屋外。一灯大师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难道这少年便也如此丧命？瞧来他武功不错啊！唉，我怎不及时救他性命？”心下好生懊恼。

蓦地里屋中柴火一暗，板壁破洞中刮进一股疾风，杨过身随风至，挺剑向慈恩刺去，喝道：“好，你我今日便较量较量。”慈恩右掌斜劈，欲以掌力震开他剑锋，可是杨过这路剑怯实是独孤求败的绝技，虽然年代相隔久远，不能亲得这位前辈的传授，但洪水练剑，蛇胆增力，仗着神雕之助.杨过所习的剑法已仿佛于当年天下无敌的剑魔。慈恩一掌击出，杨过剑锋只稍偏数寸，剑尖仍是指向他左臂。慈恩大骇，向右急闪，才避过了这剑，立即还掌劈出。两人各运神功，剑掌激斗。

一灯越看越奇，心想这少年不过二十有余，竟能与当代一流高手裘铁掌打成平手，自己见多识广，却也认不出他的武功是何家数，这柄剑如此沉重，亦奇妙之至。一回头间，见小龙女手抱婴儿，站在门边，容颜佳丽，神色闲雅，对两人恶斗殊不惊惶，暗想：“这个少女也非寻常人物。”随即见她眉间与人中隐隐有一层黑气，不禁叫了声：“啊哟！”小龙女报以一笑，心道：“你瞧出来了。”

这时两人一剑双掌越斗越激烈，杨过在兵刃上占了便宜，慈恩却多了一条手臂，可说扯了个直。只听得砰的一声，木板飞脱一块，接着喀喇声响，柱子又断了一条，木屋既小，又非牢固，实客不下两个高手的剧斗。剑刃和掌风到处，木板四下乱飞，终于喀喇喇一声大响，木柱折断，屋面压了下来。

小龙女抱起郭襄，从窗中飞身而出，一灯在后相护，挥袖拂开了几块碎木。

北风呼呼，大雪不停，两人恶斗不休。慈恩十余年来从未与人如此酣战，打得兴发，大吼声中铁掌翻飞，堪堪拆到百余招外，但觉对方剑上劲力不住加重，他年纪衰迈，渐渐招架不住。杨过挺剑当胸刺去，见他斜走闪避，当即铁剑横扫，疾风卷起白雪，直扑过去。慈恩双目被雪蒙住，忙伸手去抹，猛觉玄铁剑搭上了右肩，斗然间身上犹如压上了千钧之重，再也站立不住，翻身跌倒。杨过剑尖直刺其胸，这剑虽不锋利.力道却是奇大，只压得他肋骨向内剧缩，只能呼气出外，不能吸进半口气来。

便在此刻，慈恩心头如闪电般掠过一个“死”字。他自练成绝艺神功之后，纵横江湖，只有他去杀人伤人，极少遇到挫折，便是败在周伯通手下，一直逃到西域，最后还是凭巧计将老顽童吓退，此时去死如是之近，却是生平从未遭逢，一想到“死”，不由得大悔，但觉这一生便自此绝，百般过恶，再也无法补救。一灯大师千言万语开导不了的，杨过这一剑却登时令他想到：“给人杀死如是之惨，然则我过去杀人，被杀者也是一样的悲惨了。”

一灯大师见杨过将慈恩制眼，心想：“如此少年英杰，实在难得。”走上前去，伸指轻轻在剑刃上一点，杨过只觉左臂一热，玄铁剑立时荡开。

慈恩挺腰站起，跟着扑翻在地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弟子罪该万死，弟子罪该万死！”一灯微笑，伸手轻抚其背，说道：“大觉大悟，殊非易易。还不谢过这位小居士的教诲？”

杨过本就疑心这位老和向是一灯大师，给他一指荡开剑刃，心想这一阳指功夫和黄岛主的弹指神通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当世再无第三人的指力能与之并驾齐驱，当即下拜，说道，“弟子杨过参见大师。”见慈恩向自己跪倒，忙即还礼，说道：“前辈行此大礼，可折煞小人了。适才多有得罪。”指着小龙女道：“这是弟子室人龙氏。快来叩见大师。”小龙女抱着郭襄，裣衽行礼。

慈恩道：“弟子适才失心疯了，师父的伤势可厉害么？”一灯淡然一笑，问道：“你可好些了么？”慈恩歉疚无已，不知说甚么才好。

四人坐在倒塌的木柱之上。杨过约略述说如何识得武三通、朱子柳及点苍渔隐，又说到自己如何在绝情谷中毒，天竺神僧及朱子柳如何为己去求解药被困。一灯道：“我师徒便是为此而去绝情谷。你可知这慈恩和尚，和那绝情谷的女谷主有何渊源？”

杨过听彭长老说过“铁掌帮的裘帮主”，便道：“慈恩大师俗家可是姓裘，是铁掌帮的裘帮主？”见慈恩缓缓点头，便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绝情谷的女谷主便是令妹了。”慈恩道：“不错，我那妹子可好么？”杨过难以回答，裘千尺四肢被丈夫截断筋脉，成为废人，实在说不上个“好”字。慈恩见他迟疑，道：“我那妹子暴躁任性，若是遭到了孽报，也不足为奇。”杨过道：“令妹便是手足有了残疾，身子倒是挺安健的。”慈恩叹了口气，道：“隔了这许多年，大家都老了……嗯，她一向只跟她二哥说得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呆呆出神，追忆往事。

一灯大师知他尘缘未断，适才所以悔悟，只因临到生死关头，恶念突然消失，其实心中孽根并未除去，将来再遇极强的外感，不免又要发作，自己能否活得那么久，到那时再来维护感化，一切全凭缘法了。

杨过见一灯瞧着慈恩的眼光中流露出怜悯之情，忽想：“一灯大师武功决不在他弟子之下，始终不肯还手，定有深意。我这出手，只怕反而坏了事。”

忙道：“大师，弟子愚不解事，适才轻举妄动，是否错了，请大师指点。”

一灯道：“人心难知，他便是将我打死了，也未必便此能大彻大悟，说不定陷溺更深。你救我一命，又令他迷途知返，怎会是错？老衲深感盛德。”

转头望着小龙女，问道：“小娘子如何毒入内脏？”杨过听他一问，似在沉沉黑暗之中突然见到一点光亮，忙道：“她受伤之后正在打通关脉治疗，岂知恰在那时中了喂有剧毒的暗器。大师可能慈悲救她一命？”说着不由自主的双膝跪地。

一灯伸手扶起，问道：“她如何打通关脉？内息怎生运转？”杨过道：“她逆运经脉，又有寒玉床及弟子在旁相助。”一灯听了他的解释，不由得啧啧称奇，道：“那位欧阳兄当真是天下奇人，开创逆运经脉之法，实是匪夷所思，从此武学中另辟了一道蹊径。”伸指搭了小龙女双手腕脉，脸现忧色，半晌不语。

杨过怔怔的瞧着他，只盼他能说出“有救”两个字来。小龙女的眼光却始终望着杨过，她早便没想到能活至今日，见杨过脸色沉重，只为自己担忧，缓缓的道：“生死有命，岂能强求？过儿，忧能伤人，你别太过关怀了。”

一灯自进木屋以来，第一次听到小龙女说话，听她这几句话语音温柔，而且心情平和，达观知命，不禁一怔。他不知小龙女自幼便受师父教诲，灵台明净，少受物羁，本想这姑娘小小年纪，中毒难治，定然忧急万状，哪知说出话来竟是功行深厚的修道人口吻。心想：“这一对少年夫妇实是人间龙凤，男的武功如此了得，女的修悟生死，更是不易。我生平所遇，只有郭靖、黄蓉夫妇，方能和他们比肩，我那些弟子无一能及。唉，只是她中毒既深，我受伤后又使不出一阳指神功。”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两位年纪轻轻，修为却着实不凡，老衲不妨直言……”杨过听到这里，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，双手冰冷。

只听一灯续道：“小夫人剧毒透入重关，老衲倘若身未受伤，可用一阳指功夫助她体内毒质暂不发作。然后寻觅灵药解毒。如今嘛……好在小夫人幼功所积颇厚，老衲这里有药一颗，服后保得七日平安。咱们到绝情谷去找到我师弟……”杨过拍腿站起，叫道：“啊，不错，这位天竺神僧治毒的本事出神入化，必有法子解毒。”

一灯道：“倘若我师弟也不能救，那是大数使然。世上有的孩子生下来没多久便死了，小夫人嫁人之后方始不治，也不为夭。”说到这里，想起当年周伯通和刘贵妃所生的那个孩子，只因自己由妒生恨，坚不肯为其治伤，终于丧命；而那个孩子，却是慈恩打伤的。

杨过睁大了眼睛望着一灯，心想：“龙儿能否治愈，尚在未定之天，你却不说一句安慰的言语。”小龙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师说得很是。”眼望身周大雪，淡淡的道：“这些雪花落下来，多么白，多么好看。过几天太阳出来，每一片雪花都变得无影无踪。到得明年冬天，又有许许多多雪花，只不过已不是今年这些雪花罢了。”

一灯点了点头，转头望着慈恩，道：“你懂么？”慈恩点了点头，心想日出雪消，冬天下雪，这些粗浅的道理有甚么不懂？

杨过和小龙女本来心心相印，对方即是最隐晦的心意相互也均洞悉，但此刻她和一灯对答，自己却是隔了一层。似乎她和一灯相互知心，自己反而成为外人，这情境自与小龙女相爱以来从所未有，不由得大感迷惘。

一灯从怀中取出一个鸡蛋，交给了小龙女，说道：“世上鸡先有呢，还是蛋先有？”这是个千古无人能解的难题。杨过心想。“当此生死关头，怎地问起这些不打紧的事来？”

小龙女接过蛋来，原来是个磁蛋，但颜色形状无一不像。她微一沉吟，已明其意，道：“蛋破生鸡，鸡大生蛋，既有其生，必有其死。”轻轻击碎蛋壳，滚出一颗丸药，金黄浑圆，便如蛋黄。一灯道：“快服下了。”小龙女心知此药贵重，于是放人口中嚼碎咽下。

次晨大雪兀自未止，杨过心想此去绝情谷路程不近，一灯的丸药虽可续得七日性命，但必须全力赶路，毫不耽搁，方能及时到达，说道：“大师，你伤势怎样？”一灯伤得着实不轻，但想救援师弟、朱子柳和小龙女三人，都是片刻延缓不得，当下袍袖一拂，说道：“不碍事。”提气发足，在雪地里窜出丈余。杨过三人随后跟去。

小龙女服了丸药后，只觉丹田和缓，精神健旺，展开轻功，片刻间便赶在一灯大师之前。慈恩吃了一惊，心想这娇怯怯的姑娘原来武功竟也这生了得，蓦地里好胜心起，腿下发劲，向前急追。一个是轻功天下无双的古墓派传人，一个是号称“铁掌水上飘”的成名英雄，霎时之间赶出数十丈，在雪地中成为两个黑点。杨过生怕慈恩忽又恶性发作，加害小龙女，当即追上相护。他轻功不及二人，但内功既厚，脚下劲力自长，初时和二人相距甚远，行不到半个时辰，前面二人的背影越来越是清晰。

忽听身后一灯笑道：“小居士内力如此深厚，真是难得。师承是谁，能见告么？”杨过脚步略慢，和他并肩而行，说道：“晚辈武功是我妻子教的。”

一灯奇道：“尊夫人可不及你啊？”杨过道：“近数月来，晚辈不知怎的忽地内力大进，自己也不明白是何缘故。”

一灯道：“你可服了甚么增长内力的丹药？或者是成形的人参、千年以上的灵芝？”杨过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晚辈吃过数十枚蛇胆，吃后力气登时大了许多，不知可有干系？”一灯道：“蛇胆？蛇胆只能驱除风湿，并无增力之效。”杨过道：“这是一种奇蛇之胆，那毒蛇身上金光闪闪，头顶生有肉角，形状十分怪异。”一灯沉吟片刻，突然道：“啊，那是菩斯曲蛇。佛经上曾有记载，原来中土也有。听说此蛇行走如风，极难捕捉。”杨过道：“是一头大雕衔来给弟子吃的。”一灯赞叹：“这真是旷世难逢的奇缘了。”

两人口中说话，足下毫不停留，又行一会，和小龙女及慈恩二人更加接近了。一灯和杨过相视一笑。他二人轻功虽不及小龙女和慈恩，但长途奔驰，最后决于内力深厚。再看前面两人时，小龙女已落后丈许，以内力而论，她自是不及慈恩。疾行间转过一个山拗，杨过指着前面道：“咦，怎地有三个人？”

原来小龙女身后不远又有一人快步而行。杨过一瞥之间，便觉此人轻身功夫实不在小龙女和慈恩之下，只见他背上负着一件巨物，似是一口箱子，但仍然步履矫捷，和小龙女始终相隔数丈。一灯也觉奇怪，在这荒山之中不意连遇高人，昨晚遇到一对少年英秀的夫妻，今日所见此人却显然是个老者。

小龙女给慈恩超越后，不久相距更远，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只道杨过跟了上来，说道：“过儿，这位大和尚轻功极好，我比他不过，你追上去试试。”

身后一个声音笑道：“你到箱子上来歇一歇，养养力气，不用怕那老和尚。”

小龙女听得语音有异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人白发白须，却是老顽童周伯通。

他笑容可掬的指着背上的箱子，说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”这木箱正是重阳官藏经阁中之物，想来装着全真教的道藏经书，他才这般巴巴的背负出来。

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尚未回答，周伯通突然身形晃动，抢到她身边，一伸臂便托着她腰，将她放上了箱顶。这一下身法既快，出手又奇，小龙女竟不及抗拒，身子已在木箱之上，不禁暗自佩服：“全真派号称天下武学正宗，果有过人之处，重阳宫的道人打不过我，只是没学到师门武功的精髓而已。”

这时杨过和一灯也均已认出是周伯通，只有慈恩生怕小龙女赶上，全神贯注的疾走，不知身后已多了一人。周伯通迈开大步跟随其后，低声道：“再奔半个时辰，他脚步便会慢下来。”小龙女笑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周怕通道：“我跟他斗过脚力，从中原直追到西域，又从西域赶回中原，几万里跑了下来，哪能不知？”小龙女坐在箱上，平稳安适，犹胜骑马，低声笑道：“老顽童，你为甚么帮我？”周伯通道：“你模样儿讨人欢喜，又不似黄蓉那么刁钻古怪。我偷了你的蜜糖，你也不生气。”

这般奔了半个多时辰，果如周伯通所料，慈恩脚步渐慢。周伯通道：“去罢！”肩头推耸，将小龙女送出丈余，她养足力气，纵身奔跑，片刻间便越过慈恩身旁，侧过头来微微一笑。慈恩一惊，急忙加力。但两人轻功本在伯仲之间，现下一个休憩已久，一个却是一步没停过，相距越来越远，再也追赶不上。

慈恩生乎两大绝技自负天下无对，但一日一夜之间，铁掌输于杨过，轻功输于小龙女，不由得大为沮丧，但觉双腿软软的不听使唤，暗自心惊：“难道我大限已到，连一个小姑娘也比不过了？”他昨晚恶性大发，出手打伤了师父，一直怔忡不安，这时用足全力追赶小龙女不上，更是心神恍惚，但觉天下事全是不可思议。

杨过在后头看得明白，见周伯通暗助小龙女胜过慈恩，颇觉有趣，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，笑道：“周老前辈，多谢你啊。”周怕通道：“这裘千仞好久没见他了，怎么越老越胡闹，剃光了头做起和尚来？”杨过道：“他拜了一灯大师为师，你不知道么？”说着向后一指。周伯通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段皇爷也来了么？”回头遥遥望见一灯，叫道：“出行不利，溜之大吉！”

当即斜刺里窜出，钻进了树林。杨过也不知“段皇爷”是甚么，但见树分草伏，周伯通霎时间去得无影无踪，暗道：“这人行事之怪，真是天下少有。”

一灯见周伯通躲开，快步上前，见慈恩神情委顿，适才的刚勇强悍突然间不知去向，说道：“你对胜负之数，还是这般勘不破么？”慈恩惘然不语。

一灯道：“有所欲即有所蔽。以你武功之强，若非一意争胜，岂能不知背后多了一人？”

四人加紧赶路，起初五日行得甚快，到第六日清晨，一灯伤势不轻，渐渐支持不住。杨过道：“大师还暂且休息，保养身子为要。此去绝情谷已不在远，晚辈夫妇随慈恩大师赶去谷中，好歹也要救神僧和朱大叔出来。”一灯微笑道：“我留着可不放心。”稍停片刻，又道：“只怕谷中变故甚多，老僧还是亲去的好。”慈恩道：“弟子背负师父前往。”说着将一灯负在背上，大踏步而行。

午时过后，一行人来到谷口。杨过向慈恩道；“咱们是否要报明身份，让令妹出来迎接大师？”慈恩一怔，尚未回答，忽听得谷中隐隐传

来兵刃相交之声。慈恩挂念妹子，生怕是她在和武三通等人交手，任谁一方伤了都不好，说道："咱们快去制止动手要紧。"施展轻功向前急冲。他不识谷中道路，杨过一路指点。

四人奔到邻近，只见七八名绿衣弟子各执兵刃，守在一丛密林之外，兵刃声从密林中传将出来，却不见相斗之人。

绿衣弟子突见又有外敌攻到，发一声喊，冲将过来，奔到近处，认出了杨过和小龙女，一齐往足。领头的弟子上前两步，按剑说道："主母请杨相公办的事，大功已成么？"

杨过反问道："林中何人相斗？"那绿衣弟子不答，侧目凝视，不知他此来居心是善是恶。杨过微笑道："小弟此来，并无恶意。公孙夫人安好？公孙姑娘安好？"那弟子心中去了几分敌意，道："托福，主母和姑娘都好。"

又问："这两位大和尚是谁？各位和林中四个女子可是一路么？"杨过道："四个女子，那是谁啊？"那弟子道："四个女子分作两路闯进谷来，主母传令拦阻，她们大胆不听，现已分别引入情花拗中。哪知她们一见面。自己却打了起来。"

杨过听到"情花拗"三字，不禁一惊，猜不出四个女子是谁，倘是黄蓉、郭芙、完颜萍、耶律燕，四人怎会互斗？说道："便烦引见一观，小弟若是相识，当可劝其罢斗，一同叩见谷主。"那弟子心想反正这四个女子已经被困，让你见识一下，也可知我绝情谷的厉害，便引四人走进密林。果见四个女子分作两对，正自激斗。

杨过和小龙女一见，暗暗心惊。原来四个女子立足处是一片径长两丈的圆形草地，外边密密层层的围满了情花，不论从哪个方位出来，都有八九丈地面生满情花。任你轻功再强，也决不能一跃而出，纵然跃至半路也是难能。

小龙女道："是师姊！"南向而斗的两个女子一是李莫愁，另一个是她弟子洪凌波。两人各持长剑，想是李莫愁的拂尘在古墓中折断后，仓卒间不及重制。

敌对的两女一个手持柳叶刀，另一个兵刃似是一管洞萧，两人身形婀娜，步法迅捷，武功也自不弱，但和李莫愁相抗总是不及。杨过一惊："是她们表姊妹俩？"这时洪凌波身子略侧，穿淡黄衫子的少女回过半面，穿浅紫衫的少女跟着斜身，正是程英和陆无双。

四人局处径长两丈的草地之中，便似擂台比武或斗室恶斗一般，地形有限，不能踏错半步，这么一来，武功较差的更是处处缚手缚脚。幸得李莫愁兵刃不顺手，洪凌波对陆无双顾念昔日之情，不肯猛下杀手，因此程陆二女虽处下风，还在勉力支持。

杨过问那领头的绿衣弟子道："她们四人好端端的，怎会闯到这圆圈中去打架？"那绿衣人甚是得意，做然道："这是公孙谷主布下的奇径。我们把奸细逼进情花拗，再在进口处堆上情花，哪还能出来？"杨过急道："她们都已中了情花之毒么？"那绿衣人道："就算没中，也不久了。"

杨过心想："凭你们的武功，怎能将李莫愁逼入情花拗中？啊，是了，定是使出带刀渔网阵绝恶的法门。倘若程陆二女再中情花之毒，世上已无药可救。"当即朗声说道："程姊姊，陆姊姊，小弟杨过在此。你们身周花上有刺，剧毒无比，千万小心了。"

李莫愁早瞧出情花模样诡异，绿衣弟子既用花树拦路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因此一入情花坳后，便低声嘱咐洪凌波小心，须得远离花树。程英和陆无双也均乖巧伶俐，如何看不出来？四人料想花树中不是安有机关陷饼，便有毒箭暗器，这时听杨过一叫，对身周花树更增畏惧，向草地中心挤拢，近身而搏，斗得更加凶了。

程英和陆无双听得杨过到来，心下极喜，急欲和他相见。苦于敌人相逼极紧，难以脱身。李莫愁却想只有杀了两女，铺在情花上作垫脚石，方能踏着她们身子出去。杨过和小龙女之来，原使她大吃一惊，好在中间有情花相隔，他们不能过来援手，厉声喝道："凌波，你再不出全力，自己的小命要送在这儿了。"洪凌波忙应道："是！"剑上加劲，并力向程英刺去。

程英举萧挡架，李莫愁长剑向她咽喉疾刺。陆无双抢上提刀横架。李莫愁冷笑一声，长剑微晃，飞起左腿，踢中她的手腕。陆无双柳叶刀脱手飞出，跌入情花丛中。李莫愁长剑闪动，向程连刺三剑，程英招架不住，向后急退。

她只要再退一步，左脚便得踏入花丛，陆无双惊叫："表姊，不能再退。"

李莫愁微笑道："不能再退，那便上前罢！"说着斜后让开一步。程英明知她决无善意，但自己所站之处实在过于危险，只得跟着踏前。李莫愁冷笑道："好大的胆子！"长剑抖动，闪出十余点银光，剑尖将她上半身尽数罩住了。

杨过在外瞧得明白，知是古墓派剑法的厉害招数，叫做"冷月窥人"，倘若不明这一招的来龙去脉，十九会尽全力守护上身，小腹便非中剑不可，眼见程英举萧在自己胸前削下，忙从地下拾起一块小石，放在拇指和中指之间，飕的一声，弹了出去，石子去势劲急，直取李莫愁双目。便在此时，李莫愁剑尖蓦地下指，离程英的小腹已不过数寸。她斗见石子飞到，不及挺剑杀敌，只得回剑击开石子。

杨过所使的正是黄药师传授的弹指神通功夫，但火候未到，只能声东击西，引敌回救。倘使黄药师亲自出手，这颗石子便击在李莫愁剑上，将长剑震落或震开，那就万元一失，但也亏得当时传了杨过这手功夫，他晚年所收的女弟子方始保住了性命，纵然如此，杨过和程英都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李莫愁见程英这一下死里逃生，本来白嫩的面颊吓得更是全无血色，知她心神未定，喝道，"又来了！"长剑抖动，仍是这一招"冷月窥人"。程英学乖了，知她此招攻上盘是虚而攻中盘是实，当即萧护丹田。哪知李莫愁诡变百出，剑尖果然指向程英丹田，跟着欺近身去，左手食指伸出，点中了她胸口的"玉堂穴"。程英一呆之际，李莫愁左脚横扫，先将陆无双踢倒，跟着足尖又点中了程英膝弯外侧的"阳关穴"，这几下变招快速无比，霎时间程陆二人齐倒，杨过欲待相救，已然不及。

李莫愁抓起程英背心，奋力远抛，跟着又将陆无双掷去，喝道："凌波，踏在她二人身上……"话犹未毕，杨过已纵身而入，伸左臂接住程英，跟着又向前跃。程英胸口与腿上虽被点了穴道，双臂无恙，当即抱住了陆无双，叫道："杨大哥，你……"她对杨过本来一往情深，此时见他不惜踏人情花丛中，舍身相救，更是难以自己。

杨过接住二女后倒退跃出，将她们轻轻放在地下。程英左腿麻木，立足不稳，小龙女给她解了穴道。三女一齐望着杨过，只见他裤脚给毒刺扯得稀烂，小腿和大腿上鲜血淋漓，不知多少毒刺刺伤了他。程英眼中含泪，陆无双急得只说："你……你……不用救我，谁教你这样？"杨过朗笑一声，道："我身上情花之毒未除，多一点少一点没甚么不同。"

但人人都知，毒深毒浅实是大有分别，他这么说，只是安慰眼前这三个姑娘而已。

程英含泪瞧着杨过右手空袖。陆无双又叫："傻蛋，你……你的右臂呢？怎么断了？"小龙女见二女对杨过极是关怀，顷刻间已将她二人当作是最好的朋友看待，微笑道："你怎么叫他傻蛋，他可不傻啊？"陆无双"啊"了一声，歉然道："我叫惯了，一时改不过口来。"和程英对望一眼，道："这位姊姊是？"杨过道："那就是……"程英接口道："那定是小龙女前辈了。"

陆无双道："是了。我早该想到，这样仙女般的人物。"程陆二人以前见杨过对小龙女情有独钟，心中不能不含妒念，此刻一见，不由得自惭形秽，均想："我怎能和她相比？"

陆无双又问："杨大哥，你手臂到底是怎生断的？伤势可全愈了么？"

杨过道："早就好了。是给人斩断的。"陆无双怒道："是哪个该死的恶贼？他定然使了卑鄙的好计，是不是？是那万恶的女魔头么？"

忽然背后一个女子声音冷笑道："你这般背后骂人，难道便不卑鄙么？"

陆无双等吃了一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说话的是个美貌少女，正是郭芙。她手持剑柄，怒容满面，身旁男男女女站着好几个人。

陆无双奇道："我又没骂你，我是骂那斩断杨大哥手臂的恶贼。"

刷的一响，郭芙长剑从鞘中抽出了一半，说道："他的手臂便是我斩断的。我赔不是也赔过了，给爹爹妈妈也责罚过了，你们还在背后这般恶毒的骂我……"说到这里，眼眶一红，心中委屈无限。

原来武三通、郭芙、耶律齐、武氏兄弟等在小溪中避火。待火势弱了，才缘溪水而下；和黄蓉及完颜萍、耶律燕相遇，便到绝情谷来。一

行人比一灯、杨过等早到了半日，只是在谷前谷后遍寻天竺僧和朱子柳被困之处不获，耽搁了不少时光。至于李莫愁师徒和程英姊妹进入绝情谷，却均是被周伯通童心大发而分别引来。

当下黄蓉、武三通等向一灯行礼，各人互相引见。程英从未见过黄蓉，但久闻这位师姊的大名，一直十分钦仰，当下恭恭敬敬的上前磕头，叫了声：“师姊！”黄蓉从杨过口中早知父亲暮年又收了个女徒，这时见她丰神秀美，问起父亲，得知身体安健，更是欢喜。

守在林旁的绿衣弟子见入谷外敌会合，声势甚盛，不敢出手拦阻，飞报裘千尺去了。

郭芙和陆无双怒目对视，心中互相憎恨。郭芙听母亲吩咐，竟要对程英长辈称呼，更是不喜，那一声“师叔”叫得异常勉强。

杨过和小龙女携手远远的站着。杨过向小龙女臂弯中抱着的郭襄瞧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龙儿，把这女孩儿还给她母亲罢。”小龙女举起郭襄，在她颊上亲了亲，走过去递给黄蓉，说道：“郭夫人，你的孩儿。”黄蓉称谢接过，这女孩儿自出娘胎后，直到此刻，她方始安安稳稳的抱在怀里，这份喜悦之情自是不可言喻。

杨过对郭芙朗声说道：“郭姑娘，你妹子安好无恙，我可没拿她去换救命解药。”郭芙怒道：“我妈妈来了，你自然不敢。你若无此心，抱我妹妹到此来干么？”按照杨过往日的脾性，立时便要反唇相稽，但他近月来迭遭生死大变，于这些口舌之争已不放在心上，只淡淡一笑，便和小龙女携手走开。

陆无双向郭襄看了一眼，对程英道：“这是你师姊的小女儿吗？但愿她长大以后，别要横蛮刁恶才好。”郭芙如何听不出这句话是讥刺自己，接口道：“我妹妹横蛮不横蛮，干你甚么事？你说这话是甚么用意？”陆无双道：“我又没跟你说话。横蛮刁恶之人，天下人人管得，怎能不干我事？”在陆无双心坎儿里，念兹在兹的便只杨过一人。她和程英见杨过手臂被郭芙斩断，原是一般的心痛恼怒，但她不如表姊沉得住气，虽在众人之前，仍是发作了出来。郭芙大怒，按剑喝道：“你这跛脚……”黄蓉喝道：“芙儿，不得无礼！”

便在此处，只听得远处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众人回过头去，但见情花丛中，李莫愁将洪凌波的身子高高举起，这一声喊叫便是洪凌波所发。众人忙于厮见，一时把隔在情花丛中的李莫愁师徒忘了。陆无双惊叫：“不好，师父要把师姊当作垫脚石，快，快想法子救……”众人一楞之间，只见李莫愁已将洪凌波掷出，摔在情花丛中，跟着飞身跃出，左脚在洪凌波胸口一点，人又跃高，双脚甩起，右手却抓住洪凌波又向外掷了数丈，然后再落在她身上。

她两次落下借力，第三次跃起便可落在情花丛外，她生怕黄蓉等上前截拦，跃出的方位和众人站立之处恰恰相反。她纵身又要跃起，洪凌波突然大叫一声，跟着跃起，抱住了她左腿。李莫愁身子往下一沉，空中无从用力，右脚飞出，砰的一声，踢中洪凌波的胸口，这一脚好不厉害，登时将她踢得脏腑震裂，立时毙命，但洪凌波双手仍是牢牢抱住她左腿不放，两人一齐摔下，跌落时离情花丛边缘已不过两尺。然而终于相差了这两尺，千万根毒刺一齐刺进了李莫愁体内。

这一变故凄惨可怖，人人都是惊心动魄，眼睁睁的瞧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陆无双感念师姊平素相待的恩情，伤痛难禁，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师姊，师姊！”杨过想起当日戏弄洪凌波的情景，也不禁黯然神伤。

李莫愁俯身扳开洪凌波的双手，但见她人虽死了，双眼未闭，满脸怨毒之色。李莫愁心想：“我既中花毒，解药定须在这谷中寻求。”待要绕过花堆，觅路而行，忽听黄蓉叫道：“李姊姊，请你过来，我有句话跟你说。”

李莫愁一愕，微一踌躇，走到数丈外站定，问道：“甚么？”暗盼她肯给解药，至少也能指点寻觅解药的门径。

黄蓉道，“你要出这花丛，原不用伤了令徒性命。”李莫愁倒持长剑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要教训我么？”黄蓉微笑道：“不敢。我只教你一个乖，你只须用长剑掘土，再解下外衫包两个大大的土包，掷在花丛之中，岂不是绝妙的垫脚石么？不但你能安然脱困，令徒也可丝毫无伤。”

李莫愁的脸自白泛红，又自红泛白，悔恨无已，黄蓉所说的法子其实毫不为难，只是惶急之际没有想到，以致既害了世上唯一的亲人，自己却也摆脱不了祸殃，不由得恨恨的道：“这时再说，已经迟了。”黄蓉道：“是啊，早就迟了。其实，这情花之毒，你中不中都是一样。”李莫愁瞪视着她，不明白她言中之意。黄蓉叹道：“你早就中了痴情之毒，胡作非为，害人害己，到这时候，嗯，早就迟了。”

李莫愁傲气登生，森然道：“我徒儿的性命是我救的，若不是我自幼将她养大，她早已活不到今日。自我而生，自我而死，原是天公地道之事。”

黄蓉道：“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，但便是父母，也不能杀死儿女，何况旁人？”

武修文仗剑上前，喝道：“李莫愁，你今日恶贯满盈，不必多费口舌、徒自强辩了。”跟着武敦儒、武三通，以及耶律齐、耶律燕、完颜萍、郭芙六人分从两侧围了上去。

程英和陆无双分执萧刀，踏上两步。陆无双道：“你狠心杀我全家，今日只要你一人抵命，算是便宜了你。不说你以往过恶，单是害死洪师姊一事，便已死有余辜。”郭芙回头向陆无双望了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拜的好师父！”

陆无双瞪眼以报，说道：“一人便有天大的靠山，那也是自作孽，不可活！你别学这魔头的榜样！”

李莫愁听陆无双说到“靠山”两字，心中一动，提声叫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便丝毫不念师门之情么？”她一生纵横江湖，任谁都不瞧在眼里，此时竟向小龙女求情，实因自知处境凶险无比，而杀洪凌波后内心不免自疚，终于气馁。

小龙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杨过朗声道：“你背师杀徒，还提甚么师门之情？”李莫愁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好！”长剑一摆，道：“你们一齐上来罢，人越多越好。”

武氏兄弟双剑齐出，程英、陆无双自左侧抢上。武三通、耶律齐等兵刃同时递出。适才见了她杀害洪凌波的毒辣手段，人人均是极为愤恨，连一灯大师也觉若容这魔头活在世上，只有多伤人命。但听得兵刃之声叮当不绝，李莫愁武功再高，转眼便要给众人乱刀分尸。

突然之间，李莫愁左手一扬，叫道：“看暗器！”众人人均知她冰魄银针厉害，一齐凝神注目，却见她纵身跃起，竟然落入了情花丛中。众人忍不住出声惊呼。原来李莫愁突然想到，倘若情花果有剧毒，反正我已遍体中刺，再刺几下也不过如此，她这一回入花丛，连黄蓉和杨过也没料及，但见她对穿花丛，直入林中去了。

武修文道：“大伙儿追！”长剑一摆，从东首绕道追去，但林中道路盘旋曲折，只跑出数丈，眼前出现三条歧路。他正迟疑间，忽见前面走出五个身穿绿衣的少女，当先一人手提花篮，身后四人却是腰佩长剑。

当先那少女问道：“谷主请问各位，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”杨过遥遥望见，叫道：“公孙姑娘，是我们啊。”这少女正是公孙绿萼。她一听到杨过的声音，矜持之态立失，快步上前，喜道：“杨大哥，你大功告成了罢？

快见我妈妈去。”杨过道：“公孙姑娘，我给你引见几位前辈。”于是先引她拜见一灯，然后再见慈恩和黄蓉。

公孙绿萼不知眼前这黑衣僧人便是自己的亲舅舅，行了一礼，也不以为意，但听杨过称黄蓉为郭夫人，知她便是母亲日夜切齿的仇人，杨过非但没杀她，反而将她引入谷来，不觉疑心大起，退后两步，不再行礼，说道：“家母请众位赴大厅奉茶。”暗想此中变故必多，一切当由母亲作主，于是引导众人来到大厅。

裘千尺坐在厅上椅中，说道：“老妇人手足残废，不能迎客，请恕无礼。”

慈恩心中所记得的妹子，乃是她与公孙止成亲时的闺女，当时盈盈十八，娇嫩婀娜，不意此刻眼前竟是个秃头皱面的丑陋老妇，回首前尘，心中一阵迷惘。

一灯见他目中突发异光，不由得为他担忧。一灯生平度人无算，只有这个弟子总是不能大彻大悟，悔恶行善，只因他武功高深，当年又是一帮之主，实是武林中了不起的人物，昔日陷溺愈深，改过也便愈难。他以往十余年隐居深山，倒还安稳，这时重涉江湖，所见事物在在引他追思往昔。常言道“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”，但若一见可欲，其心便乱，哪里谈得上修为自持？一　　灯这次带慈恩上绝情谷来，固是为了相

救师弟和朱子柳，但也有使他多历磨难、坚其心志的深意。

裘千尺见杨过逾期不返，只道他早已毒发而死，突然见他鲜龙活跳的站在面前，心下大奇，问道："你还没死么？"杨过笑道："我服了解毒良药，早把你的花毒消了。"裘千尺"嗯"了一声，心想："世上居然尚有解药能解情花之毒，这倒奇了。"突然心念一动，冷笑道："撒甚么谎？倘若真有解毒良药，那天竺和尚跟那姓朱的书生又巴巴的赶来作甚？"杨过道："裘老前辈，天竺神僧和朱前辈给你关在甚么地方？晚辈既已亲到，请你放了他们罢！"裘千尺冷笑道："缚虎容易纵虎难！"她这话倒也不假。她四肢残废，全凭一门渔网阵才擒了天竺僧和朱子柳。倘若释放，天竺僧不会武功，倒也罢了，朱子柳必要报复，绝情谷众弟子可没一个是他对手。

杨过心想只要他跟亲兄长见面，念着兄妹之情，诸事当可善罢，于是微笑道："裘老前辈，你仔细瞧瞧，我给你带了谁来啦？你见了定是欢喜不尽。"

裘千尺和兄长睽别数十年，慈恩又已改了僧装，她虽知兄长出家，但心中所记得的兄长乃是个剽捷勇悍的青年，一时之间哪里认得出这个老僧？她听了女儿禀报，知道杀兄大仇人黄蓉已到，眼光从众人脸上逐一扫过，终于牢牢瞪住黄蓉，咬牙道："你是黄蓉！我哥哥是死在你手里的。"

杨过吃了一惊，本意要他兄妹相见，她却先认出了仇人，忙道："裘老前辈，这事暂且不说，你先瞧瞧还有谁来了？"

裘千尺喝道："难道郭靖也来了吗？妙极，妙极！"她向武三通瞧瞧，又向耶律齐瞧瞧，只觉一个太老，一个太少，都似乎不对，心下一阵惘然，要在人丛中寻出郭靖来，斗然间眼光和慈恩的眼光相触，四目交投，心意登通。

慈恩纵身上前，叫道："三妹！"裘千尺也大声叫了出来："二哥！"

二人心有千言万语，真是一时不知如何说起。过了半晌，裘千尺问道："二哥，你怎么做了和尚？"慈恩问道："三妹，你手足怎地残废了？"裘千尺道："中了公孙止那奸贼的毒计。"慈恩惊道："公孙止？是妹丈么？他到哪里去了？"裘千尺恨恨的道："你还说甚么妹丈？这奸贼狼心狗肺，暗算于我。"慈恩怒气难抑，大叫："这奸贼哪里去了？我将他碎尸万段，给你出飞。

裘千尺冷冷的道："我虽受人暗算，幸而未死，大哥却已给人害死了。"

慈恩黯然道："是！"裘千尺猛地提气喝道："你空有一身本领，怎地到今日尚不给大哥报仇？手足之情何在？"慈恩瞿然而惊，喃喃道："给大哥报仇？给大哥报仇？"裘千尺大喝道："眼前黄蓉这贱人在此，你先将她杀了，再去找郭靖啊。"慈恩望着黄蓉，眼中异光陡盛。

一灯缓步上前，柔声道："慈恩，出家人怎可再起杀念？何况你兄长之死，是他自取其咎，怨不得旁人。"慈恩低头沉思，过了片刻，低声道："师父说得是，三妹，这仇是不能报的。"

裘千尺向一灯瞪了一眼，怒道："老和尚胡说八道。二哥，咱们姓裘的一门豪杰，大哥给人害死，你全没放在心上，还算是甚么英雄好汉？"慈恩心中一片混乱，自言自语，"我算得甚么英雄好汉？"裘千尺道："是啊！想当年你纵横江湖，'铁掌水上飘'的名头有多大威风，想不到年纪一老，变成个贪生怕死的懦夫，裘千仞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给大哥报仇，休想认我这妹子！"

众人见她越逼越紧，都想："这秃头老太婆好生厉害。"黄蓉当年中了裘千仞一掌，幸蒙一灯大师仗义相救，才得死里逃生，自然知他了得，霎时之间，心中已盘算了好几条脱身之策。郭芙却再也忍耐不住，喝道："我妈只是不跟你一般见识，难道便怕了这你这糟老太婆？你再嗜苏不休，姑娘可要对你不客气了。"黄蓉正要喝阻，但转念一想："眼见那裘千仞便要受她之激，按捺不住，芙儿出来一打岔，倒可分散他的心神。"郭芙见母亲不出声拦阻，又道："我们远来是客，你不好好接待，却如此无礼，还夸甚么英雄好汉？"裘千尺冷笑的望着她，说道："你便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吗？"

郭芙道："不错，你有本事便自己动手。你哥哥早已出家做了和尚，怎能再跟人打打杀杀？"

裘千尺喃喃的道："好，你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，你是郭靖和黄蓉的……"

那"女儿"两字尚未说出，突然"呼"的一声，一枚铁枣核从口中疾喷而出，向郭芙面门激射过去。她上一句说了"你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"，下句再说"你是郭靖和黄蓉的"这八个字，人人都以为她定要再说"女儿"两字，哪知在这一霎之间，她竟会张口突发暗器。这一下突如其来，而她口喷枣核的功夫更是神乎其技，连公孙止武功这等高明也给她射瞎了右眼，郭芙别说抵挡，连想躲避也没来得及想。

众人之中，只有杨过和小龙女知她有此奇技，小龙女没料到她会暴起伤人，杨过却时时刻刻均在留心，目光没一刹那间曾离开她的脸，但见她口唇一动，不是说"女儿"两字的模样，当即疾跃上前，抽出郭芙腰间长剑，回手急掠。当的一声，接着呛啷一响，长剑竟被铁枣核打得断成两截，半截剑掉在地下。

众人齐声惊呼，黄蓉和郭芙更是吓得花容失色。黄蓉心下自警："我料得她必有毒辣手段，但万万想不到她身不动、足不抬、手不扬、头不晃，竟会无影无踪的蓦地射出如此狠辣暗器。"枣核打断长剑，劲力之强，人人都瞧得清楚，均想："若不是杨过这么一挡，郭姑娘哪里还有命在？他出手如此之炔，也真令人惊诧。"

裘千尺瞪视杨过，没料到他竟敢大胆救人，冷冷的道："你今日再中情花之毒，刻下纵然未发，决计挨不过三日。世上仅有半枚丹药能救你性命，难道你不信么？"

杨过出手相救郭芙之时，在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怎有余裕想到此事，这时经裘千尺一提，不由得气馁，上前一躬到地，说道："裘老前辈，晚辈可没得罪你甚么，若蒙赐予丹药，终身永感大德。"裘千尺道："不错，我重见天日，也可说受你之赐。但我裘老太婆有仇必报，有恩却未必记在心上。

你应承取郭靖、黄蓉首级来此，我便赠药救你。岂知你非但没遵约言，反而救我仇人，又有何话说？"

公孙绿萼眼见事急，说道："妈，舅舅的怨仇可跟杨大哥无干。你……你就发一次慈悲罢。"裘千尺道："我这半枚丹药是留给我女婿的，不能轻易送给外人。"公孙绿萼一听，满脸胀得通红，又羞又急。

郭芙连得杨过救援，直到此时，才相信杨过仁侠为怀，实无以妹子来换解药之意，回思自己一再损伤于他，而他始终以德报怨，大声道："杨大哥，小妹以前全都想错了，请你见谅。"然而不知如何，心中对他的嫌隙总是难解，这句话刚说过，立时便想："你一再救我，也不过是想向我卖弄本领，要我服你，感激你，显得你虽只一条手臂，仍比我有两条手臂之人强得多，哼，好了不起吗？"

杨过微微一笑，笑容之中却大有苦涩之意，心想："你出言认错，最是容易不过，却不知我和龙儿为你受了多大的苦楚。"但见裘千尺一双眼睛牢牢的瞪着自己，显然若不允娶她女儿，她决不肯给那半枚救命的灵丹，再僵持下去，徒然使公孙绿萼和小龙女为难，朗声道："我已娶龙氏为妻，杨过死则死矣，岂能作负义之徒？"说着便即转身，携了小龙女的手，走向厅门，寻思："让你们在厅中争闹，我正好去救天竺神僧和朱大叔。"

裘千尺冷笑道："好，好！你自愿送命，与我无干。"转头对慈恩道："二哥，听说黄蓉是丐帮的帮主，咱们铁掌帮不敢得罪她罢。"慈恩道："铁掌帮？早就散了伙啦，还有甚么铁掌帮？"裘千尺说道："怪不得，怪不得，你无所依仗，胆子就更加小了……"

她不住的发言相激，公孙绿萼不再听母亲的言语，只是眼望着杨过一步步的出厅。她突然奔出，叫道："杨过，你这般无情无义，算我瞎了眼睛。"

杨过愕然停步，心想这位姑娘向来斯文守礼，怎地忽然如此失常，难道是听得我和龙儿成婚，因而恚怒难当么？他微感歉仄，回过头来，说道："公孙姑娘……"公孙绿萼骂道："好奸贼，我叫你入谷容易出谷难……"她口中虽骂，脸上神色却柔和温雅，同时连使眼色。杨过一见，早知别有缘故，也大声喝道："我怎么了？谅你这区区绝情谷也难不了人。"他面向大厅，裘千尺看得明白，因此眉目之间不敢丝毫有异。

绿萼骂道：“我恨不得将你一劈两半，剖出你的心来瞧瞧……”口一张，噗的一声，吐出一枚枣核，向杨过迎面飞去。

杨过伸手接住，冷笑道：“快快给我回去，我便不来伤你，谅你这点雕虫小技，能难为得我了？”绿萼使个眼色，命他快走，忽地双手掩面，叫道：“妈，他……他欺负人！”奔回大厅。她一番相思尽成虚空，意中人已与旁人结成良缘，这份伤心却是半点不假。裘千尺见她泪流满面，喝道：“萼儿，这成甚么样了？那小子性命指日难保。”绿萼伏在她的膝头，呜咽不止。

这一番做作，厅上众人都被瞒过，只有黄蓉却暗暗好笑，心道：“她假意恼恨杨过，好叫母亲不防，便可俟机盗药。想不到杨过这小子到处惹下相思，竟令这许多美貌姑娘为他颠倒。”想到此处，向程英和陆无双望了一眼。

杨过接了枣核，快步便行，只觉绿萼的话很是奇怪，一时想不透是何用意。小龙女见了绿萼的脸色和眼神，也知她喝骂是假，道：“过儿，她假意恼你，是不是叫她母亲不防，以便偷盗丹药？”杨过道，“似乎是这样。”

两人转了个弯，杨过见四下无人，提手看掌中枣核，却是个橄榄核儿，中心隐隐有条细缝。杨过手指微一用力，榄核破为两半，中间是空的，藏着一张薄纸，小龙女笑道：“这姑娘的话中藏着哑谜儿，甚么‘一劈两半，剖出心来瞧瞧’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”

杨过打开薄纸，两人低首同看，见纸上写道：“半枚丹药母亲收藏极密，务当设法盗出相赠，天竺僧及朱前辈囚于火浣室中。”字旁绘着一张地图，通路盘旋曲折，终点写着“火浣室”三字。杨过大喜，道：“咱们快去，正好此时无人阻拦。”